

#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第5卷 第4期 | (总第18期) | 2021年12月 |

#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第5卷 第4期 | (总第18期) | 2021年12月 |

主 编: 蒋洪新 Editor-in-Chief: Hongxin Jiang  
副 主 编: 邓颖玲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Yingling Deng  
执行主编: 曾艳钰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Yanyu Zeng  
编辑部主任: 任海燕 Managing Editor: Haiyan Ren

##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宁 上海交通大学  
王守仁 南京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  
马歇尔·布朗 美国华盛顿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许 钧 浙江大学  
克劳德·劳森 美国耶鲁大学  
张隆溪 香港城市大学  
李德凤 澳门大学  
束定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杨金才 南京大学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  
布鲁斯·罗宾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  
安·海爾曼 英国卡迪夫大学  
聂珍钊 浙江大学  
黄友义 中国翻译协会  
黄国文 华南农业大学  
黄忠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劳瑞·沙耶尔 湖南师范大学

## Editorial Board

Ning W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ouren Wang, Nanjing University  
Kefei Wa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Hongzhi Wa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rshall Brow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Dan Shen, Peking University  
Jun Xu, Zhejiang University  
Claude Rawson, Yale University  
Zhang Longx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feng Li, University of Macau  
Dingfang Shu,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Jincai Yang, Nanjing University  
Jiande L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ongyi Che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ruce Robbins, Columbia University  
Li Ji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nn Heilmann, Cardiff University  
Zhenzhao Nie, Zhejiang University  
Youyi Huang,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Guowen Huang,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onglian Hua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Lauri Scheyer,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主 管: 湖南省教育厅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海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主 办: 湖南师范大学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6-4366 海外发行代号: QR9393  
编 辑: 《外国语言与文化》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1536/H 国内发行: 湖南省邮政报刊发行局  
邮 箱: jflc@hunnu.edu.cn 印 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代号: 42-380  
地 址: 湖南长沙岳麓区麓山路 36 号 出版日期: 2021 年 12 月 28 日 整体设计: 周基东  
电 话: 0731-88873041 定 价: 28.00 元 排版制作: 书亦有道

本刊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 (CNKI) 收录, 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期刊基本参数: CN43-1536/H\*2021\*q\*16\*160\*zh\*P\*¥28.00\*1500\*14\*2021-12

## 目 次

---

### 文学文化研究

---

- 001 灵感的忽至与永逝——《离开科罗诺斯的路》主题新探 梅申友
- 012 论早期美国老处女侦探形象的文化意义 李琼
- 021 《科利奥兰纳斯》中的国家权力与瘟疫隐喻 袁方
- 030 艾伦·金斯伯格的诗歌朗诵表演——艺术特征与对美国诗坛及社会的影响 杨静 郑燕虹
- 039 《幽灵路》中他者对英帝国空间政治的抵抗 霍甜甜 陈世丹
- 048 弥尔顿的“批评式引喻”——论《失乐园》中的撒旦与西方古典史诗中的英雄 马一宁 苏欲晓

---

### 翻译研究

---

- 058 如何“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论新发现 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礼品清单中译本 王宏志
- 080 “以诗译诗”方法考析：基于查良铮诗歌翻译 殷海红

---

### 翻译、传播与域外中国形象建构研究

---

- 093 “翻译、传播与域外中国形象建构”专栏寄语 李伟荣
- 094 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述评 汪宝荣 周恩奇
- 103 土耳其民众的“中国想象”和中国主流媒体的国家形象传播——基于土耳其民众的中国国家形象认知调查 (2016—2019) 李江群 夏勇敏
- 116 翻译与对外传播关系小议 李伟荣 郭紫云

---

### 体认语言学研究

---

- 125 第二次启蒙和体认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 王寅
- 134 基于体认和类型的汉语局域外反身回指研究 张智义 张书贤
- 145 汉英“足/脚”隐喻词群的体认-文化双维度考辨 孙毅 崔慈行

## Contents

- 001 **Shenyou Mei** The Dawning and the Vanishing of Inspiration: A New Thematic Approach to Forster's "The Road from Colonus"
- 012 **Qiong Li** The Cultural Roles of Early American Fictional Spinster Detectives
- 021 **Fang Yua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Metaphor of Plague in Shakespeare's *Coriolanus*
- 030 **Jing Yang, Yanhong Zheng** Allen Ginsberg's Poetry Performance: Its Artistic Features and Influence upon American Modern Poetry and Society
- 039 **Tiantian Huo, Shidan Chen** The Other's Resistance to the British Empire's Spatial Politics in Barcher's *The Ghost Road*
- 048 **Yining Ma, Yuxiao Su** Milton's "Critical Allusion": On Satan in *Paradise Lost* and the Heroes in Western Classical Epics
- 058 **Hongzhi Wang** How Did They Blow Their Own Trumpet? An Analysis of the Embassy'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List of Presents from Lord Macartney to Emperor Qianlong, 1793
- 080 **Haihong Yin** A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of "Translating Verse to Verse": Based on Poetry Translation by Zha Liangzheng
- 094 **Baorong Wang, Enqi Zhou** Critical Review of Current Studies on Chinese-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Modes
- 103 **Huiqun Li, Yongmin Xia** Turkish People's "Chinese Imaginat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by the Chinese National Image of Chinese Mainstream Media: Based on the Survey of the Percep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Image by the Turkish People (2016-2019)
- 116 **Weirong Li, Ziyun Guo** A Small Talk on the Relationship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 125 **Yin Wang**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2nd Enlightenment and Embodied-Cognitive Philosophy
- 134 **Zhiyi Zhang, Shuxian Zhang** A Study on the Chinese Long-Distance Reflexives Based on ECL and Typological Studies
- 145 **Yi Sun, Cixing Cui**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Foot Metaphor Clusters: A Double 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and Cultural Entailments

FLC

文学文化研究

## 灵感的忽至与永逝 ——《离开科罗诺斯的路》主题新探

◎ 梅申友

**内容提要:**《离开科罗诺斯的路》是福斯特最有名的短篇小说之一，长期以来评论者认为同它互文的只有索福柯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实际上跟此短篇构成深层暗涉的乃是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探讨的都是灵感忽至继而被打扰，最终永逝的现象，在展现个体潜意识巨大力量的同时，又揭示了人际关系与灵感维系之间的关系。结合福斯特创作时的境况，此作品的自传成分不言而喻：作者在肯定灵感重要的同时，又担心身边因没有一个致力于连接的人而让灵感付之东流。

**关键词:**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 《离开科罗诺斯的路》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 《忽必烈汗》 灵感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4-0001-011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4.001

**Title:** The Dawning and the Vanishing of Inspiration: A New Thematic Approach to Foster's *The Road from Colonus*

**Abstract:** As the most famous short story by Edward Morgan Forster, *The Road from Colonus* has been much studied in relation to Sophocles's *Oedipus at Colonus*. This essay, by identifying Coleridge's "Kubla Khan" as another important source text, argues that this Foster's is mainly about the dawning of inspiration as a testimony to the enormous power of the subconscious and the vanishing of inspiration due to the intervention of outsiders. An investigation into Forster's personal circumstances reveals his strong trust in inspiration, as well as his deep-seated anxiety about its vanishing in the absence of someone committed to the idea of "only connect."

**Keywords:** Edward Morgan Forster, *The Road from Colonus*,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Kubla Khan," Inspiration

**Author:** Shenyou Mei,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离开科罗诺斯的路》(*The Road from Colonus*, 后文简称《离开》)是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最著名的短篇故事之一,是《诺顿英国文学选》(*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中福斯特部分仅有的选篇。有关此短篇的评论几乎都会提到它跟索福柯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Oedipus at Colonus*)的互文<sup>[1]</sup>。诚然,两个故事都发生在希腊,年迈的父亲都在女儿的陪同下不愿离开新到之地,不过它们的相异之处更多:俄狄浦斯是受人敬重的国王和英雄,有主动选择的权力,在临死前返归自然,获得了精神上的救赎;而卢卡斯是一个普通乏味的中产阶级,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处乡间美景,却被同行者强行拽离心仪之地,继续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以《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作参照,凸显的是卢卡斯跟俄狄浦斯之间的差距,前者是一个被矮化、被反讽的对象(Stone 146; Storey 170-73)。实际上,跟《离开》构成深层暗涉的是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Kubla Khan")。本文首先从福斯特对柯勒律治、尤其是《忽必烈汗》一诗的着迷入手,考察两作品在结构、手法、意象和主题上的呼应,认为卢卡斯的灵视堪比柯勒律治的梦中成诗,都彰显了潜意识的巨大能量,而前者事后的冷漠主要是不亲密的人际关系所致。最后结合作者传记,探讨此故事中的自传因素。卢卡斯实乃作者自己的化身,是作者自嘲的对象。

## 一、柯勒律治:惺惺相惜的前辈

福斯特是小说家,但却喜欢读诗、评诗。从他数量众多的散文和札记来看,他钟爱的诗人不少,如豪斯曼(A. E. Housman)、华兹华斯、惠特曼、D. H. 劳伦斯、T. S. 艾略特、奥登(W. H. Auden)、泰戈尔、卡瓦菲(C. P. Cavafy)等,尤其是柯勒律治;他曾多次撰文,观点始终一致:柯勒律治在创作和评论两方面都成就斐然,犹如两座并峙的文学高峰。就诗歌而言,“高度惊人,尽管占地很小”(BBC Talks 63),其高峰是以《忽必烈汗》、《老水手行》("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和《克里斯德蓓》("Christabel")为标志,都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的。鸦片激发了他写诗的灵感,但也损害了他的身心,在写完《沮丧颂》("Ode on Dejection")后,再也没能写出更优秀的诗歌,此时他才30岁——不到人生的中点。第二座高峰以《莎士比亚演讲集》(*Lectures on Shakespeare*)和《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的发表为标志。福斯特认为柯勒律治之所以转向评论,是因为他写诗的灵感已经枯竭,“评论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作为诗人他已经死亡”(Commonplace Book 86)。

其实,这是夫子自况。福斯特自己的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活了91岁,但他的六部长篇小说都是在他前半生完成的,最高产的时期不过十年,创作了《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Where the Angels Fear to Tread*)、《最漫长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莫瑞斯》(*Maurice*, 手稿完成于1913—1914年,直到1971年才发表),而他最有名的《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跟前一部作品隔了有十年之久。他预感情势不妙:“我在写完《印度之行》后差不多就干涸了。”(转引自Advani 3)果不其然,以1924年为分界线(正值他生命的中点,45岁),此后他没有再创作

长篇，除了零星的短篇故事外，他转向了传记、游记、书评、广播稿这些非虚构性文体。创作的灵感消失了。对此，他满心悔恨，“我在很多方面跟柯勒律治相似，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崩溃。我跟他一样怠惰、缺乏信心、羞怯、柔弱，讲究绅士风度，导致我在读他时，很难不注意其作品产生或受限的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他看得越发透彻：‘这会儿，只有我闲着，无事可忙：/不采蜜，不求偶，不营巢，也不歌唱’”（*Commonplace Book* 85；柯勒律治，《诗选》134）。他对柯勒律治可谓是惺惺相惜，不仅读其诗——前面这句话中所引诗句源自柯勒律治不太有名的作品《无所希望的劳作》（“Work without Hope”），还研究其生平——曾以柯勒律治在剑桥读书期间辍学参军的经历为蓝本写过一篇人物速写，题为“Trooper Silas Tompkins Comberbacke”（柯勒律治参军期间所用化名，首字母S.T.C跟原名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首字母相同）（*Abinger Harvest* 219-24），特别注意作品诞生或妨碍其诞生的原因。众所周知，柯勒律治的诗歌有很多是未完成的残章，最著名的当属《忽必烈汗》。

## 二、《忽必烈汗》的启示：被忽略的互文

《忽必烈汗》是一首奇诗，按柯勒律治在序言中的说法，乃是他服用鸦片酊后梦中所得，长达两三百行。醒来后奋笔誊抄，不巧被一个来自珀洛克的生意人打断思路，仅得残章54行。来访者走后，诗人努力回想梦中其余诗行，终不可得。福斯特对序言中的说法深信不疑<sup>[2]</sup>，在《作为评论家的创作者》（“The Creator as Critic”）一文中，认为此诗是说明创造源头的最好例子：“创造必须源自睡眠，或近似睡眠的状态”；“梦和诗是同源的[……]梦就是诗”；“《忽必烈汗》完全是在睡眠和药物的作用下完成，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非正常的创作，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是比大多数诗歌要正常，因为他直接来自梦乡，无需重组或修饰”（*The Creator as Critic and Other Writings* 65）。在另一篇文章《批评在艺术中存在的理由》（“The Raison D’etre of Criticism in the Arts”）中，他同样以此诗为例说明创作跟睡梦、潜意识之间的关系：“何谓创造的状态？它是一个人被抽离自身，将水桶放到潜意识里，汲起一些通常打不到的水。”（*Two Cheers* 114）尽管《忽必烈汗》一诗中的众多意象可能源自诗人广泛的阅读——福斯特在文章中特地提到洛斯（John Livingston Lowes）追索此诗源头的论著《上都之路》（*The Road to Xanadu*），但诗人平常阅读的记忆在写作前已沉入潜意识的底层。提笔创作，犹如睡觉时做梦，其精神状态是恍惚不定的，只有在作品完成后才会变得清醒：“他已经完成了创造，却不知道自已已经完成”；“即使是最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也会产生一种隔膜，一种诧异”（114-15）。

福斯特本人的创作就是证明，他特别推崇潜意识状态下的灵感，希望它每天都会发生：“拿起笔，灵泉开始流溢。”（*Kermode* 44）1947年，他将自己的短篇故事结集出版，并写了一个简短的序言，重点介绍了三个故事神奇的写作过程：一日在意大利的一个山谷间小憩，“突然间，故事的第一部分涌上我的心头，仿佛它一直在那里等我。我认为这是个完整的故事，回到旅馆后便立即把它写了出来”，这便是他平生第一个短篇《惊恐记》（“The Story of a Panic”）；另外一次，

他在康沃尔郡时，“一个故事以同样的方式碰上了我”，于是写成了《岩石》（“Rock”）；至于本文要讨论的《离开》，他更是毫不费力，“整个故事就挂在奥林匹亚附近的一颗空心树上，等着我去摘取”（《福斯特短篇小说集》2）。福斯特称这些短篇为“幻想”，在《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中用一章阐释幻想的魅力，特别提到这类故事常用的一个手法是戏仿和改编，“为造就自己的神话借用某部较早的作品，出于自己的目的将其当作一个框架或是源头使用”（113）。《离开》除借用了《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的故事情节外，跟他痴迷的《忽必烈汗》一诗渊源尤深。

首先，就结构而言，《忽必烈汗》有诗歌和序言组成，前者是梦中所见，后者是梦醒后的反应。《离开》同样由两章构成，前一章讲的是卢卡斯在希腊旅行的经历，高潮是他在客栈前突如其来的神秘体验，如历梦境；后一章写他返回英国后的生活一如从前，好梦了无痕。

其次，在艺术手法上，两作品都多处用典。《忽必烈汗》毋庸多言，上文已经提及的洛斯教授的论著就是最好的证明。《离开》同样典故繁密。卢卡斯最喜欢的是客栈前的小树林，尤其是那棵巨大的悬铃木。此处作者借用的是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在《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中的记录：悬铃木在古希腊是圣树，被当作神的庙堂而受到膜拜；《博物志》开篇就提到利西亚岛（Lycia）的一颗悬铃木，“旁边有清泉……位于路边，好比房舍，中间有一个巨大的穴口”（Doloff, “More Classical Roots” 233）。《离开》中的大悬铃木，同样是当地人心目中的圣树：“那些淳朴的乡下人竭力表达自己对美和奥秘的崇敬，因为在那棵树的外皮上有一个挖凿的祭坛，里面放了一盏灯和一张圣母像。”（108）并且“是空心的……从它还活着的树干里涌出一股泉水”（107）。客栈周围随处可见的长春花，在《奥德赛》中被两度提及，专指幽灵游荡之地，暗示此前卢卡斯生活的地方跟地狱无异，精神上已经死亡（Doloff, “More Classical Roots” 233）。此外，客栈的灾难发生于4月18日，而拜伦在希腊因热病去世的时间是1824年4月19日，这是福斯特浪漫主义情节的一个例证（Doloff, “Forster’s ‘The Road from Colonus’” 20-21）。

不过，更多的指涉源自《忽必烈汗》一诗。《离开》中客栈的名字叫“可汗”，隐藏在“绿色的穹顶”之下，而《忽必烈汗》开头就提到“安乐宫的穹顶”（第2行）。客栈掩映在一片小树林当中，呼应着忽必烈汗宫殿周围苍郁的丛林（第10行）。客栈前面那颗中空的大悬铃木树干，不停地往外喷出泉水，留经之地，形成肥沃的草场，正呼应着《忽必烈汗》诗里从幽壑中滔滔外涌的泉水（第19行）和宫殿外方圆十里的“膏腴之地”（第6行）。当然，两个作品之间最深层的呼应是对灵感或灵视这一概念的关注。

### 三、灵感的忽至：“底层个性”的潜力

按福斯特的理解，《忽必烈汗》乃是一首纯灵感之作，跟意识无关，诗歌的副标题是“梦中灵视”（A Vision in a Dream）。卢卡斯在悬铃木下的经历和柯勒律治的梦中得诗十分相似，是不期而至的心灵洞见，被学者们称作“烛照”（illumination）、“灵视”（vision）或“启示”（revelation）、



“顿悟”(epiphany)、“灵感”(inspiration)等(Abrams et al. 1977; Herz 59; Stone 145; Moffat 66)。在抵达悬铃木之前,卢卡斯处于完全清醒的状态,对周围的人和景物有明确的看法——准确说是——批评和敌意:希腊令他很失望,感觉跟英格兰没什么区别;客栈里的人不干净、用脚狠狠地踢骡子肚子,让赶骡人用粗棍子打骡子。不过,在看到中空的悬铃木树干里竟然有泉水汨汨流出时,他禁不住尝了一口,顿时醍醐灌顶:他一下子明白了在祭坛上摆放供品实质(“是某种重获力量、智慧或爱情的象征物”),体会到了大自然跟人翕合无间的交融(“那里根本不存在所谓大自然的孤独,因为人类的忧伤和欢乐已经印到了大树的胸膛里”),看清了自己跟他人的不可分割(“在他之前已经有人来过这里了——他确实感到一种奇特的伙伴情谊”);他靠在树干上,闭目养神,仿佛徜徉在平静的海面上,“只意识到万物汇成了一条河,而他就在河中移动”(108)。此刻的卢卡斯像是“退回到了子宫当中,弃绝了自我,对周围完美的环境浑然不觉”(Stone 145)。这意味着人一旦抽离了清醒的、现实的、理性的自我,进入到一种朦胧的、梦幻般的潜意识状态,就能意想不到地获得一种整体感,而这种整体感正是身为诗人和哲学家的柯勒律治所提倡的:“自然有她固有的属性;任何相信、观察自然的人都会认识到每个事物有着各自的生命,我们都是一个同一生命体 [One Life]”(Coleridge 864),体现在《忽必烈汗》一诗里是“柯勒律治集皇宫、圣河、花园、冰窟、战争预警、蜜汁琼浆于一体”(鲁春芳 115)。等卢卡斯再次睁开眼睛,世界仿佛变了样:“一种无法想象的、无法确定的东西飘过万物上空,使得万物变得容易理解、变得美好”(109)。花草树木、阳光溪流,不再孤立分散,而是有着内在的秩序,并跟他有着和谐的回音:“太阳照在许多树木延伸出去的树根上,形成了绝非无序的图案;点着头的长春花丛和流水的音乐声中都蕴含着意图”(109)。先前令他厌烦的人和事一下子变得可爱起来:“那位老妇人弯腰干活的姿态、那只小猪欢快的动作、老妇人手中逐渐变小的毛线梭子,都蕴有某种意义。一个小伙子骑骡唱歌过了河,他的姿势很美,打招呼的态度很真诚。”(109)表明卢卡斯在不知不觉当中,开始用艺术的眼光欣赏周围的一切,创造了一个由秩序、图案、意图和意义构成的世界并沉浸其中,既愉悦了耳目,又革新了对世界的认知。此时,他俨然成了一位艺术家。

在福斯特眼里,艺术就是“自我完备的和谐”(a self-contained harmony),而所谓的艺术家不过就是和谐或秩序的缔造者:“在这个混乱的星球内部,创造了一个个属于自我的小世界,达到了内在的和谐”(Two Cheers 59-60)。他特别指出,艺术家眼中的秩序(order)迥然不同于命令(orders),因为前者是“由内在生发的,而不是由外界施加;它有一种内在的稳定性,一种生命的和谐”(90)。以此标准来评价平日里的卢卡斯,他只是个按外在的社会规范生活、跟艺术无涉的中产阶级,“一直过着健康的、积极向上的生活;不断地工作,赚钱,教育自己的孩子”(106),而只有在悬铃木下才成为——也许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艺术家。福斯特认为人人都是潜在的艺术师:“创造力不是少数人绘画、写作或作曲的能力”(转引自 Advani 99)。那么,如何发挥艺术的创造潜能呢?福斯特在《匿名性的探究》(“Anonymity: an inquiry”)一文中,将人的个性分为表层和底层,特别提到柯勒律治的名字:

表层个性 (upper personality) 有一个名字, 被称作柯勒律治, 或莎士比亚, 或汉弗莱·沃德夫人, 它处于有意识的警觉状态, 负责外出就餐、回复信件等事宜, 跟其他个性鲜明有趣地区分开来。底层个性 (lower personality) 比较蹊跷, 在很多方面表现笨拙, 可如果没有它就没有文学。一个人必须不时地朝下面放一只吊桶, 不然就诞生不了一流的作品, 尽管它存在于柯勒律治那里, 却不能冠他的名字。他跟所有其他深刻的个性是共通的……因为它是人所共有的, 由它而创造的作品是共通的, 都是美的。(Two Cheers 83-34)

简言之, “表层个性”因人而异, 跟个人意识和社会身份有关, 而“底层个性”是人所共有的潜意识, 类似荣格的“集体无意识”(Stone 108), 是创作的源头。悬铃木下的卢卡斯忘却了身为观光者的优越身份, 暂时悬置了意识, 以致无法用语言和理性描述自己的精神转变, “这一时刻是那么重要, 因此抛弃了词语和论证”(115)。此前他以为自己的幸福跟居住地无关, 而此时却觉得只有悬铃木的树荫、淙淙作响的泉水和客栈才能给他真正的归宿。

对于时间流中的事件, 福斯特认为不应该只用客观的物理时间去衡量, 还应该考虑到人的心理感受, 即表现当事人意识的心灵时间: “生命中还有些东西处在时间外面, 方便起见我们可以称之为‘价值’, 价值不用几分几小时计算, 而是用强度来衡量, 正因如此, 当我们回顾往昔时, 我们看到的才并非一马平川的回头路, 而是有几座心目的高峰耸立。”(《小说面面观》25) 卢卡斯经历的正是这样有价值、有强度的时刻。福斯特的另一篇短篇小说《永恒的瞬间》(“The Eternal Moment”) 描述了类似的心理高峰体验: 主人公雷比小姐年轻时曾被一男子突然示爱, 因为当时太过激动, 口舌无措之下拒绝了对方, 引以为憾。虽然只是片刻的工夫, 但在雷比小姐心里, 却成为永久的回忆, 二十年来不时回想: “她意识到自己已从中吸取了无法确知的力量和灵感, 正如树木从地下泉水汲取了生命力。”(《福斯特短篇小说集》242) 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在悬铃木下的卢卡斯身上, 不过他的灵视体验并未成为“永恒的瞬间”。

#### 四、灵感的永逝: 无人连接

神奇的灵感在短时间内对卢卡斯是有影响的。当艾塞尔等人赶到时, 卢卡斯觉得自己跟他们格格不入: “他们突然变得生疏了, 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很不自然、很粗俗”; 他们察看小树林后表现出来的兴奋“肤浅平庸, 忽冷忽热”; 他们没有自我的世界, “觉察不到流溢在自己四周的自成一体的美”(109-10)。这些闯入者, 如同打断柯勒律治写诗灵感的生意人, 他们中断了卢卡斯的灵感, 打破了他的内心秩序。柯勒律治在来访者走后, 试图回想梦中景象, 继续写下被中断的诗句; 同样, 卢卡斯试图劝服女儿允许自己在小客栈停留, 以便“永远生活在自己重新得到的王国里”(111), 可惜他的愿望未能实现。当格雷厄姆强行将他抱到骡背上时, 先前

灵感的影响就此消逝。

当卢卡斯再次出场时，他又退回到先前那种冷漠空虚的生活状态：“他对别人的事已经不敢兴趣，别人跟他说话他也很少在意”（106）。从他在艾塞尔面前的抱怨（先是门铃响，然后是狗叫、猫叫，再到过路者哼曲、水管哗啦响，直至隔壁孩子的笑闹）来看，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悬铃木下的灵感没有给他带来平和宁静，反而让他更加急躁、充满敌意：他称过路客为“流氓”，执意要跟隔壁邻居争论是非。倘若没有离开客栈，他当晚势必会跟客栈一家人罹难，但至少能在临死前度过了充实、有意义的一天。现在，他虽然保全了身体，却像客栈里那只被导游抱走的小猪一样，其精神已被抽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记得自己那天跟女儿一起在小客栈前吃过午餐，却将自己在悬铃木下的灵视全然忘却，没有丝毫回想的冲动。这跟《忽必烈汗》序言中的诗人在绮梦中断后的反应绝然不同：柯勒律治尽管屡屡失望，但心中的热望从未降温，十九年来一直希望重温旧梦，续写未完的诗歌，“决定要写下当初——可以说是‘被赐予’的诗行。‘明天我将唱一首更动听的歌’，然而明天尚未到来”（Abrams et al. 354）。

那么，是什么导致卢卡斯如此异常的反应呢？就他自身来说，他正在逐渐变老，记性不好，“很喜欢说话，但常忘记要说什么”（106），他兴许是将自己在悬铃木下的灵视完全忘记了。从外部因素而言，卢卡斯的人际关系紧张、生活环境压抑。同样是闯入者，对于那个来自珀洛克的生意人，柯勒律治只是一笔略过，连姓名都没说，以致让读者怀疑其真实性。序言中的诗人是一个在乡间休养、享受孤独的避世者形象，因身体欠佳而主动“退居于珀洛克村和林顿村的一个孤寂的农舍”（Abrams et al. 353），可以想见他在生意人走后，纵然不能续写梦中之诗，照样可以沉浸在书、梦和诗的世界里。这个神秘的干扰者很可能是柯勒律治为自己诗思受困而找的借口。换言之，干扰来自诗人的内心，而非外人（梅申友 14-16）。《离开》则不同，作者对闯入者的姓名、身份都有明确的交代，对各自的语言、动作和性格有着具体详细的描写，意在说明他们对卢卡斯怡然自得的精神世界构成了实际的干扰，他们看似友好、实则跋扈的态度是导致卢卡斯灵感永逝的直接原因。

福斯特极为看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人际关系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Prince's Tale* 318）在《论英国人的个性》（“Notes on the English Character”）一文中，他以伊丽莎白戏剧和湖畔诗人感情饱满的作品为例，认为英国人表面上看自大、冷漠、缄默，但并不缺乏同情、浪漫和想象，提出了“尚未发展的心灵”<sup>[3]</sup>（*Abinger Harvest* 13）这一概念。卢卡斯在去客栈前和离开客栈后，其内心都处于未发展的状态。他在情感上的迟缓，类似《霍华德庄园》中的亨利，但亨利幸运地遇上了善良勇敢、富有想象的理想主义者玛格丽特——她坚信能唤起亨利尚未发展的内心，“她只需指出拯救力量就潜伏在他自己的灵魂里，潜伏在每个人内心。只要连接起来[Only connect]”（《霍华德庄园》228）。可惜卢卡斯身边没有像玛格丽特这样致力于跟他建立联系的人：“他的朋友不是死了就是对他冷漠。”（113）同行者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地了解他，而是处处掣肘：福曼太太不让他发表意见，格雷厄姆过分殷勤，而跟自己关系最近的女儿艾塞尔看似关心体贴，却无视他内心的真正需求。他希望能自主行事，艾塞尔偏偏步步紧跟，让他不得自由；听说母亲要在小客

栈过夜，艾塞尔不追问个中缘由，而是谑笑对方；在得知客栈一家罹难后，她只知庆幸“我们如此神奇地获救，这让人更相信有上天保佑了”（119），却意识不到父亲已经痛失了精神救赎的良机。她只是以一种得体的方式看管父亲，保证他身体无虞，却从未考虑过他心灵上的需求。卢卡斯原本可以凭借悬铃木下的灵感，实现精神上的救赎——至少可以像柯勒律治那样在回忆中维系那“永恒的瞬间”，却因为身边没有一个致力于连接的人，而让灵感的影响荡然无存。

## 五、作者的变形：隐秘的心声

福斯特的虚构性作品有很强的自传性：《最漫长的旅行》和《莫里斯》是基于他大学时代的生活，《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面的很多人物和事件源于他在意大利的旅行经历，《印度之行》的最初几个章节创作于他初次抵达印度后不久，但直到十年后他第二次访问印度回来才创作完毕，而《霍华德庄园》关于庄园的描写脱胎于他童年生活过的一个名叫“鸭巢”的乡间宅邸。这些作品中常出现作者自己的影子，有时甚至通过性别转换的方式，比如《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的女主人公露西，她一开始为了符合中产阶级的社交规范，一味压抑着内心真实的欲望，这实际上正是福斯特本人当时正经历的痛苦。传记作者莫法特（Wendy Moffat）认为福斯特“笔下复杂的人物形象都能在其生活中找到原型”（100），那么《离开》里有多少自传的因素呢？

此故事写于1903年，当时正值工业革命在英国如火如荼开展的爱德华时代，工厂、铁路、电报、汽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蚕食着乡村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卢卡斯神奇的灵视体验发生在风景优美的乡间，他啜饮大自然的甘泉后如受天启，回国后住在压抑闭塞的租赁公寓里，对自来水的响声深恶痛绝，这正是福斯特本人的态度：“全世界范围正在发生一场巨大的经济运动，包括英国，从农业到工业……我本人十分厌恶”（*Two Cheers* 273）。是年春天，福斯特正和剑桥大学的师友在希腊旅行。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对福斯特很有吸引力。出行前做了大量功课，甚至将品达（Pindar）的颂诗写在纸片上揣在兜里，可惜在抵达实地后却大失所望：有动人传说的马拉松不过就是一个普通景点，月光下的埃伊纳岛并不动人，特洛伊军事味道太重，也不合他的胃口，直到见识了大雨滂沱中的古城尼多斯后才倍感震撼（Furbank 102）。无独有偶，卢卡斯初到希腊后，先是抱怨雅典灰尘太多，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太潮湿，而伯罗奔尼撒的温泉关过于平坦，直有到了客栈前（位于普拉提尼斯特）才觉得不虚此行。

跟福斯特同游希腊的是他剑桥古典学专业的师友，他和一位牛津大学的学生特别投缘，于是两人临时搭伙，骑驴（卢卡斯骑的是骡子）前往各地。原本跟福斯特同行的还有他的母亲莉莉（Alice Clara Lily Alice），不过他特地将她送到意大利，“将她丢在那里，自己才得以脱身去旅行”（Moffat 66）。其实就在头一年，他们母子已经去过意大利了，但玩得特别不愉快。福斯特和母亲之间是亲密而又疏远。他不到两岁时，父亲就因肺结核去世，母子相依为命，靠着父亲留下的资产过着

并不太富裕的中产阶级生活。长期寡居的莉莉性格独断、控制欲强，导致福斯特过分依赖母亲，性格柔弱。在意大利游玩时，福斯特就像故事中的卢卡斯一样特别健忘：错过火车，走路不认道，手套、旅行手册、地图随手丢。更要命的是，他先是扭伤了脚踝，接着又摔伤了胳膊，只得回旅店休养，母亲给他洗澡（《离开》中的艾塞尔听说父亲要留在小客栈，首先想到的是“你怎么吃饭，怎么洗澡？”[114]）——福斯特当时已经是23岁的成年人了！她不仅当面呵斥儿子，还在给朋友的信中抱怨“从未见过如此差劲的人”（Moffat 59）。其实，福斯特的自理能力没那么差，只是母亲在身边容易让他手足无措，正如莫法特所言：“如果一起旅行的不是莉莉，那么他在旅行中可能会有不同的举动。”（58）福斯特心仪的是那种不特别高档、却能让人自在的家庭式小旅馆，而莉莉要求住的是昂贵舒适的旅馆——正如艾塞尔不让父亲住在脏兮兮的小客栈一样。母子俩表面上看相安无事，但暗地里儿子对母亲肯定是心存芥蒂的：有他在身边，只会让自己处处受阻，不如将她支开，正如《离开》的开头——卢卡斯一个人匆匆走在前头，只想甩开艾塞尔。

如此说来，只顾照看卢卡斯身体、罔顾他内心想法、限制他行动自由的艾塞尔，其原型是福斯特强势跋扈的母亲，而有精神追求却横遭女儿阻隔的卢卡斯正是作者自己的变体。福斯特说，“感觉自己在变老是任何年龄都会产生的一种情绪。在二十五岁到三十岁间，这种情绪尤其强烈”（转引自Moffat 80）。写《离开》时，他只有半年就要过二十五岁的生日了。正值青春年华，却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经历一次神奇的灵视后变得衰弱麻木、浑浑噩噩的老人，这无疑源于他对自己未来的担忧——万一母亲成为他生活和写作道路上的障碍呢？

福斯特后来的生活证明他的担心并非多余。研究者认为福斯特写小说的灵感过早地枯竭，主要有两个原因，其母要负一定的责任：一是福斯特自卑的个性。莉莉在抚养儿子的过程中，宠爱和羞辱并用，一旦儿子没达到她的要求，就开始抱怨责骂，导致儿子愧疚，觉得自己没用（Wyatt-Brown 112）。福斯特早在1904年底（此时的他第一部小说尚未发表），就开始担心自己一事无成：“我的生活正变得僵直、凄惨、绝对乏味……我完成不了什么更大的成就”（Furbank 121）。1912年，他已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声誉正高，私下里却说：“母亲不会高看我一眼。无论我做何努力，她都会觉得‘哎，你真是太弱了’，就在我准备继续写小说的时候”（218）。二是福斯特害怕失去的心理。他在十四岁时，因为母亲没有及时续租，导致被房东扫地出门。“鸦巢”——一栋建于18世纪的乡间宅邸，是福斯特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几乎承载了他幼年所有的回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固然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和主题——他在不少作品中强调家园的归属感，但也让他产生了游离无根、仰人鼻息的无力感。卢卡斯不能自主行事，被强行拽离小客栈——精神上的皈依之地——正是这种无力感的反映。

对于母亲霸道的关心，福斯特只能默然承受，顶多在日记中吐吐苦水：“只有在外面才感觉开心，我只希望她多多出门。”（204）母亲热衷的是和亲朋“没完没了地将时间花费在品评谁过于‘粗俗’或谁足够‘优雅’，以便拜访和邀请一起喝茶”（Moffat 83），并不在乎他内心的感受，也并非他的知心读者：就在福斯特抱怨自己对男女之爱的主题已心生厌倦时，莉莉却一个劲地撺掇他给《霍华德庄园》写续集。他们多数时候是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但母亲至死（1945年）

都不知道儿子为何终身不娶，也从未听过儿子的风流韵事。曾有人以纪德（André Gide）的《如果麦子不死》（*Si le grain ne meurt*）为例，怂恿福斯特将《莫里斯》发表，福斯特的回答是：“纪德身边没有个母亲！”（244）1935年，福斯特已经56岁了，在手术前给母亲的信里写到，“有时你说我在家里无聊——其实我不是无聊，是郁闷，你监管太严了……”（235）。1938年在给朋友的信里说：“尽管这三十多年来母亲不时地令我感到厌倦，它钳制扭曲了我的天分，阻碍我的事业，把我的屋子搞得乌烟瘴气一团糟，抵制我爱的人，但我不得不承认，它为我提供了一片富饶的深层土壤，让我得以休息成长”（244-45）。不难看出，福斯特对母亲是反感中带着依恋，颇似卢卡斯对艾塞尔的态度——他虽然不喜欢女儿在客栈前蛮横的干扰，但对于女儿的来访，他并不厌烦：听说女儿要给自己烤点面包，他的回答是：“谢谢，我亲爱的。”（117）

“离开科罗诺斯”这一标题乍一看是在呼应索福柯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但卢卡斯的故事并非发生在科罗诺斯，而是梅西尼亚省的普拉提尼斯特。跟《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只是表面上的互文，是同行的福曼太太的肤浅之见——她曾两次提及这一互文：“她总称艾塞尔为安提戈涅，而卢卡斯先生则努力扮演者俄狄浦斯的角色。”（106）另一次是挖苦卢卡斯，“这可是千里挑一的好地方！……它让我想起了索福克勒斯笔下的科罗诺斯”（110）。从作者对福曼太太不多的描写来看，她并非作者欣赏的人物：她从未真正走进卢卡斯的内心世界，只是一个遵守社会规范，看重父慈女孝的道德卫士。跟此故事构成深层呼应的乃是《忽必烈汗》一诗，探讨的是灵感的忽至与永逝的问题。标题中更重要的是“离开”一词，它暗示卢卡斯灵视的一去不返。如此看来，标题中的“科罗诺斯”更像是作者所施的一个障眼法，警惕读者不要掉进福曼太太庸见的陷阱。

福斯特曾言，他笔下的人物只有三种：“我自己、让自己恼怒的人和自己想成为的人。”（*Creator as Critic* 318）结合他在创作《离开》时的境况，此故事的自传色彩不言而喻：卢卡斯正是福斯特自己的化身，而艾塞尔乃是让福斯特既依恋又心烦的母亲的变形。此故事探讨的是潜意识的巨大潜能及实现这种潜能的外部因素——亲密的人际关系。年轻的福斯特渴望灵感的眷顾，但又担心因身边欠缺一个致力于“只要连接起来”的人，而让他好不容易盼来的灵感永远消逝。鉴于这个故事写于创作生涯的早期，而福斯特的隐忧之事果真发生了——写小说的灵感过早地枯竭、母亲像艾塞尔一样监管着自己——说这是一个带有自嘲性质的谏言，似乎并不为过。

#### 注释 [Notes]

- [1] 参见 M. H. Abrams, et al., editor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5th ed. Norton, 1986, p. 1997; Judith Scherer Herz, *The Short Narratives of E. M. Forster*. Macmillan, 1988, p. 49; 叶蔚芳：《平行的旅程 迥异的归宿——对〈离开科罗诺斯之路〉现代弱者生存状况的评析》，载《外国语言文学》2010年第2期，第128-32页；邢海霞：《福斯特的〈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互文性研究》，载《安徽文学（下半月）》2012年第3期，第18-21页；王菁：《人物的错位与降级——〈离开科罗诺斯之路〉与〈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之深层比较》，载《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87-91页。

- [2] 这只是福斯特的一己之见,《忽必烈汗》可能并不像柯勒律治宣称的那样一挥而就,序言中的诗人未必指柯勒律治本人。参见梅申友:《“诗是理性化的梦”——〈忽必烈汗〉1816年序言刍议》,载《外国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第24页。本文依福斯特的观点展开讨论。
- [3] 国内习见的译文是“发育不良的心灵”,似不妥。原文是the undeveloped heart,不是the mal-developed heart,强调的是心根本没有发育,而不是说朝错误的方向发展。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Advani, Rukun. *E. M. Forster as Critic*. Routledge, 2017.
- Abrams, Meyer Howard, et al., editor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5th ed. Norton, 1986.
-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II. Edited by Earl Leslie Griggs. Clarendon, 1951.
- . *Selected Poems*. Translated by Deyu Yang. Guangxi Norman UP, 2001. [柯尔律治:《柯尔律治诗选》,杨德豫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Doloff, Steven. “Forster’s ‘The Road from Colonus.’” *Explicator*, vol. 48, no. 1, 1989, pp. 20-21.
- . “More Classical Roots for Forster’s ‘The Road from Colonus.’” *Notes and Queries*, vol. 45, no. 2, 1998, pp. 233-34.
- Forster, E. M. *Abinger Harverst*. Edward Arnold, 1936.
- . *Two Cheers for Democracy*. Harcourt, 1951.
- . *Commonplace Book*. Edited by Philip Garner. Stanford UP, 1985.
- . *The Prince’s Tale and Other Uncol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P. N. Furbank. Andre Deutsch, 1998.
- . *The BBC Talks of Edward Morgan Forster, 1929-1960: A Selected Edition*. Edited by Mary Lago, et al. U of Missouri P, 2008.
- . *The Creator as Critic and Other Writings*. Edited by Jeffrey M. Heath. Dundurn, 2008.
- . *Howards End*. Translated by Fuzhong Su. People’s Literature, 2009. [福斯特:《霍华德庄园》,苏福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 . *Aspects of the Novel*. Translated by Tao Feng. Shanghai Translation, 2016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
- . *Selected Tales*. Translated by Qinan Gu. Shanghai Translation, 2016. [福斯特:《福斯特短篇小说集》,谷启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 Furbank, Philip Nicolas. *E. M. Forster: A Life*. Vol. I. Oxford UP, 1979.
- Herz, Judith Scherer. *The Short Narratives of E. M. Forster*. Macmillan, 1988.
- Kermode, Frank. *Concerning EM Forster*.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9.
- Lu, Chunfang. “One Graceful and Intelligent Whole: ‘Kubla Khan’ from Ecological Perspectiv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no. 5, 2009, pp. 109-16. [鲁春芳:《一个优美而机智的“整一”:生态视野中的“忽必烈汗”》,载《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5期,第109-16页。]
- Mei, Shenyou. “‘Poetry is a Rationalized Dream’: Rethinking Coleridge’s ‘Preface’ to ‘Kubla Khan.’”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2, 2017, pp. 5-26. [梅申友:《“诗是理性化的梦”——〈忽必烈汗〉1816年序言刍议》,载《外国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第5-26页。]
- Moffat, Wendy. *A Great Unrecorded History: A New Life of E. M. Forster*.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0.
- Stone, Wilfred Healey. *The Cave and the Mountain: A Study of E. M. Forster*. Stanford UP, 1966.
- Storey, Michael L. “Forster’s ‘The Road from Colonus.’” *The Explicator*, vol. 49, no. 3, 1991, pp. 170-73.
- Wyatt-Brown, Anne M. “A Buried Life: E. M. Forster’s Struggle with Creativity.”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vol. 10, no. 1, 1983, pp. 109-24.

◇责任编辑:吴晋先

## 论早期美国老处女侦探形象的文化意义

◎ 李琼

**内容提要:** 美国女作家格林和莱因哈特分别在《隔壁的风流韵事》和《螺旋楼梯》中, 塑造出美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老处女侦探形象。这一人物形象自身具有矛盾性: 基于侦探角色立场, 她维护资产阶级道德观和家庭理想, 肩负巩固权力统治的文化任务; 基于女性立场和老处女身份, 她又肩负言说女性困境、重塑老处女形象、挑战权威话语的责任。格林和莱因哈特在小说中让老处女侦探用自己的声音, 彰明她们维护道德和妇女权益的作用, 同时重新界定她们的人格和潜能, 颠覆维多利亚社会在年龄、性别和婚姻身份方面对她们的固有成见。

**关键词:** 老处女侦探 道德监督 女性困境 老处女虚构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4-0012-09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9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4.002

**Title:** The Cultural Roles of Early American Fictional Spinster Detectives

**Abstract:** Anna Catherine Green's *The Affair Next Door* and *The Circular Staircase* and Mary Roberts Rinehart's *The Circular Staircase* create the earliest prototypes of spinster detectives i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These fictional images are in their nature self-contradictory: as detectives, they play the cultural role of upholding bourgeois morality and family ideals, but as single, autonomous women, they challenge the dominant discourse through their investigation of women's plight and their recasting of the image of the spinster. In their novels, Green and Rinehart endow the spinster detectives with the right to narrate in their own voices. Their narration not only highlights their roles in defending morality and women's rights, but also re-describes their characters and potential and subverts the Victorian prejudices governing sex, age, and marital status.

**Keywords:** spinster detective, moral supervision, female entrapment, fictional spinsterhood

**Author:** Qiong Li,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China.



1907年,玛丽·莱因哈特(Mary R. Rinehart)准备发表《螺旋楼梯》(*The Circular Staircase*),她从书架上找出安娜·凯瑟琳·格林(Anna K. Green)的小说,见版权页上注有博布斯—美林出版社,也将手稿寄往了那里。这一举动象征性说明,她们之间存在传承关系。格林凭《利文沃兹案》(*The Leavenworth Case*)一夜成名后,对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威尔斯(Carolynn Wells)等人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Klein 75),莱因哈特更被视为她的“直系继承人”(Maida 52)。像格林一样,她也借助女性哥特和侦探小说范式表现人性、欲望、暴力、复仇等主题;也采用多视角叙述增强故事的复杂度;也擅长刻画个性鲜明的女性人物,尤其能将老处女的内心活动于细微处表露得纤毫毕现。

格林格外关注老处女,是因为她自己曾是老处女,38岁事业有成后才嫁人。1897年起,她发表《隔壁的风流韵事》(*The Affair Next Door*,以下简称《隔壁》)等三部系列小说,女主角巴特沃斯成为英美文学史上最早的老处女侦探,比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中的马普尔小姐早了30年。同样,自《螺旋楼梯》始,莱因哈特常以老处女为小说叙述者、罪犯或受害人,西蒙斯(Julian Symons)曾戏称她的小说是“最早的似乎专为未婚姨(姑)妈写的犯罪小说”(90)。在维多利亚时代,老处女被视为一连串否定意义的组合,因未能履行女性天职而受到社会谴责。但在《隔壁》和《螺旋楼梯》中,她们被塑造成坚强热诚的出色女性,不仅揭露了资产阶级家庭内部的犯罪问题和女性负性生存状态,也挑战了维多利亚社会在年龄、性别和婚姻身份方面对她们的三重歧视。为此,本文拟剖析老处女侦探在早期美国小说中的表征,探究她们的行为对其所属的阶级群体、女性群体和老处女亚群体而言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

## 一、侦探立场：维护资产阶级道德和家庭理想

早期美国侦探小说具有较强的政治保守性。它围绕罪与罚诠释资产阶级道德伦理观,情节发展步步指向还原社会秩序,处处体现着“法则的力量”(Roberts 3)。作为这种力量的人物象征,侦探自然肩负有巩固权力统治的文化任务,通过破案缓释人们对财产损失和人性失控的普遍焦虑。《隔壁》和《螺旋楼梯》中的女主角巴特沃斯和英尼斯,基于其侦探角色立场,同样必须履行社会维稳之责,展示其所具有的道德监督功能。

巴特沃斯和英尼斯会介入犯罪调查,与她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19至20世纪之交,美国仍处于社会转型期,物质主义泛滥、阶层攀援和家庭暴力现象明显加剧,导致资产阶级家庭理想“面临严重的危机”(Pleck 79)。当时中产阶级认为,无论哪种形式的犯罪,都背叛了纯洁高尚的美国文化遗产,社会需要改革运动,保护国民理念免遭进一步的侵蚀。高涨的民族主义和道德感将美国推进了“崇尚没有秘密”的时代(Leach 39),干预犯罪的预防性组织相继出现,中上层家庭也接受政府或其他外部力量介入家庭事务。尼克森(Catherine R. Nickerson)认为,这一时期“家庭侦探小说的兴起与社会改良氛围不无关系”(98)。这类小说通常聚焦中上层家庭的经济运作、人际关系和婚姻生活,在调查犯罪同时,还监督家庭

成员在谈吐、举止乃至情感方面是否吻合阶级体面。实现这一目的的侦探人物，无论是警察、社会工作者还是老派改革者，都体现了中产阶级的改良意愿。

巴特沃斯和英尼斯作为这一意愿的实现者，在小说中具有较高的道德权威。她们的威信首先来自于独立战争时期的共和母权思想，以及19世纪30年代后美国盛行的家庭崇拜观。这两者都强调妇女在教育后代、影响男人和净化工业社会方面的积极作用，她们强烈的道德感与物质至上的极端个人主义扞格不入，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中和商业化对传统价值的破坏。因此，当中上阶层家庭遭到色欲和贪婪浸淫时，妇女有充分权威干预自己“领地”内的犯罪，这是女性家庭侦探小说产生的思想基础。但与大多数早期女侦探不同的是，巴特沃斯和英尼斯是老处女，而不是年轻貌美的女性，这又与她们代表的更为严苛的道德监督有关。

中世纪以降，基督教文化对性别/性相采取两极化解读，具体表征为崇拜圣母的贞洁价值观和源于夏娃的肉体罪恶论。受此影响，维多利亚时期的妇女被划归为“理想妻子/母亲、老处女和放浪妓女”三种类型，居于两极之间的老处女被认为比已婚妇女更容易堕入淫乱深渊(Vicinus 5)。为了尽可能拉开与妓女的差距，她们往往通过虔诚言行和苛刻的道德信条，“向世人展示处女般的纯洁姿态和生活方式”(Kungl 86)。因此在19世纪文学中，老处女至少表面上“是控制和压抑的象征，道德的仲裁者，放纵和混乱的勒马绳”(Shaw and Vanacker 43)。

在小说里，巴特沃斯就是一个自律性极强、严守淑女规范、喜欢条理和秩序的人。她多次提到自己介入调查是出于正义和责任感，这俨然使她成为资产阶级道德的监护者。同样，英尼斯自称是“美国革命女儿会”的成员，这是一个旨在保护历史传统和宣扬爱国主义的妇女组织，身为成员之一，她自然也有责任揭露违背国民理念的伪善和暴行。

两部小说中最能代表中上层伪善的莫过于发生命案的豪宅，共有六人死于与财产、地位有关的阴谋。这两所豪宅都以昼与夜、光与影的强烈反差，昭示完美生活理想下蓄势勃发的邪恶：高大雄伟的范家，在夜里“像一个黑暗洞穴……某种声音从黑暗深处步步逼近，让我万分恐惧”(Green 236)；旭日下宁静祥和的向阳山庄，到晚上充满可怕的暗示，以及“末日来临时天崩地裂的轰鸣”(莱茵哈特 14)。作为体现身份差异的识别符号，豪宅空间通常与高贵、教养、权力等概念相联，表征着优雅阶层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基本特征。然而这两所豪宅的异质性却说明，它们已经与其代表的价值和意识形态产生断裂，不仅沦为资产阶级新贵提高自身地位的一种虚饰手段，而且成为部分成员掩盖犯罪的堂皇外衣。小说中与豪宅相关的许多人物，如“外表整洁得让人自惭形秽”、背地里却为金钱和美色帮人诈死的沃克医生(158)，“汇聚所有美德于一身”、但不敢承认与弟媳曾有恋情的富兰克林(Green 81)，表面正直高雅、却为迎娶富家女而谋害发妻、嫁祸朋友的斯通，他们在表象和行为上也呈现激烈的明暗对撞，与豪宅空间的两极化特征形成互为表征的对应关系。

这些反差暴露出美国中上层家庭内部隐藏着贪财、贿赂、重婚、遗弃、暴力犯罪等严重问题。由于罪犯都是拥有权力的一家之主，巴特沃斯和英尼斯就更有必要出手干预。这是因为在资产阶级家庭理想中，一家之主不仅自己要高尚公正，还要保护家庭成员免受不良行为的威胁。

身为家长的斯通、保罗和阿诺德等人，却是开明父权制度的破坏者。保罗从不给妻女任何零花钱，在偷走银行证券并嫁祸手下后，又将继女当作掩盖罪行的交易品卖与他人。斯通和阿诺德耽于贪婪和淫欲，导致本应受丈夫保护的妻子被遗弃甚至被谋杀，完全背离了19世纪后期中产阶级提倡的情感伴侣式婚姻。如果任由这类邪恶之徒篡夺、掌控权力，资产阶级统治的根本无疑会受到动摇。在强烈的社会改良氛围下，两位老处女侦探对他们进行调查，代表的正是处于批判浪尖的中上层对内部成员，尤其是对家长的监督和纠正。在她们的追查下，沃克逃亡国外，斯通被绳之以法，保罗在逃跑时摔死。由此，罪犯对受害者的权力优势更迭为侦探对罪犯的权力控制，家庭领域内的混乱局面暂时得以遏止，无辜的家庭成员重新得到了庇护。

从结局来看，两部小说都遵循侦探小说拨乱反正的常见模式，体现了该类小说惯有的社会维稳功能。从教化的角度看，它们沿袭家庭小说对道德的强调，在追查真相的同时也留出相当篇幅，借老处女侦探之口传扬自控、慷慨、仁义、责任等道德准则。这些准则既是风尚下滑、物欲膨胀时期主流社会力挽的道德标的，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因此，对于资产阶级而言，老处女侦探是其道德观的监护者和宣扬者。如果说打造男侦探是“权力用来处理、应对社会现实矛盾的一个文化象征行为”（Klein 92），那么老处女侦探同样具有这一功能，权力话语也可以通过她们投射、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想象。

## 二、女性立场：言说女性困境和抗争

老处女侦探的角色立场促使她们维护资产阶级家庭伦理观，但其自身的女性立场，也会促使她们关注父权制家庭和婚姻内部固有的性别压迫，并以保护者姿态向迫害女性的男性权威发起攻击，从而使自己具有既顺从又挑战权威话语的两面性。《隔壁》和《螺旋楼梯》都是哥特色彩浓厚的侦探小说，其中的哥特元素如囚禁、活埋、疯女人、鬼魂，等等，不仅凸显了婚内女性受害的事实和愤怒，也成为包括老处女侦探在内的女性反抗男性权威的激烈手段。

关于女性受害问题，两位老处女侦探首先揭露妇女被降格为功能性物件的屈辱事实。露西和奥莉芙是满足男性性欲的工具，因为美貌而受到男人迷恋，短短数月后又受腻烦的丈夫抛弃。奥尔索普、露易丝（b）<sup>[1]</sup>和范妮是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男人娶她们是为了增添财富或攀升阶层。在市场化的家庭领域内，婚姻变成可怕的冒险，女性的物化特征使她们随时可能遭遇利用后被遗弃的命运。范妮婚后被剥夺经济权，虽然身处豪门却没有可支配的零花钱。保罗若逃亡成功，她也会被遗弃，连体面穷人的形象都难以为继。这种境遇在19世纪的美国并不鲜见，仅纽约就有几千起相关案例报道（McCabe 848）。男人可以像阿诺德或斯通那样，通过假名或更名随意失踪，被遗弃的妻子只能以寡妇身份郁郁而终，甚至像露西那样焦躁不安而死于难产。

其次，两位老处女发现她们调查的女性还普遍经历了禁语或监禁。露易丝（b）知道保罗要拿她作交易以实施诈死，但在母亲的恳求下，她默从保罗安排嫁给沃克，对恋人哈尔西只字不提分手原因。奥莉芙也明白斯通因为要杀她而错杀了露易丝（a），但“想到罪犯就是我丈夫，

我便闭紧了嘴”(Green 238)。在家庭伦理规训下,她们将女人“顺从、忠诚男人并懂得保持沉默”的训诫内化为责任感(Tompkins 38),以自我缄默的形式将自己变成了隐性囚徒。更甚的是,她们的身体同样可能受到囚禁。露易丝(a)临死前被锁在范家,帕特沃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她曾是一个囚徒”(Green 127)。英尼斯在山庄密室里也体会到囚禁之苦:“被关在环境不明的漆黑牢笼里[……]我被丢在了沉寂与闷热之中,我被丢在了黑暗的重荷之下,我被丢在了似乎即将合拢、将我扼死的四面高墙之间。”(莱茵哈特 258-59)作为典型的哥特意象,密闭空间在小说里既是禁锢女性的父权社会缩影,也是她们极端心理体验的喻体,它折射的正是美国妇女在现实生活中被压抑、类似囚禁的恐惧感。

如果女性屈从于这种隐性或显性的囚禁,她们就有可能丧失主体意识,沦为没有自我的活死人。两位老处女侦探记录了她们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变化:奥莉芙“四肢张开、面部朝下地躺在地板上……看上去就像死了一样”(Green 143);露易丝(b)“像个缓刑期已满的犯人,只能静候行刑之日的降临”(莱茵哈特 119)。两部小说里到处充斥的游魂、活埋和活死人意象,标志的正是这类女性的象征性死亡。不过,格林和莱茵哈特采用哥特叙事的目的,并非只为了描述女受害者,更是要表达19世纪男权文化禁止女性拥有的两种情感——愤怒和渴望。它们借助哥特小说特有的“阴魂不散的叙事策略”(Goddu 152),在不间断的关于恐怖和痛苦的描述中,与复仇主题紧密交织,以疯狂的形式向迫害者展开攻击。

在两部小说里,复仇渴望的物化表征是疯女人和活体幽灵,它们可以被视为主体的第二个自我,通过“与主体完全一致的对立影像”进行超现实表演(Webber 4),既代表改变自我后的权力较量,也预示着愤怒欲望带来的毁灭。复仇前夕,奥莉芙一边淌着泪不停写着又烧毁所写的东西,一边如疯女人般“恶毒地大笑[……]口中还不停地自言自语”(Green 222)。得知斯通即将重婚后,向来温顺沉默的她开始戏剧性地呈现自己的分裂状态,并以狂暴时刻的恐怖力量歇斯底里地释放冤屈。婚礼当天,她身着华美婚纱抢先新娘一步登上圣坛,在斯通一心想挤入的上流社会面前公开揭发并羞辱他。她的突然出现就像亡者归来,像从坟墓中爬出的鬼新娘,以难以释怀的凄厉耻笑貌似圣洁美满的资产阶级联姻式婚姻。

同样,目睹亲人被陷害、良家妇女被肆意欺辱后,英尼斯也“陷入彻底的疯狂”(莱茵哈特 1),以最激烈的发泄和反叛形式展开报复。她先是在山庄屋顶扮演传说中的鬼魂“灰夫人”,而后又在密室里上演僵尸复活,用“冰冷,湿黏,死人一般”的手吓得保罗不敢喘气(260)。在随后的缠斗中,保罗捂住她的嘴,掐住她的脖子,这象征着男权阻止女性发声的霸道和暴力。那一刻,英尼斯能否言说变得性命攸关。从现实角度看,她若没有全力尖叫,就无法及时获得救助,复仇也不会以保罗仓皇逃跑和摔死告终;从象征角度看,她的愤懑嘶叫也是所有受害女性的挣扎呐喊,只有她们张嘴言说,这类迫害才有可能停止。

因此,当帕特沃斯面对知情却不敢言的奥莉芙,她留出一整章篇幅让她自述冤屈;当面对从未有机会辩驳的露易丝(a),她用自己的笔代言了这类被男性话语涂污的女受难者。同样,当英尼斯面对临终前“讲话时断时续,不够连贯”的安妮,她替她重述了“哀伤而又悲惨”的

故事（莱茵哈特 251）。

一些评论者认为，“过多的情伤和人文关怀”会稀释侦探小说的解谜乐趣（转引自 Hayne 153）。但是，这两位老处女侦探并非仅在陈述命案和侦破过程，从一开始身处婚姻外的旁观，到后来卷入犯罪案件，在亲眼目睹女性的受害事实后，她们不可能再置身事外地回避“情伤”。因为只要同属于这个群体，只要同处于父权体制的压迫下，她们就有可能经历类似的伤害。虽然她们无意颠覆资产阶级家庭伦理，但女性立场使她们也无法漠视同类的困境和求助。所以，她们不仅出手参与了罚罪，还通过叙述与受难者相认，在曝光被权力话语遮掩的女性困境的同时，也为自己的严厉批判找回道德立场。在她们不懈地追查、记录和鸣不平的过程中，她们也展示了老处女侦探维护妇女权益的社会功能。

### 三、老处女立场：挑战老处女故事的虚构权威

老处女侦探对资产阶级家庭伦理既维护又抨击的矛盾姿态，使她们只能有限地挑战相关话语权威。小说中她们最具有颠覆性的行为，是从老处女的立场出发，主动对抗与之有关的社会偏见。直到 20 世纪初期，老处女仍然被定义为生活贫困、性格孤僻、精神变态的“另一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福柯 4）。这种以匮乏为其基本特征的解读，与她们的真正自我产生了严重冲突。为了找回自身的形象和价值，她们必须改写有关她们人格和潜能的界定，用自己的言说反抗统筹老处女故事的虚构权威。

维多利亚时代老处女被妖魔化，这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是众多作者与意识形态共谋的结果。首先，美国内战和西部拓荒后，适婚男性数量骤减，未婚成年女性比例在 19 世纪后期高达 10%，其中将近有半数女大学生因为社会反对已婚妇女工作而选择不婚（Smith 223）。随着白人妇女生产率从 1800 年的每千人 278 活胎产降至 1900 年的 124 活胎产，中产阶级开始对“种族自杀”忧心忡忡，并把不婚淑女视为阶层衰弱的起因（柯林斯 429）。在这一背景下，老处女被定义为“家庭天使”反衬下的他者，因为没有履行为妻为母职责而缺乏存在价值。

其次，男权社会赋予女性受支配的命运，不婚却使妇女可以逃避丈夫管束，拥有更多自由，这对男权统治构成了潜在威胁。把她们定义为他者，也符合主流话语对异端的黑暗想象和放逐。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在考察老处女、女巫神话时，指出男人厌恶老处女的祸根在于她们“是不为任何主体而存在的客体”，于是她们“变成了怪物，和无法沟通的疯子一样令人心烦”（181）。不少历史案例也证明（魏天真、梅兰 143），那些被判为女巫的人，大多是未被男子征服的处女，以及摆脱男人控制的老妇人。

再者，20 世纪初弗洛伊德理论的流行，使人们认为老处女生活违背人性，她们会因为压抑性欲而成为潜在的精神病患者（Simmons 167）。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她们在文学中也被污化，不仅头发稀疏、牙齿糟糕、模样瘦削生硬，还是给亲友带来负担的贫困可怜的累赘物，甚至像《老处女》（*The Old Maid*）中的夏洛特那样，看似道貌岸然，实则乖戾暴躁。对此，有评论者指出，“维

多利亚时期的老处女是被迫陷于遭人遗弃的境地”（Auerbach xi），社会通过诋毁她们来阻止女性向往单身自由，其目的是为了避开资产阶级家庭理想受到颠覆式冲击。

在小说里，巴特沃斯和英尼斯也曾受到歧视：年轻女孩称她们是神经过敏、仇恨别人过好日子的“女妖魔”（Green 37）；男记者和男侦探在通报案件调查时，完全抹消她们的作用，仅把她们称作事件目击者。在她们看来，这些歪曲都与缺失话语权有关：因为被剥夺了笔所代表的权威，她们被霸权文化任意删削打压，成为众人憎恶或忽视的他者。既然“事情内幕远未真正公之于众”（莱茵哈特 263），她们决定从叙事客体变为叙事主体，用自己的笔为老处女代言。

首先，她们改写了老处女仰人鼻息、卑微愁苦的惯有形象。虽然年过五十，她们生活富足，穿着时尚，仪态优雅，“丝毫没有觉得充实有益地打发时间有什么困难”（Green 51）。巴特沃斯还强调独身是自己的选择：“作为一个像我一样独立的老处女，不需要嫉妒别人拥有丈夫的福气，这是不是福可不好说。”（157）她们的新形象实际上是新一代老处女的写照。随着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女权运动的发展，女性教育和就业问题得到一定改善，不少老处女也借机走出家门参加工作。20世纪头三十年里，美国主流报刊登载了几十篇由乔丹（Elizabeth Jordan）、贝宁（Margaret C. Banning）等人撰写的文章（Nickerson 155），指出维多利亚时期的刻板形象尽管在美国文化中依旧盛行，但现实生活里的老处女早已从窄领衣裙和焦虑神态中破茧而出，她们打扮讲究，忙碌快乐，充分表现出经济独立带来的自尊和自信。

这份自信也使巴特沃斯和英尼斯敢于突破老处女囿于家务的传统角色，闯入男性垄断的侦探行业，借机拓展职业领域内的性别空间划分。在侦探小说这个保守的文类里，女性要成为权力代表就意味着动荡的性别较量。但像许多优秀女性一样，两位老处女坚强执着、敏锐理智且精力充沛，这些品质使她们能够与男侦探展开竞争。古莱和贾米森最初都把她们的参与视为“极其粗鲁的大言不惭”（Green 62）。但巴特沃斯找到死者生前换下的衣服，从清洁工口中套出隐情，最终找到关键人物奥莉芙，而这一切都被古莱忽略了。英尼斯通过测量大屋各部分尺寸推断出密室位置，还发现壁炉架嵌板就是开关，这些关键问题贾米森也没有解决。古莱认定凶手为范家兄弟时，曾“完全凭猜想”向巴特沃斯“熟练灵活地解释”每一个犯罪细节，令她怀疑“过去那些给人定罪的、貌似无可辩驳的证据，是不是也像现在这样，其实都是错的”（192）。而面对“叫女人去算二加二等于几，结果却得出个六”的嘲讽，英尼斯寸步不让地讽刺男侦探只会凭已知事实得出“二加二等于四”，却不会寻找其他可能因素使“二加二再加上个未知数等于六”（莱茵哈特 253）。她们的质疑和反击说明，被大众视为真理的男性权威话语存在虚构性和僵化性，女性的经验和独特思维有时能让她们更接近真相，因此她们也有权进入男性主导行业，参与权威话语构建。如此一来，老处女一词在实践上也具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公义内涵。

在查案过程中，两位老处女还经历了自我成长，一改文学作品中性格一成不变或不断恶化的老处女形象。巴特沃斯明白自己有侦查天分后，变得更加果断自信，也不再拘泥于淑女规范，从而能在《倒霉人的胡同》（*Lost Man's Lane*）和《圆形书房》（*The Circular Study*）中成为警方再三求助的对象。英尼斯发现自己从祖先那里遗传到追猎本能后，她的身心也获得解放，不

仅拥有更敏锐的感知力，还能在深夜的野地里兴味十足地欣赏满天的星星。

在人际关系上，她们同样改写了老处女孤独离群的形象，与周围人物建立起相互合作依存的和谐关系。从一开始对抗、防范男侦探，不知如何与现代女孩打交道，对借口笨拙的仆人冷嘲热讽，到后来与男侦探相互欣赏合作，对年轻女性表现出母亲般的关怀照顾，对犯错的仆人宽容大度，她们不仅学会了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基础上谋求平等互助的两性关系，也在女伴们回馈的热爱中决定维持长久的女性情谊。她们的言说都以人际间的互相支持和信任收尾，这种喜剧性固然吻合 19 世纪及 20 世纪初家庭小说的常见结局，但也通过强调紧密的、分享的主体互涉生活，说明老处女并非处于封闭或僵化状态的妇女。像所有才智兼备的女性一样，她们也拥有发展潜能，也能够进入亲密的人际关系网，在工作和朋友带来的欢乐和勇气中，使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自觉成熟。

巴特沃斯和英尼斯对老处女形象的重塑，不仅辩诬了权力话语对她们的涂抹丑化，同时也参与了权力话语对她们的重新解读。在《性经验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福柯指出权力运作并非只有否定性、压抑性的一面，同时也有肯定性、多样化的一面。以性经验为例，传统的性压抑假说认为，不服从合法繁衍结构的性经验受到社会话语压抑，陷入了沉默。但事实上，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性话语实践服从的是一个“多元形式的性经验的散播和移植原则”(10)，性话语不断增殖扩散，各种游离于联姻法律和性欲秩序之外的性经验被纳入了话语之中，权力借此“向外扩展、自我分化和分岔，隐没在与它同步的现实中”(28)。同样，伴随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重组，权力机制虽然依旧打压处于联姻外围的老处女，但对她们的谴责逐渐减少，对她们的分析话语不断增加，从而引发了权力话语对她们的新整合和对个体的新说明。20 世纪初美国主流报刊上登载的几十篇老处女报道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格林和莱因哈特借助自己笔下的老处女侦探也参与了权力话语的扩张和多样化，在与老处女故事的虚构权威对峙、冲突之时，通过她们自己的言说对其进行了调整、修正和重构。

概而言之，早期美国老处女侦探人物的三重身份，使她们对社会权威话语持有既顺从又挑战的矛盾姿态，在维护资产阶级道德和家庭理想的同时，也为父权制婚姻中的受害女性鸣不平，为老处女群体发出拒斥污名化的文学声音。作为新旧两代老处女之间的过渡人物，格林和莱因哈特笔下的老处女侦探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20 世纪英美女侦探小说的创作。从阿加莎·克里斯蒂、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温特沃斯(Patricia Wentworth)、泰伊(Josephine Tey)和米歇尔(Gladys Mitchell)等人创造的老处女侦探身上，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看到巴特沃斯和英尼斯的影子。莫尔斯(Ellen Moers)认为，妇女作家之间“密切的交混回响”的阅读和学习，是形成某种女性传统的自觉努力和隐形合作(15)。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女作家都是格林和莱因哈特的隐形合作者，她们的创作加在一起，不仅形成了有关老处女侦探的文学传统，也推动着西方文学中因年长而被扭曲的女性人物塑造，向前迈进了积极的一步。

## 注释 [ Note ]

[1] 两部小说中都有名为露易丝的女性人物, 为了区分, 《隔壁的风流韵事》中的露易丝加 (a) 标识, 《螺旋楼梯》中的露易丝加 (b) 标识。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Auerbach, Nina. Foreword. *Old Maids and Radical Spinsters: Unmarried Wome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ovel*, edited by Laura Doan, U of Illinois P, 1991, pp. ix-xvii.
- Beauvoir, Simone de. *The Second Sex*. Translated by Tiezhu Tao. China Book, 1998. [波伏瓦:《第二性》, 陶铁柱译。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 Collins, Gail. *America's Women*. Translated by Yongning Bao, et al. Oriental, 2006. [柯林斯:《美国女人》, 暴永宁等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6。]
- Foucault, Michel.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Translated by Biping Sh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2009. [福柯:《性经验史》, 余碧平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Goddu, Teresa. *Gothic America: Narrative, History and Nation*. Columbia UP, 1997.
- Green, Anna Katherine. *That Affair Next Door & Lost Man's Lane*. Duke UP, 2003.
- Hayne, Barrie. "Anna Katharine Green." *10 Women of Mystery*, edited by Eearl F. Bargainnier, BGSU Popular, 1981, pp. 153-82.
- Klein, Kathleen Gregory. *The Woman Detective: Gender and Genre*. U of Illinois P, 1995.
- Kungl, Carla T. *Creating the Fictional Female Detective: The Sleuth Heroines of British Women Writers, 1890-1940*. McFarland, 2006.
- Leach, William. *True Love and Perfect Union: The Feminist Reform of Sex and Society*. Wesleyan UP, 1989.
- Maida, Patricia D. *Mother of Detective Fic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Anna Katharine Green*. BGSU Popular, 1989.
- McCabe, John D. *Lights and Shadows of New York Life*.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0.
- Moers, Ellen. *Literary Women on Frankenstein and Wuthering Heights: The Great Writers*. Oxford UP, 1985.
- Nickerson, Catherine Ross. *The Web of Iniquity: Early Detective Fiction by American Women*. Duke UP, 1998.
- Pleck, Elizabeth. *Domestic Tyranny: The Making of American Social Policy against Family Violence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Oxford UP, 1987.
- Rinehart, Mary R. *The Circular Staircase*. Translated by Huizhe Zhuang. Chongqing Publishing, 2010. [莱茵哈特:《螺旋楼梯》, 张慧哲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0。]
- Roberts, Joan Warthling. "Amelia Butterworth: The Spinster Detective." *Feminism in Women's Detective Fiction*, edited by Glenwood Irons, U of Toronto P, 1995, pp. 3-11.
- Shaw, Marian, and Sabine Vanacker. *Reflecting on Miss Marple*. Routledge, 1991.
- Simmons, Christina. "Modern Sexuality and the Myth of Victorian Repression." *Passion and Power: Sexuality in History*, edited by K. Peiss and C. Simmons, Temple UP, 1989, pp. 157-77.
- Smith, Daniel Scott. "Family Limitation, Sexual Control and Domestic Feminism in Victorian America." *A Heritage of Her Own*, edited by Nancy Cott and Elizabeth H. Pleck, Touchstone, 1979, pp. 222-45.
- Symons, Julian. *Bloody Murder: From the Detective Story to the Crime Novel: A History*. Viking, 1985.
- Tompkins, Jane. *West of Everything: The Inner Life of Westerns*. Oxford UP, 1992.
- Vicinus, Martha. *Independent Women: Work and Community for Single Women, 1850-1920*. U of Chicago P, 1985.
- Webber, Andrew. *The Doppelgänger: Double Visions in German Literature*. Clarendon, 1996.
- Wei, Tianzhen, and Lan Mei. *Introduction to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Central China Normal UP, 2011. [魏天真、梅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导论》。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责任编辑: 罗辉



## 《科利奥兰纳斯》中的国家权力与瘟疫隐喻

◎ 袁方

**内容提要:**《科利奥兰纳斯》中没有直接描写瘟疫的场景,但却暗藏了瘟疫的隐喻——莎士比亚将平民的骚动和叛乱比喻成毁灭城邦的瘟疫。本文通过考证史实发现,在莎士比亚写作的时代,民众聚集引发的危机远胜瘟疫在英国造成的混乱。此剧创作之时,正值新君主詹姆士一世上台,稳固绝对主义封建王权的地位是头等大事。莎士比亚将民众的暴动和骚乱视作社会瘟疫,是国家稳固的大敌。《科利奥兰纳斯》中的瘟疫话语,反映的正是新晋君主对政权稳固的焦虑和担忧。然而,剧中不仅仅体现了这种维护国家权力的话语,莎士比亚也在不经意间为平民开脱,质疑和拷问着“君权神授”的神话。

**关键词:**《科利奥兰纳斯》 瘟疫 国家权力 莎士比亚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4-0021-09

**项目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文化唯物主义与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19FWWB003);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艾伦·辛菲尔德的文化唯物论研究”(20YJC 752023);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21RC64)

**作者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89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4.003

**Title:** National Power and the Metaphor of Plague in Shakespeare's *Coriolanus*

**Abstract:** Without any direct references of plague, *Coriolanus* is haunted by the metaphor of plague in which Shakespeare compares citizens' turbulence to the plague within. Analysing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the author finds that citizens' riots were more prevalent than the plague at that time. When Shakespeare wrote *Coriolanus*, James I, who considered national power and stability to be the first agenda of the country, rose to power. Hence, public riots were deemed a plague which would devastate the whole country. However, while Shakespeare's plague metaphor of plague displays anxiety about safeguarding national power, his play also inadvertently excusses the common people and expresses skepticism about the myth of 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

**Keywords:** *Coriolanus*, plague, national power, Shakespeare

**Author:** Fang Yuan, Lecturer, School of Humaniti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China.

《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作于1607年,正值莎士比亚声名全盛之时。此剧语言晓畅,文笔成熟,寓意深刻,为莎翁的罗马剧<sup>[1]</sup>系列之一。剧中,马歇斯战功赫赫,却不可一世,鄙视平民。乘胜归国后,他荣获“科利奥兰纳斯”的称号。此时的罗马正遭受饥荒,民众怨声载道,科利奥兰纳斯为获支持,谦恭下士,百般逢迎。保民官勃鲁托斯居心叵测,挑拨平民与科利奥兰纳斯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他被放逐。科利奥兰纳斯藏怒宿怨,一心复仇,奔投敌国。妻母好言规劝,科利奥兰纳斯最终诚服。敌国满怀愤恨,将其杀死。此剧向来备受莎学研究者的关注,有人将科利奥兰纳斯看作“资产阶级中的另类”(Eagleton 73),认为他特立独行、别具风格,无视旁人的看法,是社会反抗的先锋。有的则视科利奥兰纳斯为失落的英雄,忽略了美德和荣誉的客观条件,因而下场悲惨(Dollimore 218-21)。除了对科利奥兰纳斯个人品质的讨论之外,还有学者在剧中解读出了平民阶层与贵族的冲突,由此引发对罗马共和政体的反思(Parker 34)。虽然研究者对此剧讨论较多,然而其中瘟疫的隐喻,依旧是研究的空白。本文认为,《科利奥兰纳斯》中多处将平民比做瘟疫,暗示他们会对城邦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剧中瘟疫的隐喻不仅映衬出莎士比亚生活时代的历史风貌,也表现出詹姆士一世时期英国社会对封建王权能否稳固的担忧和焦虑。此外,剧中还包含着对抗瘟疫隐喻的潜流——莎士比亚也在为平民辩解,质疑着绝对王权的合法性。

## 一、《科利奥兰纳斯》中的瘟疫隐喻

学界一般认为,莎士比亚对罗马史别出心裁的粘贴和改造均是出自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 of the Most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名人传》中以传记的写法记录了希腊罗马古代史上46位名人的生平余踪,科利奥兰纳斯<sup>[2]</sup>就是其中之一。传记写到,饥荒加重了罗马平民和贵族的不和,此时正值罗马和弗尔西人的战争刚刚结束,护民官挑拨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关系,结果导致大片的土地废耕。人民无心劳作,专注大规模的叛离和抗议活动。国外无法进口货品,国内粮食供应不足,饥荒加重。这时,事情出现了转机,维特利里人派出了一名使者,请罗马输出大量的平民,以接管他们的城市。原因在于,“他们最近遭到一场瘟疫的肆虐,当地的土著大量死亡,幸存的人员仅有整个社区的十分之一,希望罗马补充所需人口”(普鲁塔克 410)。对于罗马贵族来说,一方面,此举可以缓解日益加重的饥荒,减少国内的粮食危机;另一方面可以“除去城邦致病的和作乱的因素”(410),通过将大量的平民输送至海外,减轻城邦危机,消弭一触即发的国内矛盾,肃清正在进行的谋反活动。同时,罗马也能开拓海外殖民地,不失为增强国力的一种好方法。在传记之中,普鲁塔克将平民当作是“城邦致病”的罪魁祸首,平民的暴动和叛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国家飘摇动荡,社稷危在旦夕。因此,贵族统治者倾尽全力阻止平民暴动,维护城邦和谐与安全。

虽然莎翁在写作《科利奥兰纳斯》的时候并未提及普鲁塔克的人物传记,但此剧中多处暗藏着瘟疫的隐喻:导致城邦混乱的祸根就是平民暴动,平民就是城邦的瘟疫。剧中只要出

现瘟疫或者与疾病相关的意象，都和平民密切相关。例如：在伏尔斯与罗马人的战争中，后者节节败退，马歇斯叫嚣着：“愿南方的瘟疫全降在你们身上/你们真是罗马人的耻辱！你们这批——愿你们浑身长毒疮，/就算逆风也回隔着一哩路就互相传染，/叫人望而生畏，你们这些/似人非人的懦夫！/猴子都能打退的奴才/也会把你们吓跑！该死的！”（莎士比亚 29）马歇斯对平民的懦弱感到愤怒，希望他们沾染上瘟疫，相互传染。

科利奥兰纳斯和一众人等在元老院辩论，他在众人面前怒斥平民，称他们“反复无常、臭不可闻”（77），并且，将他们的特质比作“麻疹”这种传染性的疾病，提醒元老院等人不要纡尊降贵，与民众为伍，否则就会沾染上这种瘟疫：“我曾为国流血，/对外敌无所畏惧，现在更不惜喊破喉咙，/提醒你们小心自己/厌恶，畏惧，唯恐染上/却又竭力沾染的麻疹。”（78）

“病体”是另外一个与瘟疫相关的意象，科利奥兰纳斯将城邦比作“病体”，指出城邦遭受平民的伤害已久。“（所以，我请求你们——）/要是你们的胆量超过你们的审慎，/对城邦根基的爱惜/甚至对剧烈变革的恐惧，喜欢荣光/甚至长寿，愿意/尝试危险的药物来救治/别无声望的病体——尽快拔掉/民众的舌头，别让他们舔舐/毒害他们的蜜糖”（81）。科利奥兰纳斯希望平民停止损害日渐虚弱的城邦，使用“药物”来治愈“病体”。此剧的开篇说平民对于城邦现状心存不满，意图起事。科利奥兰纳斯希望他们顾全大局，为城邦安定着想，不要因一己私欲，肆意破坏城邦安定。

将瘟疫或疾病的隐喻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在其他的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Metaphor of Illness*）中将国家的失序比做瘟疫，她指出：“秩序是政治哲学最早关切的东西，如果把城邦政体比作有机体行得通的话，那把国家失序比做疾病也行得通。”（68）疾病出现之后，国家或者城邦就会出现失衡，这种致病因素可能是外部的入侵、内部的暴动、君王的失策、社会的混乱，等等，然而经过正常的治疗，国家可以恢复正常的均衡，“恢复正常的等级秩序”（68）。霍布斯在《利维坦》（*Levitan*）中也运用了许多医学上的症状来比喻国家治理时出现的问题。将疾病的隐喻运用到政治哲学中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效果来呼吁人们做出理性的反应”（Sontag 70），以强调对等级秩序的认识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性。

如何解决瘟疫，治理国家失序？福柯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给出了答案——借用国家权力恢复秩序即可消灭瘟疫。在瘟疫爆发之时，“首先，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封闭城市及郊区，严禁离开城市，违者处死，捕杀一切乱窜的动物；将城市分成若干区，各区由一名区长负责。每条街道由一名里长负责，严密监视该街事物 [……] 每个人都被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如果他移动，就要冒生命危险，或者受到传染或者受到惩罚”（福柯 219-20）。在瘟疫中，权力通过严密的监视和等级秩序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控制疫情的蔓延，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在《科利奥兰纳斯》中，战争过后，罗马城内一片混乱，平民由于饥荒不停地咒骂和反对元老院，认为罗马的法律就是为贵族而生，丝毫没有考虑到平民的处境。“让俺们饿肚皮，自家仓库却堆满粮食；还用债务法保护放债的，天天取消对付富人的好律条，

重订更厉害的条文来为难穷人。俺们就是不死在战场上，也会给他们整死，这就是他们对俺们的关爱！”（莎士比亚 12-13）。在罗马，贵族元老院虽把持绝大部分权力，但每位平民都有参政议政的机会，无人约束。饥荒过后，平民对罗马的统治者怨声载道，社会动荡，他们甚至可以将凯旋的英雄科利奥兰纳斯驱逐出境。科利奥兰纳斯的朋友米尼涅斯在剧中有一段陈词，他认为，器官“肚子”虽然看起来无所事事，但是却和其他器官一样，各司其职，彼此分工合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法取代。然而，其他器官却想要造反，革除肚子，“罗马元老就是这个好肚子，/你们就是作乱的器官”（15）。借此，莎士比亚强调了国家权力和秩序在统治中的重要性：必须发挥权力的作用，才能消除瘟疫，平复暴乱，使得社会有序、国家安定。

## 二、瘟疫隐喻背后的权力话语

为何莎翁会做此暗示？为何剧中有诸多瘟疫的隐喻？莎翁的作品中很少直接提及瘟疫，在他 39 部剧作中，只有《罗密欧和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中，瘟疫作为主要的线索，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但事实上，莎士比亚一生都被瘟疫所环绕。1564 年，在莎翁出生之时，大批的人死于瘟疫，他是当时的幸存者（麦克格雷格 259）。后来莎翁的职业生涯又不断受到瘟疫的影响——在 1592 年和 1603 年，为了防止瘟疫蔓延，消除民众聚集产生的不稳定因素，政府数次关闭剧团，莎士比亚被迫偃旗息鼓，另辟出路。或许这对他来说并不是坏事，在如此的境遇之下，莎翁依然能够绝处逢生，写出流芳千古的长诗，创作出彪炳后世的剧作。

在莎翁生活的年代，剧院作为新兴事物已难掩锋芒之势。伦敦的第一所剧院始建于 1576 年，至 16 世纪末也不过二十年有余，但已然成为民众的青睐之所。在剧院中，各色各样的阶层平起平坐，共同欣赏将粗俗的插科打诨和深奥的人生哲理融为一体的戏剧。阶级、等级和秩序在剧院狭小的空间内消失了，剧院成为民主和平等精神的起源地。演员或化身为衣着邋遢、行为不检的破落骑士，或化身为义正言辞、执着徘徊、潜心复仇的丹麦王子，或化身为聪明敏捷、卓越大胆的小丑，在如此欢愉放松的气氛之下嬉笑怒骂，针砭时政，整治道德，训喻世人。剧院上演着一出出让人或啼笑皆非、或掩面而泣的悲喜剧，也点亮了盏盏社会批评的信号灯。

剧院中人口繁杂，空间有限，若缺乏疏导，则易引起骚乱。因此，政府对剧院严加监控。“除了教堂集会、聚众观看叛国处决或市长上任的传统典礼之外，任何大规模的集聚活动都对当局造成困扰”（Barroll 9）。尤其当时伦敦的青年人数极多，容易爆发口角和争执。在 1584 年爆发的一次骚乱中，官方文件将一些在剧院周围游荡的人称为“下等人、心狠手毒的恶棍和不敬神的邪恶之徒及无主之人和无业游民”（阿克罗伊德，《伦敦传》154-55）。在《科利奥兰纳斯》中，对平民的称呼有“恶棍”“恶狗”“乌合之众”“贱奴”“庸民”“贱狗”等低贱不堪之辞。由此可见，在贵族统治者心目中，刁民行恶、无理闹事，稀松平常。剧院中松散的氛围和平等、自由的精神更是让统治者惶惶不安，如坐针毡。当局极其关注剧院中的平民，防止他们因聚集而发生暴动，作乱犯上、悖逆权威。因此，剧院成为国家权力关注的焦点。

瘟疫一直困扰着莎翁时代的英国。由于瘟疫的干扰，剧院的演出时常中断甚至是停止。表面上看来，剧院的关停似乎都是与瘟疫相关，每一次瘟疫前后，当局都颁布律令，迫使剧院停止营业。然而，回溯十六、十七世纪的历史，不难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剧院的关闭并不总是和瘟疫的出现相伴随，瘟疫也不是导致剧院停演的唯一原因。在“莎士比亚写作的时代，夏季的剧院经常被一些禁令所打断，在16世纪末，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屡见不鲜，当局出于对剧院内外民众骚动的恐慌，颁布禁令，瘟疫就成为颁布禁令的借口，或者成为实施一些律令的契机”（Freedman 18）。1593年，集会、抗议和游行或者是聚众斗殴等群体性活动频繁出现，极大地扰乱了社会秩序，当局决定关停剧院。恰好，这年瘟疫重来，这就为平息暴动，维护社会安定提供了绝佳的借口和契机。英国政府以防疫之名，行维稳之实，他们以阻止瘟疫蔓延的借口，禁止剧院集会，防止平民骚动威胁现存统治。汉尼曼（Margot Heinemann）在《清教主义与剧院》（*Puritanism and Theater*）中也解释了这一现象，并且在《政治的戏剧》（“Political Drama”）一文中详细分析这一原因：“在那时，很多城市都反对剧院，并不是出于宗教的考量，而是由于剧院中人群众聚集，产生的大规模混乱、瘟疫的传播以及消极怠工，对社会造成的负面的影响。”（166-77）<sup>[3]</sup> 1592年6月，并没有出现蔓延至全国的瘟疫，但是枢密院却下令关闭剧院三个月，原因是“聚集到萨瑟克区看戏的一群学徒之间发生了骚乱，这场骚乱还蔓延到了泰晤士河的另外一边”（阿克洛伊德，《莎士比亚传》208）。1595年，由于食物的价格飞涨，民众无力负担生活之重，再次发生骚乱。这次为首的是丝绸纺织工，《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中工匠的领头人就是纺织工，莎翁精巧地戏仿了这一事件，并且“将暴力行为变成了滑稽的喜剧”（311）。毫无疑问，这一骚乱之后，剧院再次关停，直至当年8月底剧团才返回伦敦。在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期，平民暴动和骚乱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为统治者心头之患。在《科利奥兰纳斯》中，莎士比亚将平民的骚乱比喻成瘟疫也就不足为奇了。瘟疫作为莎翁生活时代常见的意象，时常困扰着民众生活和社会政治，大家莫不谈“疫”色变。而当当局者更为恐慌的是人口聚集引发的危机和动乱，它们如同瘟疫般，对社会秩序和现有统治造成毁灭性的影响。《科利奥兰纳斯》中的瘟疫隐喻就是对这一社会现象的真实映照。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詹姆士一世继位。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期间，平复内部叛乱，开拓海外殖民地，抵御强敌的侵扰，立下功劳无数。彼时英国国运昌荣，经济繁盛，然而女王强硬的手段和决绝果断的风格并没有得到继承。詹姆士一世或许最能够彪炳史册的就是“无能的国王与充满斗争精神的臣民之间”发生的冲突（罗伯茨等 326）。十六、十七世纪，欧洲仍处于从封建主义向绝对主义过渡的时期，国王的权力并非一家独大，“有时候其他大贵族的势力与国王不相上下，极易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此外国王还受到教会、议会和城镇等非国家机构的掣肘。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不仅受到传统的贵族和农民势力的威胁，也被新崛起的乡绅和城市资产阶级所觊觎”（赵国新、袁方 81）。

詹姆士一世上台之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内瘟疫横行，民众骚乱不断，议会反对王权。在1605年，福克斯（Guy Fawkes）与其他五名天主教徒密谋炸死国王，炸掉议会。

最终这一策划以其中一位密谋者告密，同伙被判叛国罪而告终。这次动摇国王统治的事件在当时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国王也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来自国内各方势力的威胁。为了稳固王权的地位，詹姆士一世宣扬“君权神授”，鼓吹绝对主义意识形态——国王的权力来自于神赋，无需对任何人负责，任何企图推翻或者颠覆现有统治的力量都应该得到惩罚。这种声音不仅出现在《科利奥兰纳斯》一部戏剧中，在《麦克白》(*Macbeth*)中也有所强化——麦克白弑君篡位，杀死国王邓肯，企图自封为王，最后却遭到了惩罚，剧中所有支持他叛乱的人物下场都甚为悲惨。《麦克白》无疑是在向世人表明君主的绝对主义王权统治不容质疑、不容挑战，弑君夺权而受到惩罚是民心所向、顺应天意的结果。《麦克白》字里行间都是在为詹姆士一世时期封建王权的意识形态鸣锣开道。

科利奥兰纳斯凯旋之后，被要求以谦卑的姿态对待平民，他却难掩心中的鄙夷。这里暗含了统治阶级与平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平民无视科利奥兰纳斯的武功，只着眼于自身眼前的利益，毫无大局观念，无视城邦的安危。正如无人规训平民一样，对瘟疫的放纵和无视，最终会使城邦形容枯槁，病入膏肓，无药可救。莎士比亚在剧中反复描写平民的骚乱致使整个城邦处于失序之中。以勃鲁托斯为代表的护民官在其中不断挑拨，离间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民众的起义和科利奥兰纳斯的出走。“可你们宅心仁厚，/一想到他的功劳，/就忽略了眼下他/处于根深蒂固的憎恨/变现出的蛮狠无礼”（莎士比亚 71）。科利奥兰纳斯将民众比作是希腊神话中的多头怪兽许德拉：“你们怎么会/允许这多头怪兽自选官吏？/这位就是怪物的犄角和喉舌，/他们会凭着专横的‘应当’，肆意宣布/要将你们的河道据为己有。让他掌权，/就说明了你们的愚蠢。如果你们还不傻，趁早/意识到纵容的危险吧！[……]两种势均力敌的权力/崛起时，混乱就会趁虚而入，/我一想到这种危机，/就痛苦不堪。”（78-79）科利奥兰纳斯还指出，如果获得民众的同意，让他们当政，“这样会把城邦拆毁，/让屋宇尽数倾塌，/把眼下井井有条的市面/全埋进瓦砾堆”（83）。《科利奥兰纳斯》字里行间都在强调这种思想观念——放纵平民的权力，定会威胁统治，毁灭国家。

解决这一混乱局面的方法就是国家权力背后的秩序观念。福柯说：“用以对付瘟疫的是秩序[……]秩序的功能就在于清理各种混乱。当肉体混杂在一起的时，疾病就得以传播。当恐惧和死亡压倒禁令时，罪恶就会滋长。秩序借助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力，确定了每个人的位置、肉体、病情、死亡和幸福。”（221）秩序是莎士比亚时代的流行观念——宇宙是一个整体，任何事物都有它固定的位置，一旦僭越或者颠覆现有的社会秩序就要遭到惩罚。社会应该“有一个权力中心和一个从上至下的尊卑制度，构成一种至为重要的秩序”（王佐良、何其莘 4）。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按照上帝的旨意，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安于本分就是秩序观念的良好体现。著名的莎学大师，历史主义的健将蒂利亚德（Eustace M. W. Tillyard）就善于撰文揭示莎剧背后的秩序观念，说明莎剧如何成为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载体，从而教化臣民，维护统治。他在其名著《伊丽莎白时期的世界图景》(*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和《莎士比亚的历史剧》(*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中论证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反映出的伊丽莎

白时期的保守精神。蒂利亚德在书中创造了“宇宙秩序”观念，包括“存在之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对应之物”（the corresponding planes）和“宇宙之舞”（the cosmic dance）三个部分。其中“‘存在之链’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表达的是不可思议的上帝的杰作、稳定的秩序和最终的统一”（Tillyard 31）。链条从上帝开始，一直延续到世界上最卑微和最不起眼的无生命物质。每一件事情都处在链条之中，层级分明，井然有序。《科利奥兰纳斯》同样显示出对秩序的渴望。民众被喻作瘟疫，在受人蛊惑或者是煽动之后，他们滥用手中的权力，最终致使城邦病入膏肓，呈现出失序的状态。只有秩序可以治愈瘟疫，规训平民，使社会回归正轨。《科利奥兰纳斯》完成于1607年，正是新国王刚刚坐上王位宝座之际，他的当务之急就是握紧手中的权力，防止颠覆王权的叛乱和骚动。他对王权的焦虑情绪，对政权稳固的忧心，以及社会上对秩序的渴望不经意间反映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之中，成为时代的烙印。

### 三、权力话语的质疑和反抗

英国文化唯物主义认为，文本产生于它所处的物质世界，因此不经意间就会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成为维护国家权力的载体。或许出于迎合当局，争取上演机会，躲避审查等目的，莎翁不得不掩盖掉文本中的瘟疫话语，反映新晋国王的担忧，为国家意识形态保驾护航。然而除此政治效用之外，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还能证明批评的目的不仅仅是发现文本表面的和谐音律，更是要探究文本的深层内涵，揭露时代中涌动的暗流和潜在的矛盾冲突，这些冲突恰是抵制和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因素。《麦克白》表面上维护封建君主专制，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深入作家写作时期的历史背景，从中读出了不同的声音：文本在维护詹姆士一世的绝对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瓦解前者，质疑着合法君主和暴君的界限。在《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一直为人所称颂的是肝胆相照、八拜之交的友谊，以及聪慧绝伦和足智多谋的女性形象，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将其解读为当局所不允，但又在那个时代蔚然成风的男男情谊，以及以退为进、委屈求全的情感策略。

《科利奥兰纳斯》中既有对英国剧院和平民骚动的真实映照，也有着詹姆士一世对绝对主义王权的渴望和焦虑。每个时代都充斥着相互对抗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并非被一种时代精神所垄断。莎士比亚为何要为詹姆士一世的王权发声？或许是为了得到君王的青睐，获取到庭前上演的机会，我们不得而知。然而莎士比亚完全站在统治者一边吗？他完全代表贵族的利益吗？其实不然，莎士比亚的作品最显而易见的特点就是“消极感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它常常一语多义，莫衷一是。它不啻代表某种特定阶级的利益。细察《科利奥兰纳斯》，读者可以发现，虽然莎翁将平民比做瘟疫，再三强调他们对城邦的毁灭作用，但是他却没有一味批判平民，这在文本中也可以找到一些证据。第一，平民是在以勃鲁托斯为代表的护民官的煽动之下，从支持马歇斯，到最后决议放逐这位战功英雄。虽然平民思想简单、行为粗鲁，但是却明白基本的是非对错。考密涅斯说：“民众肯定是被人利用，受人指使

了。罗马不该发生/这种纷争。科利奥兰纳斯/因功受禄，不该在坦途上/遇到这种可耻手段安放的拦路石。”（莎士比亚 77）西西涅斯不断劝告平民放下愚昧的决定，重新考虑科利奥兰纳斯对民众的嘲讽。“可你们宅心仁厚，/一想到他的功劳，/就忽略了眼下他/出于根深蒂固的憎恨/表现出的蛮横无理”（71）。莎翁对充当城邦喉舌的护民官着墨极多，详细叙述了他们如何鼓动平民，反抗元老院，抵制马歇斯。由此可推断，民众因恶人离间而暴动、叛离，莎翁有意为平民开脱。

第二，在《科利奥兰纳斯》中，民众并非无中生有，蓄意闹事，他们因为饥荒才起义，“俺这么说是因为肚子饿，/没面包吃，/不是爱报复人”（11）。莎士比亚或许因为疫情的缘故而回到斯特拉特福镇，当时圈地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阿登森林地区的问题尤为严重，圈地者将大片的林地变为耕地 [……] 以致生产出的玉米都可以供应给别的郡了”（阿克罗伊德，《莎士比亚传》493）。而圈地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粮食短缺，这让人们感到愤怒和沮丧，因此自发集结，发动暴乱。然而，“军队大开杀戒，屠杀了大量的抗议者，许多人被逮捕之后便被施以分尸之刑”（493）。这件事在当时就发生在莎士比亚的家门前，或许他有所触动。在《科利奥兰纳斯》中，民众暴动的原因和理由就是粮食短缺，生活无以为继。显然，莎士比亚意在指出，民众走投无路，才因饥荒起事。

第三，作为瘟疫的象征，平民试图控制整个城邦，最后连科利奥兰纳斯也被这种“瘟疫”传染，不得不向平民屈服。“群众的‘传染’性在科利奥兰纳斯上台演讲，以求获得民众的支持这一幕剧中表现的最为明显，他们希望科利奥兰纳斯成为和台下一样的人……”（Neill 29）。科利奥兰纳斯妄图凭借自己的力量，纠正平民的观念，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重，但最终失败，自己不得不作出妥协，“披上谦卑的粗布袍”（莎士比亚 64），请民众顾念他的军功。最终，在护民官的挑拨之下，科利奥兰纳斯难掩对平民的鄙视，口出狂言：“你们这群狂吠的贱狗！我痛恨你们的气息，/就像痛恨烂沼的臭气。你们的好感对我来说/就是没下葬的尸骸，/腐烂了污染我的空气。”（102）科利奥兰纳斯再次将平民当作瘟疫的来源，表达了他的蔑视和不满。此处，莎士比亚暗讽了“君权神授”的可信性——依靠一人的权力，残暴专制，是难以获得民心的。

《科利奥兰纳斯》中的瘟疫隐喻，既是对时代风貌的生动烛照，也折射出了国家权力的焦虑，更包含了莎翁对底层人民繁杂纷乱的态度立场。莎士比亚所生活的时代，正值社会变革时期，各种思想风起云涌，多样价值观念风靡云蒸，整个社会包罗万象、举一千从，难以被单一的思想潮流所统摄。一方面，莎翁受到社会主流思想的影响，在剧中反映出对政权稳固的担忧，对社会内乱的深深忧虑；另一方面他出身寒贱，对中下层平民的苦痛和挣扎心生悲悯和同情，这种冲突和矛盾不可避免地戏剧中展现了出来。



## 注释 [ Notes ]

- [1] 莎士比亚的《尤里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安东尼和克利奥佩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和《科利奥兰纳斯》都改编自罗马历史。
- [2] 《名人传》中的原型为科瑞欧拉努斯 (Marcus Coriolanus), 书中记载“公元前5世纪, 罗马将领和元老院领导人物, 讨伐临近城邦, 引起内部的争执和倾轧, 求助敌国被杀”(普鲁塔克400)。
- [3] 一般研究者认为, 清教徒以腐化人心和有伤风化为由, 提议关停剧院。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汉尼曼一反以往研究的成见, 通过考辨历史, 认为当时关停剧院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出于宗教的考虑, 而是因为剧院内大规模的人群聚集产生了社会混乱。关于这一研究成果, 可参见赵国新:《玛格特·汉尼曼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载《外国文学》2016年第1期, 第71-79页。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Arkroyd, Peter. *Shakespeare: The Biography*. Translated by Xuelan Qin, et al. Beijing Normal UP, 2014. [阿克罗伊德:《莎士比亚传》, 覃学岚等译。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 *London: The Biography*. Translated by Haizhen Weng, et al. Yilin, 2018. [阿克罗伊德:《伦敦传》, 翁海贞等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
- Barroll, Leeds. *Politics, Plague, and Shakespeare's Theatre*. Cornell UP, 1995.
- Dollimore, Jonathan. *Radical Tragedy: Religion, 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Drama of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y*. Palgrave Macmillian, 2010.
- Eagleton, Terry. *William Shakespeare*. Basil Blackwell, 1986.
- Freedman, Barbara. “Elizabethan Protest, Plague, and Plays: Rereading the ‘Documents of Control.’” *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vol. 26, no. 1, 1996, pp. 17-45.
- Foucault, Michea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Translated by Beicheng Liu and Yuanying Yang. SDX Joint Publishing, 2015. [福柯:《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 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 三联书店, 2015。]
- Heinemann, Margot. “Political Drama.”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 edited by Albert R. Braunmuller and Michael Hattaway, Cambridge UP, 1990.
- Macgregor, Neil. *Shakespeare's Restless World*. Translated by Hao Fan. Henan UP, 2016. [麦克格雷格:《莎士比亚动荡的世界》, 范浩译。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年。]
- Neill, Michael. *Issues of Death: Mortality and Identity in English Renaissance Tragedy*. Clarendon, 1999.
- Parker, Barbara L. *Plato's Republic and Shakespeare's Rome: A Political Study of the Roman Works*. Rosemont, 2004.
- Plutarch. *The Live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lated by Daiyue Xi. Jilin Publishing, 2009.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 席代岳译。长春: 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2009。]
- Roberts, Clayton, et al. *A History of England*. Translated by Xingming Pan.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罗伯茨等:《英国史》, 潘兴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Shakespeare, William. *Coriolanus*. Translated by Xueping Sha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06. [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 邵雪萍译。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
- Sontag, Susan. *The Metaphor of Illness*. Translated by Wei Cheng.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2003. [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程巍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 Tillyard, Eustace M. *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 Penguin, 1963.
- Zhao, Guoxin, and Fang Yuan. *Cultural Materialis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19. [赵国新、袁方:《文化唯物主义》。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
- Wang, Zuoliang, and Qishen He. *A Literary History of British Renaissanc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06. [王佐良、何其莘:《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 马妮娅

# 艾伦·金斯伯格的诗歌朗诵表演

## ——艺术特征与对美国诗坛及社会的影响

◎ 杨静 郑燕虹

**内容提要:** 艾伦·金斯伯格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擅长诗歌朗诵表演。他的诗歌朗诵表演多达数千场,几乎贯穿了诗人的整个文学生涯。他的表演重塑了诗歌口头表演形式,将诗歌从学院诗派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推动了美国现代诗潮的转向,催使美国当代诗歌的大众化。他注重声音技巧、呼吸节奏、吟诵和音乐的使用,同时配以丰富的肢体动作,具有独特的艺术特征与视听效果。他的诗歌朗诵表演以反叛的姿态,借由声音的潜能与大众媒体的力量,对美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艾伦·金斯伯格 诗歌朗诵表演 美国当代诗歌 艺术特征 社会影响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4-0030-10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委托项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跨文化研究”(18WTA14);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金斯伯格诗歌研究”(CX2020050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美国文学思想研究”(14ZDB088)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4.004

**Title:** Allen Ginsberg's Poetry Performance: Its Artistic Features and Influence upon American Modern Poetry and Society

**Abstract:** Allen Ginsberg, one of the 20th century's most influential poets, specializes in oral recitation and performance. He has given thousands of poetry readings throughout his literary career. His poetry reading reestablishes poetry as an oral form, liberates poetry from academic formalism, influenc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etry in the 1950s-1960s, and brings American modern poetry into contact with audiences. Ginsberg makes use of sound techniques, rhythmic breathing, chanting and music in his poetry readings, along with a wealth of bodily movements, which equips his poetry reading with unique artistic features, as well as auditory and visual effects. Through using the potential of sound and voice, and the extensive influence of mass media, Ginsberg's poetry reading has rebelled against and changed American society.

**Keywords:** Allen Ginsberg, poetry reading, American modern poetry, artistic features, social influence

**Author:** Jing Yang, Ph.D. Candidate,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Yanhong Zheng, Professor,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是美国诗歌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是一位“擅长朗诵和口头表演的诗人”(“I’m Banned” web)。1955年,金斯伯格在六画廊的诗歌朗诵表演打开了美国诗歌新局面,在美国诗坛掀起了一场永久性的变革(*Deliberate Prose* 240)。六画廊的《嚎叫》(“Howl”)朗诵亦开启了金斯伯格的诗歌朗诵表演生涯,使他从“不显眼、才华焕发、生活放荡不羁、囿于激情的发烧学者变成了史诗吟唱诗人”(Miles 196)。诗歌朗诵表演贯穿了金斯伯格的整个文学生涯,伴随着诗人的足迹遍布全美各州和全球五十多个国家。金斯伯格的诗歌朗诵表演使诗歌从书页走向街头,从学院走向大众,对美国当代诗坛及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 一、金斯伯格诗歌朗诵表演的艺术特征

金斯伯格诗歌朗诵表演的核心特征在于声音的运用和处理,灵活使用音调、音高、音质等,呈现诗歌的韵律和诗人的情感。金斯伯格说,“我的诗歌与音乐相切合是因为它具有音调意识——朗诵元音时音调的升降”(James 259)。以诗人1956年录制的《嚎叫》开篇诗句“我看见我这一代的精英被疯狂摧毁,饥肠辘辘赤身裸体歇斯底里”(Collected Poems 134)的音调处理为例,他选择在朗诵 saw, my, starving 等词时音调上升,对 madness 和 naked 等词则进行元音降调处理,形成了错落有致的节奏感,而非遵循传统的诗歌格律来构建诗歌的韵律节奏。他利用音高的变化(喊叫、低语或呢喃)和语速节奏的调整(加速、减速或停顿)来增强诗歌的表演效果。如《吡浜》(“Hum Bom”)一诗的朗诵,经历了从“高音+高音”“高音+低音”“低音+低音”再到“高音+高音”,从快速、减速再到加速的语速改变,使其诗歌朗诵形成了打击乐式的节奏。为了在朗诵时更好地表达情感,表现与之相伴的韵律,金斯伯格练习了禅宗的运气方法,使音域变宽,音质变得更加低沉、浑厚,声音更为雄浑且极富感情(*Deliberate Prose* 258)。此外,他对声音的处理往往会结合诗歌主题,如朗诵《嚎叫》时,语气磅礴,催人肺腑,极具震撼力;朗诵《美国》(“America”)一诗时,声音愤怒而沉闷;而《骷髅民谣》(“Ballad of the Skeletons”)的吟唱则颇具戏谑和讽刺的口吻。这些方法使金斯伯格的诗歌朗诵表演在传递不同的思想情感时,能够达到最佳效果。

金斯伯格还在诗歌朗诵表演中借鉴了吟诵犹太祷文和佛教经文的经验,他直接用祷文和箴言给作品命名,就是要强调其作品的吟诵功能,如《战争利益连祷文》(“War Profit Litany”)、《维基塔箴言》(“Wichita Vortex Sutra”)等。相较于直接的文本朗读,吟诵更加关注文字的声音。他将声音拉长,像唱歌一样诵读,通过灵活处理字音高低和节拍快慢来追求语言中悠扬起伏、悦耳动心的腔调旋律(陈向春 16-17)。金斯伯格诗歌朗诵表演中最为鲜明的吟诵特征是曼特罗(Mantra)的使用,这是“一种口头吟诵程式,吟诵者通过全神贯注地反复吟诵一套固定组合的字或词,让意念专注于吟诵之中,随着念诵越来越深入,内心的杂念和烦恼都消弭而去,心绪渐渐平复而进入冥想”(郑燕虹,《金斯伯格的自发式创作》101)。诗人常用的曼特罗是佛教的六字箴言,“唵、嘛、呢、叭、咪、吽”,它们出现在《思想打坐呼吸》(“Thoughts

Sitting Breathing”）、《抢劫》（“Mugging”）等诗中。1965年，金斯伯格在英国阿尔伯特皇家音乐厅的诗歌朗诵表演中，以小铜钹的敲击声为配乐，反复吟诵了一组曼特罗，庄严、平和而神圣给人以强烈的震撼。金斯伯格将曼特罗称为“物质自然中纯粹的音振”，认为它能够被赋予各种精神情感，并激起吟诵者和听众新的情感体验（*Deliberate Prose* 148）。吟诵使得金斯伯格的诗歌吟诵旋律悠扬，从听觉和情感上，给听众带来了新的享受与体验。

金斯伯格将大众音乐，包括布鲁斯、爵士乐和摇滚乐等直接融入诗歌创作及表演中，加强了诗歌朗诵表演的音乐性。他的一些诗歌以布鲁斯为题，采用十二小节的布鲁斯歌曲形式<sup>[1]</sup>。以《父亲死亡布鲁斯》（“Father Death Blues”）为例，诗人在演唱这首诗歌时，模仿了布鲁斯的音乐节拍和规律性的音调升降，呈现了布鲁斯般缓和的节奏与忧郁的情调。爵士乐的韵律节奏也常见于金斯伯格的诗歌及其诗歌朗诵表演，斯奈德（Gary Snyder）认为“爵士节奏潜在地影响了[金斯伯格]的诗歌节奏和声音”（38）。金斯伯格对音调重读弱读的不规则使用也体现了爵士乐的切分节奏（改变节拍正常重音规律，给人以意外的听觉感受）。摇滚乐通过音乐节拍来呈现力量的方法也被运用在金斯伯格的诗歌表演中，如他演唱的诗歌《骷髅民谣》，节奏鲜明，情感饱满。金斯伯格还常用爵士乐、摇滚乐等来为其诗歌表演进行伴奏，如在古典先锋乐团“克罗娜四重奏”（Kronos Quartet）伴奏下朗诵《嚎叫》，在摇滚歌手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吉他伴奏下演唱《骷髅民谣》。他也常为自己的诗歌朗诵表演进行伴奏，如在《柯南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 with Conan O'Brien*）上吟唱诗歌《不要吸烟》（“Don't Smoke”）时，他用木棍敲击形成音乐节拍来配合自己的朗诵表演。更多时候，金斯伯格用随身携带的簧风琴来为自己的诗歌朗诵表演进行伴奏。金斯伯格将音乐融入到诗歌创作与表演中，使其诗歌朗诵表演呈现出更为鲜明强烈的乐感。

金斯伯格诗歌朗诵的音乐性不仅源于诗人对声音的处理与对音乐的应用，也来自于诗人对呼吸节奏的运用与调控。他认为“呼吸是诗与歌的载体”，他将呼吸节奏作为诗歌的韵律节奏，并据此来安排诗行的长短与停顿，如“《嚎叫》里的每行诗都是一个呼吸单位[breath unit]”（*Deliberate Prose* 270, 230）。《嚎叫》以呼吸而成行的长句，形成了旋风般的节拍和强烈的节奏；《卡迪什》（“Kaddish”）依据诗人的呼吸节奏形成了长短交错的诗行，“不断地——禁不住——想到你在医院的情景——可还未写下你的身世——仍然是那么空泛不为人所知——些许往事”，破折号标记了诗人呼吸的停顿与复始，亦展现了其零乱的思绪与悲伤的情感；《维基塔箴言》依据诗人呼吸的短暂停顿形成了简短有力的节拍，并使用空格来进行标记，“其中有些/语言语言/共产党/语言语言士兵”（*Collected Poems* 220, 416）。以呼吸为节奏来创作诗句即将金斯伯格的呼吸节奏与他诗歌朗诵表演时的韵律节奏联系起来，使读者在朗诵他的诗歌时能够获得与诗人相仿的呼吸韵律，再现诗人的情感体验。金斯伯格以呼吸作为诗歌的节奏单位，就是要强调诗歌的口头表演，在读者静默地阅读纸质文本时，呼吸并非解读诗歌意义与情感的要素，而在朗诵诗歌时，“我们所读出的词最终联系到我们的身体，尤其联系到我们的呼吸。而呼吸又联系着感觉，感觉通过语言读出来；诗不过是感觉有节奏的发言”（*Allen Verbatim* 28）。因此，呼吸

将诗歌语言、韵律节奏和身体感觉连接起来,使诗歌从静态视觉艺术转向动态听觉艺术。

金斯伯格在诗歌朗诵表演时常常将肢体语言,包括面部表情、手势、肢体动作与诗歌的韵律节奏和意义进行密切配合。金斯伯格在诗歌朗诵表演中使用面部表情以更好地传递情感,引起听众的共鸣,如朗诵《嚎叫》时,“狂吟、狂唱、狂烈击打乐器,还用各种手势和表情相助”,观众感受到了诗人的朗诵表演与“听众在感情上、动作上全面合作,融为一体”(贺祥麟 27)。金斯伯格在朗诵诗歌时手势活跃,常根据字词的含义做出相应的手势,如在访谈节目《火线》(Fireline)中朗诵《造访威尔斯》(“Wales Visitation”)时,当朗诵到“移动”一词就将手掌推开,读到“胡须”一词则指向自己的胡须等,清晰直观地传递出了字词的意义。金斯伯格在诗歌朗诵表演中常会使用肢体动作来表达诗歌意义、传递情感,从而使其诗歌表演产生较强的感染力,如在阿尔伯特皇家音乐厅的诗歌表演中,金斯伯格在朗诵《美国》一诗时,其咬牙切齿、挥拳顿足之态,似要将愤怒懊恼之情宣泄而出。孙建也曾在谈论金斯伯格诵唱布莱克的诗歌时说:“吟唱中,他时不时停下,说出拍点;唱到激动时,他拍案顿足,气冲云天。”(90)金斯伯格的肢体语言密切配合着其诗歌表演,直观地传达了字词及作品的意义与情感,更易唤起听众的情感共鸣,增强诗歌朗诵表演的感染力与动态视觉效果。

## 二、金斯伯格诗歌朗诵表演对美国当代诗坛的影响

诗歌朗诵表演始于诗歌艺术形成之初,在文字出现之前,诗歌主要通过吟唱的方式进行创作与传播,并一度以表演的形式搬上舞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Poetics)中曾提到,古希腊时期,表演者借助肢体动作和乐器演奏对诗歌进行吟唱表演。随着文字的出现和印刷术的普及,诗歌开始由口头传播转向书面流传,诗歌口头吟诵表演日渐式微。这一情形在19世纪的美国,随着诗歌朗诵风气的兴起而有所改变。这时的诗歌朗诵主要是由非诗人身份的人群推动,以公众人物、学生对经典作品的诵读为主,主要作为“一种教育形式或社会活动”,在学校和文化沙龙等场所展开(Wheeler 8),或者是作为朋友、家人间的一种娱乐活动。到了20世纪,诗人朗诵自己的作品逐渐盛行,如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休斯(Langston Hughes)等诗人,常在公共场合向大众朗诵自己的诗歌作品。20世纪中期,垮掉派诗人将诗歌从文学的讲台重新搬回街头,使诗歌朗诵表演成为大众文化娱乐活动,而阿什贝利(John Ashberry)认为,在诗人从印刷书页走向朗诵大厅的运动中,金斯伯格是主要推动人物(转引自Schumacher 635)。

金斯伯格在大学期间结识了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等垮掉派核心成员,转而从事文学创作。他学习写诗,模仿雪莱、多恩(John Donne)和T. S. 艾略特的诗风,给文学杂志写评论,还获得过诗歌奖。然而,金斯伯格模仿学院派诗歌风格写出的诗歌晦涩难懂、过于抽象,情感上十分虚假。于是,他想“寻找一种真正适合自己的风格、形式和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Raskin 84)。20世纪50年代,金斯伯格摒弃了艾略特的“非个性化”诗歌理念,转而在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 和惠特曼 (Walt Whitman) 的诗歌主张中找到了共鸣。他学习威廉斯用日常口语来描述生活和表达激情, 继承了惠特曼诗歌中的声音和口头传统<sup>[2]</sup>。1955年, 金斯伯格在旧金山六画廊的诗歌朗诵会上首次公开朗诵了《嚎叫》一诗, 以自由、张扬、粗狂的诗风, 将诗歌从学院派的矫揉造作中解放出来, 并“重新恢复了诗歌的口头形式”(Schumacher 216)。

金斯伯格的诗歌朗诵表演将诗歌与朗诵、吟唱、音乐等口头表演艺术紧密结合, 使诗歌从书面艺术转向口头艺术, 最终回归到诗歌的本义, “抒情诗”这个词的原意是竖琴伴奏的音乐——在希腊时期, 诗和歌是一回事。金斯伯格在50年代的诗朗诵是对诗歌声音和口头传统的回归, 使诗歌成为了他所声称的“某种‘用嘴巴写成’的东西”(博尔 500)。60年代的金斯伯格常对诗歌加以吟唱表演, 并将“诗歌发展为长呼吸式的吟唱”(McKenzie 73)。到了70年代, 诗人热衷于将音乐融入到诗歌创作与表演中, 希望“和迪伦一起将下一代的诗歌由吟唱转向歌曲, 将诗歌作为歌曲回归大众”(73), 例如金斯伯格在迪伦 (Bob Dylan) 作曲和吉他伴奏下演唱的诗歌《呕吐特快专线》(“Vomit Express”), 以及由金斯伯格创作、迪伦演唱的《九月的杰索尔大道》(“September on Jessore Road”)。金斯伯格的诗歌朗诵表演通过强调诗歌的口头表演, 以对诗歌本质的回归和发展, 反拨了学院诗派的形式主义。博尔 (Gordon Ball) 在谈及金斯伯格的“遗产”时说道, “当今诗歌的表现或者说表演方式同以前迥然不同。金斯伯格在舌头和呼吸中捕捉诗意/诗句, 他对音乐的酷爱让我们得以阅读更富于表现力并且强调口头和表演的诗句, 极具艺术魅力: 史密斯, 安德逊和沃德曼对这种主张身体力行。诗歌已不再是学院派的专利”(496)。

金斯伯格主张“诗歌语言应来自口语, 能吟唱、注重节奏、富于抒情、便于朗读”(Preface 12), “诗歌回归到其本义, 要接纳口语, 要能朗诵又能演唱”(文楚安 3)。以金斯伯格为代表的垮掉派诗人提倡用日常口语写诗, 他们的诗歌通俗易懂、口语化特点明显, 也被称作街头诗歌 (street poetry), 他们“使诗歌走出教室, 走出书本, 突破语言禁忌, 回归街头”(郑燕虹, 《劳伦斯·费林盖蒂》3)。通过对诗歌口头表达的回归, 垮掉派诗人恢复了纸质文本之前口头诗歌对声音的强调, 使诗歌更适合吟唱与口头表演。雷克思罗斯 (Kenneth Rexroth) 认为: “把诗歌从大学教授和墨守成规者的手中夺回来,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就是想把诗歌变成表演艺术的一部分。”(转引自 Birch and Hooper 1324) 垮掉派诗人常常举办和参加各种诗歌朗诵会, 进行诗歌朗诵表演; 他们致力于将诗歌从学院派手中解放出来, 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广泛而持久的口头诗歌复兴运动, 自白派代表诗人罗伯特·洛厄尔 (Robert Lowell) 听到金斯伯格朗诵《嚎叫》, 放弃追随新批评派, 将诗歌简化, 并大量使用自由韵律、日常习语, 从个人经验和日常生活中寻找素材, 还在朗诵时即兴修改, 以便观众能够听懂他的诗 (郑燕虹, 《罗伯特·洛厄尔》123)。以金斯伯格为代表的垮掉派和以罗伯特·洛厄尔为代表的自白派等诗歌流派的兴起和发展, 推动美国诗歌从以艾略特 (T. S. Eliot) 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潮走向以威廉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诗潮。

金斯伯格的诗歌朗诵表演对美国当代诗歌走向大众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日常口语词汇的应用, 语言声音与文字意义的结合, 以及对现实生活的表达与反映, 金斯伯格的诗歌缩短了大众与诗人之间的距离。他极具感染力的诗歌朗诵表演使诗歌再次直面大众, 并使

大众成为诗歌朗诵活动的直接参与者。雷克思罗斯认为，“金斯伯格对《嚎叫》的朗诵重现了文字出现之前诗人和观众之间的关系”（141）。在六画廊的诗歌朗诵现场，金斯伯格“不是在向看不见的读者与听众进行表演，而是主动与观众和其他表演者、参与者进行互动和交流”（Bernstein 17）。诗人每朗诵完一个句子，观众就应和着诗人的节拍呐喊着：“跳！跳！跳！”他的《嚎叫》朗诵不仅使“诗歌朗诵表演成为了全美乃至世界性的文化活动”，也使“强调诗人与观众互动的诗歌朗诵表演开始迅速兴起”（Raskin 7, 216）。例如 80 年代在芝加哥兴起的“诗歌大满贯”（Poetry Slam）活动，让观众依据诗人的朗诵表演来评判诗歌的高下，打破了诗人和观众之间的隔阂与障碍，大众开始摆脱单一的读者身份，积极参与到诗歌朗诵活动中，与此同时，诗歌朗诵表演也在迎合观众审美的过程中进一步走向大众化。

### 三、金斯伯格诗歌朗诵表演的社会意义

金斯伯格认为，“新诗的突破在于社会意义上的突破，亦即最终在政治上的突破”，而“就引发和催生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而言，[金斯伯格]比历史上任何一个诗人所起的作用都大得多”（*Deliberate Prose* 266, 16）。金斯伯格诗歌的社会作用主要是通过其诗歌朗诵表演来实现的，这种口头表演形式较传统书面表现形式更能对大众意识产生影响。“当诗用蓝调音乐、名歌、伍迪·格斯里或滚石音乐表达出来时，诗就成为了美国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183）。阿尔加林（Miguel Algarin）认为，“当代表演诗人已经将口语诗歌运动卷入到了政治当中，政治和诗歌之间的界限不再”（Algarin and Holman 10）。金斯伯格亦将诗歌朗诵表演视作一种政治方式和手段，在与弗雷克斯（Clint Frakes）的一次访谈中，金斯伯格提到了他如何通过诗歌朗诵表演来展现诗歌的政治目的。当时诗人在拜访朝鲜，被禁止批评当地的一项法律政策，他当场进行即兴的诗歌创作与朗诵表演，以谴责政府这一侵犯人权的禁令（*Spontaneous Mind* 537）。相较于书面形式的诗歌，金斯伯格的诗歌朗诵通过口头表演的形式、直观的表达手段，使诗歌直面大众，对大众意识产生了直接而广泛的影响，更好地实现了其诗歌的社会意义和政治目的。

金斯伯格的诗歌朗诵表演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对美国社会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称霸全球野心的驱使下，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实施冷战政策，对内则加紧思想控制，反共思想大行其道，麦卡锡主义将之推向高潮，焦虑、多疑和恐慌的情绪弥漫在美国社会和家庭中。《嚎叫》就是对当时保守社会和高压政治的控诉与反叛，霍夫曼（Tyler Hoffman）在评价金斯伯格的首次《嚎叫》朗诵时说道，“在六画廊的那一晚令大部分观众印象深刻的是隐藏在口语化的字词和身体中‘反叛性’的政治力量，对国家官僚生活的反抗”（129）。诗人近乎疯狂的、声嘶力竭的诗歌朗诵表演给当晚在场的观众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麦克卢尔（Michael McClure）称在金斯伯格的朗诵中感受到“人的声音和身体撞击了美国的坚壁及其支持的陆军和海军、高等院校、学术机构、所有制和权力支持的基础”（15）。听众在金斯伯格的嚎叫和歇斯底里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震撼，仿佛听到了

革命的号召。六画廊的诗歌朗诵“对人们的政治和社会意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Morgan 209), 吹响了 60 年代反文化运动的号角, 人们开始通过对“正统体制”的反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金斯伯格的《嚎叫》朗诵不仅对美国战后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影响, 还打破了冷战时期文化间的界限, 鼓励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反叛 (Schumacher xx)。

金斯伯格的诗歌朗诵表演探索并展现了声音中蕴含的巨大潜能, “练习在别人面前大声地吟唱或朗诵,” 使诗人“深切体会到意想不到的声音运用给我带来的乐趣”, 随之而来的则是“意识形态领域内也随之会发生变化——革命、永生以及死亡”(Deliberate Prose 258)。在 60 年代美国对越战争期间, 金斯伯格意识到美国政府操控媒体、利用语言来控制大众意识, 以获取他们对战争的支持<sup>[3]</sup>。诗人则通过诗歌朗诵表演, 利用语言和声音的力量, 来唤起民众的和平反战意识。1965 年, 他在阿尔伯特皇家音乐厅朗诵《对谁友善》(“Who be Kind to”), “强调了声音中所蕴藏的潜能: 经由仪式创造交流, 唤起和平, 用一种世俗而非武力的方式去武装自己”(Wheeler 166)。对金斯伯格而言, 这首诗的作用就“如同一架电话”(166), 诗人的声音将不同时空的人们联结起来, 通过反复吟诵排比句式“对……友善”, 来唤起大众团结友爱的情感体验。而经由曼特罗吟诵的“音振”, 诗人则意图唤起大众的和平意识, 以最终实现结束战争的目的, “我放声高歌, /让曼特罗成为美国的语言, /我在这儿宣布结束战争”(Collected Poems 419)。因曼特罗能传递出灵魂的共鸣、和谐及希望, 进而能使人心神平静, 消除憎恶 (Deliberate Prose 148), 它也常被金斯伯格用来解决社会冲突。在 1968 年的芝加哥反战集会上, 金斯伯格在现场陷入骚乱和暴动之际, 立马以冥想打坐的姿势席地而坐, 开始吟诵“唵”, 慌乱的群众受到鼓舞, 开始聚集在金斯伯格周围, 并加入吟诵, 使现场紧张的氛围缓和下来, 有效阻止了暴乱的发生。有评论家认为金斯伯格在 60 年代的诗歌朗诵表演和他所提倡的和平反战游行在促使越战结束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的诗歌朗诵表演有力地反抗了美国 60 年代的战争政治。

金斯伯格在各种社会活动和政治集会上进行诗歌朗诵表演, 并积极利用大众传播媒体, 将之扩大为社会舆论事件。《嚎叫》朗诵的成功及其审判案所带来的轰动性影响使金斯伯格清楚地认识到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 一旦诗歌成为社会舆论事件, 更能引发当代大众意识的改变。1978 年夏天, 金斯伯格为了抗议核武器和军备竞赛, 让大众更多地了解到核能对环境及社会公共安全所带来的危害, 他创作了《幽冥颂歌》(“Plutonian Ode”)一诗。他在这首诗中使用了大量表演性呼语, 如, “我大声呼喊”“我吟唱”“我说出”“我吼到”等, 希望通过诗歌朗诵表演, 来扩大人们日益增长的反核情绪, 呼吁大众阻止核能的扩散。诗歌刚创作完不久, 为了阻止火车进入位于洛基弗拉茨的核武器工厂, 他在科罗纳多洛基弗拉茨的铁轨旁朗诵了这首诗歌。诗人接着更是静坐在铁轨上, 用自己的身体来阻止运钚火车的通过。因此被捕后, 金斯伯格要求在法庭上朗诵该诗, 以之为无罪辩护。诗人的这些抗议行为吸引了大量新闻媒体的争相报道,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Schumacher 631)。《幽冥颂歌》的朗诵也被制作成录像, 伴随着诗人激昂的朗诵, 展示了模拟地球毁于核弹的场景; 朗诵还被录制成光碟, 内置在文学杂志中一同发售。诗人的这些努力促使大众对核能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 鼓舞了更



大范围内的反核运动。随着各种针对核武器、核能抗议运动的层出不穷，加之世界范围内核事故的不断发生，洛基弗拉茨核武器工厂最终于1989年关闭。在这一过程中，金斯伯格的诗歌朗诵表演和抗议活动所带来的社会舆论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诗人积极地利用大众媒体的影响力，通过录制唱片、拍摄视频、参加节目等方式来传播自己的诗歌，以更好地利用诗歌朗诵表演来实现其诗歌的社会影响。

金斯伯格的诗歌朗诵注重呈现诗歌语言的内在节奏和自然韵律，以增强诗歌表演的节奏感和音乐性。诗人在表演时灵活应用声音，着重使用吟唱，强调音乐的运用，配合自己的呼吸节奏与肢体语言，使诗歌的意义与情感要素通过极富感染力的视听体验而非书面阅读传递给观众，是对诗歌口头传统的回归与发展。金斯伯格将诗歌从学院诗派及新批评所强调的美学功能中解放出来，以独特的视听艺术和反叛的姿态，推动了美国诗歌的后现代转向，影响了美国当代诗歌风格及大众诗歌品味，并为后来的“口语诗歌运动”“诗歌大满贯”“说唱诗”等诗歌朗诵表演形式或运动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使美国当代诗坛焕发了新的活力与光彩。金斯伯格的诗歌朗诵表演亦使其诗歌创作走向了大众诗学，将文学从新批评的语境中释放出来，将诗歌与社会大众重新连接起来，赋予诗歌以历史责任和社会使命。他的诗歌朗诵表演常将私人化的主题与社会事件联系在一起，既是对诗人内心思绪与自我感受真诚坦率的表达，亦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诗歌融入社会意识，成为文化间的纽带。如金斯伯格的代表作《嚎叫》，“它在改变美国诗歌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让诗歌更加个性化，更加坦诚，更类似于表演艺术；通过在冷战高峰时期打破文化之间的界限；通过鼓励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反叛——从旧金山到哈瓦那，从纽约到墨西哥，《嚎叫》在改变世界上也起到了小部分作用”（Raskin xx）。通过对大众文化载体的利用，如广播、电视、音像等，他的表演亦是对传统出版文化的一次挑战和变革，“证实了他可以举世闻名而又不依靠出版行业为生”（Taylor 9）。对于金斯伯格而言，诗人要更好地传递自己的声音，实现诗歌的交流、沟通、政治和社会作用，就要回归和发展诗歌的口头传统，将诗歌转化为口头的、大众的、文化的、社会的朗诵表演活动。他认为未来的诗人将“坐在录音室里大声朗读他的诗句并通过电影、电视、剧院的形式让更多耳朵听到：‘未来的诗人！演说家，歌唱家，未来的音乐家’。”（*Deliberate Prose* 287）

#### 注释 [Notes]

- [1] 每节诗三行，节奏上，每行为四个节拍，三行则总共十二节拍，故称“十二节拍布鲁斯”。参见 Jean Ferris, *American Musical Landscape*, McGraw-Hill, 2014, p. 150.
- [2] 金斯伯格视惠特曼为口头诗人，并宣称自己为惠特曼的传人，参见 Ginsberg, *Journals: Mid - Fifties, 1954-1958*, edited by Gordon Ball, Harper Collins, 1995, p. 91.
- [3] 金斯伯格在《维基塔箴言》中写到，“语言已经被滥用/出于广告和宣传”，它是“黑色的魔力语言”，是由“权力体制”写就的（*Collected Poems* 414）。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Algarin, Miguel, and Bob Holman, editors. *Aloud: Voices from the Nuyorican Poets Caf e*. Macmillan, 1994.
- Ball, Gordon. "Beat Legacy, Connections, Influences: Allen Ginsberg." *Allen Ginsberg: Selected Poems 1947-1997*, translated by Chu'an Wen, Si'chuan Art and Literature, 2001, pp. 496-505. [博尔:《艾伦·金斯伯格:“垮掉一代遗产”,联系及其他》,载文楚安译《金斯伯诗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第496-505页。]
- Bernstein, Charles, editor. *Close Listening: Poetry and the Performed Word*. Oxford UP, 1998.
- Birch, Dinah, and Katy Hooper, editors. *The Concis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UP, 2012.
- Chen, Xiangchun. *Chanting Verse and Teaching Poetry*. Northeast Normal UP, 2013. [陈向春:《吟诵与诗教》。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Ginsberg, Allen. *Allen Verbatim: Lectures on Poetry, Politics, Consciousness*. Edited by Gordon Ball. McGraw Hill, 1974.
- . "I'm Banned from the Market Place of Ideas in My Own Country." *The Progressive*, 1 Aug. 1994, www.thefreeibrary.com/Allen+Ginsberg%3A+%27I%27m+banned+from+the+main+marketplace+of+ideas+in+my...-a015667756.
- . *Deliberate Prose: Selected Essays 1952-1995*.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2001.
- . *Spontaneous Mind: Selected Interviews 1958-1996*. Edited by David Carter. Harper and Row, 2001.
- . *Allen Ginsberg: Collected Poems 1947-1997*.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2007.
- . Preface. *Allen Ginsberg: Collected Poems 1947-1997*.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2007.
- He, Xianglin. "Memorable Ginsberg." *Foreign Literatures*, no. 2, 1998, pp. 22-30. [贺祥麟:《难忘金斯堡》,载《国外文学》1998年第2期,第22-30页。]
- Hoffman, Tyler. *American Poetry in Performance: From Walt Whitman to Hip Hop*. U of Michigan P, 2011.
- James, George-Warren, editor. *The Rolling Stone Book of the Beat Generation and the Beats*. Rolling Stone, 1991.
- McClure, Michael. *Scratching the Beat Surface: Essays on New Vision from Blake to Kerouac*. North Point, 1982.
- McKenzie, James. "An Interview with Allen Ginsberg." *First Thought: Conversations with Allen Ginsberg*, edited by Michael Schumacher, U of Minnesota P, 2017, pp. 62-91.
- Miles, Barry. *Ginsberg: A Biography*. Simon and Schuster, 1989.
- Morgan, Bill. *I Celebrate Myself: The Somewhat Private Life of Allen Ginsberg*. Penguin, 2006.
- Raskin, Jonah. *American Scream: Allen Ginsberg's Howl and the Making of the Beat Generation*. U of California P, 2005.
- Rexroth, Kenneth. *American Poet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erder and Herder, 1971.
- Schumacher, Michael. *Dharma Lion: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Allen Ginsberg*. St. Martin's, 1994.
- Snyder, Gary. *On Bread and Poetry: A Panel Discussion with Gary Snyder, Lew Welch and Philip Whalen*. Grey Fox, 1977.
- Sun, Jian. "Recollection of Several Anecdotes of Allen Ginsberg." *X-Rays America: Ginsberg Forum*, edited by Chu'an Wen, Si'chuan Art and Literature, 2002, pp. 86-90. [孙建:《寒冬里的一股热流:忆艾伦·金斯伯格二三事》,载文楚安编《透视美国:金斯伯论坛》(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第86-90页。]
- Wen, Chu'an. Preface. *X-Rays America: Ginsberg Forum*, edited by Chu'an Wen, Si'chuan Art and Literature, 2002, pp. 1-12. [文楚安:《说不尽的金斯伯格:序言》,载文楚安编《透视美国:金斯伯论坛》(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第1-12页。]
- Taylor, Steven. *The Allen Ginsberg Audio Collection*. Harper, 2004.
- Wheeler, Lesley. *Voicing American Poetry: Sound and Performance from the 1920s to the Present*. Cornell UP, 2008.
- Zheng, Yanhong. "Ginsberg's Spontaneous Method of Writing."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no. 6, 2017, pp. 100-103. [郑燕虹:《金斯伯格的自发式创作》,载《外语教学》2017年第6期,第100-103页。]
- . "Poetic Ideas and Practice of Lawrence Ferlinghetti."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o. 2, 2017, pp. 1-8. [郑燕虹:《劳伦斯·费林盖蒂的诗学观念与诗学实践》,载《外国语言与文化》2017年第2期,第1-8页。]
- . "A Research on the Change in Robert Lowell's Writing Style."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 2, 2018, pp. 120-27. [郑燕虹:《罗伯特·洛厄尔的创作风格转变之探讨》,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18年第2期,第120-27页。]

## 《幽灵路》中他者对英帝国空间政治的抵抗

◎ 霍甜甜 陈世丹

**内容提要:** 英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帕特·巴克的《幽灵路》将英帝国的殖民空间、战争空间和战时医院进行并置书写,呈现出英帝国在殖民空间通过殖民暴力制造等级性空间、在战争空间利用国家父权意识形态操控个人、在战时医院利用例外状态制造赤裸生命的空间政治图景。幽灵所表征的殖民地人民、牺牲军人和战时医院病人都身处异质空间,以越界、在场、叙述、身体反抗等形式抵抗英帝国空间霸权,并向帝国中心地位发出呐喊和控诉。巴克借用幽灵这种手法巧妙揭露英帝国各种政治权力对生命的压迫,揭示他者的抵抗从而引发对霸权主义的审视,这对研究新时期资本主义的霸权政治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 殖民空间 战争空间 战时医院 他者 抵抗 空间政治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4-0039-10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19XNH107);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总论”(16XNLG01)

**作者单位:** 山西农业大学基础部,山西 太谷 030801;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4.005

**Title:** The Other's Resistance to the British Empire's Spatial Politics in Barker's *The Ghost Road*

**Abstract:** The British postmodern writer Pat Barker's *The Ghost Road* juxtaposes colonial space, war space, and the war hospital, presenting a panorama of the British Empire's spatial politics, in which the Empire constructs the hierarchical spatial order in the colonial space through employing colonial violence, controls individuals in the war space through practicing state patriarchal ideology, and produces bare life through utilizing the mechanism of a state of exception in the war hospital. The ghost, representing the colonized, the dead soldier, and the patient in the war hospital, resists the British Empire's spatial hegemony by violating borders, being present, narrating, and bodily resisting, and cries out against the British Empire's oppression and to examine its hegemony, which is significant for our study of the political hegemony of capitalism in a new era.

**Keywords:** the colonial space, the war space, the war hospital, the Other's resistance, the spatial politics

**Authors:** Tiantian Huo, Lecturer, Department of Basic Sciences,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gu, China; Shidan Chen,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帕特·巴克 (Pat Barker) 是“英国当代最重要和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Brannigan 2)。她的代表作《重生三部曲》(*Regeneration Trilogy*) (包括《重生》[*Regeneration*]、《门中眼》[*The Eye in the Door*]、《幽灵路》[*The Ghost Road*]) 是书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杰作, 被誉为“英国小说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Yousaf and Monteith xi)。《幽灵路》于 1995 年获得布克奖, 并入围布克奖 40 周年最佳小说短名单。小说采用空间并置的手法, 将虚构人物普莱尔在法国前线所记的日记, 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神经学家和精神科医生里弗斯在英殖民地美拉尼西亚 (Melanesia) 做人类学田野调查时的经历, 以及里弗斯在英国国内战时医院工作发生的故事进行共时书写。评论家沙道克 (Jennifer Shaddock) 认为学界对《幽灵路》中地理空间的展开探讨不足: “评论家很少关注到三部曲中逐渐展开的空间地理范围, 尤其在最后一部《幽灵路》中, 小说空间不仅覆盖了英国、法国, 还覆盖了英殖民地美拉尼西亚。”(658) 实际上, 美拉尼西亚代表的殖民空间、法国前线代表的战争空间和战时医院代表的例外状态 (state of exception) 均是英帝国霸权的异质空间 (heterogeneous space)。巴克将这三种空间交错并置, 在透视英帝国通过殖民统治、意识形态规训和生命政治实行帝国空间霸权的同时着重凸显由“幽灵”表征的殖民地人民、被迫牺牲的军人及被隔离的病人们对英帝国空间霸权的抵制与反抗, 揭示“他者”重构异质杂糅、多元共存、开放流动社会空间的努力和实践。

## 一、殖民空间中殖民地人民的抵抗

福柯 (Michel Foucault) 在《他者空间》(“Of Other Spaces”) 中指出, 异质空间是权力通过空间规划压迫和统治他者的产物。“我们居住的空间, 是使我们异化的一种空间, 也是使我们被侵蚀的空间, 我们的时间和历史在其中展开。这种禁锢和侵蚀我们的空间, 本质上是异质空间”<sup>[1]</sup> (23)。可见, 异质空间不仅指物理意义上的空间, 还指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关系。“这些关系确定了相互间不能缩减、彼此不能重合的位置” (23)。也就是说, 我们生活在一系列的权力关系之中, 这些关系才是物理空间格局排列组合潜隐的等级秩序实质。福柯还举例说监狱、妓院、墓地、精神病医院、军营、殖民地等都属于异质空间 (25)。

殖民地作为异质空间的“极端类型”, 是被创造出来的另一个空间, 但同时又是一个绝对真实且又“完美”的空间。殖民地可以达到比殖民者原来的国家更为“完美”, 是因为它是被设计出来的, 比如殖民地的建筑风格、广场、街道、教堂、学校、墓地位置的排列, 甚至殖民者家庭的组成、子女的数量、工作和休息的时间等也都可以被设计好。所谓“空间完美设计”的背后则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无处不在的监管, 而监管的实质是两者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幽灵路》中的美拉尼西亚是典型的殖民地异质空间。

《幽灵路》讲述了英帝国在 20 世纪初通过强权统治和文化殖民在南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群岛构建异质空间和等级性空间秩序的历史。在美拉尼西亚的爱迪斯敦岛 (Eddystone) 上, 部落之间有战斗和猎杀的习俗。猎杀结束后, 得胜方将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 年轻男女在庆

祝中会产生强烈的性冲动并逾越常规发生性关系，这是岛上人口繁盛的重要原因。英殖民者担心这种风俗可能会引起动乱，也担心这会破坏岛上各方势力的平衡，使某个部落势力过于强大，从而威胁其统治，因此对这种猎杀活动进行残酷镇压。“英国人的炮艇会从海岸开过来，接着他们会在村子放火、砍树、杀猪、毁庄稼，吓得尖叫的女人和小孩被赶进草丛，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不会不知道”（Barker 185）。随着猎杀活动被取缔，人们被限定在规定的区域内，很多青年变得无所事事、颓废、忧郁，甚至丧失生活意志。最终，岛上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民族和文化面临灭绝的危机。空间表征的是权力关系，而美拉尼西亚作为英殖民者规训和编码的对象，显然是被殖民权力压迫和边缘化的异质空间。

异质空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被压迫和被建构的空间；另一方面是反抗和主动建构的空间，具有对现存空间秩序违抗、颠覆和超越的政治功能。“异质空间存在于任何一个文化或文明中，构成了社会的根基。这些空间更像是一些‘反空间’，它们是内在于每一种文化中‘有效的乌托邦’，并在特定文化中共时性地表现、对比、颠倒了现实”（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24）。美拉尼西亚既是被镇压的场所，也是抵抗和斗争的场所。来自岛上“禁闭屋”的女鬼马帖挑战了英帝国的空间秩序。马帖是岛上最凶狠的恶鬼，她的凶狠尤其表现在性方面。被马帖缠身的男性生殖器都会萎缩，因此当地人提到她都害怕。“禁闭屋”暗指美拉尼西亚被边缘化的境遇，也就是“反常异质空间”（the heterotopia of deviation）（25）。所谓“正常”是西方的标准，凡是不符合西方标准的都被拒斥为“反常”，美拉尼西亚就是西方霸权下被关了“禁闭”的反常空间。马帖逃出禁闭屋是对英帝国构建的等级空间的越界，她把殖民统治的性改造成反抗的场域，成功使殖民者所处的“中心”发生内爆。同时女鬼的性旺盛与美拉尼西亚的性衰退构成萨义德（Edward Said）所说的“帝国主义和对它的抵抗”（51）之间的对位，反讽殖民者主导的社会秩序，试图打破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压迫和被压迫的等级关系。

美拉尼西亚不只是英帝国强权统治的对象，还是其施加认知暴力的对象。这种认知暴力体现在英帝国人类学家里弗斯的研究中。殖民者为维护殖民地社会安定，派出专人对殖民地社会文化、风俗等进行研究，由此形成人类学学科，人类学服务于殖民统治。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认为西方学科知识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共谋植根于认识论层次，即“帝国主义的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 of imperialism）”（251），西方科学话语以所谓“真理性”“客观性”“普遍性”对殖民地文化进行排斥，以证明西方的优越性。里弗斯用田野调查法研究美拉尼西亚社会，以彻底摸清当地社会结构，从而为英帝国对殖民地的统治提供人类学依据。虽然他声称“自己和搭档侯卡特是岛上除一些传教士以外唯一没有带枪的白人。而且尽管他们知道岛上被茂密的灌木丛覆盖，带把砍刀会对自己有利，但他们依然选择不带刀，也没有携带任何会被当成武器的东西”（Barker 233），但他的人类学研究就是殖民的一种武器——收集、解释数据，并将其调查数据和结论写入人类学著作，这实际是对非西方他者的总体化和本质化，强化了西方对他者文化的优越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典型表现。

在调查过程中，美拉尼西亚的鬼洞以其神秘性引起里弗斯的关注。鬼洞——帕纳凯如石

洞 (the cave at Pa Na Keru) 位于岛上最高位置, 是鬼魂居住的场所。里弗斯对鬼洞的考察极其重视, 并在“巫医”恩吉鲁的带领下亲自考察了鬼洞。二人在鬼洞里被蝙蝠缠住, “在他们身后, 黑压压的蝙蝠从黑云中涌出, 黑云卷起上升, 就像在水中伤口流出的血。他们震惊了, 旋即陷入沉默, 转头盯着看, 足足一分钟之后, 蝙蝠群才逐渐从汹涌的潮流减少成细流一般” (Barker 167), 在此情形下, 里弗斯发现“自己抓紧了恩吉鲁的手。他感到 [……] 不是因震惊而迷乱, 而是就像外壳被剥掉, 破壳而出, 赤裸裸地与大地接触” (167)。“被剥掉了外壳与大地直接接触”具有强烈的隐喻意义, 暗指里弗斯怀疑自己是殖民统治的帮凶, 意欲摆脱帝国意识形态的束缚。可见, 鬼洞促成了里弗斯的顿悟。事实上, 无论是女鬼还是鬼洞, 表达的都是美拉尼西亚人民对英殖民者的抵抗。正如里弗斯自己意识到“幽灵的问题其实都是活人想问的问题, 这些问题借幽灵之口说出, 使问题更为急迫和有力” (211-12)。“幽灵”表征的美拉尼西亚是无法被同一化和总体化的他者, 抵制了帝国主义的认知暴力。

里弗斯在鬼洞中握紧恩吉鲁的手, 表示他不再将自己和恩吉鲁视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 而是平等的关系。沙道克认为, “里弗斯和恩吉鲁在洞穴中的经历标志着重大转变。这次握手使里弗斯从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中解脱出来, 并从殖民地他者的视角来理解自我, 从而超越自我优越性, 并将不同的文化信仰交织在自己日后的医学实践和政治实践之中” (666)。里弗斯的“重大转变”体现在从殖民地“局内人”的视角重新审视殖民主义。他说: “自己和这里的人对彼此的社会都不理解。年轻的白人‘长者’在土著人面前颂扬西方的价值观, 贬低部落的价值观。当他意识到这儿, 那套桎梏人的道德规则、社会规则和理性, 瞬间崩塌。他就像一无所有、四处漂泊的人一样处于自由落体状态。” (Barker 119-20) 在此, 里弗斯深刻批判英帝国自诩为万物的标尺, 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者, 以道德之名为他者立法的暴力。

列维纳斯 (Emmanuel Levinas) 将伦理定义为“由他者的在场造成对自我自发性的质疑” (43), 他呼吁自我面向他者, 尊重他者, 并为他者担负起绝对的责任。从里弗斯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者对自我伦理责任的召唤。里弗斯在与他者的共处中, 抛弃自我的中心地位, 转而迎接他者, 并在学术生涯后期, 反思西方科学思维, 将主体性问题纳入学术研究范畴, 深入思考平等对待他者的问题。他在 1922 年主编的《美拉尼西亚人口减少的论文集》 (*Essays on the Depopulation of Melanesia*) 中, 详细描述了英帝国主义对美拉尼西亚的肆意掠夺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最后, 他还从原来隐遁的学者形象转变为热衷于公众事务的知识分子, 批判英帝国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阶级体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战争。以上表明, 美拉尼西亚以异质空间的他者身份抵抗西方中心主义, 并促进西方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反省, 对构建个体间平等的相互主体性伦理关系具有深层的伦理意义。

## 二、战争空间中被迫牺牲军人的抵抗

空间不是中性的, 而是充满着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

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永远是政治性和策略性的工具，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Lefebvre, “Reflections” 31）。《幽灵路》所写的战争空间不只是英军与德军在法国作战的场所，也是政治权力和统治关系流通的媒介，这个物理空间生动体现着英帝国的国家父权意识形态（state patriarchal ideology）。资本主义的进化就是父权制（康敏 112），国家作为国民“集体父亲”的象征、以国家父权的形式实行家长式统治。意大利心理分析学家肇嘉（Luigi Zoja）在《父性：历史、精神和文化的视角》（*The Father: Historic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中指出，“欧洲国家经受了独裁的社会现实，其独特体验受到了可怕的父亲的活生生的肉体折磨，被那个集体和历史的经验维度的父亲羞辱，早在一个世纪前，这个父亲就已经开始败坏私人领域”（219）。面对一战，英帝国将其美化为民族保卫战，以所谓的“爱国”思想规训军人，让他们为荣誉而战。在这种国家把控的“爱国”意识形态的侵蚀下，自称是“帝国之子”（Barker 175）的军人们将为国而战、为国牺牲视为个人的最高荣誉。

国家父权成了英帝国驯化“帝国之子”的符码系统。《幽灵路》中普莱尔在前线因目睹战友塔伍斯眼球被炸掉而精神遭受重击后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奎葛洛卡战时医院。里弗斯用弗洛伊德式的谈话疗法对其进行“治疗”，并不断用荣誉感和使命感来激发、鼓动他重回战场。事实上，普莱尔的精神创伤是对帝国战争的反抗，而里弗斯所代表的国家父权时刻监视着他，使他难以抵抗。“与其说是国家机器征用了圆形监狱体系，不如说国家机器建立在小范围的、局部的、散布的圆形监狱体系之上”（福柯，《眼睛》208）。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普莱尔都身处国家父权锻造的无形监狱中，表面上看普莱尔是自愿返回战场，实际是国家父权形塑的“被迫牺牲”。

国家父权构建的空间秩序成为主导和支配个人行为的压迫性力量，而个人空间实践则是其收编的对象。小说中普莱尔日记中记录的历史人物欧文（Wilfred Owen）是一战时期著名的反战诗人。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为国牺牲的甜美与荣耀，不过是古老的谎言。”<sup>[2]</sup>普莱尔以战友身份记录欧文从反战诗人变成杀人机器的过程：“我看到，在袭击中，他披着斗篷，戴着血面具，抓住一把机枪，近距离地对准机枪先前的主人，就像杀死水桶里的鱼一样容易。我不知道他在子弹射出时，是否看到了即将失去生命的那些灰色的、张嘴的面孔，这跟我在反击中杀死的那些面孔一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Barker 199-200）可见，如欧文在前线的绰号“幽灵”所暗指的，他在牺牲前已经变成一个被掏空了的“幽灵”。普莱尔虽然未对欧文作任何评价，但他已经开始怀疑战争的正义。他用反讽的口吻说：“瞧！我们是奎葛洛卡战时医院的成功案例！我们没记忆，我们没感觉，我们不思考除职责以外的任何东西。以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准而言（但现在，文明的定义何在？）我们都是骇人听闻的物体。”（Barker 200）“幽灵四处存在，连活人也早已成了幽灵”（46），普莱尔所叩问的是：个人何以成了幽灵，国家父权何以剥夺了人性这一最珍贵的东西。

普莱尔与欧文在停战前一周牺牲，暴露出国家父权铸造的战争空间充斥着个人被迫牺牲的命运。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中指出: 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牺牲, “只要个人被迫牺牲, 只要牺牲包含着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对立, 牺牲中就必然内含欺诈”(40-41)。美化非正义的战争, 假借正义之名行国家父权之实, 利用国家父权虚构个人牺牲对于国家、集体的意义, 这是英帝国对人民的欺诈。哈雷特的故事揭露了这种欺诈。哈雷特年仅十八岁, 对战争抱有很大的幻想, 希望成为驰骋疆场、为国效劳的英雄。但战役刚打响, 他就被流弹打穿脑袋后痛苦地死去, 他不但没有成为英雄, 反而成了炮灰。在弥留之际, 他大声呐喊: “不值得! 不值得!” (Barker 266)。这呐喊意味着他对荣誉的幻灭。普莱尔则直言“爱国心荣誉感勇气恶心恶心恶心”(257)。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四年零三个月, 伤亡三千多万人, 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 其中英国伤亡近两百万人。英帝国国家父权将千千万万的青年塑造为甘愿为国牺牲的主体, 使无数宝贵的生命沦为战争的牺牲品。

牺牲军人的幽灵表征的正是福柯所说的“活生生、脆弱、颤抖的历史”(Archaeology 18)。幽灵的言说打破了他者沉默和被言说的境遇, 直接挑战官方关于“正义战争”的话语, 并揭露帝国主义发动非正义战争、俘获个人生命的真相。“幽灵的游荡表明在我们普遍接受的历史表面之下还潜藏着另一种叙述。这一未被叙述的故事质疑了权威版本的历史”(Weinstock 5-6), 幽灵既是一种见证, 也是一种反抗。正如普莱尔所见, 很多士兵都在写作, “不只是写信, 还写日记和诗歌。单这个帐篷里就至少有两名诗人。为何而写? 你得问问你自己。我想, 书写意味着一种豁免。第一人称叙述者不会消失, 只要我们不停地讲述生命的故事, 我们就会活着”(Barker 115)。普莱尔、欧文、哈雷特这些小人物在战争的异质空间中, 颠覆英帝国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 获得一种被官方历史湮没的“豁免权”。

### 三、战时医院中病人的抵抗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认为, 在正常的政治秩序之外还存在一种例外状态, “例外状态是一种悖论性的情境, 是法律或法律需要被悬置的状态, 是法律与生命之间的无人地带”(张和龙 105)。个体在例外状态中不受法律保护, 成为主权权力直接捕获的对象, 沦为“赤裸生命”(the bare life)。赤裸生命即“被剥夺一切权力, 可以被随意杀死, 而行凶者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生命”(Agamben, *Homo Sacer* 103)。另一位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Robert Esposito)和阿甘本一样, 也将纳粹集中营作为生命政治和例外状态的典型, 并指出“纳粹主义不是一种政治哲学, 而是一种政治生物学, 一种生命政治, 一种控制生命(这种生命转向其对立面)的政治学, 因而是死亡的创造者”(71)。也就是说, 法被悬置的例外状态是一种“制造死亡”的现实空间——生命被隔离到政治共同体之外的空间, 成为赤裸生命。《幽灵路》中战时医院是英帝国主权权力与医学知识权力的合谋, 通过空间隔离, 将有反战意识、精神受创、无法作战的军人强行送到医院治疗, 直到他们恢复“正常”而重返战场。这些不能为英帝国继续效劳的军人们, 成了主权权力极力排斥和滥施暴力的对象。值得指出的是, 战时医院虽然不能直接等同于阿甘本和埃



斯波西托指认的纳粹集中营，但二者都是生命政治的产物，其差异在于集中营是直接“让人死”的赤裸暴力，而战时医院是控制病人身体的隐晦暴力，是例外状态常态化的表现。

在战时医院，医学知识表现为一种制造空间隔离的机制。小说中萨松向国会提交反战宣言，公开抗议英政府故意拖延战争。政府担心萨松的反抗言论激发公众的反战情绪，便令医学委员会将其诊断为精神病人，并强行将他送进奎葛洛卡战时医院进行隔离。萨松“被”精神病并“被”关进医院，他的法律主体地位被悬置，成为一个赤裸生命。英政府针对赤裸生命而进行的“合法管理”就是阿甘本所说的常态化的例外状态，具有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因素。“现代极权主义可以被定义为，透过例外状态的手段对于一个合法内战的建制。这个合法内战不仅容许对于政治敌人，也容许对于基于某种原因无法被整合进政治系统的整个公民范畴的物理性消灭。从此以后，故意创造出一种恒常的紧急状态（即便技术意义上可能并未宣告），便成为当代国家的重要实践之一，包括所谓的民主国家”（Agamben, *State* 5）。医院的病人成了“无法被整合进政治系统的公民”，他们是被“消灭”的赤裸生命。

主权利对生命的排除是一种“纳入性排除（inclusive exclusion）”（20），在排除生命的同时又将其纳入英帝国的生产体系。一方面，战时医院对“病人”使用电击、镭管、注射乙醚等进行治疗，使病人的身体沦为没有价值、卑贱的、可以被随便处置的赤裸生命；另一方面，又将病人作为收编和征用的对象。也就是说，“医治病人”是为了把他们重新当作战争工具来使用。里弗斯的“谈话”是一种治疗，更是一种话语权力，他的医学话语中渗透着政治权力，他既是医学权威也是政治权威。他的目的是唤醒这些病人的感受力，让他们直面那些创伤记忆，这样他们会变得更加坚忍，再回到战场就不容易再次崩溃。然而，有了感受力的军人比“杀人机器”更加敏感，更加容易崩溃，送他们上战场无疑于让他们送死，显示了主权生命政治与医学知识权力合谋对生命进行纳入性排除的逻辑。

身体并非政治暴力单向操控与塑造的对象，还是政治抵抗的场所，蕴含着解放政治的革命潜力，时刻准备冲破主权利力的钳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说：“空间和权力话语的真正核心是身体，是那个不能被化简、还原和不可被颠覆的身体。它拒斥那剥夺它与毁灭它的（空间与权力话语）关系的再生产。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身体更加脆弱、更加容易折磨吗？但是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它更具有反抗性吗？”（*Survival* 98）在里弗斯的治疗下，墨菲特的腿开始恢复，但就在能站立起来时，他感到自己“不上战场的唯一借口被无情掠夺了，现在他找不到替代物”（Barker 56）。墨菲特没有臣服于政治权力的强力，相反选择割腕自杀来抵抗主权对生命的征用。“正是依靠生命，通过生命的展现，权力才确立了它的统治；死亡却是权力的极限，是摆脱权力的时刻；死亡成为生存最隐秘的一面，是最私下的”（福柯，《性史》133）。墨菲特割腕却没有危及到生命，生命悬置于生与死之间，成了生命政治捕获不到的地带，以此抵制主权对身体的规划。“疯子”泰富尔上校也通过身体抵抗，实践了对生命政治的抵抗。他没有任何“病症”，但总是臆想自己的生殖器被护士阉割。生殖器被阉割隐喻生命被阉割，赤裸生命被主权利力蹂躏，泰富尔“无法被医治”的身体戳穿医院以“治疗”为名实行生命政治的幌子。

来自殖民空间、战争空间和例外状态中的“幽灵”戏剧般地在伦敦战时医院共时出现，共同发声来抵抗帝国主义的空间霸权，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家哈维（David Harvey）主张的“差异政治学”（胡大平 84）实践。“哈维理论探索的中心目标乃是从实践角度阐明人类空间观念的多样性，并试图通过它们之间的辩证张力来揭示改造环境的可能性，从而为新的政治实践打开视野和道路”（84）。小说结尾西班牙流感在伦敦战时医院到处传播，拥有支配权力的医生也成为病人，医生和病人身份变得模糊，都成为死神笼罩下的“幽灵”。例外状态与常规空间发生内爆，难以区分，例外状态失效。伴随着病人们齐声呐喊“不值得，不值得！”幽灵恩吉鲁出现在医院，用本族语言念诵咒语驱逐瘟疫和死神。此时，幽灵打破空间障碍，从边缘游走到中心，帝国中心地位被消解，并被改造成众生喧哗与他者共存之地。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马克思的幽灵》（*Specters of Marx*）中指出，“幽灵”即“那些尚未出生或已经死去的鬼魂——他们乃是战争、政治或其他各种暴力、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性别歧视或其他各种灾难的牺牲品，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压迫或任何一种形式的集权主义压迫的受害者”（2），同时“幽灵”“将我们引向了一种对于必然超越二元逻辑或辩证逻辑之外的事件的思考”（62），即幽灵表征对总体性和二元对立的解构。小说众多幽灵既是受压迫的他者的化身，又是反抗者化身。幽灵撕开了英帝国空间政治霸权的罅隙，以游离的解构形式摧毁帝国的同一性霸权，将帝国抽象空间改写为多元杂糅的开放空间，体现他者改造空间规划的政治实践。

《幽灵路》中殖民地人民在等级性空间遭受殖民暴力，军人在国家父权意识形态下被操纵，病人在战时医院的空间隔离中被迫成为赤裸生命，他们都是英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牺牲品。幽灵以有形和无形的解构方式，通过越界、在场、叙述、身体反抗等形式抵抗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殖民、压迫和欺诈，颠覆英帝国霸权的中心地位，从而将帝国抽象空间改写为多元杂糅的开放空间。幽灵表达弱者对英帝国霸权的反抗和对公平正义的呼唤，也表达弱者改造空间规划的政治实践及其可能性。实际上，幽灵还原了活生生的他者，在殖民空间、战争空间和例外状态中通过在场言说不断向帝国中心地位发出呐喊，要求其回应幽灵，为幽灵负责。幽灵表征的他者抵抗不仅是弱者的抵抗，更是对尊重他者伦理的呼唤。小说里弗斯后期的转变、军人对战争话语的改写和西班牙流感的蔓延使帝国中心地位瓦解，国家父权失效，例外状态内爆，幽灵实现解放和重生！巴克借用幽灵这种手法巧妙揭露英帝国各种政治权力对生命实在的压迫，揭示他者的抵抗从而引发对霸权主义的审视，这对研究新时期资本主义的霸权政治具有深远意义。

#### 注释 [Notes]

[1] 福柯在《他者空间》中还用到另外两个术语：“他者空间”（other space）和“异托邦”（heterotopia），这两个术语可以看作是异质空间概念的不同表述。

- [2] 这行诗句出自欧文的诗歌“为国捐躯甜美而光荣”(“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一诗。诗歌标题取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颂歌集》(Odes)中的同名诗句。贺拉斯写这行诗的本意是赞美为国牺牲的英雄,而欧文借用这句诗是对英帝国虚假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讽刺。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Agamben, Giorgio.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lated by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UP, 1998.
- . *State of Exception*. Translated by Xiping Xue. Northwest UP, 2015. [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 Barker, Pat. *The Ghost Road*. Penguin Group, 1996.
- Brannigan, John. *Pat Barker*. Manchester UP, 2005.
- Derrida, Jacques.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Translated by Yi He. China Renmin UP, 1999.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 Espósito, Robert. “Totalitarianism or Biopolitics?” Translated by Yaohui Liu.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no. 3, 2010, pp. 69-73. [埃斯波西托:《极权主义还是生命政治》,刘耀辉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3期,第69-73页。]
- Foucault, Michel. “Of Other Spaces.” Translated by Jay Miskowic. *Diacritics*, vol. 16, no. 1, 1986, pp. 22-27.
- .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Translated by Tingchen Zhang, et al.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ical Literature, 1989. [福柯:《性史》,张廷琛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
- . *The Eyes of Power, Interviews with Michel Foucault*. Translated by Feng Yan.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1997. [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A. M. Sheridan Smith. Routledge, 2002.
-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Edited by Gunzelin Schmid Noerr, translated by Edmund Jephcott. Stanford UP, 2002.
- Hu, Daping. “Harvey's Space Concept and Historico-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Social Science Journal*, no. 6, 2017, pp. 79-86. [胡大平:《哈维的空间概念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载《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6期,第79-86页。]
- Kang, Min. “Violent Nature of Capitalist Patriarchy: View from Eco-Feminism.” *Studie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36, no. 3, 2019, pp. 111-16. [康敏:《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暴力本质——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9年第36卷3期,第111-16页。]
- Lefebvre, Henri.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 *Antipode*, vol. 8, no. 2, 1976, pp. 30-37.
- .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ranslated by Frank Bryant. Allison and Busby, 1978.
- Levinas, Emmanuel.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Translated by Alphonso Lingis. Martinus Nijhoff, 1979.
- Said, Edward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Vintage, 1994.
- Shaddock, Jennifer. “Dreams of Melanesia: Masculinity and the Exorcism of War in Barker's *The Ghost Road*.” *Modern Fiction Studies*, vol. 52, no. 3, 2006, pp. 656-75.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Critical Inquiry*, vol. 12, no. 1, 1985, pp. 243-61.
- Weinstock, Jeffrey. *Spectral America: Phantoms and the National Imagination*. U of Wisconsin P, 2004.
- Yousaf, Nahem, and Sharon Monteith. “Introduction: Reading Pat Barker.”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Pat Barker*. Edited by Sharon Monteith, et al., U of South Carolina P, 2005, pp. vii-xxii.
- Zhang, Helong. “Hidden Oppression and Narrative Resistance: A Biopolitical Reading of *Never Let Me Go*.”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no. 4, 2018, pp. 102-109. [张和龙:《权力压迫和“叙事”的反抗——〈别让我走〉的生命政治学解读》,《当代外国文学》2018年第4期,第102-109页。]
- Zoja, Luigi. *The Father: Historic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Translated by Min Zhang, et al. World Publishing, 2015. [肇嘉:《父性》,张敏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

## 弥尔顿的“批评式引喻”

### ——论《失乐园》中的撒旦与西方古典史诗中的英雄

◎ 马一宁 苏欲晓

**内容提要:** 引喻是《失乐园》的一大艺术特色,也是解读撒旦内在品质的切入点。弥尔顿征引了西方古典史诗中英雄的语言、行动和场景,与撒旦建立起关联。然而,这种关联并非意指撒旦是《失乐园》的英雄,而是以传统英雄为参照来批评、讽刺撒旦。本文梳理国内学界尚未见系统研究的《失乐园》的引喻传统,介绍“批评式引喻”的概念和作用,通过剖析撒旦与阿喀琉斯、埃涅阿斯、奥德修斯等史诗英雄典型的引喻,指出该手法的目的恰在于揭示二者实质上的不同,曝露撒旦“做恶才是唯一乐事”的邪恶动机和毁灭本质。引入“批评式引喻”以揭示《失乐园》撒旦的伪英雄品质,也是为有关弥尔顿的撒旦评价长期对决的传统提供一份补充。

**关键词:** 弥尔顿 《失乐园》 批评式引喻 撒旦 英雄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4-0048-09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4.006

**Title:** Milton's "Critical Allusion": On Satan in *Paradise Lost* and the Heroes in Western Classical Epics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distinctive techniques of *Paradise Lost*, allusion, provides an interpretive approach to the nature of Satan. Milton alludes to the language, actions, and situations of heroes in Western classical epics, associating Satan with them. These associations, however, do not place Satan in the position of the hero in *Paradise Lost*. Rather, they set the traditional heroes as the standard against which Satan's nature is measured. This article, therefore, reviews Milton's "critical allusion" in *Paradise Lost* and how it sheds light up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seudo-heroic nature of Satan. This approach has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studied in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The present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and function of "critical allusion." Then it points out that Milton's relation of Satan to such archetypal epic heroes as Achilles, Aeneas, and Odysseus is intended to expose by contrast Satan's evil motive and destructive nature revealed by his own admission: "[T]o do ill our sole delight." Taking "critical allusion" as an approach to interpreting Milton's Satan therefore provides an additional perspective for the long-standing debate of Milton's Satan as a hero or pseudo-hero in Miltonic scholarship.

**Keywords:** Milton, *Paradise Lost*, critical allusion, Satan, heroes

**Author:** Yining Ma,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China; Yuxiao S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China.

由于弥尔顿在诗歌中经常直接或间接地借用文学传统中的名称、场景和情节,《失乐园》(*Paradise Lost*)与其他文学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一直是评论界关注的焦点。早在18世纪,约翰逊(Samuel Johnson)就评价弥尔顿是“透过书本来看世界,总是借助学识来创作”<sup>[1]</sup>(105)。当代批评家布鲁姆(Harold Bloom)意识到,弥尔顿风格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饱含浓重的引喻”(density of its allusiveness)(125)。然而,弥尔顿式引喻(Miltonic allusion)<sup>[2]</sup>的定义和作用始终是悬而未决的难题。伦纳德(John Leonard)指出:“关于引喻的定义究竟是什么,评论界尚未达成共识;至于《失乐园》中有多少引喻,评论家们也意见不一[……](这种争议的原因是),引喻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会给读者留下自行推论的空间。”(266-67)伦纳德在此所说的引喻的本质,意指其隐含性、间接性,即被引用的对象往往不在文中出现,需要读者根据自身阅读量和知识面来推测。由于作者并未明确表明使用引喻的意图,“同一个引喻对于不同的读者来说可能指向不同的对象”(267)。以《失乐园》第二卷“罪”陈述她是由撒旦左脑开裂生出为例,有学者认为这暗指《伊利亚特》(*The Iliad*)中宙斯从头颅生出雅典娜,代表了邪恶战争的滋生;有学者则认为这是弥尔顿对上帝生出圣子的戏仿<sup>[3]</sup>。此处原文并没有提及宙斯与雅典娜或上帝与圣子,我们也无法确认弥尔顿本人写下这一引喻的用意何在。可见,对于《失乐园》中的一句话、一个场景暗指了哪部作品中的情形,以及这种暗指想要表达什么,有何作用,弥尔顿为读者留下了丰富的解读空间。

评论家对《失乐园》中引喻的各种解读,大体上经历了从默认“本体”与“喻体”<sup>[4]</sup>的相似性,到质疑、推翻这种相似性,进而更强调二者对立关系的转变过程。对引喻作用的认识,也不再局限于解释说明、丰富想象空间、激发崇高感,等等,而认为也可能是借用已有的文学现象和传统来评判、反衬、讽刺正在塑造的对象。这种以被引用的内容为标准,旨在进行衡量、评价、批判的引喻常被称为“反讽式引喻”或“批评式引喻”<sup>[5]</sup>。本文梳理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尚未见系统研究的《失乐园》中的引喻传统,介绍“批评式引喻”的概念和作用,并通过分析《失乐园》中关于撒旦与古典史诗英雄的引喻,指出这些引喻是批评式的,即以英雄的模式作为参照,将撒旦与西方古典史诗的主要英雄类型做似是实非的比较,揭示撒旦那伪英雄的、自承“做恶才是唯一乐事”的邪恶动机和毁灭性本质,从而进一步纠正《失乐园》评论传统中撒旦英雄论的偏颇。

## 一、弥尔顿“批评式引喻”的内涵和作用

在探讨弥尔顿“批评式引喻”的内涵和功能之前,首先要明确“引喻”一词的含义,尤其是批评家在解读弥尔顿的作品时,用它来描述怎样的文学现象。“引喻”(allusion)的拉丁词源alludere意为“游戏”(to play with)、“模仿取笑”(to mock)。《牛津英语词典》(OED)allusion词条的第3、4条解释将其定义为“象征性的引用或比喻”和“隐藏的、含蓄的或间接的提及”。

《失乐园》的注释本大多采用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将其解释为比喻、引用，等等：在《失乐园》第十卷中出现了“引喻”一词，“……其余的叛军都退到/地狱的深处，万魔殿的围墙附近，/此地是晨星的都城和辉煌的王座/之所在，晨星即引喻所谓/比作撒旦的那颗明亮的星宿”（*Paradise Lost* 10.422-426）<sup>[6]</sup>。伦纳德注释的《失乐园》就将此处的allusion解释为“比喻”；福勒（Alastair Fowler）的注释本则将其简单地定义为“文学引用”（literary reference）<sup>[7]</sup>。

需要注意的是，弥尔顿在此处用的allusion一词是最直接的、最明确的物与物的对应，即把撒旦喻为晨星，这一用法其实与比喻并无区别。而评论家探讨的《失乐园》中的引喻，用途广泛，不限于明显的物物对应的比喻，也包括未直接说明被引用的喻体，甚至未出现本体的情况。试看《失乐园》第一卷，弥尔顿用明月来形容撒旦的盾牌圆满庞大，就暗指了《伊利亚特》和《仙后》（*The Faerie Queene*）中的相似描写：

他的话音刚落，那大魔王  
便向岸边走去；他那沉重的盾牌，  
天上铸的，坚厚，庞大，圆满，  
安在背后；那个宽阔的圆形物  
好像一轮明月挂在他的双肩……（*Paradise Lost* 1.283-287）

这一段表面上是撒旦的盾牌与明月作比，突出其庞大圆满，但弥尔顿使用的比喻暗含了对前人的模仿，因为荷马和斯宾塞早就用明月来形容盾牌了：“（阿喀琉斯）拿起那面巨大的盾牌，其盾面闪耀着远逝的光辉/如同一轮圆月一般……”（*The Iliad* 19.442-443）<sup>[8]</sup>；“（拉蒂冈）肩上挂着盾牌/上面镶着闪亮的玉石/好像一轮处于最完满状态的圆月”（Spenser 446）。盾牌与月亮相似，仅仅是一个比喻，但借此暗示撒旦与阿喀琉斯、拉蒂冈之间的共性，则是一处引喻。正如布鲁姆所说，弥尔顿在此处间接地引用了对阿喀琉斯、拉蒂冈的描写，暗指撒旦与他们一样都是被“自傲和怒气”所控制（133）。这一处引喻只出现了撒旦，需要读者自行联想被引用之物——阿喀琉斯和拉蒂冈。《失乐园》中甚至还有本体不出现的情况，评论家也根据蛛丝马迹进行了合理推测，再看第四卷夏娃与潘多拉的引喻：

（夏娃）比那接受了诸神所赐礼物的潘多拉  
更为可爱，啊，她们二人的  
悲惨命运太相似了！潘多拉被  
赫尔墨斯带到伊阿珀托斯的不肖子那里，  
用美色陷害了人类，用以报复  
那盗窃宙斯秘藏真火的怨恨。（*Paradise Lost* 4.714-719）

有学者指出,这一引喻不仅将夏娃比作潘多拉,还把读者带入神话情境,自觉将《失乐园》中的人物与神话中的其他人物相对应。亚当与埃庇米修斯同是因妻子闯祸的丈夫,撒旦和普罗米修斯则都让人触怒神:“(在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带来了神与人的分裂,弥尔顿认为这种分裂是‘和谐’的丧失[……],撒旦也承担了这样的角色,他带来了‘关于善恶的知识’,这个礼物就像普罗米修斯的‘真火’一样,破坏了人曾经与神共享的和谐”(Minas 195-96)。撒旦与普罗米修斯、亚当与埃庇米修斯的引喻,是由夏娃与潘多拉的类比联想而来的,可见引喻不仅是诗中人物与史诗、神话、《圣经》等文学传统中人物的呼应和比较,还将人物所在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也串联起来。

波特(William Porter)指出,引喻是不同文本中语境和语境的对应:“如果物与物的关联能够作为一个核心,来指向文本之间更广泛的意义对应的组群,那么它才可谓是一个引喻。”(33)“更广泛的意义对应的组群”可能是不同文本之间人物、场景、情节的呼应和比较,甚至可能是事物所代表的文学传统之间的比较。福勒在《文学的种类》(*Kinds of Literature*)中就提到引喻有提示文学体裁的作用,它确认“体裁的语境”(generic context),亦即征引对象所在的文学传统(89)。福勒认为弥尔顿在《失乐园》开篇召唤曾在西奈山上启示摩西的神圣缪斯,即圣灵,来帮助自己,以飞越爱奥尼山的高峰,意味着他有意让《圣经》传统和希腊罗马传统进行对抗。由此看来,弥尔顿的引喻意蕴深刻、用途广泛,常常指向未在诗中明确提及的人物、场景、情节和文学传统。

既然引喻可以关联不同文本的情境,将诗中正在描述的对象与文学传统中已有的形象联系起来,那么这种联系是为了突出二者的共性还是差异,就成为理解人物性格和思想主题的关键。早期的评论家更关注弥尔顿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因此倾向于认为被引用之物起解释说明、扩大想象体验的作用,即更强调二者的共通之处。但是,对弥尔顿引喻的深层研究表明,本体与喻体之间的相似性是表层的,其根本的作用在于揭示二者本质上的区别。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就此也谈到,引喻不只是为了说明相似性,还有一种强调本体和喻体差异性的“反讽式引喻”:“大多数引喻用来阐明、展开或渲染主题,但还有一些引喻则通过本体与被引用物的不同之处来达到反讽贬低的目的。”(12)波特提出“批评式引喻”的概念,同艾布拉姆斯一样指出了引喻的对比反衬作用:“由于真正的引喻往往引起多种多样的比较,那么在作者意图避免单纯模仿的情况下,引喻就必定在比较的同时也包含了对比反衬的因素。这就是我所说的‘批评式引喻’[……]文本经常通过夸张描述或戏仿(对被引用对象进行嘲弄)来与源文本对立起来,进而有意地——或者说必然地——激起细心读者的反对。”(33)

“批评式引喻”通过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如行为、语言等,将二者联系起来,但这种联系只是为了以被引用的事物为参照,来揭示二者实质上的不同。如果以这样一种批评的眼光来重新考察弥尔顿关于撒旦的引喻,有意识地去思考本体和喻体的差异,而不是理所当然地将撒旦与那些被引用的事物等同,我们或许可以为“撒旦是否是《失乐园》的英雄”这一争论

不休的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众所周知，弥尔顿刻画撒旦时的相关英雄引喻常常是分析其形象的切入点，比如，弥尔顿描述撒旦的大军排成“精确的方阵出发，伴随庄严的多利安横笛”，暗指古罗马军队和斯巴达武士，“两者均是古典史诗中的‘英雄豪杰’，许多人把这一特定段落看作是撒旦英雄形象的确凿证据”（沈弘 162-63）。但是，引喻还可能是批评性的，这种引用并不一定意味着撒旦就是英雄，文学传统中的英雄形象还可能作为一种标准来评价、讽刺和批评撒旦。史诗第一卷曾提到撒旦在召集众魔方面卓越的能力堪比摩西召集蝗虫铺天盖地的能力（*Paradise Lost* 1.338-341），但这样的引喻正如前文波特所说，“必然激起细心读者的反对”，因为摩西作为《圣经》中良善、谦卑、“诚然尽忠”的英雄（《希伯来书》3:5），与骄傲、反叛的撒旦对比强烈，读者很难不去思考二者在相似能力和行为的背后有何差异。

那么，撒旦与其他英雄类型的引喻是否也可能在表面的相似下暗藏实质的不同，进而达到一种讽刺的效果？相关评论将撒旦与古典史诗英雄等同，或为证明弥尔顿对史诗传统的颠覆，或为认同撒旦的英雄性，这些观点可能都忽略了弥尔顿引喻的反衬作用。有学者认为撒旦代表“阿喀琉斯般古典史诗英雄形象”，与“循道英雄”亚当形成二元对立，弥尔顿意图改写史诗英雄传统，提倡基督式英雄（吴玲英 147）。弥尔顿的确反对古典史诗英雄的暴力和杀伐，在《失乐园》第九卷抱怨以往英雄史诗的唯一主题是战争，让英雄“在战场上进行/没完没了的、冗长的杀伐”（*Paradise Lost* 9.30-31）；他提倡歌颂那些“坚毅、忍耐、有牺牲精神”的英雄（9.32），而阿喀琉斯、埃涅阿斯等人的愤怒、复仇和杀戮也与撒旦的行径相似。但是，将古典史诗英雄与撒旦等同，则忽略二者在行事动机上的差异：前者或为祭奠被杀的好友（以阿喀琉斯、埃涅阿斯为代表），或为归家并夺回本属于自己的家业（以奥德修斯为代表），从而展开复仇性的杀伐，这与“行善绝不是我们的任务，/做恶才是我们唯一的乐事”的撒旦到底是不同的。而且，史诗英雄重友情、爱同伴、敬神、忍耐、秉有罪疚感，这些在引喻中也讽刺了撒旦目空一切的统治欲和冷漠、孤寡的自负心。故此，弥尔顿研究专家莱瓦尔斯基（Barbara Lewalski）曾论道，“弥尔顿让他的诗歌与其他伟大史诗、其他体裁的作品发生关系，好激发一种与那些英雄和体裁相关联的价值评判”，从而“在道德领域操练读者明察秋毫、慎思明断、想象性地领悟、明智地抉择”（442）。

下面通过具体例子论证“批评式引喻”如何通过将撒旦与古典史诗英雄相关联，来操练读者“明察秋毫、慎思明断”地领悟和抉择撒旦究竟是怎样的形象。

## 二、撒旦与史诗英雄的批评式引喻

史诗伊始，撒旦的出场就暗含了一个关于埃涅阿斯的引喻。《失乐园》的开篇描述地牢里烈火四射，但那火焰“却不发光，只是灰蒙蒙的一片”（*Paradise Lost* 1.63）。撒旦和众叛军都饱受煎熬，于是撒旦发表演讲鼓舞人心，他“忍痛说出豪言壮语，/心却为深沉的失望所苦”



(1.125-126)。《埃涅阿斯纪》(*Aeneid*)的开头同样渲染了由火焰与黑暗组成的压抑气氛:埃涅阿斯的船队被海上的狂风吹散,一时间“乌云遮住了天光,/特洛亚人眼前一片昏暗,黑夜覆盖着大海/头顶的天空雷声阵阵,不断地闪耀着电火”(1.88-90)。埃涅阿斯也忍着悲痛,鼓励同伴振奋精神,他“虽然因万分忧虑而感到难过,/表面上却装作充满希望,把痛苦深深埋藏在心里”(1.208-209)。如此相似的场景和语言描写将撒旦与埃涅阿斯联系起来,借助埃涅阿斯体现撒旦坚韧的心智、雄辩的口才和卓越的领导才能。

但是,在二者的类比中,弥尔顿突出了撒旦与埃涅阿斯的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他们演说的内容和造成的效果。撒旦的演讲言语之间尽是不甘和愤怒,誓要回到天庭复仇。他“故作豪言壮语,/耸人听闻”(Paradise Lost 1.528-529),用虚无缥缈的承诺激起了众叛军的斗志,让他们“一个个怒气冲天[……]发出战斗的喧噪”(1.666-668)。与此同时,读者自然不会忘却埃涅阿斯那充满隐忍和虔敬的演讲:他回忆众人经历的艰险过后,说,“同伴们[……]我们忍受过比这更大的痛苦,神会结束这些痛苦的”(Aeneid 1.199)。在演讲的结尾,埃涅阿斯用了一个拉丁文动词的命令式“durate”,意为“请忍耐吧”,点明了演讲的中心思想,即敬神,并顺从地忍耐命运安排的一切(1.207)。

这一引喻使得埃涅阿斯的敬神与撒旦的反叛形成了鲜明对照。敬神与否,在古典史诗中反映了个人在处理与他人关系时的态度。埃涅阿斯对神的侍奉服从,拉丁文是pietas,在《埃涅阿斯纪》中反复出现(史诗多次使用“pius Aeneas”这个称呼),意为“虔敬”,对自我以外的存在负有责任——具体指对神虔诚,对父母孝敬,对族人友爱,对国家忠诚。伍德豪斯(Arthur Sutherland Pigott Woodhouse)进一步指出,pietas意味着“为了履行责任,甚至可以牺牲自我[……]这就避免了自我主义的消极影响,便于培养爱国主义和公共精神”(187)。而撒旦恰恰奉行极端的自我主义,他对上(神兼父)不愿“表达赞美和谢意”(Paradise Lost 4.46-47),对下(追随者)又“自觉力量最大,/俨有寡君的骄矜”(1.428-429),将众魔鬼当作实现其个人意志的工具。埃涅阿斯愿意听从自我之外的声音,目标是为民族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Aeneid 3.85);而撒旦则自认“自己就是地狱”(Paradise Lost 1.75),他带领徒众建造“万魔殿”这一类似埃涅阿斯的建国行为绝非为了众人福祉,而是要依靠恶来实现“与天帝平分国土”(4.111)的个人野心。由此看来,关于埃涅阿斯的引喻以反讽的方式曝露了撒旦孤寡的自负心和自我主义。

在第一卷,弥尔顿还使用有关阿喀琉斯的引喻来描写撒旦的愤怒心情和强大武力,似乎将撒旦渲染成荷马史诗中“战争英雄”或“愤怒英雄”的形象。但是撒旦和阿喀琉斯愤怒的原因不同,撒旦的强大力量在后文也被推翻。弥尔顿借助阿喀琉斯来写撒旦,很难说不是一种讽刺。第一卷描写撒旦环视地狱,满眼是“莫大的痛苦和沮丧,/交织着顽固的傲气和难消的憎恨”(Paradise Lost 1.57-58)。这暗示了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出征特洛伊前的心情,他“心中升起难忍的悲痛,/燃烧着对特洛亚人无比强烈的愤恨”(The Iliad 19.433-434)。然而,阿喀琉斯的仇恨,是因好友被杀,悲痛欲绝,誓要报仇;其愤怒,有友情和义气等因素在鼓动;他尽管残忍,但

对好友的挚爱，对前来求恩的敌方老王的恻隐之情，同样令人动容。撒旦则从不关心除自己以外的人，只考虑个人旨趣，他因反叛而受折磨，故心中激起“更大的愤怒”（*Paradise Lost* 1.54）；他发动战争只是出于私欲，旨在作恶：“示弱是可悲的……/行善绝不是我们的任务，/做恶才是我们唯一的乐事，/这样才算是反对我们敌对者的高强意志”（1.157-162）。

撒旦还说：“我倒要在这地狱里称王，大展宏图；/与其在天堂里做奴隶/倒不如在地狱里称王”（1.261-263），这明显又是一个有关阿喀琉斯的反向引用。在《奥德赛》（*The Odyssey*）中，阿喀琉斯的魂灵在地狱与奥德修斯互诉衷肠：“我宁愿在人间做他人的奴隶/一个家境贫寒的农奴/也不要在这里做所有死人灵魂的首领。”（11.556-558）可见阿喀琉斯并没有撒旦那种强烈的要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统治欲望，更没有为作恶而作恶的意向，他的动机是个人荣誉和友情。弥尔顿还沿用希腊史诗中诸将的“名录”（*catalogue*）传统，依次介绍各个恶魔将领的来历，用“狰狞”“淫邪”“凶残”等贬义词来强调撒旦之流皆是穷凶极恶，这与为荣誉和义气而战的英雄有天壤之别。

另一个关于阿喀琉斯的引喻就是上文提过的撒旦的“沉重盾牌，/天上铸的，坚厚，庞大，圆满[……]好像一轮明月挂在他的双肩上”。撒旦盾牌的“明月”意象，正是对阿喀琉斯盾牌意象的引用，以突出撒旦的强大力量和强悍武器。此外，撒旦的长矛巨大无比，军舰上的桅杆与之相比“不过是小木棍”（*Paradise Lost* 1.294）；阿喀琉斯的那杆枪也“又重又长又结实”，除他以外无人能挥动（*The Iliad* 19.458）。然而，第六卷的天庭大战对古典史诗中宏大战斗场面的戏仿，却推翻了撒旦的强大形象。天使亚必迭只高举巨棒用力一击，撒旦便抵挡不住，接连后退。加百列、尤烈儿和拉斐尔也各自击破其他魔王，使他们“吼叫着逃走”（*Paradise Lost* 6.362）。撒旦自以为威力可与上帝的雷霆相抗衡的火药，也并未给天使军带来多少伤亡。撒旦的力量，并不如他所吹嘘的那样强大，这就使他基于自认为威力不输上帝却屈居非上帝地位而生的叛意失去立场。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与统帅阿伽门农结怨，退出战争，是因为他作为武艺远强于阿伽门农的希腊军中头号勇士，受到后者的羞辱，故他的愤怒情有可原；而撒旦的力量与上帝完全没有可比性，他的反抗便显得不自量力。可见，关于阿喀琉斯的引喻，乃是作为强力英雄来反衬撒旦的徒有其表，实力空虚。

撒旦装成善良天使潜入乐园，后化作蛇去诱惑夏娃违禁，成功后又重新回到“天使的光辉姿态”（10.327），这一系列的伪装让人自然联想到《奥德赛》中“狡猾、机敏、惯于欺骗说谎”（13.332）的奥德修斯在年老鄙陋的乞丐与英俊威武的自体之间不断切换的计谋。不过，奥德修斯的目标是为顺利回家、惩罚霸占自己财产的求婚者们，而撒旦的诡计则以诱惑人类，破坏其幸福为目的。早在第二卷，关于撒旦与奥德修斯的批评式引喻就已出现，撒旦在混沌界的冒险，与奥德修斯归家途中的漂泊相类似。其中，撒旦被“罪”和“死”拦住去路，引喻了奥德修斯遭遇怪物斯库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的经历。撒旦自告奋勇去探索新世界，在地狱大门遇到守卫——他的女儿兼情人“罪”和他们的私生子“死”。“罪”是

人身蛇尾的女魔王，她的身体周围有“地狱的群犬，/张着塞贝拉斯的巨口，/不停地高声狂吠，/猎猎吓人/……这种可怕的情景，不下于/愤怒的斯库拉在卡拉伯里和/托里那科里亚中间的海里洗澡时”（*Paradise Lost* 2.654-661）。“斯库拉”即出自《奥德赛》第十二卷：奥德修斯航行的海道两边有悬崖，一面崖下是斯库拉，另一面是卡律布狄斯，都是吞食航海者的怪物。

撒旦欲前往新世界，也同奥德修斯一样陷入两边都是危险的境地：“大门前的两旁各坐着一个可怕的怪物”（2.648-649）。但是，奥德修斯是被动接受命运安排，必定要经过危险的海道，遭受同伴被怪物吞噬的不幸；而撒旦遇到的丑陋贪婪的怪物是他自己乱伦的产物，因放纵的淫欲滋生出来，这就暗示了撒旦是恶的源头。在撒旦与奥德修斯的引喻中，撒旦虽然与奥德修斯一样遭遇怪物阻挠，但怪物本身由撒旦所生，与撒旦同伙，这就暗示了撒旦与史诗英雄是处于对立的状态。

阿喀琉斯、埃涅阿斯、奥德修斯等古典史诗中的英雄确有弥尔顿极力反对的残忍杀伐的一面，但他们或为荣誉、或为义气、或因被错待，在动机上与以行恶为乐的撒旦形成对照。这些英雄重友情、爱族人、虔敬、忍耐等美德，也反衬了撒旦的冷漠、自私和悖逆。如果说古典史诗英雄并不是弥尔顿心中合适的英雄，那么撒旦连此类英雄都比不上，因此不应当如德莱顿（John Dryden）所言，说撒旦是“弥尔顿史诗的英雄”（144）。弥尔顿的引喻确实赋予撒旦某些英雄的共性，但更多是强调撒旦动机邪恶、目标错误，旨在揭示撒旦的伪英雄实质。

综上所述，弥尔顿的批评式引喻将撒旦与史诗英雄进行了似是实非的比较，起到对比反衬的作用，这对理解撒旦这一人物形象至关重要。由于弥尔顿赋予了撒旦类似英雄的性情、才能、语言和行动，一些评论家曾将撒旦视作《失乐园》的英雄，声称弥尔顿无意或有意地忽视了诗歌的道德目的。布莱克（William Blake）认为撒旦代表了创造的欲望和意志，弥尔顿作为一位有创造力的诗人，刻画撒旦比上帝和圣子更得心应手，他“不自觉地站在了魔鬼的一边”（35）。雪莱认为《失乐园》中的撒旦与更强大的力量对抗，在道德上胜过凭强力惩罚弱小者的上帝，这样“对直接的道德目的大胆无视”正是证明了弥尔顿作为一个诗人的至高天才（512）。但是，经过仔细分析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关于撒旦和英雄的引喻，我们会发现弥尔顿对英雄的借用或许有施教的意图：弥尔顿通过相似的语言、行动和情节，将撒旦与英雄们并置于同一个天平上，让读者去衡量和比较，进而使之“想象性地领悟、明智地抉择”撒旦与英雄之间的区别。撒旦与英雄们仅仅在表面的行动和语言上相类似，其动机和效果截然不同。撒旦以自身作恶的欲望为动机，整体的行动都服务于毁灭和破坏的目的，这是他与英雄最重要的区别。正如弗莱（Northrop Frye）所说，撒旦身上展现了一种“戏仿式的、扭曲性的英雄主义，其核心在于毁灭”（23）。弥尔顿通过批评式引喻将英雄召唤至描写撒旦的情境，同时暗示了他们实质上的差异，这未尝不是一种带有道德意识的对比和反衬。

## 注释 [ Notes ]

- [1] “透过书本来看世界”出自德莱顿的《论戏剧诗》(*An Essay of Dramatic Poesy*)。德莱顿原文是称赞莎士比亚无需借助书本就能解读自然,见 John Dryden, *John Dryden*. Edited by Keith Walker. Oxford UP, 1987, p.110。约翰逊在《诗人传》中引用德莱顿这句话,是反其道而行之,说弥尔顿与莎士比亚不同,需要借助前人的作品来认识自然。
- [2] allusion一词,汉语常译成“用典”,但汉语词语“用典”作为一种文学手法,多指直接引用前人的句子作为说理抒情的依据。《文心雕龙·事类》云:“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也。”《文心雕龙》中的用典大都直接出现儒家经典中的原文,以达到借古证今,用古人之事以明理的目的。有学者将用典分为了明引和暗用,但二者也皆是直接出现引文,区别只是在形式上是否出现引号这一引用标志,见罗积勇:《用典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第34-38页。而allusion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的解释是“间接的引用”,被引用之物常常不出现在文本中,只是通过一些词或描述来隐晦地暗示,汉语的“用典”一词显然不能涵盖这一情况。西方评论家讨论的allusion,尤其是Miltonic allusion,更强调文本与被引用的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即二者有同有异,可以进行比较,这就与“明喻”(simile)、“暗喻”(metaphor)等概念重合了一部分,但它又是与前人的文本相比较,所以同时是一种引用。故本文采取“引喻”这个译法,兼有引用和比喻之意,后文将具体论述其内涵和作用。
- [3] 伦纳德注释的企鹅(Penguin)版《失乐园》(2003)、莱瓦尔斯基(Barbara Lewalski)注释的布莱克威尔(Blackwell)版(2007)及福勒(Alastair Fowler)注释的劳特利奇(Routledge)版(2013)将两个解释都采用了;克里根(William Kerrigan)等人合编的现代文库(Modern Library)版(2007)则只提及宙斯和雅典娜的引喻。
- [4] 在一个引喻中,现文本引用、暗示前人的文本,即A alludes to B。其中A是引用他物的、现在的文本,是the alluder, B是被引用、被指向的前人的文本,是the alluded-to。这两个英文术语见Christopher Ricks, *Allusion to the Poets*. Oxford UP, 2002. p.12。全文将allusion译为“引喻”,为方便论述,故用“本体”和“喻体”来描述A和B。
- [5] “反讽式引喻”(ironic allusion)出自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学术语词典》,见艾布拉姆斯:《文学学术语词典》(第10版),第12页。“批评式引喻”(critical allusion)出自波特的《解读经典与〈失乐园〉》,见William M. Porter, *Reading the Classics and Paradise Lost*. 后文有对这两个术语的具体论述。
- [6] 文中所选《失乐园》的引文均出自伦纳德注释的企鹅版《失乐园》(John Milton, *Paradise Lost*. Edited by John Leonard. Penguin, 2003)。后文出自该作品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卷数和行数,不另加注。相关诗行的中文翻译参考了朱维之和金发荣的译本,略有改动。
- [7] 参见*Paradise Lost*. Edited by John Leonard. Penguin, 2003, p. 424; *Paradise Lost*. Edited by Alastair Fowler. Routledge, 2013, p. 563.
- [8] 本文所引《伊利亚特》、《奥德赛》均出自法格斯(Robert Fagles)的英译本,见Homer. *The Iliad*. Translated by Robert Fagles. Penguin Books, 1991; *The Odyssey*. Translated by Robert Fagles. Penguin Books, 2002。《埃涅阿斯纪》参见Virgil. *Aeneid*.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Ahl. Oxford UP, 2007, 关键术语参考其拉丁文版本,法尔(Clyde Pharr)注释的*Virgil's Aeneid: Books I-VI*. D. C. Heath, 1930。以上三部史诗相关引用均标出卷数和行数,后文不另作注。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Translated by Songjiang Wu, et al. Peking UP, 2014. [艾布拉姆斯:《文学学术语词典》(第10版),吴松江等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Blake, William. *The Complete Poetry and Prose of William Blake*. Edited by David V. Erdman. Anchor Books, 1988.
- Bloom, Harold. *A Map of Misreading*. Oxford UP, 1975.
- Fowler, Alastair. *Kinds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Genres and Modes*. Clarendon, 1982.
- Frye, Northrop. *The Return of Eden: Five Essays on Milton's Epics*. U of Toronto P, 1965.
- Homer. *The Iliad*. Translated by Robert Fagles. Penguin Books, 1991.
- . *The Odyssey*. Translated by Robert Fagles. Penguin Books, 2002.

- Johnson, Samuel. *The Lives of the Poets: A Selection*. Edited by Roger Lonsdale. Oxford UP, 2009.
- Leonard, John. *Faithful Labourers: A Reception History of Paradise Lost, 1667-1970. Volume I: Style and Genre*. Oxford UP, 2013.
- Lewalski, Barbara Kiefer. *The Life of John Milton: A Critical Biography*. Blackwell, 2003.
- Milton, John. *Paradise Lost*. Edited by John Leonard. Penguin, 2003.
- Minas, Steven Aaron. "The Heat of Milton's Mind: Allusion as a Mode of Thinking in *Paradise Lost*." *Milton Studies*, vol. 61, no. 2, 2019, pp. 186-211.
- Porter, William M. *Reading the Classics and Paradise Lost*. U of Nebraska P, 1993.
- Shelley, Percy Bysshe. *The Selected Poetry and Prose of Percy Bysshe Shelley*. Edited by Carlos Baker. The Modern Library, 1951.
- Shen, Hong. *John Milton's Satan and the English Literary Tradition*. Peking UP, 2010. [沈弘:《弥尔顿的撒旦与英国文学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Spenser, Edmund. *Selected Poetry*. Edited by Leo Kirschbaum.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1.
- Virgil. *Aeneid*.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Ahl. Oxford UP, 2007.
- Woodhouse, A. S. P. *The Heavenly Muse: A Preface to Milton*. U of Toronto P, 1972.
- Wu, Lingying. "Milton's Rewriting of the Epic Hero: On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 Warfaring Hero and the Wayfaring Hero in *Paradise Lost*."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no. 1, 2016, pp. 146-52. [吴玲英:《弥尔顿对“史诗英雄”的改写——论《失乐园》中“战争英雄”与“循道英雄”的二元对立》,载《中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146-52页。]

◇责任编辑:吴晋先

FLC

翻 译 研 究

# 如何“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sup>[1]</sup>

## ——论新发现 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礼品清单中译本

◎ 王宏志

**内容提要:** 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毫无疑问是中英交往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影响极其深远。使团以祝寿为名,带来丰厚礼品,但乾隆在阅读其礼品清单后,却大加批评,认为英国人“夷性见小”“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本文借助新发现的使团自己准备的清单中译本,探究导致乾隆不满的原因,并对比收藏于清宫档案的抄本,分析经由中方删减的部分,说明清廷对使团礼品以至整个遣使活动的关注所在。

**关键词:** 马戛尔尼使团 18-19 世纪中英关系 翻译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4-0058-22

**作者单位:**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及翻译研究中心, 香港 999077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4.07

**Title:** How Did They Blow Their Own Trumpet? An Analysis of the Embassy'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List of Presents from Lord Macartney to Emperor Qianlong, 1793

**Abstract:**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from Britain in 1793 is no doub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in Sino-British history. As the embassy was sent under the pretext of offering belated congratulations on the eightieth birthday of Emperor Qianlong, the British brought along expensive presents. Yet Qianlong was not impressed. After reading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list of presents, he made severe criticisms that the faraway barbarians were merely blowing their own trumpet to exaggerate the value of the presents. Working on the recently ident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list of presents prepared by the embass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asons why Qianlong felt offended. The recently identified translation will also be compared with the one collected in the archives of the Grand Council to demonstrate how and why it was amended by the Chinese.

**Keywords:** Macartney Mission, 18-19th century Sino-British relations, studies of translation history

**Author:** Hongzhi W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 一

1792 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勋爵（George Lord Macartney）率领使团，携带丰盛的礼物，以补贺乾隆八十大寿为名，尝试打开中国国门。这是中英两国官方高层的首次正式的外交接触，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值得深入探究。本文集中讨论马戛尔尼呈送清廷的一份礼品清单的中译问题<sup>[2]</sup>。

我们知道，马戛尔尼使团在挑选赠送乾隆的礼物时非常用心，但这并非出于对乾隆生日的重视，而是希望借献礼的机会，向清廷展示英国的强大国力和先进科技，提升英国的国家形象，甚至抬高谈判的本钱。原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后来担任英国内政大臣的邓达斯（Henry Dundas）负责策划指导这次活动，他在写给马戛尔尼的指示中便说到：使团必须让中国皇帝对“英国国王的智慧和正义”和“英国的财富和力量”留下深刻的印象（50）。

然而，尽管马戛尔尼等人刻意搜罗选购，带来的礼品总值高达 15,610 英镑（Pritchard 306），但最终也并未让乾隆满意，更不用说对“英国国王的智慧和正义”和“英国的财富和力量”留下深刻印象了。这并不是说乾隆不在意使团带来的礼品，正好相反，他对礼品非常关注，只是反应难称正面。在使团抵达天津后不久，乾隆看到了礼品清单，之后的上谕便连续出现“所载对象，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由夷性见小，自为独等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汇编》39-40），“贡使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的说法（125），显然不觉得礼品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接着，在见过部分礼品，使团快要离开北京时，乾隆向使团颁下敕谕，说“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贡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166），更是没有半点珍视感激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这固然可能是乾隆故意贬损和打击使团，维持天朝崇高的地位；也可能如部分中外史学家所说，是因为乾隆和清廷的愚昧无知，没有认识到礼品的功用和含义；但也有人认为，清廷自康熙年间以来所搜集到的西方器物的确不比马戛尔尼的礼品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自然不觉得珍贵。这都是可能的理由。不过，至关重要的礼品清单翻译问题却一直为人所忽视，因为乾隆正是在阅读过礼品清单后，对待使团的态度才由开始时非常热切的期待变成后来明显的冷待。可以说这是礼品评价的转折点，而礼品清单的译文起到了主要作用。因为此时的乾隆尚未见到礼品实物，促使他转变态度的只能是礼品清单的中文本。因此，考查礼品清单的译文，可以见到使团所传递的讯息，找出乾隆态度转变的原因，分析其对礼品不满的原因，从而展示翻译在使团中所扮演的角色。

## 二

根据马戛尔尼的日志，在使团快要抵达天津时，奉旨接待使团的长芦盐政征瑞，委派天

津道乔人杰及通州副将王文雄在 1793 年 7 月 31 日（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登上马戛尔尼所乘坐的“狮子号”（the Lion），要求使团提供礼物清单，马戛尔尼当场应允（Macartney 72），并在三天后的 8 月 2 日（六月二十六日）把礼物清单交与二人，当时一并交出的是三个版本的礼物清单：除英文原本外，还有拉丁文和中译本（“Catalogue of Presents” 155）。

马戛尔尼使团礼物清单的英文原本和拉丁文本，今天可以在东印度公司档案内见到。1793 年 11 月 11 日，离开北京后的马戛尔尼在杭州附近曾写过一封长信给邓达斯，详细报告使团的情况，并附有 20 份相关文书和数据，其中就有“礼物清单”（“Catalogue of Presents”），注明日期为 1793 年 8 月 2 日<sup>[3]</sup>，也就是马戛尔尼把礼物清单交与中国官员乔人杰的那一天。显然，这就是马戛尔尼撰写并呈递清廷的礼物清单。

至于译本，东印度公司所藏马戛尔尼写给邓达斯的汇报中附有一份拉丁文译本（“Latin Translation” 171-86）。中文译本方面，学界长期以来讨论的版本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军机处档案上谕档内的《红毛英吉利国王谨进天朝大皇帝清单》（《汇编》121-24）。应该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 1996 年出版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是目前研究马戛尔尼使团最重要、最完备的中文原始数据集。按时任馆长徐艺圃的说法，数据集收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收藏的清朝政府接待英国使团的全部档案文件”，“以及在中国目前可能搜集到的全部文献资料”（8）。作为清宫档案的管理者，他的说法是没有理由去怀疑的，但问题是：当时所有的中文原始文献是否均已找到并收入其中？答案是否定的，一些重要的中文文件——主要是由使团方面直接提供的中文文书，也包括相关中国官员的奏折和谕令，乃至军机处和乾隆的上谕——都存在遗漏未收的情况。那么，《汇编》中的《红毛英吉利国王谨进天朝大皇帝清单》是否为英使团提供的礼物清单原本的中译本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这份清单其实是由军机处人员在入档时的抄写本。更重要的是，在抄写和入档的过程中，中方做了一些关键性的改动。与此同时，使团自己准备的礼物清单中译本却长期未被发现和利用，这是十分可惜的，也是马戛尔尼使团研究方面一个较大的缺失，因为通过认真分析使团礼物清单的英文原本及其中文本，不仅能揭示马戛尔尼是怎样通过礼物来展示英国的国力的，还可考查其中译本能否传达相同的信息，让我们明白究竟是什么信息让乾隆立刻改变了对待使团的态度。不过，更有意思的可能是认真对比中方在入档文件时对清单所做的改动，这不单说明清廷对清单的不满在何处，更可显示他们对使团礼品以至整个遣使活动的关注所在，确定他们认为不妥当的地方。这对全面理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历史意义有很大帮助。

就笔者所知，现存于世的由使团自行准备的礼物清单中译本，仅见于英国亚洲皇家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档案馆。在一本由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捐赠给学会的中文文书抄本中，有一份“礼物清单”（“List of Presents”），这就是马戛尔尼使团带回的乾隆礼物清单的中译本<sup>[4]</sup>。小斯当东是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儿子，以大使侍童身份参加使团，当时只有 12 岁，但他富有语言天赋，通过在来华途中学习中文，



在觐见时能够与乾隆直接交谈,并获得额外赏赐,成为使团访华的一段小插曲。小斯当东回国后继续学习中文,之后成为东印度公司第一位通晓中文的正式雇员,以公司书记的身份再次访华,并一度被委任为公司的译员,逐渐升迁为大班及特选委员会主席,长期在广州与中国官员往来交涉(王宏志,《斯当东与广州体制中英贸易的翻译》55-86)。此外,他在外交上也直追其父,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同样以副使身份随阿美士德(William Lord Amherst)使团访问北京。他还被公认为英国最早的汉学家之一,曾经翻译出版了《大清律例》,并与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共同创立英国亚洲皇家学会。他不仅是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更以最资深的“中国通”身份在政治上发挥了巨大影响。

不过,尽管小斯当东一直保管着中译本礼品清单,但清单其实并不是他翻译的。当时他学习中文才一年左右,不可能参与文书翻译任务,此项工作主要由使团两位正式译员柯孝宗和李自标负责,礼品清单由他们翻译的可能性更大<sup>[5]</sup>。但小斯当东也确实参与了礼品清单中译本的准备工作,马戛尔尼说他负责誊抄清单(Macartney 100)。我们知道小斯当东在使团来华期间负责了好几次誊抄译本的工作,相信中译本大概是由马戛尔尼和斯当东交与小斯当东的。毕竟,当译员离开后,把中文文书交给使团唯一懂中文的人保管,是很合理的;更不用说斯当东在回国后一直要求小斯当东继续学习中文,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不少人(包括小斯当东自己)都相信小斯当东会成为英国第二位访华大使(G. T. Staunton, *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 42-44)。事实上,英国亚洲皇家学会所藏小斯当东捐赠的中文文书,大部分都是后来小斯当东在广州工作期间所存。不过,现在所见使团礼品清单并非原件,而是小斯当东之后找中国助手重抄的。从字迹书法来看,整套中文档案誊抄由一人完成,且抄写得很工整,字体也相当秀丽。

必须指出的是,小斯当东所藏的礼品清单中译本,并非最后呈送清廷的版本。在仔细对比呈送的英文清单后,可以发现中译本中有两件礼品没有列出:一是马戛尔尼到达澳门后从东印度公司秘密及监督委员会成员波郎(Henry Browne)那里购买的一台望远镜;二是1793年7月25日在天津外海从“印度斯坦号”(the Hindostan)船长马庚多斯(William Mackintosh)手上买来的大透镜(Macartney 69)。这两件礼品最终都送到了清廷手上,可见这份中译本并非最终呈送的文本。不过,我们由此可以解决另一个有关使团礼品清单的问题。在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中,即使是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的回忆录和书信,都没有提及使团是何时开始准备、何时完成这份礼品清单的。从新发现的中译本看,使团在还没有购买望远镜和大透镜前便已准备好礼品清单和译本,它们极有可能和乔治三世致乾隆国书一样,是在英国之时完成的。但由于在澳门和天津外海增购了礼品,马戛尔尼需要修改清单,最终定稿是在7月25日以后给出,这才可能把大透镜也收录在清单里。

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不打算全面分析马戛尔尼使团礼品清单的中译问题,而将讨论焦点放在新发现的使团自备礼品清单中译本上,并对比清宫军机处入档文本,展示二者的分别,

从而分析乾隆对清单的态度，找出乾隆认为清单“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的原因。

### 三

从内容上看，使团原来的礼品清单由三个部分构成。首先是引言，其次是各项礼品的介绍，最后是提出要求，希望朝廷能提供足够的运输器材和场地。不过，在《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中所见清宫档案的译文中，马戛尔尼原来的礼品清单被分拆成为两份文书，前面的引言和后面提出要求的部分合并成为一道独立的禀文（121），罗列各件礼品的正文部分另外以“清单译稿”为题入档（121-24）<sup>[6]</sup>。分拆由中方官员完成，因为无论是拉丁文译本还是使团原来的中译本都没有这样处理，而是完全依照英文本，将文书分成三部分。为什么中国官员要这样处理？就效果而言，把前言和要求部分以独立禀文形式处理，能让人觉得使团处于较低下的位置，从下呈上禀文，谦逊地向朝廷提出请求，希望得到恩赐批准，提供一些额外的好处。但原来的译本把要求跟清单放在一起，紧跟着对礼品的描述，显示的便是一种很不同的态度：我们送来许多贵重的礼品，你们要好好重视和珍惜，提供足够的地方，做好接待的工作。由此可见，中国官员的改动传递出了特殊的政治态度和信息。

还有文字上的改动。在清宫档案里，无论是“禀词”还是清单，有两个关键词被改动了：“钦差”改为“贡差”，“礼品”改为“贡品”。两处改动透露出的重大信息是，乾隆明确将马戛尔尼使团定位为来自远方小国的朝贡使团。

乾隆接到征瑞呈送的“英吉利贡单”后，当天（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三十日）即向梁肯堂和征瑞发出上谕，批评英国人“自炫其奇巧”。此外，乾隆还从清单上看出了另一个问题，并在同一份上谕中要求更正：

又阅单内有遣钦差来朝等语。该国遣使入贡，安得谓之钦差，此不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臣之词，原不必与之计较，但恐照料委员人等识见卑鄙，不知轻重，亦称该使为钦差，此大不可。着征瑞预为饬知，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汇编》120）

这里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使团最初递交的礼品清单中有“钦差”的说法，乾隆对此非常不满，明令要求更改<sup>[7]</sup>。清宫档案目前所收的使团禀文和礼品清单都不见“钦差”字样，即是乾隆下旨改称马戛尔尼和斯当东为“贡使”的结果。然而，在小斯当东所藏使团自备礼品清单中文本里，“钦差”一词共出现10次，只是在清宫档案里给改为“贡差”或“贡使”（前者出现8次，后者出现1次，另外1处被删掉）。其实，征瑞的另一道奏折已明确承认对礼品清单的修改：“再该贡使自海口进来，内地官民无不指为红毛贡使，并无称为钦差者，其贡单抄

存底稿亦俱改正,外间并未流传。”(《汇编》368)这里是说连底稿也改了,就是要彻底删除“钦差”,因而现在只能在一份较早的奏折中见到转引原来礼品清单“钦差”的说法(124),未见于其他清宫档案。

对乾隆来说,改动是重要和必须的。在发出上引上谕的同一天,军机处又发上谕,除重申必须把“钦差”改为“贡使”外,更清楚地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此项贡单称使臣为钦差,自系该国通事或雇觅指引海道人等,见中国所派出差大臣俱称钦差,因而仿效称谓。此时原不值与之计较,但流传日久,几以英吉利与天朝均敌,于体制殊有关系,征瑞等不可不知也。(军机处 62)

乾隆在两道上谕中都强调了体制问题。在他的认知中,英国不可“与天朝均敌”,不能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也只有中国派出的大臣可以称为钦差。乾隆要确立和维持的是中国的天朝上国地位。我们不必讨论这种思想是否“正确”,但这充分显示了乾隆敏锐的政治嗅觉,他的表态有重大政治意义,旨在严防英国人达到“与天朝均敌”的目的。

我们不能确定翻译礼品清单的使团译员会如何理解“钦差”一词。对于两名十余岁时便离开中国,一直在意大利学习天主教宣道的传教士来说,辨别“钦差”是否具有两国地位平等的内涵,也许太复杂了。但另一方面,“钦差”的确是英国使团所送中文文书中的表述方式。在英王乔治三世致乾隆国书的英方中译本中,马戛尔尼的身份是“一等钦差”,副使斯当东是“二等钦差”,且附上相关描述:“我国王亲大学士二等伯利撒诺尔世袭一等子大红带子波罗尼亚国红衣大夫英吉利国丞相依伯而尼亚国丞相特授一等钦差马该尔尼德”和“我朝内臣世袭男阁学士前已在阿墨利掌过兵权理过按察事及在小西洋第玻苏尔当王前办过钦差事今立为二等钦差斯当东”(FO 1048/1)。此外,收录在天津镇总兵苏宁阿所编《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入贡始末》的一道《英使臣道谢名帖》也以“钦差”和“副钦差”来指称马戛尔尼和斯当东(597)。尽管无法确定使团译员柯宗孝和李自标在伦敦翻译国书时是否会像乾隆那样,认定使用“钦差”就足以“与天朝均敌”,但可以肯定的是,英国此次遣使来华,就是要在两国间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这在使团国书中表现得最为清楚明确。而乾隆要求删除礼品清单里的“钦差”字样,正是意在及早遏止英国人的行动。

同样的改动还包括把原清单中的“礼物”改为“贡物”。在上谕中,乾隆提出“该国遣使入贡,安得谓之钦差”的说法,除了禁止马戛尔尼使用“钦差”的身份外,更将其定性为朝贡使团。问题也出现在礼品清单的翻译上。对英国人来说,这次送给乾隆的都是礼物(presents),因此由英国人准备的清单中译本使用“礼物”一词共计 24 次。但在军机处入档的两份文书中,大部分的“礼物”都被删除,只保留了两处(《汇编》121),而其余两处改为“贡物”或“贡件”。

如果我们认为使团译员对“钦差”一词中的政治意义不甚理解,那“礼物”一词就很不一样。

使团译员非常清楚“贡物”的政治意义，且刻意予以回避。马戛尔尼的日志里记有李自标主动跟中国官员争论使团送给清廷的是属于“礼品”还是“贡品”的事件。1793年8月24日，李自标阻止中国工匠拆卸使团带来的部分精巧物品，其理由是在尚未正式呈送皇帝前，这些物品仍归英国人管理。但负责接待使团的长芦盐政征瑞则认为这是呈献皇帝的贡物，不再属于英国人。李自标坚持这些是礼物，不是贡品，为此跟征瑞进行了争论（Macartney 97）。此外，马戛尔尼和斯当东都知道所有载运使团人员和货品的船只和礼物上都插着书有“英吉利国贡舡”和“英吉利国贡物”的旗子（Macartney 97; G. Stuarton, *An Authentic* vol. II 25-26）。这一消息显然来自译员李自标，因为马戛尔尼和斯当东都不懂中文。李自标会与中国官员争论，且特意告知马戛尔尼，足以表明他对朝贡的意义是理解的，且在意识上力图回避与朝贡相关的字词。如此一来，使团呈送的礼品清单中译本用“礼物”而不用“贡物”，就是刻意告知清政府，英国使团此行并非朝贡，而中国官员所作的删改，便有了很强的针对性。

从这个角度入手，我们可以发现乾隆对英国人批评的另一层意义。在乾隆眼中，“红毛英吉利”只不过是远方蕞尔小国，派遣使臣前来朝贡贺寿，但礼品清单却出言不逊，以“钦差”自称，并避开朝贡、贡品等说法，试图“与天朝均敌”，这不正是“夷性见小”“张大其词”的一种表现吗？

## 四

除“钦差”和“礼品”这两个关键词外，两份礼品清单的中译本又有何区别？或者说原来的中译本其他部分又是如何让乾隆觉得英国人是“张大其词”而深感不满？

首先，很容易发现，礼品清单中英文本开列的礼品数目并不相同。在英文本礼品清单中，使团准备的礼品有60件，而中文本礼品清单的最后一项却是“第拾玖样的礼物”，数目相差很远，译文似乎也不完整。但实际上，译文并未做大幅度删减，之所以只剩下19件礼品，是因为一些礼品被组合在一起，例如译本“第拾玖样的礼物”介绍的是“包含一总杂货红毛本国之物产及各样手工就是哆啰呢羽纱及别样毛货各等细洋布及样样钢铁器具共献于大皇帝尽收”，所指的并不是一件物品。这样的组合方法不能说不妥当，因为原礼品清单有时也会把好几种礼品归在一起介绍。事实上，如果仔细点算，礼品清单的所谓19件礼品，其实是能够跟礼品列表英文版的组合对应起来的，因为马戛尔尼在介绍礼品时也将其分为19组。换言之，译文并没有删减礼品的数目，只是把19组的礼品写成19件。不过，在整体效果方面，二者就有很大的差别。最重要的分别是英文列表虽然也写作礼品组合，但在组合之外还说明了礼品的数目，例如其中的一组是第19至39项人物及风景画像，而最后一条则是49至60项。换言之，尽管原来的清单并未逐一介绍60件礼品，也未将礼品名称全部开列，但至少明确了使团带来的礼品总数，而60件的数目并不算低。同样的表述方式也见于拉丁文本。而在中文译本中，译

者试图加入额外信息,在一些组合数目后加上“等”,例如“第五样等礼物”“第九件等礼物”“第十等礼物”<sup>[8]</sup>,除显得生硬外,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说明礼品的总数。结果,虽然英国人带来了 60 件礼品,但在乾隆眼中却只有 19 件。改动的效果很不理想,让中文本的礼品清单显得十分寒酸。相比之下,清宫档案所藏版本的问题更严重。在抄写过程中,原有的“等”字全部被删掉,礼品总数降为 19 件,虽然里面的描述显示其中所谓的单件礼品实际包含多件礼品。

既然数目不多,为什么乾隆觉得英国人“张大其词”?这主要和描述的文字相关。关于怎样书写礼品清单,马戛尔尼在给邓达斯的报告中做过解说:

一份只开列出物品名称的普通清单,并不能提供足够的信息来说明它们的内在价值,无论怎样去翻译也不可能让人明白。因此,我们另行向中国官员提供一份列表,就是附件五的一份,尝试把几件物品的性质描述出来,以它们的实用性来衡量其价值,甚至把那些显示礼品的精致细节略去。(IOR/G/12/92 45)

因此,他在清单中对部分礼品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不过,既然马戛尔尼意图展示英国的国力,以让乾隆留下深刻印象,那么礼品清单便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刻意炫耀的成分,甚至更准确的说法是:马戛尔尼的目的就是通过对部分礼品的详细描述来炫耀英国的国力,并特别强调其优点和功用。

这其中,马戛尔尼最急于炫耀的是西方的科学知识,尤其是天文学知识。这一观念其来有自。自明末天主教传教士来华起,西方天文学知识水平高于中国便成为了所有人的共识。马戛尔尼在日志后所附的《对中国的观察》中斩钉截铁地说:“在科学方面,中国人肯定远远落后于欧洲。”更认为中国的天文学知识极其有限,中国人观测星象只是为了安排祭祀仪式的日期,祈求国泰民安,但实际上连月蚀的日期也不懂得测算。此外,他又清楚地知道自明末以来,西方天主教教士一直凭借天文知识为清廷所用,甚至垄断了钦天监的职位,但当时履职的葡萄牙传教士知识水平并不高,中国的天文知识就更落后了(Macartney 264-66)。然而,正由于中国的这种落后,使得一些天文器材的名称和相关介绍的翻译变得更加困难,不容易达到预想的效果。

礼品清单中译本所开列的 19 件礼品中,6 件与天文有关<sup>[9]</sup>,每件的描述详略不一。对马戛尔尼来说,最重要的是清单上的第一件礼品:Planetarium,拉丁文本作 Plantarum,今天的常见中译为“天体仪”或“天体运行仪”。据考证,使团所携带的天体仪,是由符腾堡(Württemberg)著名仪器工匠哈恩(Philipp Matthäus Hahn)积三十年之功制造,又被称为“Hahn 氏天体仪”(the Hahn Weltmaschine)(Cranmer-Byng and Levere 511; 常修铭 36)。东印度公司以 600 英镑购下,交由英国钟表匠瓦利亚米(François-Justin Vulliamy)加之以华丽装饰。单是这笔加工费用便高达 656.13 英镑,再加上从拉巴特(Henry Labbart)处购入的价值 6.06 磅的新旋盘,这件礼

品的总价值最终达到了 1262.19 英镑 (“List of Presents, etc.”)。这个价钱甚至比盛载英王国书的镶钻石金盒子贵出一倍<sup>[10]</sup>。因此, 马戛尔尼极为重视这件礼品, 在清单中以超过 350 字的篇幅来作介绍, 再加上一段约 150 字的注脚, 详细地说明天体仪的构造和功能, 还刻意补入一些科学知识。例如以精密的数学计算标明地球在天际的几个运行位置, 月球以非正圆和不规则的轨迹环绕地球运行, 甚至还有木星由 4 个月球环绕, 土星的一个光环和 5 个月球等信息。

在正式介绍天体仪时, 马戛尔尼用上了非常夸张的语言, 声称这是“欧洲从未有过的天文科学及机械艺术的最高结合”, 并说在整个欧洲也再找不到这样的器械。这的确容易让人产生“夸大其词”的感觉。当然, 里面也有对清廷和乾隆皇帝的奉承: “在今后的一千多年里, 它将是标志贵国皇帝德行远照世界最偏远地区的一座纪念碑。”说得颇为得体。

然而, 礼品清单的中译本又是如何描述这“头件礼物”的呢?

壹座大架仔西音布蜡尼大利翁, 乃天上日月星辰及地裘[球]之全图, 其上地裘[球]照其分量是小小的, 其日月星辰全地裘[球]之像俱自能行动, 效法天地之转运十分相似。天文地理之规矩几时该遇着日失月失及星辰之失, 俱显现于架上, 亦有年月日期之指引及时钟可观。

首先, 译名已出现严重问题。“大架仔”是什么意思? 是一件有价值的礼品吗? 从名字看, 最基本的信息——这是一件天文器材——就没能传递出来。跟着配以拉丁文的音译“布蜡尼大利翁”, 更让人不知所谓。乾隆和中国官员虽然能通过之后的描述大体知道这是与天文有关的礼品, 甚至认识到这是一种刻画星体位置的天文星宿图或天文仪架, 但仪器最关键也是最可能引起关注的功能——显示日食月食——却被写成了“日失月失及星辰之失”, 既难以理解, 又让人怀疑其真实性。与此同时, 这段不好理解的描述后面却紧跟着赞美的语句: “斯大架因聪明天文生年久用心推想而造成, 从古迄今尚没有如是, 其巧妙甚大, 其利益甚多, 故于普大西洋为上顶贵器, 理当献于大皇帝收用。”上述文辞颇为夸张, 却没有明确而具体地指出其好处所在, 从而让整段介绍显得空泛而浮夸。虽然文段仍然表达了向乾隆呈送上等礼物的意思, 但若略去原文中有关皇帝德行的奉承言词, 其重点仍是夸耀西方的优点, 惹恼乾隆也就不意外了。

军机处的改写本首先将“大架仔”删掉, 以“西洋语布蜡尼大利翁”的音译作为礼品的名称, 这一改写虽不理想, 但至少不会让人认为这是件毫无价值的“大架仔”。接着又将“日失月失及星辰之失”改为“何时应遇日食月食及星辰之愆, 俱显著于架上”, 功能得到较为清晰的表述。但其余部分依然只在文字上稍作修饰, “聪明天文生”改为“通晓天文生”, “从古迄今尚没有如是”改为“从古迄今所未有”, “巧妙甚大”改为“巧妙独绝”, “上顶贵器”改为“上等器物”等, 整段解说仍显空洞, 丝毫没有展示出先进的天文知识和科学思想。

作为礼品清单上开列的第一件物品,“布蜡尼大利翁大架”肯定会引起乾隆的注意,但清单文本的描述只会带来负面效果。必须注意的是,在之后的相关文档里(除了乾隆以略带戏谑的语调将这古怪名字入诗外),我们再也见不到“布蜡尼大利翁大架”的名称,取而代之的是“天文地理音乐表”(《汇编》125)、“天文地理音乐大表”(579)、“天文地理表”(131)或“天文地理大表”(139)。相较于“布蜡尼大利翁大架”之名,这些出现在中国官员奏折里的名称显然更好懂,但同样问题多多。虽然这天体仪确实能奏出音乐(常修铭 37),但马戛尔尼的整段描述都没有提及音乐,因为这显然跟他所要强调的天文知识没有关系,“天文地理音乐表”甚至会让人误以为是玩乐的器具,即所谓的“音乐钟表”(sing-song),反而贬低了它的价值。即使后来改用“天文地理表”,其实也是极其空泛,不知所谓。对于“布蜡尼大利翁大架”的译法,我们不应过分苛责译者,因为此类仪器从未在中国出现过,在翻译时没有可供参照的对象,只能以音译的手法处理。然而即使责任不在译者,但从效果上说,这件原本被寄予厚望,以为一定能打动乾隆的最贵重礼品,却因为翻译上的问题而无法有效地传达重要信息,这显然不符合英国使团的期望。

与之类似,译者也没有准确译出礼品清单上第二件物品的名称,但这属于另一类问题。清单原文中,马戛尔尼本来就没有点出礼品的名字,只说是“另一件特别有用的天文器械”,这让人难以理解,因为东印度公司在他出发前交与其处理的物品清单中,明确将这件礼品开列出来:“奥里(Orrery, William Fraser)所制造,以 52.10 英镑售与东印度公司,再加修饰,总共花费 94.14 英镑。”(“List of Presents, etc.”)不知马戛尔尼为何不照录其名,尽管他在日志中曾提及奥里的仪器(Macartney 144)。礼品清单的中译本将其翻译为“壹座中架”,无法借由名字提示任何信息,后面的简略描述——“亦是天文理之器具也,以斯架容异[易]显明解说清白及指引如何地裘与天上日月星宿一起运动,为学习天文地理者甚有要益矣”——虽然让我们知道它跟天文地理有关,但描述文字却并未说明其具体功能。军机处的版本将其改写为“坐钟一座”,也有严重的问题。中国官员误以为使团把“钟”字错写成了“中”字,但真实情况是,由于这件仪器在体积上比同为天文器物的“大架仔”更细,所以译者称其为“中架”。“坐钟”的译法让人以为这只是一座普通的定时器,不但错误传递了其功能和价值,也跟马戛尔尼所要炫耀的天文知识毫无关系。

除上述两件贵重的天文仪器外,马戛尔尼还带来天球仪和地球仪各一座,分别列作清单第三和第四件礼品。在东印度公司看来,这两件科学仪器也属贵重礼品,公司原来的礼品清单将其排在第二,仅在天体仪之后,总价值为 970.16 英镑,是七政仪的十倍,且以一对组合的形式介绍(“List of Presents, etc.”)。但马戛尔尼本人似乎不太看重。他将其分拆成两件礼品,以天球仪作为第三件礼品,只说它是对星体位置全面而准确的呈现。不过,如果说马戛尔尼原清单对天球仪的介绍不能充分体现它昂贵的价格,那么中译本更是连其天文价值也没有表现出来:

壹个天裘全图，效法空中之蓝色，各定星画在于本所有金银做的星辰，颜色及大小不同，犹如我等仰天视之一般，更有银丝分别天上各处。

重点放在颜色和金银丝，看来更像一件艺术品，要借助这段中译本的描述来炫耀英国人的天文知识，自然无法达到目的。

至于地球仪，那描述就更简单了：

壹个地球全图，天下万国四州洋海山河及各海岛都画在其所，亦有记上行过船之路程及画出许多红毛船之样。

作为远方呈送、大肆渲染的礼品，礼单的描述却如此简单，只说只说球上画下四州山川海岛，又怎么不会让乾隆感到失望呢？

其实，这4件天文器材的确价值不菲，但在翻译过的礼品清单里，由于无法具体描绘其价值和功能，只会让礼品本身显得平淡无奇。与此同时，英国人的夸赞之词——尤其是这些夸赞也译得很空泛——又清晰地见于清单中，两相比较后给中方带来的落差感，最终换得了“夷性见小”“张大其词”的评价。这在“第五样等礼物”的描述中表现得更明显：

拾壹盒杂样的器具，为看定时候及天气变换之期，其一分为指引月亮之变，其二为先知将来之天气何如。斯等器俱由精通匠人用心作成，故各甚是好工夫也。

合并成为一件礼品的11项“杂样的器具”，能有多高的价值，却要由“精通匠人”用心制作？最后的夸赞“故各甚是好工夫也”一句堪称不伦不类，军机处在入档时索性将其删去。

如果说要通过礼品清单中译本充分展示英国人的天文水平已经很难，介绍西方最新科学成果就更加困难了。清单中第七、八件物品都是新兴科技产品，但相关描述不仅无法展现其科学价值，甚至会让人误以为是玩戏法的道具或玩具：

#### 第七件礼物

壹个巧益之架子，为显现何能相助及加增人之力量

#### 第捌样礼物

壹对奇巧椅子，使人坐在其上，自能随意转动并能出其本力量之行为也。

这段话实在无法让人明白它们的功能。很明显，军机处在入档时也弄不清楚，只得删减其中



一些不通顺的句子或表述方式。

除科学知识外,马戛尔尼还刻意炫耀英国的军事力量。虽然英国使团此次来华并不肩负任何军事任务——这点在英国政府及东印度公司给使团发出的指令中得到证明——所有议题都是围绕着商业活动展开,但英国正值积极推进海外扩张的时期,正如英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的国书中所言,他们大量制造船只,把最有学问的英国人送到世界各地,开发偏远未知的世界(George III 326),因此马戛尔尼实在难以抗拒向中国炫耀武力的诱惑。再加上他在途中曾近距离观察中国军队和武备状况,认为清军只用弓箭、刀剑等冷兵器,缺少现代枪械,又说中国的城墙抵挡不了炮弹轰击(Macartney 252-356)。虽然表面上是客观陈述,但实际上明确地质疑了中国的军事实力。

马戛尔尼一行携带的礼品中包括不少军械,诸如铜炮(brass ordinance)、榴弹炮(howitzzer mortars)、滑膛枪(muskets)、连珠枪(pistols),以及刀剑(sword blades)等。而在清单介绍中,他也颇费心思地强调,这些军械不仅装饰漂亮且威力强大,一些枪械能用准绳发射,铜炮能以弧线发射炮弹杀伤敌人等,足以代表军事装备的最新发展,让乾隆知晓欧洲战争科学的发展状况。在使团准备的清单中译本中,译者也尝试作一点交代,例如“第十六样礼物”就是要供“大皇帝万岁私用”,“长短自来火鎗刀剑等几枝军器”,“实是上等好的”,那些刀剑还能“剗断钢铁而无受伤”。对于这段文字,军机处入档时把“实是上等好的”几个字删去,显示他们很不喜欢这种吹嘘的说法。事实上,马戛尔尼的原话并非如此,他只是说尽管这些枪械有漂亮的装饰,但主要的价值在于它们的用途。同样不能为清廷所接受的是清单将马戛尔尼所带来的“body guards”译成“保驾兵”。虽然今天“保驾”“护驾”等词也可以作一般用途,泛指护卫、保护的意思,但当时的中国更多用作对皇帝的保护。当“钦差”一词被禁用时,用来指称马戛尔尼亲兵的“保驾兵”被删掉是意料之中的。

使团礼品中还有英国战船的模式。对于当时的英国人来说,最让他们骄傲的是纵横七海、雄霸全球的英国海军。邓达斯甚至在给马戛尔尼的指示中提到,英国海军可以对中国提供帮助,双方借此建立更好的关系(50),同时特别调配英国皇家海军“狮子号”供马戛尔尼乘坐,以赢得最大的尊重(43)。“狮子号”是一艘装备 64 门大炮的战船,1777 年 9 月下水,属于英国皇家海军的第三级舰艇,在实用性和威力上被视为当时最理想级别的战船<sup>[11]</sup>。另外随行的还有一艘重达 1248 吨的东印度公司商船“印度斯坦号”。毫无疑问,两艘舰船远胜于中国当时的船只,足够展示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和先进的舰船技术,但马戛尔尼依然觉得不够。在选择礼品时,他特别带来一艘更巨型的英国战船“皇家君主号”(the Royal Sovereign)的模式。“皇家君主号”是一艘装备 110 门大口径火炮的第一级巨型军舰。它于 1786 年 9 月下水,重 2175 吨,长 56 米,耗资 67,458 英镑,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舰只,后来在 1805 年的特拉法加战役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马戛尔尼在原来的清单中对模型只做了简单描述:它是英国最大型的战船,装有 100 门巨型铜炮,模型把战船装备的各个细节都复制了出来。不过,关键是他之后

关于为什么要把模型送给中国皇帝的解释。马戛尔尼说，由于黄海水域较浅，且英国船员又不太熟悉水道环境，所以只能派遣较小型的“狮子号”前来，但这不足以展示英国强大的海军实力，因此有必要送来英国最大战舰的模型。在解释前，马戛尔尼还十分巧妙地插入一段自我吹捧的发言，非常直接地把英国描述为“欧洲公认的第一海军强国，是真正的海上之王”。这一信息也在中译本中传递出来：“红毛国王，洋海之王者，有大船甚多。”可以预期，这些文字肯定会被删除。目前所见清宫档案的文本已经变成了“红毛国在西洋国中为最大，有大船甚多”。此外，中译本在解释为什么不能派遣更大的船只过来时，似乎将责任推给了中方：

原欲选更大之船以送钦差来 贵朝，但因黄海水浅，大船难以进口，故发来中等暨小船，以便进口赴京。

虽然马戛尔尼原来提及了黄海水浅的问题，但同时也说明了欧洲人不熟悉水道的情况，但中译本中没有把后面的部分译出来，效果便很不一样。

除了这些涉及科学和军事力量的礼品外，关于一对彩灯的描述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壹对相[镶]金的彩灯，折[折]散收在十四盒内。此灯挂在大厅中照耀，满堂甚好，虽然于大西洋玻璃彩灯之样无数，但此彩灯乃样，其光胜数，其工夫无比，故特选之。

就像其他物品一样，具体的描述不足以显示它的特点，但又以很夸张的说法来赞颂，难以叫人信服。结果在入档时，中方将后面整段的夸赞之词删去，变成十分简短的“玻璃镶金彩灯一对，此灯挂在殿上，光明照耀”。

## 五

除了礼品本身，清单中还有两点会惹来乾隆的不满，第一是马戛尔尼要求清廷提供房舍安置使团成员和礼品，第二是礼品组装的问题。

上文曾提及，马戛尔尼在清单中逐一描述各项礼品后，要求清廷拨出地方以便重新组装礼品，另外还提出在北京为使团成员提供足够的住所。也许从西方的角度而言，这种直截了当提出要求的做法颇为普遍和合理，但对已有惯常方式接待外使的“天朝”来说，这明显不合礼仪，而且整体表述也确实给人以自尊自大的感觉。例如，该项要求是以“恳大皇帝令备一座宽大高房以便安置好各品礼物”开始的，虽然是说“恳大皇帝”，但要求备好一座宽大高房，却似是站在高位向下属传达指示，乾隆一定无法接受，难怪军机处入档时将其改写为“敬恳大皇帝另赏一座宽大房屋”。同样地，在交涉使团成员住宿问题时，尽管也有“伏祈大皇帝

宽赐”“则感天恩无穷矣”的说法，但说到使团成员时的“自红毛本国随钦差来天朝者文武官员体面同伴及其家人共有一百余人”，也显得自抬身价，“体面同伴”难逃删改命运，成了意义相差甚远的“工匠跟役”。这些改动说明，清廷认为他们提出要求的方式不合传统礼仪。此外，上文还曾提及，中国官员把这些要求从礼品清单中分拆出来，另以禀文形式提出，也是要将这次来访回归到传统的朝贡框架，不能因为送来贡品就擅自提出要求。

另一个问题是礼品的组装。为方便运送，部分体积较大的礼品是拆散后运送，待运抵北京后才重新组装的。由于部分器材在当时确属精密，组装需要专门技能，故与使团随行的还有许多机械师和专业工匠。对马戛尔尼来说，这既代表了英国对礼品的重视，也表明这些礼品的确具有很高的科学水平，因此，他在礼品清单中特别强调了重新装嵌的问题。然而，中译本在表述时的效果又如何？这里可以“大架仔”“布蜡尼大利翁大架”为例。

马戛尔尼所带来的天体运行仪，因为是由几座珍贵天文仪器组成，即使在当时的欧洲也堪称罕见，绝非平凡事物（常修铭 37）。但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礼品清单以“聪明天文生多年用心推想而成，从古迄今所未有，巧妙独绝，利益甚多”来形容天体运行仪，实际上未能清楚说出其精妙之处何在。尽管说法属实，但对乾隆来说，一个“天文生”多年的推想能有多少价值？为何要大吹大擂？礼品列表在介绍完器材后这样解释其组装需求：

缘此天地图架甚宽大，洋船不能上载整个，故此拆散分开，庄〔装〕入十五箱而发之，又令原匠跟随钦差进京，以复措起安排置好如前，并嘱咐伊等慢慢小心修拾其架，勿因急惶错手损坏之，是故求望大皇帝容于其匠人多费一点时候，以便置好，自然无错。

“布蜡尼大利翁大架”以外，第二件礼品七政仪也有“为能更便益载来，其原匠亦跟随钦差进京，以复安排之”，第十五件礼品两辆马车则有“其两大车如今散十六包，但有精通车匠跟随钦差进京，以复安排之”，都强调要派遣专门的工匠随团过来。乾隆在读到清单和征瑞的汇报后，反应很大，认为浮夸不可信，并就“布蜡尼大利翁大架”的安装发出上谕：

至该使臣向征瑞告称贡品内天文地理音乐表〔天体运行仪〕极为细巧，带来工匠必须一月之久方能安装完整等语。此必系该贡使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安装尚须一月，则制造岂不更需年岁？（《汇编》125）

客观来说，制造这样复杂的天文仪器，在当时“更需年岁”是毫不出奇的。上文已指出，这座天体仪是由德国仪器工匠哈恩积三十年之功而成（Cranmer-Byng and Levere 511；常修铭 36），但乾隆显然不相信，上谕批评英国人“张大其词”，就明确指向礼品清单中有关安装时

间的说法。

除装置耗时外，在另一份上谕中，乾隆又驳斥英使天文地理表“安装后即不能复行拆卸”的说法，认为“其言实不足信”，因为“该国制造此件大表时，制毕之后自必装饰成件，转旋如法，方可以之入贡。若装成后即不能拆卸，何又零星分装箱内，载入海船？”他的结论是：“所有安装不能拆卸之说，朕意必无其事。”（《汇编》137-38）这进一步说明乾隆不相信英国人的说辞。为此，他指令工部尚书兼内务府主事金简“带同在京通晓天文地理之西洋人及修理钟表之好手，首领太监匠役等”，除在使团匠师安装天体仪时留心学习体会，“尽得其装卸收拾方法”，以备将来之需外（138），还有另外的目的：“今贡使见天朝亦有通晓天文地理及修理钟表之人在旁帮同装设，不能自矜独得之秘，其从前夸大语言想已逐渐收敛。”（140）

这很有意思，因为即使乾隆知道宫内没有使团带来的天体运行仪，也要从技术上打破英国人“自矜独得之秘”的自信。金简后来的报告说“连日留心，看得大表内轮齿枢纽动转之法并无奇巧，与京师现有钟表做法相同”（566-67），大概让乾隆深感满意。

## 六

乾隆在收到礼品清单当天即发下上谕，批评英国人“夷性见小”“张大其词”。这段上谕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乾隆在看到清单后马上所作的反应：

着征瑞即先传知该贡使等于无意之中向彼闲谈，以大皇帝因尔等航海来朝涉万里之遥，阅一年之久，情殷祝嘏，是以加恩体恤，准尔进献。至尔国所贡之物天朝无不具备原亦有之，且大皇帝不宝异物，即使尔国所进对象十分精巧，亦无足珍贵。如此明白谕知，庶该使臣等不致居奇自炫，是亦驾馭远人之一道。（《汇编》120）

乾隆以朱笔删去的“即使尔国所进对象十分精巧”一句，正好说明他根本就不认为或不愿意承认英国人所送礼品的精巧。此外，这道上谕还提出了另一重要观点：英国人所送礼品，中国早已拥有，不值得大惊小怪。

此外，英国人花费最多的天体运行仪，尽管确实为清廷所未有，因此不存在“天朝原亦有之”的说法，但乾隆依然在安装拆卸问题上认为其“张大其词”，连番下谕指斥，不许英国人“自矜独得之秘”。值得一提的还有安装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在运送途中，天体运行仪的一小片玻璃破了，使团技师尝试以金刚石切割另一块玻璃来填补，却并不成功，而一名中国工匠“以粗糙的工具”直接从一块弯曲的玻璃板上割下一小块来修补，准确无误，让英国人深感钦佩和惊讶（Macartney 264; G. Staunton, *An Authentic vol. II* 104-105）。即使是一直以非常尖酸负面的笔触描写中国人和中国科技成就的机械师登维德，也忍不住对此事记下一笔，说这是显

示中国人能力的一宗怪事 (Proudfoot 51)。可惜这件能够证明天朝优越性的事似乎没有上报朝廷,不然乾隆一定会十分高兴,并进一步批评英国人不要自矜其“独得之秘”。此外,斯当东和马戛尔尼也曾谈及“两名普通的中国人”怎样在完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在不足半小时内就把一对由好几千块零件组装成的大玻璃灯拆下,移到另一处地方重新安装,让使团成员感到惊讶 (Macartney 264; Staunton, *An Authentic vol. II* 104-105)。

天体运行仪之外,其他礼品又是否可称“天朝原亦有之”?以上文提及的七政仪为例,乾隆中期,宫内已至少拥有两座七政仪,并记在《皇朝礼器图式》中。但由于中译本只是空泛地说“壹座中架”,乾隆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拥有同类物品,因此没有特别提问。不过,乾隆非常熟悉清单上紧接着七政仪出现的天球仪和地球仪,因为内务府曾在乾隆朝数次奉旨制造。其中一次是在 1760 年(乾隆二十五年),蒋友仁 (Michel Benoist) 绘制完成新坤輿全图后,乾隆下旨根据新图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据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地球仪”(常修铭 53); 后又在 1777 年(乾隆三十六年)和 1778 年(乾隆三十七年)两次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可见乾隆对这两类仪器的偏爱和熟悉,甚至不只限于玩赏之用,更要从中获取天文地理数据和知识 (53-54)。因此,乾隆在看到礼品清单中的天球仪和地球仪后,不但特别注意,更直接提出要与宫内藏品比较:

再贡品内天球地球二种,现在干清官宁寿官奉三无私等处俱有,陈设之天球地球较该国所进作法是否相仿,抑或高低不同之处。(《汇编》143)

对于这样的提问,金简给乾隆提供的答案是“与宁寿宫乐寿堂现安之天地球无别”(560)。善于揣摩上意的金简还顺势报告了其他贡品的情况,包括原清单中译本第二件只写作“中架”的七政仪。虽然他没能准确说出礼品的名称,只把它称为地理运转架,但也马上报告说“天朝原亦有之”,且比马戛尔尼的贡品优胜:“地理运转架一件,圆形连架座高四尺六寸,径二尺五寸,与景福宫现安之仪器相同,而座架上装饰花文,尚不及景福宫仪器精好。”(560)

清单上的第十一件礼品彩灯,其实也非常名贵。使团以 840 英镑从制造商威廉帕克父子处购买 (“List of the Scientific Apparatus”)。而金简的汇报则是:“又玻璃灯二件,各高六尺五寸四分,径四尺,与长春园水法殿内现悬之鹅项玻璃灯无异。”(560) 金简的汇报无疑令乾隆满意,因为这让他进一步认定英国人的礼品没有什么特别奇巧,不值得“张大其词”。

必须强调,乾隆的上述评论和问题都是在他亲眼见到礼品前提出的,换言之,其参考物是礼品清单的中译本。这就清楚地说明翻译在这次英国使团来华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那么,在见过部分礼品后,乾隆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如果乾隆在态度上大大幅度转变,那便说明清单译文提供了错误信息,让他以为礼品平平无奇,不值得炫耀,而实际上礼品确实很具特色,值得英国人自豪。

乾隆在1793年9月30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和10月3日（八月二十九日）两次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观赏了使团带来的部分礼品。第一次主要参观安置在那里的几件大型物品，包括天文地理大表（天体运行仪）、地理运转全架（七政仪）、天球仪、地球仪、指引月光盈亏及测看天气阴晴各一件，另外还有玻璃灯二件（563）；而第二次主要是观看气泵等在9月30日那天还没有完全安装妥当的物品和一些实验示范。在两次观赏活动以后，乾隆颁给大臣的上谕再未讨论过礼品，但这并非意味着看法的改变，而是因为已经没有再和大臣讨论礼品的必要。

更为后人所注意的是乾隆发给使团的敕谕，其中一段谈及使团带来的礼品：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贡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汇编》166）

作为写给英王的敕谕，不能排除乾隆文词中有夸张的成分，以期达到震慑效果，这也是他曾在上谕中所说的“庶该使臣等不致居奇自炫，是亦驾馭远人之一道”（166）。但显然，这段敕谕跟乾隆收到礼品清单后发给征瑞的上谕很相似（120），其核心思想是一致的，即英使带来的礼品并不算珍贵，天朝“无所不有”，只是“张大其词”“夷性见小，自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等批评性较强的句子不见了（但“并无更需尔国制办对象”其实语气也是很重的）。此外，即使不是在正式的官方场合，情况也一样。乾隆在同年（1793年）曾写了一首志记马戛尔尼“奉表贡至”的诗，其自撰按语便提到使团带来的礼品中最名贵的天体运行仪：“此次使臣称，该国通晓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测量天文地图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布蜡尼大喇翁一座，效法天地运转测量日月星辰度数，在西洋为上等器物，要亦不过张大其词而已。”<sup>[12]</sup>在这段文字里，乾隆不但用了“布蜡尼大喇翁”的名称，而非正式上谕里的天文地理音乐表，更直接引用礼品清单中译本里的字句，例如“通晓天文生多年用心推想而成”“西洋各国为上等器物”等，可见乾隆非常仔细地阅读过这份译本。不过，乾隆在诗中所表现的态度与他还未见礼品时所说的一致，他始终坚持英使不过是“张大其词”而已。他跟着还解释说“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所以“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这也跟他写给英王的敕谕相同。

由此可见，乾隆在见到部分礼品后并未改变原有态度，他从礼品列表中读到的讯息，跟他实际见到礼品后的感受是相同的。有学者认为“经由金简报告以及亲身观察的结果，他对于使团礼品的态度与评价乃急转直下”（常修铭 59），但这并非事实，因为乾隆在看过礼品清单后，虽未亲眼见到礼品，也没有指示金简去检视，便已经认定英国人是“张大其词”，并多

次作出批示, 不要让对方居奇自炫。换言之, 乾隆态度的急转直下就发生在见到礼品清单中译本后, 金简的报告和对部分礼品的观赏只是进一步确认了先前的看法。这意味着对乾隆来说, 礼品清单中译本提供的信息是准确的, 即英国人带来的礼品并不算名贵, 只是“夷性见小”, 夸大炫耀而已。

毫无疑问, 马戛尔尼在选择礼品时确实希望能挑选出代表英国乃至欧洲科学和工艺最新发展水平的礼品, 但出于平衡商业利益的需要, 他最终带来的并非最先进的科技产品 (Berg 269-88)。此外, 使团在选择礼品时, 虽然也说过要避免挑到清廷已经拥有的东西, 但其认知明显不足, 以为乾隆所拥有的只不过是音乐钟表之类的玩乐物品, 根本不知道清廷其实在天文等方面也有很多先进物品。以马戛尔尼抵达澳门后从东印度公司秘密及监督委员会成员波郎手上购买的一台望远镜为例。马戛尔尼在日志中记载, 在买到这台望远镜及大透镜 (火镜) 后, 他感到颇为满意: “我们在北京将不会遇上任何对手, 不会有什么相近的器材出现。” (Macartney 69) 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乾隆没有对望远镜提出什么问题, 金简在其后的报告中也没有说到宫内藏有类似的物品, 但在使团到来的 20 年前 (1773 年, 乾隆三十八年), 天主教士潘廷璋 (Giuseppe Panzi) 与李俊贤 (Hubert de Mericourt) 曾向清廷进献望远镜, 负责引见的蒋友仁称之为“新法远镜”。据考证, 蒋友仁献给乾隆, 并作示范和解说的望远镜应为法国科学家卡塞格伦 (Laurent Cassegrain) 制造的反射式望远镜 (Cassegrain reflector), 与使团带来的是同一类型, 且在当时也引起了乾隆的注意, 并曾与蒋友仁讨论过反射望远镜的原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355-56; 常修铭 55-56)。因此, 马戛尔尼说他带来的望远镜在北京没有对手显然是错误的, 表明英国人对清廷收藏情况的隔膜。虽然马戛尔尼曾自陈从早期传教士的记述中了解了清廷对西洋物品的兴趣, 所以决定携带昂贵的科技器材 (Macartney 266), 但他的了解显然不够。从一开始, 他就认定中国的科技在元代发展到高峰后一直停滞不前, 尤其是在清代的 150 年里更见退步, 以致科学知识严重落后于蒸蒸日上的西方 (222), 进而以为自己带来的物品一定远胜清廷的藏品。在这个问题上, 斯当东的想法似乎不完全相同。他在回忆录开首谈到, 他们这种官方送呈的礼物, 无论在工艺还是价值上, 要超越通过民间渠道输送到中国的物品是枉费力气, 只能希望后者送呈的新奇物品太多, 使乾隆失去新鲜感, 从而更欣赏在科学与艺术方面有真正实用意义的礼品 (G. Staunton, *An Authentic vol. I* 22)。但必须注意的是, 斯当东的回忆录是在使团回国后写成的, 有可能是在见到清廷的藏品后, 他才产生这样的想法。

相反, 乾隆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解更为准确。上文已指出, 在读过礼品清单后, 他马上指示征瑞等在闲谈中告诉马戛尔尼, 清廷早已拥有使团带来的物品。我们也确认, 除天体运行仪外, 清廷的确已经藏有使团所带来的包括七政仪、天地球仪、望远镜、气泵、玻璃灯等在内的礼品。乾隆对自己的藏品很自信, 刻意安排马戛尔尼抵达热河时参观, 这就是乾隆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敕谕中所说的“尔之正使等所亲见” (《汇编》166)。马戛尔尼在日志里诚实

地记下见到这些物品后的感想:

这些〔宫殿和庭阁〕全都以最豪华的方式来装饰〔……〕有着各种各样欧洲的玩意和器材,球仪、七政仪、钟表和音乐自动仪器,工艺是这样的精巧,数量是这么多,我们的礼物马上会被比下去,面目无光了。(Macartney 125)

在另一个地方,马戛尔尼又说,他相信乾隆最少拥有价值二百万英镑的“各色玩具、珠宝、玻璃制品、八音盒,不同种类的器材,显微镜、钟表等,全部都是在伦敦制造的”(Macartney 261)。斯当东甚至说在热河有一个“Cox Museum”,指的是清廷所藏英国著名钟表匠考克斯(James Cox)及其家族所制造的大量名贵钟表<sup>[13]</sup>。在这种情形下,很难期望乾隆在参观使团礼品时表现出多大兴趣。登维德的回忆录说乾隆在观看气泵等礼品时,把它们说成“只配供儿童玩乐之用”(Proudfoot 53),这确实会让使团的人感到气馁甚至愤怒。巴洛在看到和珅以他们带来的极为珍视的大透镜燃点烟枪后愤愤不平地说:“他们〔中国人〕完全没有能力欣赏艺术和科学上任何伟大或最好的东西。”(Barrow 343)

平心而论,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礼品相当丰厚,总价值高达15,610英镑,最终却落得个“夷性见小”“张大其词”的评价,实在有欠公允。而且,乾隆也并非完全不了解这些礼品的价值,因为在使团回国后不久,荷兰派遣德胜使团访京,清廷便比较过二者所送的礼物:

遵将此次荷兰国呈准贡单与上次英吉利国所单开各件详细比较,查英吉利国所进大仪器共有六件,此次荷兰国止有乐钟一对、金表四对,其余羽缎大呢等项为数均不及英吉利国所进十之一二。至荷兰国贡单内所开檀香油丁香油等物,并非贵重之物,亦并以凑数呈进,较之英吉利国所进物件,实属悬殊。(《汇编》202)

因此,问题的核心并非数量或价值,而在于怎样进行更准确、有效的沟通。一方面,礼品清单让乾隆觉得英国人喜欢夸张炫耀,过于自重自大;另一方面,使团在选购礼品前对清廷所收西洋器物了解不足,以致送来的礼品大都是“天朝原亦有之”,没有新鲜感,一些原本非常名贵的礼品也变得平常,惹来乾隆更大的不满。

这的确反映了当时的英国人对中国情况的了解不足,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够。最明确的例子就是作为礼品的两辆马车。礼品清单中译本对两辆马车只做了简单描述,乾隆不会知道马车镶有宝石饰物,更不可能知道它装有的悬浮弹簧,可减轻路上颠簸之苦。更大的问题是马车的构造。当时一名大太监在看过马车后,轻描淡写、仿佛自然而然地作出反应,一语道破症结:英国人是否认为大皇帝竟会让其他人坐得比他还要高,且以背向着他?<sup>[14]</sup>显然,这是英国人从未考虑过的问题,也正好说明了存在于中英政治文化间的巨大鸿沟和英国人对中国宫廷文化



的隔阂。结果,马戛尔尼使团花费 4412.32 英镑购买的两辆马车<sup>[15]</sup>,就一直被闲置在圆明园内,从未使用过,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占领圆明园时,簇新的马车依然放在那里(Swinhoe 331)。

其实,中英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在马戛尔尼使团礼品清单的翻译中显露无疑。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正确地指出,在中国人的送礼文化里,送礼者在谈到自己的礼品时,必须以谦逊的态度去贬低礼品的价值,以免受礼人感到尴尬甚至羞辱(73)。但马戛尔尼的做法刚好相反,为了展示英国的力量,他特别提出不能只开列礼品名称,还要做出详尽的介绍,以为这样可以显示礼品的真正价值,但结果却像是刻意炫耀财富,让整个送礼贺寿的行为显得不真诚,甚至有羞辱朝廷的意味,给中国人留下傲慢不逊的印象,这是他们不理解中国送礼文化的表现。可惜的是,尽管负责翻译礼品清单的使团译员是中国人,但由于他们在很年轻时便离开中国,长期在西方接受传教训练,对这一问题认识不足,无法提供有效的建议,以致译文中存在诸多难以为乾隆接受的表述方式,由此构成了一场“外交风波”。以此个案为例,我们可以发现翻译在近代中外交往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鉴于此,学界确实有必要加强中国近代史中的翻译研究,以期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

#### 注释 [Notes]

- [1] 笔者要特别感谢英国亚洲皇家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威奇(Edward Weech)博士提供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所藏马戛尔尼使团礼品清单中译本。
- [2] 笔者曾在 2013 年发表一篇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礼品清单翻译问题的论文,就跟所有研究者一样,当时只能分析收藏于清宫军机处的一份译本,但这份译本在入档时曾遭修改,不是使团送呈的原件(王宏志,《翻译与马戛尔尼的礼物》77-124)。
- [3] “Catalogue of Presents.” “Factory Records: China and Japan, 1614-1843.” British Library, IOR/G/12/92, pp. 155-70. 下文引述使团所准备的礼品清单英文原本,均根据此份资料,不另作注。
- [4] “List of Presents.” George Thomas Staunton Chinese Letters and Documents, vol. 1, doc. 2.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下文引述使团所准的礼品清单中译本,均根据此资料,不另作注。
- [5] 有关使团译者,包括礼品清单译者问题的讨论,参见王宏志:《马戛尔尼使团的译员》,载《翻译史研究(2018)》。不过,该文有关礼品清单译者的讨论部分并不正确,因为笔者当时还没有见到使团自己准备的中译本,相关讨论只根据《汇编》所收录的军机处抄本。
- [6] 下文有关清宫档案军机处所藏使团礼品清单中译本的讨论,均引录自这两份译稿,不另作注。
- [7] 另外,“随手档”中的《札征瑞一件》也有指示:“该国贡单内记有钦差字样,俱改为贡差敬差等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汇编》256)。
- [8] 值得指出的是,收在清宫“外务部档案”的“觐事备查”中有《乾隆五十八年英遣使马戛尔尼入贡计二十九种》,数目与中英文礼品清单都不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汇编》579)。
- [9] 具体数目是超过六件的,因为在描述完第一件礼品之后,马戛尔尼加上了另一“同此单相连别的一样稀见架子,名曰来回柯督尔”,一座反射式望远镜;另外第五件实为十一件用作“测定时候及指引月色之变,可先知将来天气如何”的十一盒“杂样器具”。
- [10] 金盒子由 113 盎司共值 461.1 磅的黄金制成,镶有 374 颗共 22 克拉的钻石,价值 184.18 磅,再加上 196 磅的制作费及其他杂项,金盒子的总价值为 885.2 磅(“List of Presents carried by Colonel Charles Cathcart”)
- [11] 英国皇室舰艇的分类规格开始于 1620 年代,第三级舰艇装备的大炮为 60 门以上,而第二级和第一级则分别为 90-98 及 100 门以上。参见 Rif Winfield, *British Warships in the Age of Sail, 1714-1792: Design, Construction, Careers*

- and Fates. Seaforth, 2007. 尽管第三级舰艇在大小及威力上比不上第二级和第一级，但在速度及灵活性上则较为优胜。
- [12] 在后面的一段按语里，乾隆重复了这个看法：“远夷自夸精巧，所见者小，亦无足怪。”二者同见中国历史档案馆《汇编》，第555页。
- [13] Staunton, G., II, 84. 有关清廷所藏英国钟表情况，参见 Catherine Pagani, “*Eastern Magnificence and European Ingenuity*”: *Clock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 [14] Barrow 113. 相同的记载也见于斯当东的回忆录，不过他说这是一些官员的反应，不是来自大太监的说法 (Staunton G., II, 43)。
- [15] 夏天所用马车价值 2233.15 镑，冬天用马车价值 2179.17 镑 (“List of Presents, etc.”)。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Barrow, John. *Travels in China, Containing descriptions, Observations, and Comparisons, Made and Collected in the Course of a Short Residence at the Imperial Palace of Yuen-Min-Yuen, and On A Subsequent Journey Through the Country From Peking to Canton*. London: T. Cadell & W. Davies, 1804.
- Berg, Maxine. “Britain, Industry and Perceptions of China: Matthew Boulton, ‘Useful Knowledge’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1792-94.”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1, no. 2, July 2006, pp. 269-88.
- “Catalogue of Presents.” *Factory Records: China and Japan, 1614-1843*. British Library, IOR/G/12/92, pp. 155-70.
- Chang, Xiuming. *The Scientific Mission of the Macartney Mission: Focusing on the Display of Presents and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MA Thesis.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2006. [常修铭:《马戛尔尼使节团的科学任务——以礼品展示与科学调查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 台湾清华大学, 2006。]
- Cranmer-Byng, John L., and Trevor H. Levere. “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Collison: Scientific Apparatus in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1793.” *Annals of Science*, vol. 38, 1981, pp. 503-25.
- Dundas, Henry. “Dundas to Macartney, Whitehall, 8 September 1792.” *Factory Records: China and Japan, 1614-1843*. British Library, IOR/G/12/20, pp. 36-55.
-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editor. *Collection of Archival Materials of the Macartney Mission to China*. Guoji Wenhua Chuban Gongsi, 199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
- . *Collection of Archival Materials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China in the Early and Mid-Q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FO 1048/1. *Chinese Translation of King George III’s Letter to Qianlong Emperor*. East India Company: Select Committee of Supercargoes, Chinese Secretary’s Office: Chinese-language Correspondence and Papers. Foreign Office Records, National Archives, The United Kingdom.
- George the Third. “Letter from His Majesty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on the Occasion of Deputing Lord Macartney on an Embassy.” *Factory Records: China and Japan, 1614-1843*, British Library, IOR/G/12/91, pp. 325-32.
- Grand Council. “Grand Council to Zhengrui, 30th Day of the Sixth Moon.” *Zhanggu Congbian*, edited by Palace Musuem, 1928, p. 62. [军机处:《六月三十日军机处给征瑞箭》, 载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掌故部编《掌故丛编》, 1928—1929, 第62页。]
- “Latin Translation, Catalogue of Presents.” *Factory Records: China and Japan, 1614-1843*. British Library, IOR/G/12/92, pp. 171-86.
- “List of Presents.” *George Thomas Staunton Chinese Letters and Documents*, vol. 1, doc. 2,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 “List of Presents carried by Colonel Charles Cathcart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1787.” *An Important Collection of Original Manuscripts, Papers, and Letters relating to Lord Macartney’s Mission to Peking and Canton, 1792-1794*, vol. 8, doc. 343. Charles W. Wason Collection, Cornell University. Accessed through “The Earl George Macartney Collection,” Archives Unbound, Gale.
- “List of Presents, etc., consigned to the care of His Excellency Lord Macartney, dated September 8, 1792.” *An Important*

- Collection of Original Manuscripts, Papers, and Letters relating to Lord Macartney's Mission to Peking and Canton, 1792-1794*, vol. 5, doc. 225. Charles W. Wason Collection, Cornell University. Accessed through "The Earl George Macartney Collection," Archives Unbound, Gale.
- Macartney, George.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edited by J. L. Cranmer-Byng. Longmans, 1962.
- Pagani, Catherine. "Eastern Magnificence and European Ingenuity": *Clock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U of Michigan P, 2001.
- Peyrefitte, Alain. *The Collision of Two Civilizations: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 China in 1792-1794*. Translated by Jon Rothschild. Harvill, 1993.
- Proudfoot, William Jardine. *Biographical Memoir of James Dinwiddie: Astronomer in the British Embassy, 1792*, '3, '4. Liverpool: Edward Howell, 1868.
- Staunton, George.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2 vols. Philadelphia: Robert Campbell, 1799.
- Staunton, George Thomas. *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 of the Public Life of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Bart.* London: L. Booth, 1856.
- . *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g in 1816*. 1824, for Private Circulation. Collected in Patrick Tuck, *Selected, 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 1635-1842*, vol. 10. Routledge, 2000.
- Su, Ling'a. "The British Embassy of the Fifty-eighth Year of Emperor Qianlong." *Collection of Archival Materials of the Macartney Mission to China*, edited by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Guoji Wenhua Chuban Gongsi, 1996, pp. 592-605. [苏宁阿编:《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入贡始末》,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第592-605页。]
- Swinhoe, Robert. *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 of 1860: Containing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Chinese Character, and of the Moral and Social Condition of the Country; together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Interior of Peking*.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61.
- Wang, Hongzhi. "Translation and the Presents of Lord Macartney to Emperor Qianlong." *The Gift of Knowledge: Re-Examining Gift Cultures*, edited by Shang-Kuan Chang, Translation Cen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13, pp. 77-124. [王宏志:《“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翻译与马戛尔尼的礼物》,载张上冠编《知识之礼:再探礼物文化学术论坛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中心/政治大学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2013),第77-124页。]
- . "George Thomas Staunton and Translation in British Trade in the Canton System: A Meeting Involving Translation Issues between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Ministers in Guangzhou in 1814." *Studi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no. 17, Aug. 2014, pp. 225-59. [王宏志:《斯当东与广州体制中英贸易的翻译:兼论1814年东印度公司与广州官员一次涉及翻译问题的会议》,载《翻译学研究集刊》2014年第17期,第55-86页。]
- . "The Translators/Interpreters of the Macartney Mission." *Studie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2018)*, edited by Hongzhi Wang, Fudan UP, 2020, pp. 36-120. [王宏志:《马戛尔尼使团的译员》,载王宏志编《翻译史研究(2018)》(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第36-120页。]

◇责任编辑:吴晋先

## “以诗译诗”方法考析：基于查良铮诗歌翻译

◎ 殷海红

**内容提要：**通过对“以诗译诗”这一诗学概念的梳理和溯源，本研究指出“以诗译诗”通常指译诗为诗、诗人译诗；此外，“以诗译诗”还包含了“突显意境，神形兼备”的文学审美诉求。诗人查良铮以大量优秀诗歌译作著称，可谓我国现代诗歌翻译“以诗译诗”之典范。本文从词、短语、诗句，以及韵律等方面分析查良铮部分代表性诗歌译作，从词汇增删、短语重置、韵不害意、重构韵律、拆句跨行、依韵建行等方面对“以诗译诗”的翻译实践方法进行考析，对翻译如何凸显原诗意境，实现形神兼备，更好地实现“以诗译诗”具有一定启示与参照意义。

**关键词：**以诗译诗 查良铮 意境 实践方法 诗歌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 (2021) 04-0080-13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查良铮英语诗歌翻译艺术研究”(16C044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级特色创新项目“翻译家赵萝蕤研究”(19TS02)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DOI：**10.19967/j.cnki.flc.2021.04.008

**Title:** A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of “Translating Verse to Verse”: Based on Poetry Translation by Zha Liangzheng

**Abstract:** Based on a brief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poetry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ranslating verse as verse” requires two elementary conditions: First, the translated text must be verse instead of prose. Second, the translators should be poets or those who have poetic talent. Apart from these two elementary factors, “translating verse as verse” also requires literary athletics in poetry translation. Zha Liangzheng, one of the outstanding modern Chinese poets and translators, is famous for his numerous and high-quality translated poetic works, and considered a typical practitioner of “translating verse as verse.” Considering diction, line and rhythm of poetry transl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some of his representative poems to do the textual research about his practical methods of poetry translation, which could be helpful and inspiring for Chinese poetry translators who seek to retain the balance between form and content, expression and description in poetry translation.

**Keywords:** translating verse as verse, Zha Liangzheng, artistic conception, practical methods, poetry translation

**Author:** Haihong Yin,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关于诗歌翻译,“以诗译诗”常被当作一个视角或评判标准,但这一概念是指向译文的体裁,译者的身份,还是关于诗歌翻译的评判标准?关于这一概念的内涵少有学者进行分析或界定,使得“以诗译诗”研究缺少应有的学术前提,无法进行深入探讨,因此,有必要结合这一概念的渊源首先回答“何为以诗译诗”这一问题。

从我国目前学术研究看,“以诗译诗”主要指向以下几个方面:(1)诗歌翻译的体裁,即诗歌需译为诗体;(2)诗歌翻译的译者身份问题,即诗歌译者应为诗人,或具有诗才、诗歌素养之人;(3)诗歌翻译需“神形兼备”,即意境的传达和艺术审美相统一。但关于如何实现“以诗译诗”,“以诗译诗”采用何种具体实践方法,目前学界尚未有深入探讨。笔者通过考察诗人、译者查良铮生前少量诗论文献,结合其经典诗歌译作对“以诗译诗”的实践方法进行考析,对“以诗译诗”进行方法细化,以期提出基于“以诗译诗”概念下的系统化诗歌翻译实践方法。

## 一、“以诗译诗”概念考辨

关于诗歌翻译,中西方一直存在某种不可译论,美国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说:诗意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Venuti 109)。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其翻译的难度往往高于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不乏优秀的诗歌译作,足以说明诗歌不但可译,且可“以诗译诗”。

### (一) 译诗为诗

西方关于诗歌应该被译为散文体还是诗体早期一直存在着争论。17世纪末法国的达西埃夫人(Anne Dacier)模仿原作风格用散文译出《伊利亚特》(*The Iliad*)与《奥德赛》(*The Odyssey*)两部史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世纪的翻译家特拉普(Joseph Trapp)和布拉狄(N. Brady)主张用无韵体翻译古体格律诗(谭载喜 95, 125)。英国翻译家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则主张译诗为诗,认为诗歌译为散文无法表现原作风格与手法(207)。20世纪后,西方各国对古典作品的翻译不再强调原作的高雅风格,而是普遍提倡用质朴平易的语言将诗歌译成散文,使译文在未加注的情况下也能被读者理解,因此近代以来,西方翻译界充斥着将诗译为散文体的翻译主张。

我国近代以来的诗歌翻译可追溯至董恂在1864年所翻译的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诗歌《人生颂》(*A Psalm of Life*)。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中,严复、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等学者都不同程度介入了诗歌翻译活动,他们普遍采用五言、七言、骚体和曲牌等古体形式。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相继发表《老洛伯》、《关不住了》两首白话体译诗,成为中国新诗成立的纪元(廖七一 98)。至此,中国诗歌翻译在形式上经历了从古体到现代白话体的转变,但诗歌应该被译为诗体还是散文,仍然存在争议,如赵元任认为节律与押韵尤其重要(58-60),而茅盾主张用散文体翻译格律诗(罗新璋 348),成仿吾则在《论

译诗》中提出译诗也应当是诗(3-4),其观点可被视为最早从诗体角度提出的“以诗译诗”概念。此外,王佐良曾评论卞之琳的莎士比亚诗歌翻译为“以诗译诗”,并指出卞氏译诗的两个重要特征:(1)译者本身的诗人身份;(2)坚持以诗体翻译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这在一定程度上,从译者和体裁方面指出了“以诗译诗”的两个要素(《以诗译诗》51-53)。

## (二) 诗人译诗

早在17世纪,英国文学古典主义流派的创始人德莱顿(John Dryden)就提出,要做一名优秀的诗歌译者,必须首先是一名优秀的诗人,译者应与原作者有相似之处。19世纪60年代,英国著名诗人兼评论家阿诺德(Matthew Arnold)提出了“译诗必须具有诗人洞察力”的观点。20世纪布拉格学派代表性的翻译理论家列维(Jiri Levy)提出:“文学译作是否具有原作的艺术感染力,取决于译者的文学素养以及对原作内容、风格和特征的熟悉程度。”(转引自谭载喜121-201)

王佐良曾指出诗歌翻译需要译者有能力找到一种透明的、活的本质语言,这只有诗人最为擅长,因此单从语言来说,也需要诗人译诗(《穆旦:由来与归宿》524)。屠岸认为诗人因为创作诗歌的经验和体会,能够比较好地翻译出诗歌作品,但他并不否认那些具有诗歌气质的非诗人译者,如翻译家杨德豫先生取得的成就(卢炜4)。“以诗译诗”研究目前多以诗人翻译家如郭沫若、徐志摩、卞之琳和查良铮等为主体对象,往往用“以诗译诗”指代“诗人译诗”。此外,“以诗译诗”与“诗人译诗”常被当作一个整体的概念(苏绘泉2;孙翠15-18),有时会省略其中一个,但不影响它作为整体概念的内涵,即:“以诗译诗”或“诗人译诗”都强调诗歌翻译中“诗体”和“诗人”两个重要因素。最后,“以诗译诗”还指向了诗歌翻译的某种标准或理念。例如,我国有学者曾提出将“以诗译诗”作为必须坚持的诗歌翻译观念(邹建军1-5)。由此可见,除“诗体”和“诗人”这两个基本要素外,“以诗译诗”还对诗歌翻译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与文学审美诉求,即不拘泥于字、词、句的一一对应,适当取舍,以达到译诗整体形神兼备。关于如何在诗歌翻译中实现“以诗译诗”,则需要结合诗人译者的翻译思想,深入分析其诗歌译本,研究和总结具体的“以诗译诗”翻译实践方法。

## 二、查良铮“以诗译诗”方法考析

查良铮(笔名穆旦,1918—1977)是我国九叶派代表诗人,早年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经历使其受到奥登(Wystan Hugh Auden)、艾略特(T. S. Eliot)等英国现代派诗人的影响,并先后发表了《探险队》、《穆旦诗集》和《旗》三部诗集。20世纪50年代后停止诗歌创作,转为译诗(易彬131-42)。查良铮一生翻译了大量的俄文、英文诗歌。对于他不同时期的译作特征与数量,学者马文通做过详细的分析和统计。本文以其英诗汉译为研究对象,因此仅对其所译英诗数量进行统计(如表1所示):

表 1 主要英国诗人及查译诗歌数目统计

诗人	译文数目	诗人	译文数目
拜伦	短诗 74 首 长诗 1 首	T.S. 艾略特	11 首
雪莱	74 首	奥登	55 首
济慈	65 首	斯彭德	10 首
布莱克	21 首	叶芝	2 首

查良铮的诗歌翻译成就受到多位学者高度评价与肯定。王佐良认为查良铮是与戴望舒齐名的“最成功的两位诗译者”（《穆旦：由来与归宿》7）。马文通称其为“一个杰出的诗歌翻译家，迄今为止中国诗歌翻译史成就最大一人”（78）。我国当代作家王小波曾极力推崇查良铮的译诗，以“提醒年轻人记住穆旦的名字、读他的译书”为己任（转引自陈伯良 180）。无论就其早期的诗人身份，还是其后期丰硕的诗歌翻译成果而言，查良铮均不失为“以诗译诗”之范例。他虽因过早离世未曾对多年诗歌翻译实践做出系统总结与回顾，所幸曾在《谈译诗问题——并答丁一英先生》（以下简称《谈译诗问题》）一文中较为清楚地阐述了其诗歌翻译思想与主张，以下将结合此文及部分译著序跋文，考察其代表性译诗，以分析其“以诗译诗”之实践方法。

### （一）“以诗译诗”之“整体与局部”

《谈译诗问题》发表于 1963 年，这一时期查良铮已完成大量普希金诗歌翻译，正着手英国诗歌翻译，文中观点是基于其翻译实践的总结，可大致反映其诗歌翻译观。谈及诗歌翻译的总体原则，他指出：“字对字、句对句、结构对结构的翻译原则，并不是我在译诗中所要采纳的。”（143）可见他主张着眼于诗歌整体思想、内容和感情，认为诗歌翻译不应拘泥于字句的对应，而应该赋予诗歌译者措辞之自由空间，以确保诗歌整体韵律与风格。

#### 1. 词的增、减、删

为了突显整首诗的形象，查良铮诗歌翻译将词汇的增、减、删作为其局部调整之必要方法，形成整体简洁、流畅的译文，重现原诗风采。他认为：“诗歌翻译在面对原诗时，译者就会看到，并不是它的每一字、每一词、每一句都有同等的重要性；对于那在原诗中不太重要的字、词或意思，为了便于突现形象和安排形式，是可以转移或省略的。”（《谈译诗问题》146）下文以拜伦诗《给一位哭泣的贵妇人》（*Lines to a Lady Weeping*）为例进行分析：

原文：Weep, daughter of a royal line,  
A Sire's disgrace, a realm's decay;  
Ah! happy if each tear of thine  
Could wash a father's fault away!

Weep--for thy tears are Virtue's tears  
Auspicious to these suffering isles;  
And be each drop in future years  
Repaid thee by thy people's smiles! (Byron 66)

译文：哭吧，哭吧，皇家的女儿，  
为父王的耻辱，邦国的衰落，  
呵，但愿你的每一滴眼泪  
能够洗去一个父亲的过错。  
哭吧，——因为是美德在流泪——  
这对多难的岛国诗歌吉兆！  
将来对你的每一滴眼泪  
你的人民会报以微笑

(查良铮，《拜伦诗选》25)

译文大致有三处进行了增、减词：第一行，原文仅用“weep”一词，译文则以重复形式增强悲痛效果，译为“哭吧，哭吧”。第三行字面可直译为：啊，为你高兴，倘若你的每一滴眼泪可以洗去一位父亲的过错。查译省略“happy”同时增加“但愿”一词，更符合汉语诗歌表达习惯，避免生硬的翻译腔。第五行，查译省略原诗中“你的眼泪”，将句式变为“美德在流泪”，增显诗句中蕴含的哲思意味与灵动感。

此外，理解查良铮所说的“不太重要的字、词”需了解英汉语言之差异。“西洋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的；中国语法是软的，富于弹性的”（王力 141）。汉语是语义型或意合型语言，句子成分可一一罗列，呈现并列结构；而英文属语法型或形合型语言，重语法的完整性、外在形式连接和逻辑（刘宓庆 357；潘文国 334-40）。因此，英文中表关系、连接的词译成中文时，可删减、转移或省略，其具体实践方法可从查译雪莱诗《哀歌》（“A Dirge”）中略窥一二：

原文：Wild wind, when sullen cloud  
Knells all the night long;  
Sad storms, whose tears are vain,  
Bare woods, whose branches strain,  
Deep caves and dreary main,  
Wail, for the world's wrong! (P. B. Shelley 74)

译文：风啊，你使阴沉的云雾  
整夜都在敲丧钟；  
暴风雨，你流泪也枉然，



枯树啊，你高伸出枝干，  
幽暗的洞，凄凉的原野——  
哭吧，为世上的暴政！ （查良铮，《雪莱抒情诗选》151）

这首诗第一、三、四行分别有“when”“whose”等连接词，从英语语法结构来看，若暂不考虑从句可简化为：Wild wind, Sad storms, Bare woods, Deep caves and dreary main, Wail, for the world's wrong! 其诗句主干与逻辑清晰可见，而如何处理英文语法连词？此处查译方法是：省略连词的同时增加同位语“你”，不改变原诗整体结构的前提下突出名词“风”“暴风雨”和“枯树”，巧妙传达原诗内容和感情，同时保留雪莱特有的抒情诗风格。对比这首诗的另外两种译文（王佐良，《英国诗文选译集》179；江枫，《雪莱抒情诗精选》276），译者均选择将英文从句译成长串形容词置于“风”“暴风雨”等名词前，如“嚎啕大哭的粗鲁的风，横扫阴云的狂野的风”，从汉语结构来看，是将整个诗句重心后移，似乎无法突出原诗强调的核心名词，无形中削弱了诗句的抒情效果。

## 2. 短语的重置

查良铮将文学翻译描述为创造性翻译，认为译者只能尽可能地追求“惟妙惟肖”，却不能求“一丝不走”（《谈译诗问题》143-44），其诗歌翻译实践中，除了对字词的增、删、减之外，对短语也往往采取调整顺序或改变词性等方法进行重置，从而更为有效地实现译文重构。此处节选济慈《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第一节为例：

原文：My heart aches, and a drowsy numbness pains  
My sense, as though of hemlock I had drunk,  
Or emptied some dull opiate to the drains  
One minute past, and Lethe-wards had sunk:  
'Tis not through envy of thy happy lot,  
But being too happy in thine happiness ---  
That thou, light-winged Dryad of the trees,  
In some melodious plot  
Of beechen green, and shadows numberless,  
Singing of summer in full-throated ease. (Keats 50)

译文：我的心在痛，困顿和麻木  
刺进了感官有如饮过毒鸩  
又像是刚把鸦片吞服  
於是向列斯忘川下沉

并不是我忌妒你的好运  
而是你的快乐使我太欢欣——  
因为在林间嘹亮的天地里  
你呵，轻翅的仙灵  
你躲进山毛榉的葱绿和荫影  
放开了歌喉，歌唱著夏季  
（查良铮，《济慈诗选》70）

以上诗节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四行写诗人内心的痛苦，后六行写整夜欢唱的夜莺；前部分写实，后部分是想象，前后形成对比，结构清晰。但将英文诗的形象与情感用恰当的汉语诗行表达出来，并非易事。查译选择整体重置原诗结构，这种“重置”贯穿整首诗，此处略举几例：第一行将原诗“a drowsy numbness pains”中的“drowsy”译成名词“困顿”，将动词“pains”移至第二行。第四行将原诗“one minute past”译为“于是”并构成连贯的句子。事实上，查译诗歌多采用打破原诗结构、局部适当调整和变动的方法，无论是译雪莱、拜伦等浪漫主义抒情诗，还是奥登、艾略特等现代主义诗歌，都普遍采用了着眼于整体，对局部做出调整与重置的诗歌翻译方法，也印证了其强调的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参与，主张诗歌翻译只可追求“惟妙惟肖”，不可追求“一丝不走”等诗歌翻译思想。

### 3. 拆句跨行

查良铮处理局部与整体关系的方法可概括为：为整体的诗意进行局部的牺牲。局部的牺牲会在两个方面得到补偿：（1）体现原诗重要意思和突出形象；（2）诗歌的形式（《谈译诗问题》146）。前文已谈及查译诗歌如何通过增、减词，调整短语结构、语序等方法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下文将从“诗歌建行”的角度分析局部牺牲如何在整体译文中得到补偿。

诗歌翻译中原诗意象重构是诗歌翻译之难点，查良铮的诗歌翻译实践中多采用拆句与跨行的方法，其诗歌译文并不与原诗行一一对应，原诗中一句可能在译文中被分解为几句，原诗中的后一句在译文中可能被前置，前一句也可能被后置。而这些局部调整，会在突出诗歌意境方面得到补偿。典型的例子如雪莱《咏芬妮·葛德文》（“On Fanny Godwin”）的翻译，两种译文对比如表2所示：

原文：Her Voice did quiver as we parted,  
Yet knew I not that heart was broken  
From which it came, and I departed  
Heeding not the words then spoken.  
Misery—O Misery  
This world is all too wide for thee.      (P. S. Shelley 154)

表2 雪莱《咏芬妮·葛德文》两种译文对比

王佐良译（《英国诗选译集》153）	查良铮译（《雪莱抒情诗选》42）
离别时我听她声音发颤， 却不知他的话来自碎了的心。 我径自走了， 未曾留意她当时的叮咛。 苦难呵，苦难， 这苦难的世界里，竟处处碰到你！	当我们告别时，她的声音 的确在颤抖，但我不知道 那发出这颤抖之音的心 已经碎了，因此不曾明了 她的话。哦，灾祸—灾祸 这世界对你真太辽阔

对比可见，王译更多保留原诗结构，而查译则倾向于拆句和跨行，如查译将“as we parted”前置，突出“她的声音”，将“did quiver”跨句放在第二行，突出“声音颤抖”这一动作，诗行也更富有节奏感。对原诗第二句核心部分“heart was broken”，王译采用“来自碎了的心”，将“碎了”这一动词变为形容词“碎了的”来修饰“心”，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核心词“was broken”的动词性；查译则选择拆句，使得第二句的译文跨越三行，突出原诗中“心”和“碎了”，不失为一种巧妙的诗行构建，整首诗又自成一格，近乎完美地重构了原文的诗意、形象和韵律。当然，多首查译诗歌均采用了这一方法，如奥登《美术馆》（*Musee des Beaux Arts*）的译文，此处不再赘述。

#### 4. 依韵建行

局部的牺牲和调整，会在整体中得到补偿，这种补偿不光体现在诗的意象上，同时还体现在诗歌的形式上，体现为通过局部调整具体诗行韵脚以达到整首诗歌韵律的协调，即依韵构建诗行。王东风曾以查译的《西风颂》（“Ode to West Wind”）为例对此做过分析和评论，可大致总结为：首先将诗行的意思翻译出来，然后根据整首诗韵设置搜索潜在韵脚，最后再做诗行的构建（67）。下文以拜伦《雅典的少女》（*Maid of Athens*）第一节为例进行简析：

原文：Maid of Athens, ere we part,

Give, oh, give back my heart!

Or, since that has left my breast,

Keep it now, and take the rest!

Hear my vow before I go,

Zoe uml; mou sas agapo.

(Byron 60)

译文：雅典的少女啊，在我们分别前，

把我的心，把我的心交还！

或者，既然它已经和我脱离，

留着它吧，把其余的也拿去！

请听一句我临别前的誓语：

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 （查良铮，《拜伦诗选》8）

原诗韵脚为：aaaabb；译文韵脚为：aabccb。译文韵脚与原诗显然不同，但保持了鲜明的节奏和韵律，前两行采用“对韵”，后四行采用“抱韵”。这种自成一格的韵脚，正如王东风所言，并非“自成”，而是采取“依韵建行”之实践方法。

第二行诗“Give, oh, give back my heart!”此行大意为：“还给我，请归还我的心”，译文为了与“前”的韵脚一致采用潜在韵脚“还”形成对韵，译为：“把我的心，把我的心交还”。后四行中，第六行“Zoe uml, mou sas agapo”为希腊语，意为“我爱你”，其语序很难做出调整。译文采用第三行“left”语义中“离”作为潜在韵脚与“你”构成押韵，形成三、六行押韵。第四行“take”一词译为“拿走”或“拿去”均可；第五行中“vow”译为“誓语”而非“誓言”或“誓约”，可与“拿去”形成韵脚，构成四、五行押韵，如此一来后四句便形成“抱韵”。“依韵建行”通过局部调整和让步，以获得诗歌整体形式的补偿。对此，商瑞芹评论道：“韵脚的安排并不尽依原诗，而是随物赋形，寓变化于整齐，不求与原文字面、韵脚或音步的一一对应。”（75）总之，从查译诗歌来看，通过权衡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适当牺牲局部以补偿诗歌整体意境的方法，有助于突显原诗意境，以达到神形兼备，一定程度上满足诗歌本身的文学审美诉求，真正做到“以诗译诗”。

## （二）“以诗译诗”之“内容与形式”

内容与形式向来是诗歌翻译不可避免的话题，奈达（Eugene A. Nida）将诗歌作为文学翻译的特殊形式单独列出，并强调“形式”在诗歌翻译中的特殊性（Nida and Taber 105）。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强调翻译诗歌实质，同时对诗的整体结构、意象和音乐节奏提出了具体的原则（65）。查良铮认为“考察一首译诗，首先要看它把原作的形象或实质是否鲜明地表达了出来；其次要看它被安排在什么形式中”（《谈译诗问题》146）。秉持“内容”先于“形式”的诗歌翻译原则，但同时指出“内容是重于形式的，谁也不否认这一点，但诗的内容必须通过它特定的形式传达出来。即使能用流畅的优美的散文把原诗翻译出来，那结果还是没有传达出诗的内容，发挥不了它原有的感人的力量”（145）。因此，“查译诗歌不取以韵害意的做法，宁愿采用比原诗疏落但仍有规律可寻的脚韵，去代替原诗严格的脚韵”（马文通 81），同时注重重构原诗的形式和韵律。下文将从“韵不害意”和“重构韵律”两个方面探讨其“何以解决内容与形式无法兼顾”之问题。

### 1. 韵不害意

查译诗歌的韵律大多没有步原韵，比如《济慈诗选》中的意大利式十四行，还有《唐璜》的意大利八行体，查译中都已不复原诗格式（马文通 81），其他诗歌中，也存在大量“取意舍韵”例子。此处选奥登诗歌《美术馆》（“Musée des Beaux Arts”）第一节前半部分为例对其韵脚进行分析：

原文：About suffering they were never wrong,  
 The Old Masters: how well they understood  
 Its human position; how it takes place  
 While someone else is eating or opening a window or just walking dully along;  
 How, when the aged are reverently, passionately waiting  
 For the miraculous birth, there always must be  
 Children who did not specially want it to happen, skating  
 On a pond at the edge of the wood: ( Auden 3 )

译文：关于苦难他们总是很清楚的，  
 这些古典画家：他们多么深知它在  
 人心中的地位，深知痛苦会产生，  
 当别人在吃，在开窗，或正作着无聊的散步的时候；  
 深知当老年人热烈地、虔敬地等候  
 神异的降生时，总会有些孩子  
 并不特别想要他出现，而却在  
 树林边沿的池塘上溜着冰。  
 他们从不忘记： ( 查良铮，《英国现代诗选》155 )

诗歌翻译常有内容与形式无法兼顾之时，查译选择保留原诗思想而非形式，此处以韵脚构建为例进行讨论。原英文诗的韵脚为：abcdeddb，而查译中韵脚分别用了：的(e)，在(ai)，生(eng)，候(ou)，候(ou)，子(zi)，在(ai)，冰(ing)。这里的韵脚，除了两个“在”和两个“候”之外，另有生(eng)和冰(ing)押韵(按照新韵规则)，除此之外几乎看不到原诗韵脚，甚至没有规则的押韵可言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的韵脚重构原则，具体体现为：在“意”和“韵”无法两全的情况下，选择“取意舍韵”，类似的例子如《荒原》(*The Waste Land*)的韵脚处理，也大致采用了这一方法，此处不做过多例证分析。

## 2. 重构韵律

在《普希金叙事诗选》前言中，查良铮对译文韵脚作了说明，本文将其用韵原则概括为以下几点：(1) 不可每行有韵，根据我国律诗传统采用双行韵或隔行韵；(2) 避免单调，应采用双行韵和隔行韵混合交错的样式，给译者更多自由，避免呆板、单调之感，同时以韵贯穿全篇；(3) 避免相连的三行诗同韵，相连两行诗可同韵(《谈译诗问题》121)。这足以说明查良铮诗歌翻译中具有清楚的用韵方法，下文节选艾略特诗《灰星期三节》(“Ash Wednesday”)第一节分析其复现原诗韵律的具体方法。

原文: Because I do not hope to turn again  
 Because I do not hope  
 Because I do not hope to turn  
 Desiring this man's gift and that man's scope  
 I no longer strive to strive towards such things  
 (Why should the aged eagle stretch its wings?)  
 Why should I mourn  
 The vanished power of the usual reign? ( Eliot 85 )

译文: 因为我不希望再转动  
 因为我不希望  
 因为我不希望转动  
 企求这些人的赠与和那些人的富裕  
 我不再努力去争取这些事情  
 (为什么老鹰还要展开翅膀?)  
 为什么我要哀伤  
 那日常的王朝的消失的权柄? (查良铮,《英国现代诗选》104)

这首诗第一节共8句,脚韵为: abcbddca,押韵的词分别为: again和reign, hope和scope, turn和mourn, things和wings,押韵行分别为: 一、八,二、四,三、七和五、六。查译韵脚为: abacdeed,押韵行和韵母分别为: 一三行(ong),五八行(ing),六七行(ang),第二、四行无韵。对比译文和原文的韵脚,仅前两行韵脚一致,从整体来看前四行采用隔行韵,后四行为抱韵。隔行韵与抱韵的混合使用,使得这一小节诗的韵脚避免了陷入呆板与单调,又构成了处处有韵的锁链,构成“富于变化”或“意外巧合”的鲜明节奏感,虽未照搬原诗韵脚但成功重构原诗韵律。以上这种多韵脚混合使用的实践方法广泛应用于查译诗歌中,虽也有特例,如雪莱的《致——有一个字常被滥用》(*To—One Words too Often Profaned*)便是一韵到底,又如《西风颂》第一节末尾出现“然”“干”“原”三行连韵现象,但总体来说属于少数。

“以诗译诗”作为一种诗歌翻译方法概念在学界被广泛引用,但关于这一概念具体所包含的核心要素尚不明晰。本文因此首先指出“以诗译诗”除了要求“译诗为诗”与“诗人译诗”之外,同时对诗歌翻译文学审美提出诉求,要求译诗从整体着眼,力求做到神形兼备,突显意境。诗人译者查良铮对现代英国诗歌的翻译,被学界视为“以诗译诗”之典范,本文节选了他的

7首代表性诗歌译作,并结合其部分诗歌译论,对实现“译诗译诗”文学审美的具体方法进行了考析,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以诗译诗”追求诗歌译文的整体审美效果,译者应从译文整体出发,适当采用增删词汇、重置短语的翻译方法;其次,为了凸显诗文意境,“以诗译诗”要求译文尽可能重现原诗的韵律节奏,这便要求译者进行韵律重构,同时坚持韵不害意的方法原则。最后,诗歌译文最终要达到神形兼备的效果,译者还要根据上下文对韵律和形式的需要,对诗行结构进行调整,采用拆句跨行与依韵建行的构建方法。总之,本文通过分析查良铮的诗歌翻译,探索了“以诗以诗”所包含的6种具体的诗歌翻译实践方法,以期对诗歌翻译实践形成一定的方法启示,一定程度上为我国诗歌译者与相关学者提供一种可操作的诗歌翻译方法参照。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Auden, W. H. *The Collected Poetry of W. H. Auden*. Random House, 1945.
- Byron, George Gordon. *Byron Poetical Works*. Oxford UP, 1967.
- Chen, Boliang. *Mu Dan*.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2004. [陈伯良:《穆旦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 Cheng, Fangwu. "On Translation of Poetry."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8, 1984, pp. 3-6. [成仿吾:《论译诗》,载《中国翻译》1984年第8期,第3-6页。]
- Eliot, T. S. *T. S. Eliot: Collected Poems 1909-1962*. Harcourt, Brace World, 1963.
- Jiang, Feng. *Selected Lyrics by Shelley*. Taib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1997. [江枫:《雪莱抒情诗精选》。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7。]
- Keats, John. *Slected Poems of Keats*. Macmillan, 1993.
- Liao, Qiyi.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ought: Study of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round the May 4th Movement of China*. Nankai UP, 2010. [廖七一:《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五四前后文学翻译规范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
- Liu, Miq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English and Translation*. Jiangxi Education, 1991. [刘宓庆:《汉英对比研究与翻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1。]
- Lu, Wei. "An Interview of Tu An: A Poet Translator and Literary Critic."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29 July 2013, p. 4. [卢炜:《关于诗人译诗的对话——文艺评论家屠岸访谈》,载《文艺报》2013年7月29日,第4页。]
- Luo, Xinzhang. *Translation Theory of Collection*.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4. [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 Ma, Wentong. "A Remark of Zha Liangzheng's Poetry Translation." *A Nation Has Risen*, edited by Yunxie Du and Kejia Yuan, Nanjing People's Publishing, 1987, pp.78-86. [马文通:《谈查良铮的诗歌翻译》,载杜运燮、袁可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7),第78-86页。]
- Newmark, Peter.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1.
- Nida, Eugene A., and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Published for 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969.
- Pan, Wenguo. *The Comparative Outline of English and Chines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P, 1997. [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 Shang, Ruiqin. "A Brief Analysis of British Romantic Lyrics: Begin with Zha Liangzheng's Translation." *Journal of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o. 4, 2007, pp. 73-77. [商瑞芹:《简析英国浪漫主义抒情诗的汉译——从查良铮的翻译谈起》,载《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73-77页。]
- Shelley, Percy Bysshe. "A Dirge." *Keats-Shelly Journal*, no. 17, 1968, pp. 74.
- Shelley, Percy Shelley.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Percy Bysshe Shelley, Volume II*. Thomas Hutchinson, 1914.
- Su, Huiquan. *An Analysis of Zha Liangzheng's Art of Poetry Translation: Translating Verse as Verse*. Thesis. Guangxi Normal

- University, 2009. [苏绘泉:《查良铮诗歌翻译艺术评析——以诗译诗》。广西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09。]
- Sun, Cui. "Translating Verse as Verse: The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of Xu Zhimo's Poems." *Journal of Leshan Teachers College*, no. 8, 2010, pp. 15-18. [孙翠:《以诗译诗, 译诗为诗——徐志摩之诗歌翻译与创作》, 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8期, 第15-18页。]
- Tan, Zaixi. *A Brief History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6.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Tytlar, Alexander Fraser.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John Benjamins, 1978.
- Venuti, Lawrence. *Contra Instrumentalism: A Translation Polemic*. U of Nebraska P, 2019.
- Wang, Dongfeng. "A Study on the Poetry Translation by Poets: Reading the Translation of 'Ode to West Wind' by Zha Liangzheng."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no. 3, 2014, pp. 63-70, 112. [王东风:《诗人译诗的诗学解读: 兼评查良铮译〈西风颂〉》, 载《外语研究》2014年第3期, 第63-70, 112页。]
- Wang, Li. *Chinese Grammar Theory*. Shandong Education, 1984.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4。]
- Wang, Zuoliang. *Selected Translations of English Poems: English-Chinese Vers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980. [王佐良:《英国诗文选译集(英汉对照)》。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0。]
- "Mu Dan: Life and Destiney." *A Nation Has Risen*, edited by Yunxie Du and Kejia Yuan, Nanjing People's Publishing, 1987, pp. 1-11. [王佐良:《穆旦: 由来与归宿》, 载杜运燮、袁可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7), 第1-11页]
- "The Sweetness and Bitterness: A Commentary on Bian Zhilin's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 *Dushu*, no. 12, 1990, pp. 49-55. [王佐良:《以诗译诗 甘苦自知——评卞之琳〈莎士比亚悲剧论痕〉》, 载《读书》1990年第12期, 第49-55页。]
- Yi, Bin. "Mu Dan and 'the Incident of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in Nankai University.'" *New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Data*, no. 3, 2012, pp. 131-42. [易彬:《穆旦与“外文系事件”风潮》, 载《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3期, 第131-42页。]
- Zha, Liangzheng, translator. *Selected Poems of Keats*.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1958. [查良铮译:《济慈诗选》。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 "A Remark of Poetry Translation: Reply to Mr. Ding Yiying."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no. 1, 1963, pp. 141-53. [查良铮:《谈译诗问题——并答丁一英先生》, 载《郑州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第141-53页。]
- , translator. *Selected poems of Byron*.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1982. [查良铮译:《拜伦诗选》。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 , translator. *Anthology of British Modern Poems*.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1985. [查良铮译:《英国现代诗选》。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 , translator. *Selected lyrics of Shelle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2000. [查良铮译:《雪莱抒情诗选》。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 "An Explanation about the Translation of Metric Feet."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ry Translation in T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 edited by Hai A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7, pp. 121-23. [查良铮:《关于译文韵脚的说明》, 载海岸编《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第121-23页。]
- Zhao, Yuanren. "An Evaluation of Faithfulness in Translation." *Essays on Translation*, edited by Jingzhi Liu, Joint Publishing, 1981, pp. 48-64. [赵元任:《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 载刘靖之主编《翻译论集》(香港: 三联书店, 1981), 第48-64页。]
- Zou, Jianjun. "Translating Poems with Poems: A Concept Stuck in Poem Translation." *Journal of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no. 7, 2012, pp. 1-5. [邹建军:《以诗译诗: 一种必须坚持的诗歌翻译观念》, 载《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7期, 第1-5页。]

◇责任编辑: 马纳克



## FLC

翻译、传播与域外中国形象建构研究

## “翻译、传播与域外中国形象建构” 专栏寄语

◎ 李伟荣

域外中国形象的建构离不开翻译与传播。概言之，传播以翻译为前提，形象由传播而产生。理想状态下，如果翻译基本客观，传播不带特殊目的，本国在域外的形象与其原初的形象间理当不会有太多的差异。但如果这中间存在或淡化、或美化、或丑化甚或妖魔化的有目的传播，又或者传播活动建立在错误翻译的基础上，则受众国接受的必然是扭曲甚至负面的本国形象。对此，有识之士不可不察。有鉴于此，本次“翻译、传播与域外中国形象建构”专栏，旨在探索此一重大命题。

汪宝荣和周恩奇从检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方法途径出发，重新审视了中国文学的译介与传播模式。他们发现，相关研究尽管经历了“译者模式”之争、译介与传播模式初探和系统构建三个阶段，但目前的研究在广度、深度、系统性方面仍有待改进。他们同时还归纳了五种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并指出，由西方商业出版社发起并出版、招募汉学家进行翻译的模式是当前主流做法之一，传播效果最理想。

李汇群和夏勇敏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于2016年和2019年对土耳其民众的两次电话访谈为样本，分析土耳其民众的中国国家形象认知。他们指出，土耳其媒体的中国报道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影响了土耳其民众的中国认知和中国形象。为了改善这一局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采取了系列措施、多管齐下传播多元的中国国家形象，包括推进“本土化”策略，打造CRITURK品牌；贴近受众，解构“他者”形象；平衡报道，以信息对冲抵消“文化折扣”，等等。

李伟荣和郭紫云则从翻译与对外传播的共生关系出发，探讨了翻译与对外传播的本质及二者之间的类同性，并且指出，我们进行翻译与对外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加强和改进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而全面的中国。

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着手，分析了翻译、传播与域外中国形象建构间的关系，更深沉、更细致的研究依然有待推进。本专栏希望以此为契机，发挥抛砖引玉的功效，激发更多学者参与进来，将研究深入化、精细化，并最终服务我国的对外翻译与传播事业。

## 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述评

◎ 汪宝荣 周恩奇

**内容提要:** 译介与传播模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效果,其研究意义不言而喻。本文述评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并展望今后的研究。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本世纪初引起国内学界积极关注。相关研究经历了“译者模式”之争、译介与传播模式初探和系统构建三个阶段,呈不断拓展深化的趋势,但目前成果尚有限,在研究广度、深度和系统性方面均有待改进。

**关键词:** 中国文学 译介与传播模式 译者模式 传播学 社会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2021)04-0094-09

**基金项目:**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杭州文化国际传播与话语策略研究中心”资助

**作者单位:**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4.009

**Title:** Critical Review of Current Studies on Chinese-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Modes

**Abstract:** It is significant to investigat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modes for Chinese literature as they have a bearing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reaching a world audience. This article offer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in the field. The research topic attracted scholarly attention in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rough Eva Hung's pioneering paper, which was published in 1991. Three phases of development can be identified: the heated debate on the best "translator model,"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modes, and attempts at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such modes. Nevertheless, this topic is still largely under-researched. Hence, the authors suggest some possible avenues for further research.

**Key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mode, translator model, communication studies,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uthors:** Baorong Wang,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Enqi Zho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21世纪初,提升文化软实力被确立为国家战略。中国文学文化要走出去,译介和传播是必由之路。迄今,有关学者对中国文学文化译介与传播的主体(一般指译者,即谁来译)、策略(怎么译)、内容(译什么)、出版传播机制和渠道、目标受众、传播效果及困境与出路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探究,尤其关注国家机构外译实践。本文所称译介,含翻译、推介双重含义。译介是一部译作得以传播的手段和过程性行为,传播既是一种手段和过程性行为,也是译介的最终目标,而传播成功又会带来对该作家更多作品的译介。由此可见,译介、传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本文主要针对译介与传播过程分析模式,所以一般不提及中国文学传播效果(接受)研究文献。目前国内外已有一些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成果,但尚缺乏系统梳理和深刻反思。本文旨在述评该领域研究现状,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

## 一、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现状述评

本世纪初以来国内学界颇为关注并热烈讨论的译者模式问题,一般不涉及传播模式,所以大致属于译介模式研究。它既是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的重要基础,也可视为准备阶段。为了更清晰地呈现演进脉络,本文根据国内外研究发展进程进行述评,而不是按惯常的时间顺序来论述。根据研究对象、侧重点和性质,国内外相关论述可分为以下三方面,总体上呈不断拓展深化的趋势。

### (一) 最佳“译者模式”之争

潘文国率先探讨中国典籍“谁来译”“译什么”“怎么译”等重要问题。他指出,就典籍英译而言,“母语使用者具有天然的优势”,但翻译涉及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理解和表达两个过程,“具有译入语优势的未必具有译出语优势,具有表达优势的未必具有理解优势”,因此,在目前缺乏两种优势兼备的翻译人才的情况下,国人“译出”很有必要。潘文国认为,我方主动“译出”中国典籍是为了对异文化进行干预,要译介中国文学文化,不能只靠西人的“译入”,那样我们会失去弘扬中国文化的自主权;“译什么”的原则是“从大处着眼,完整地呈现本国或本民族的现象”,或把西方人忽略的那些中国典籍译介出去;至于“怎么译”,不应鼓励硬译、死译,而应要求尽量译成地道的英语,同时要“尽量减少损害中国文化的形象”(41-43)。潘文国关于本土译者应主动“译出”中国典籍的主张顺应时代需要,有积极意义,但他对国人“译出”的中国典籍在目标国的传播效果有所回避,导致其观点有些偏颇。

典籍英译者汪榕培原先也倾向于主张中国文学作品适合中国人翻译。他指出,“要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语,英国人也不见得能翻译好,中国人也不见得一定翻译不好,而在于译者的综合素质”,因此,外国人关于中国文学作品不宜由中国人翻译的偏见“不足挂齿”<sup>[1]</sup>,不过培养高层次本土翻译人才确是当务之急(汪榕培 135-37)。但几年后,他的观点有了明显转变:“说到典籍英译,其实要翻成英语国家的人愿意看的文本,还是由英语国家的译者来翻译更好”,并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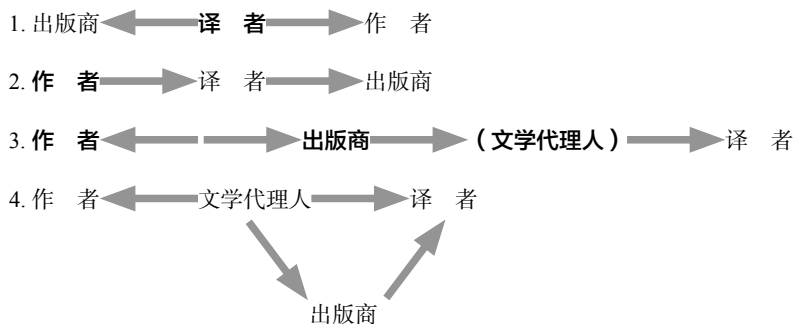
出入选《大中华文库》、由中国学者翻译的“有些译文不尽如人意”（黄新炎 55-57）。

胡安江较早提出“译者模式”概念，并基于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译现当代中文小说的成功案例，指出汉学家译介模式“理应成为国内翻译界在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中的共识”（10）。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莫言获诺奖后，更是引发了关于“哪种译者模式最有效”的热烈讨论。高方、许钧指出，外国翻译家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过程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应加强对传播途径和方式的研究”（7-8），显然是对胡文的呼应和支持。吕敏宏基于对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历史与现状的梳理，指出近年来海外华裔学者译介模式“日渐衰微”，中国本土译者的译作“很难得到国外行家和读者的高度认可”，汉学家译介模式则能保证译本进入西方国家图书流通渠道（11）。许钧进一步认为，在当前国内学界争论不休的“西方汉学家模式”“中国本土译者模式”“中西合译模式”中，“较理想的是以译入语为母语的译者，而非中国本土译者”（许方、许钧 74）。谢天振也认为，汉学家译介模式的效果一般好于我国国家机构“译出”模式，因为“译出”是一种“逆势”译介行为（8）。澳大利亚籍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1980—1983年在外文出版社担任专职译者，对译者译入、译出自己的母语之利弊有切身感受。杜博妮最近指出，她在外文社的一些中国同事的书面英文水平很高，但她确信“除了那些从小就说双语的人，文学翻译最好是译成译者的母语”（“The Personal Narrative” 391）。

所谓译者模式，主要关注中国文学文化谁来译、怎么译的问题，具体涉及译者的文化身份、职业素养（包括双语水平和专业知识，尤其是用目标语写作和翻译的能力）、在目标国文化生产场域所占的位置、对目标读者阅读期待及偏好的了解等。显然，就这些条件而言，西方汉学家一般更适合从事中国文学文化翻译。目前国内学界基本上已经就此达成共识。然而，译者模式会影响翻译质量和风格，却并不直接关涉出版、传播、接受等重要环节。再者，任何规则都有例外，所谓最佳译者模式亦然。西方汉学家译介模式也有不成功的个案，例如，美国学者宋贤德（Sidney L. Sondergard）的《聊斋志异》英译本，几年前由一家不知名的美国小出版社出版，影响很小（汪宝荣、白亚仁 60）；其他译者模式也不乏成功个案，如林语堂英译的《浮生六记》，采用“中西合译模式”的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鲁迅作品。概言之，最佳译者模式之争主要关注译介端，一般不涉及出版与传播，所以大致属于译介模式研究。另有一些学者则关注翻译出版项目实施方式、过程和结果，对译介与传播模式做了初步探索。

## （二）译介与传播模式的初步探索

早在1991年，时任《译丛》（*Renditions*）主编的孔慧怡就在美国学术期刊《翻译评论》（*Translation Review*）上发表论文，对中国文学翻译出版渠道做了初步探讨。她根据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关参与者所起的作用，指出中国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出版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渠道（黑体的指项目发起人）：



▲图1 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出版渠道示意图 (Hung 39)

如上图所示,孔慧怡基于个人阅历和观察所得,厘清了四个翻译出版渠道,分别由译者发起、作者发起、作者和出版商发起、文学代理人发起,并与其他行为者交互联结,共同实施一个翻译出版项目。孔慧怡未用晦涩的理论术语,而是用了通俗说法:她把项目发起人称为“核心人物”,把其分析模式称为翻译出版渠道。孔慧怡聚焦于项目发起、翻译和出版等环节,同时关注项目参与者的交互联结,借用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10-17),其结果是构建了一个行动者网络,这显然超越了译者模式研究,开创了“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但孔文有明显疏漏和不足:一是没有讨论国家机构外译模式,其理由是“外文出版社的体制和翻译出版政策与国外出版界迥异,因此不可能将其出版物纳入本文讨论中”(Hung 45);二是没有明确区分西方出版社的性质(商业性、非商业性),规模和类别(独立、非独立),而译作由哪类出版社出版,会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

继孔慧怡之后,杜博妮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及国外的中国文学英译主要有四种模式:学术性翻译、商业性翻译、政治目的驱动的翻译、私约型翻译(Translation Zones 2-11)。它们在项目发起人或机构、出版社、译者身份、翻译模式、出版风格、目标读者、传播与接受效果等方面往往各异:学术性翻译一般由译者发起,译作由学术出版社出版,主要面向学术受众,译文一般忠实可靠,注释较多,但出版程序繁琐复杂,图书生产成本高,普通读者几乎读不到。商业性翻译通常由译者、出版商或文学经纪人发起,译作由商业出版社出版,有关各方目标一致,即设法吸引广泛的读者。主要由政治目的驱动的翻译指国家机构实施的翻译项目,如由中国外文局发起、赞助的中国文学对外翻译,也指某些西方出版社为政治目的而出书,如纽约Doubleday出版社曾翻译出版政治异见小说《北京最寒冷的冬天》(*The Coldest Winter in Peking: A Novel from Inside China*)。私约型翻译指未经第三方委托或授权、作者约请译者进行翻译,随后落实出版社,主要为了获得译作出版带来的自我满足(McDougall, *Translation Zones* 5-7)。杜博妮着重指出,外文出版社用一种非欧洲的模式运作:该社担负对外宣传的使命;采用从译者母语译成外语的非主流翻译模式;重视译文准确性,但不注重创造性;很少主动获取或考虑目标读者的反馈;图书出版发行采用内产外销模式,因此国外接受很不确定(2-11)。

杜博妮基于项目发起人或机构、出版社、译者身份、翻译模式、出版风格、译作传播与接受等变量,探讨了四种翻译出版模式,其论述比孔慧怡周到、全面,尤其对外文出版社译作模式和不同模式对译作传播效果之影响的分析,很好地弥补了孔慧怡研究之不足。令人遗憾的是,杜博妮的分类不够严谨,如为政治目的出书的国内外出版社也有商业或学术考虑,故也可归入商业性翻译或学术性翻译;其论述过于简略,且厚此薄彼,如重点探讨了外文出版社的机构译介模式,对商业性翻译语焉不详。

基于孔、杜二人的初步探索,有关学者尝试推进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马会娟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译介中国文学主要有大学出版社、商业出版社两种翻译模式:“前者销量少,但销售稳定,译作质量高;后者受市场、读者等影响,盈利菲薄,译作质量因译者能力不一而参差不齐。”(65)马会娟称之为翻译模式,但从论述内容看,她侧重探讨的其实是出版发行模式。因旨在讨论英语世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该文没有涉及国家机构译介与传播模式。王颖冲参照杜博妮提出的四种翻译出版模式,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文小说英译主要有官方组织、学术引导、商业驱动、个人主持四个译介渠道,并着重探讨了之前关注不足的项目发起人(79-85)。

此外,江帆比较分析了大陆和台湾文学输出模式的运作方式和实效,指出长期以来大陆采用内产外销模式,收效普遍不佳,而台湾交由英美学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英美学术圈产生了较大影响;尽管如此,两地的文学外译都存在与国外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因此要弱化外宣意识,加强与国外出版机构的合作(66-116)。

### (三) 译介与传播模式的系统构建

孔慧怡、杜博妮开创了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马会娟、王颖冲等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但在广度、深度或系统性方面仍有欠缺。在此背景下,有关学者尝试系统构建译介与传播模式。

鲍晓英运用谢天振的译介学理论和美国学者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的传播学理论模式,以莫言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为个案,提出一个系统的中国文学输出性译介与传播模式:以西方汉学家为翻译主体或采用中外合作翻译模式(谁来译);翻译选材上,应避免与目标国意识形态或诗学观念正面冲突,既有世界文学的普世性,又有中国文学的异质性,侧重翻译现当代作品(译什么);翻译策略应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怎么译);加强中外合作出版和优秀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引入文学代理人制度,中国政府加大对国外翻译家和出版商的资助力度,等等;遵循以受众为中心原则,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并重;科学制定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模式,遵循传播规律,注重译介效果。该模式为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而专门设计,具有较强对策性和实用性。当然,一个模式本身具有什么性质,怎么用,主要取决于研究者本人。如果研究者采取描述性研究的路径,那么由此角度去看、去用鲍晓英的上述模式,它也具有描述和解释的功能。需要指出的是,鲍晓英的研究针对中国政府主

导的中国文学外译，未能深入探讨其他译介与传播模式。

不同于鲍晓英侧重对策性的模式，笔者系统构建了主要用于描述和马克法伦（John McFarlane 92）所称诊断（diagnostic）的模式：通过整合三种西方社会学理论（包括行动者网络理论），从“由谁发起+由谁出版”这个运作机制入手，以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为个案，提出了七种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如下所列），着重分析了前五种模式的运作方式、特点和利弊（汪宝荣 1-6）。

第一种：海外华裔学者发起并翻译、西方学术出版社出版模式，如王际真英译《鲁迅小说选集》；第二种：国家外宣机构发起并资助、外文出版社出版模式，如杨宪益与戴乃迭英译鲁迅小说；第三种：汉学家发起并翻译、西方学术出版社出版模式，如莱尔（William Lyell）英译鲁迅小说全集；第四种：汉学家发起并翻译、西方商业出版社出版模式，如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第五种：西方商业出版社发起并出版、招募汉学家翻译模式，如罗鹏（Carlos Rojas）、周成荫合译余华小说《兄弟》；第六种：中国作家发起、西方商业出版社出版模式，如白亚仁（Allan H. Barr）翻译余华小说《第七天》；第七种：西方商业出版社系统策划并出版、招募汉学家翻译模式，如美国格罗夫大西洋出版社（Grove/Atlantic）系统推介阎连科作品。

笔者受孔慧怡一文的启发，从“由谁发起+由谁出版”的视角来探讨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试图对孔慧怡模式有所修正和完善。之所以强调发起人或机构的重要性，是因为发起者既是翻译出版项目的启动者，通常也是招募其他行动者的“初始行动者”；其作用相当于一台工作母机，离开了它，项目就不可能启动，更谈不上实施。与孔慧怡不同，笔者还特别强调了出版机构的重要性，主要理由有二：其一，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出版商是文学作品价值的“真正生产者”“作者的创造者”（*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76-77），可见出版商对译作生产、传播和认可至关重要；其二，出版社的性质、规模、类别及运作方式会直接影响文学作品译介与传播的效果，因此由谁出版对运作机制来说同等重要。布迪厄指出：“出版商很清楚一本书的成功取决于由谁出版。他们能够分辨哪些书应由他们出版，哪些书不适合他们出版，因而常常发现一本‘本该由他们出版的书’却交给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其结果往往很糟。”（*Rules of Art* 373-74）当然，除了考虑出版社类别及专业分工，更需着重考察其运作方式对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效果的影响。笔者基于个案研究指出，这五种模式都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而西方商业出版社发起并出版、招募汉学家翻译模式是当前主流做法之一，其传播效果最理想（汪宝荣 6）。

## 二、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展望

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本世纪初以来始受重视，渐趋活跃，迄今大致经历了译者模式之争、译介与传播模式初探和系统构建三个阶段，呈不断拓

展深化之势。但总体而言，目前相关成果尚有限，且研究广度、深度和系统性均有待改进，与近年来更趋活跃的中国文学外译实践不相称。

展望本领域研究，有关学者仍将主要借用社会学、传播学、译介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但将开掘利用更多理论工具，着力构建系统性和解释力更强的译介与传播模式。以社会学理论及其应用为例，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另一位开创者卡隆（Michel Callon）曾提出“行动者网络运作四步骤”（203-18），迄今较少应用于翻译研究。对其略加修正，即可用于分析翻译生产和传播过程。又如，借用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可尝试建构一个翻译场域结构模式，以之分析场域结构化运作对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的影响。

再以传播学理论及其应用为例，目前用于翻译研究最多的是拉斯韦尔经典的5W传播过程模式。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传播学的理论模式很多，其中不乏可用于描述、分析译介与传播过程与结果的模式。例如，王一多借用美国学者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的六度分隔理论，提出了一个网络翻译批评模式。又如，基于英国学者霍尔（Stuart Hall）提出的意义编码/解码政治学模型，可以建构一个“媒体翻译编码/解码模式”，以之分析新闻和媒体翻译如何受到现行制度和权力话语的影响。

概言之，可进一步挖掘利用的相关理论工具（包括中国本土理论）很多，但这些理论通常不是为翻译研究而提出的，所以要切忌生搬硬套，而应稍加修正改造，在此基础上构建译介与传播模式。但该模式是否有效，适用性和解释力如何，需要个案研究加以检验。

此外，现有研究尚需改进、深化和拓展，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1）迄今研究大多针对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与传播，得出的结论和观点是否适用于中国古典文学或文化典籍译介与传播？后者的译介与传播模式是否有所不同？在模式相同的情况下，其效果是否有所不同？如效果不同，其原因何在？

（2）目前研究大多关注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缺乏针对中国文化译介与传播模式的研究。文化负载了民族历史、传统和精神，文化翻译需要处理好文化专有性、敏感性、禁忌、可接受性等问题，比文学翻译棘手得多。中国文化应该谁来译、译什么、怎么译？哪些译介与传播模式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又能推动中西文化对话？

（3）不少研究属于初步探索，有待向纵深开掘。例如，当前国内学界普遍认为，国家机构文学外译投入巨大而收效甚微。然而，这种译介与传播模式属于我方积极争取世界文学场域认可的输出型实践，有助于扩大中国文学文化的国际认可度和影响力。因此，不应止步于批评这种模式的弊端，而应以史为鉴，深挖其长处和潜能，探索出一种更有效的国家机构文学外译模式。

（4）国内学界逐步认识到，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是一个依靠网络运作的系统工程。一些学者做了初步探讨，例如，徐敏慧参照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认为中国严肃文学和中国通俗文学需要不同的译介模式（41-45）；张洁、刘华基于该理论，尝试分析了林语堂的中国文学文化外译模式（130-34）。近年来，这类研究有上升的趋势，但有待探索的空间很大。



如何基于系统、网络、场域等概念，建构系统性和解释力更强的中国文学文化译介与传播模式，是有待突破的又一个研究课题。

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对当代中国的兴趣渐增，越来越多的西方学术出版社和商业出版社涉足中国文学翻译出版，输入型模式渐盛。以汉学家为主的新一代译者和一些文学经纪人随之进入场域中。孔慧怡注意到该发展动态，撰文指出中国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有四个翻译出版渠道，对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做了初步探索。本世纪初，中国文学走出去被列为国家战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文学文化译介与传播，着重探讨了译者模式，尤其是西方译者和中国本土译者谁更适合翻译中国典籍的问题。经过激烈论争，在以葛浩文等汉学家为主的译者们助推莫言获诺奖后，国内学界基本上达成共识：西方汉学家总体上更适合翻译中国文学文化。译者模式之争主要关注谁来译、怎么译，一般不涉及出版传播。随后，有关学者参照孔慧怡、杜博妮的翻译出版模式，推进了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近年来，又有学者借用有关理论，尝试系统构建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目前看来，本领域研究仍相当不足，开掘利用更多理论工具，同时改进、深化、拓展现有研究，将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效果。

#### 注释 [ Note ]

- [1] 持这种“偏见”的外国人包括英国汉学家葛瑞汉 (A. C. Graham)，他曾指出：“我们几乎不能放手让中国人去做翻译（指古典汉诗英译——引者注），因为按照惯例，翻译都从外语译成译者的母语，而不是相反，这个惯例很少有例外。”（37）潘文国正是从反驳葛瑞汉的观点入手，提出了国人有必要“译出”的主张。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Bao, Xiaoying. *Studies on the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odel for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Out: The Case of Mo Yan in English*. China Ocean UP, 2015. [鲍晓英：《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莫言英译作品译介为例》。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5。]
- Bourdieu, Pierre.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Polity, 1993.
- .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Polity, 1996.
- Callon, Michel.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ited by John Law, Routledge, 1986, pp. 196-223.
- Gao, Fang, and Jun Xu.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out’: Status Quo,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6, 2010, pp. 5-9. [高方、许钧：《现状、问题与建议——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载《中国翻译》2010年第6期，第5-9页。]
- Giddens, Anthony.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olity, 1984.
- Graham, Angus Charles.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 *Poems of the Late T'ang*, edited by Angus Charles Graham, Penguin, 1965, pp. 13-37.
- Hall, Stuart. “Encoding/Decoding.” *Culture, Media, Language*, edited by Stuart Hall, et al., Routledge, 1980, pp. 117-27.
- Hu, Anjiang. “Translator Model, Translating Strategy, and the ‘Going Out’ Project to Promote Chinese Literature Abroad: The Case of Howard Goldblatt.”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6, 2010, pp. 10-16. [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载《中国翻译》2010年第6期，第10-16页。]
- Huang, Xinyan. “Translation and Chinese Cultur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ang Rongpei.” *East Journal of Translation*,

- no. 1, 2014, pp. 54-57. [黄新炎:《翻译和中国文化——汪榕培教授访谈录》,载《东方翻译》2014年第1期,第54-57页。]
- Hung, Eva. "Blunder or Service? The Transl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into English." *Translation Review*, no. 36/37, 1991, pp. 39-45.
- Jiang, F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odes of Foreign-Language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Translation Quarterly*, no. 69, 2013, pp. 66-116. [江帆:《中国大陆与台湾文学对外译介模式对比研究》,载《翻译季刊》2013年第69期,第66-116页。]
- Latour, Bruno.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UP, 2005.
- Lv, Minhong. "Disse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in the Anglophone World: Background, Status Quo and Translation Modes." *Fiction Review*, no. 5, 2011, pp. 4-12. [吕敏宏:《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背景、现状及译介模式》,载《小说评论》2011年第5期,第4-12页。]
- Ma, Huijuan. "Transla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in the Anglophone World: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1, 2013, pp. 64-69. [马会娟:《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现状与问题》,载《中国翻译》2013年第1期,第64-69页。]
- McDougall, Bonnie S. *Translation Zones in Modern China: Authoritarian Command versus Gift Exchange*. Cambria, 2011.
- . "The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or."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ed by Chris Shei and Zhaoming Gao, Routledge, 2018, pp. 388-400.
- McFarlane, John. "Modes of Translation." *The Durham University Journal*, no. 3, 1953, pp. 77-93.
- Pan, Wenguo. "Translating into/out of One's Mother Tongue: On the Feasibility of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by Native Chinese Translator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2, 2004, pp. 40-43. [潘文国:《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典籍英译的意义》,载《中国翻译》2004年第2期,第40-43页。]
- Wang, Baorong.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Modes for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no. 2, 2019, pp. 1-6. [汪宝荣:《中国文学译介传播模式社会学分析》,载《上海翻译》2019年第2期,第1-6页。]
- Wang, Baorong, and Allan Barr.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Yu Hua's Works in the U.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Allan H. Barr." *East Journal of Translation*, no. 1, 2021, pp. 59-63, 77. [汪宝荣、白亚仁:《余华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白亚仁教授访谈录》,载《东方翻译》2021年第1期,第59-63, 77页。]
- Wang, Rongpei. "Ought Native Chinese Translators not to Render Chinese Writing into Foreign Languages?" *New Exploration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edited by Hong Wang,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2007, pp. 135-37. [汪榕培:《中国人不应翻译本国作品吗?》,载王宏主编《翻译研究新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第135-37页。]
- Wang, Yiduo. "A Model for Internet Translation Criticism in the Ligh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no. 1, 2021, pp. 7-12. [王一多:《传播学视角下网络翻译批评研究》,载《上海翻译》2021年第1期,第7-12页。]
- Wang, Yingchong. "Channels of Translating Chinese Fiction into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 2, 2014, pp. 79-85. [王颖冲:《中文小说译介渠道探析》,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年第2期,第79-85页。]
- Xie, Tianzhen.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out': Problems and Their Roo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no. 1, 2014, pp. 1-10. [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载《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第1-10页。]
- Xu, Fang, and Jun Xu. "Furthering Research on Foreign-Language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Writing: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Xu Ju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1, 2014, pp. 71-75. [许方、许钧:《关于加强中译外研究的几点思考——许钧教授访谈录》,载《中国翻译》2014年第1期,第71-75页。]
- Xu, Minhui.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Mode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3, 2016, pp. 41-45. [徐敏慧:《文化生产场域与文学译介模式》,载《中国翻译》2016年第3期,第41-45页。]
- Zhang, Jie, and Hua Liu. "Interpreting Lin Yutang's Translation Modes in the Light of Cultural Production Field Theory."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no. 2, 2018, pp. 130-34. [张洁、刘华:《文化生产场域理论下林语堂文学译介模式解读》,载《当代文坛》2018年第2期,第130-34页。]

◇责任编辑:蒋莉华

# 土耳其民众的“中国想象”和中国主流媒体的国家形象传播 ——基于土耳其民众的中国国家形象认知调查(2016—2019)

◎ 李汇群 夏勇敏

**内容提要:** 本文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于2016年和2019年对土耳其民众的两次电话访谈为样本,分析土耳其民众的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研究发现,土耳其民众对中国的多项认知数据近年来都呈上升趋势,但中国在他们心目中仍然是遥远陌生的国家,而土耳其媒体的中国报道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影响了土耳其民众的中国认知。针对现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采取打造外宣品牌、贴近受众、平衡报道等多种策略,在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 土耳其 国家形象 现代性想象 主流媒体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2021)04-0103-13

**基金项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委托横向项目“对土耳其传播策略研究”(HW19192)

**作者单位:**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北京 10002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 110107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4.010

**Title:** Turkish People's "Chinese Imaginat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Image by Chinese Mainstream Media: Based on the Survey of the Percep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Image by the Turkish People (2016-2019)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wo telephone interviews with the Turkish people in 2016 and 2019 by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s samples to analyze the Turkish people's percep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imag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urkish people's cognitive data about China has been on the rise in recent years, but China is still a distant country in their minds. The Turkish media's China reportage shows obvious ideological prejudice, which affects the Turkish people's perception of China.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promotes some strategies to play a role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image.

**Keywords:** Turkey, national image, the imagination of modernity, mainstream Media

**Author:** Huiqun Li,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Yongmin Xia, Dean of European and Latin American Language Program Center, Central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Beijing, China.

## 一、研究缘起

在国际传播活动中，国家形象的传播和建构历来为世界各国所重视，围绕本国形象的对外传播和他国受众对本国形象认知的研究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全面了解他国民众对中国的形象认知并制定相应的国家形象传播策略，已经成为打造大国形象、有效传达中国声音的重要工作。主流媒体是建构中国国家形象，推动中国国际传播的中坚力量，了解海外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已成为当务之急。

受历史、地理、文化环境等因素制约，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有很大区别。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所处国际传播环境可以大致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两大类，前者由于意识形态局限，由媒体报道而成的“中国形象”的西方标识更明显，影响后者塑造“中国形象”的因素更复杂（杨蓉 80）。作为地跨欧亚的区域性国家，土耳其和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是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国家。近年来两国人员、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密切。从现实层面而言，了解土耳其民众对中国的形象认知，探究所谓西方视野之外更丰富的中国形象建构，对于主流媒体探索更多元的国际对话沟通模式，传播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 二、文献综述

### （一）土耳其民众的中国国家形象认知

中国和土耳其于 1971 年建交。但早在漫长的古典文明时期，中国和突厥就有了交流和互动。土耳其学者卡拉卡（R. Kuta Karaka）指出，在从古典文明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和土耳其有若干相似之处：中华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理念有相似之处，同样遭受西方入侵，对外来势力的态度亦有相似之处。近些年来双方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有明显改善，然而，受复杂因素影响，两国民众彼此认知的亲善度并不高。他转引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结果，数据显示土耳其人对中国认知不甚友善，“在 20 国集团中，土耳其是最不喜欢中国的国家”。但相比而言，土耳其人对中国认知的友善程度高于对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地区（107-108）。咎涛梳理了唐代以来中国和土耳其对彼此形象的建构，发现双方的认知都带有自我中心主义的特点，而在当代，“泛突厥主义、伊斯兰和现代性共同影响着土耳其对中国的想象与认知”（《历史与想象》78）。唐青叶、伊丹丹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对比中土报刊的相互报道，发现土耳其三大英文报刊的对华报道，在经济、文化等议题方面呈现了正面、积极的中国形象，但在新疆议题上成见较深（117）。盛睿、翟石磊根据皮尤民调数据指出“土耳其公众对中国的整体赞誉度较低、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影响力认同度低”（88）。此外，还有学者关注了土耳其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指出土耳其社会的主流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比较积极、正面，但也有一定偏差（魏敏 18）。

## （二）中国主流媒体的对土传播

中国主流媒体的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议题。检索相关文献，能发现探讨《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主流媒体传播工作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研究数量不少，但将研究视点投向土耳其的却不多。胡邦胜分析了土耳其传媒生态和特征，指出了推进对土传播工作的必要性和针对点（72）；汤剑昆结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土传播经验，对提高主流媒体的综合传播能力提出了建议（61）；李媛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全媒体项目为切入点，探讨了国际传播中的精准传播影响因素及策略（82）。杨月从中国对土耳其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入手，为对土传播提出了建议（31-32）。

综合来看，土耳其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度不高，而国内相关研究也不多。以对土传播而言，目前的研究还停留在实践工作的梳理和思考层面。并且，这两类研究都缺少第一手的调研数据，也未能基于调研所发现的问题，对现状展开更深入的分析。由此，针对土耳其民众的中国认知展开调研，从调研中发现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在当下别具现实意义和价值。

##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发现

### （一）研究设计

作为离欧盟大门最近的国家，土耳其长期被欧洲视为“他者”。在基督教徒眼中，奥斯曼土耳其人是残忍的异教徒（梁钦 11-13），而在当下欧洲融合的语境中，土耳其移民也依然感受到作为外来者的尴尬和困惑（徐琴琴 164）。始终无法摆脱被欧洲“他者化”命运的土耳其，如何看待在国际舆论场面临类似困境的中国？在交通和传媒发达的当代社会，土耳其和中国之间的交流日渐频繁，土耳其民众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如何理解中国对于世界的价值？土耳其媒体在报道中国时，究竟提供了哪些信息？对土耳其民众的中国认知有何种影响？中国主流媒体如何针对土耳其民众来传播中国国家形象？基于对这些话题的综合考量，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土耳其民众对中国的总体看法如何？土耳其民众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土耳其、美国的关系？土耳其媒体对土耳其民众的中国认知有何影响？中国主流媒体的对土传播如何更好传播中国国家形象？

2016年7月，土耳其首都发生军事政变，后政变时代的土耳其政府全面调整对外关系，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交流，中土两国交往也进入到新阶段（李昊 169-70）。为了解土耳其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情况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土传播工作，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委托阿克索伊市场与舆论调查公司（Aksoy Araştırma），分别于2016年12月和2019年12月展开了两次调研。调研涉及对被访者性别、年龄、学历、社会经济地位、居住地等人口统计变量的询问，也包括对中国了解程度相关话题的提问。调查范围覆盖了土耳其的26个城市，通过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的方法，对根据“分层随机抽样”规则选择的个人进行了访谈，平均访谈时间为9~13分钟，

有效样本总数为 4400 人。2016 年调查的实际样本结构如下：性别男 50%，女 50%。18~54 岁受访者比例：18~22 岁占 6.2%；20~24 岁占 14.2%；25~34 岁占 29.1%；35~44 岁占 22.3%；45~54 岁占 17%。最高学历比例：小学 20.1%，初中 12.3%，普通高中 23.5%，职业高中 12.4%，两年制大学 9.2%，四年制大学 15.7%。受访者比例占前五位的城市分别是：伊斯坦布尔 18.9%，安卡拉 6.7%，伊兹密尔 6.3%，科贾埃利 4.8%，布尔萨 4.6%。有效样本 2400 人。2019 年调查的实际样本结构如下：性别男 50.9%，女 49.1%。18-54 岁受访者比例：18~24 岁占 11.7%；25~34 岁占 25%；35~44 岁占 26.8%；45~54 岁占 20.9%。最高学历比例：初中 21.5%，职业高中 13.4%，普通高中 30.6%，两年制大学 8%，开放教育大学 1.1%，四年制大学 19.2%，大学以上 4.4%。受访者比例占前五位的城市分别是：伊斯坦布尔 18.4%，安卡拉 6.7%，伊兹密尔 5.3%，布尔萨 5.0%，科贾埃利 4.7%。有效样本 2000 人。

## （二）研究发现

### 1. 土耳其民众对中国的总体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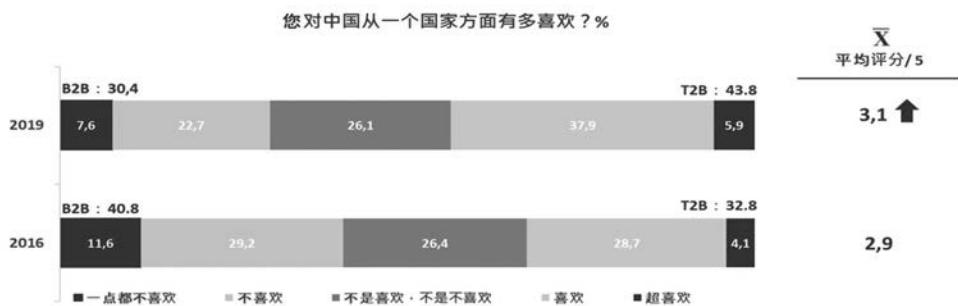
#### （1）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人口众多的经济大国

回答“说到中国想到什么？”这一问题时，2019 年占比最高的前五项分别是“人口多”（2016，18.6%；2019，22.1%）、“电子/科技”（2016，4.5%；2019，7.8%）、“中国制造产品”（2016，7.9%；2019，7.6%）、“便宜的产品”（2016，4.7%；2019，6.3%）、“经济/贸易”（2016，5.4%；2019，6%），与 2016 年差别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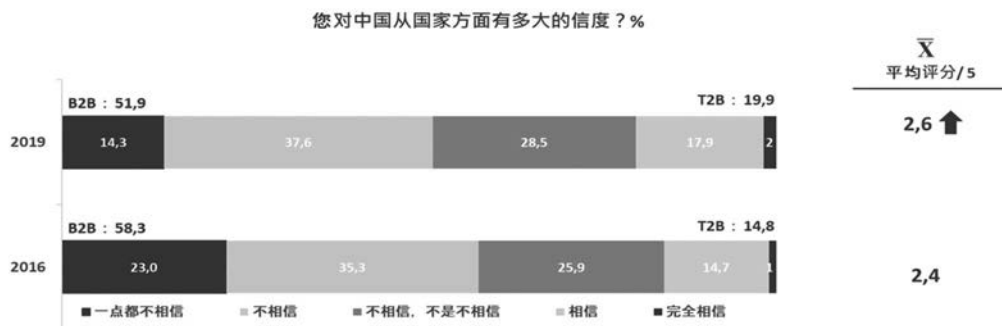
#### （2）对中国的情感倾向：喜欢信任程度一般

从土耳其民众对“您对中国从国家方面有多喜欢”（图 1），“您对中国从国家方面有多大的信度”（图 2）等问题的回答来看，土耳其人对中国的好感和信任度整体得分不高，但呈上升趋势。

当问到“喜爱中国的原因”时，占据前两位的回答在 2016、2019 两次调研中比较一致，分



▲图 1 土耳其民众对中国的喜欢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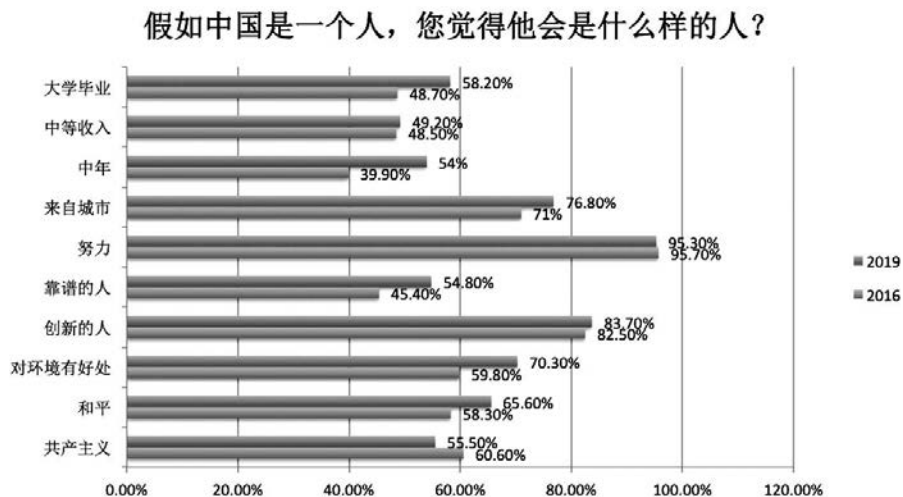
别是“努力工作”(14.9%, 17%)、“中国人很好/喜欢中国人”(30.2%, 21.2%)。排第三的回答略有不同,2016年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6.4%),2019年是“先进技术”(7.6%)。当问到“不喜欢中国的原因”是,2016年占据前三位的回答分别是“对新疆人的态度”(14.5%)、“中国产品差”(10.6%)、“不知道/没想法”(6.5%),2019年前三位回答分别是“不了解/不知道”(12.1%)、“便宜/质量不好的产品”(12.1%)、“对新疆人的态度”(9.9%)。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土耳其人对于中国当代社会的认知比例逐渐提升,意识形态对土耳其人的影响呈现下降趋势,土耳其人明显更关注中国产品等与切身生活利益相关的细节。有学者指出,虽然中土两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但突厥西迁和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双方的密切联系淡化,各自在亚洲大陆两端发展,并形成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文明。中土建交以来,双方关系较平淡,普通土耳其人并不了解中国,对中国的认知排在日本、韩国之后。随着中国崛起,在经济、政治等领域都对原有中土关系带来挑战,土耳其国内的观察家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对土耳其的重要性(胥涛,《中土关系》64)。调研显示,2016—2019年,土耳其民众对中国的多项认知数据呈上升趋势,说明对中国的重视已经逐渐从土耳其的精英群体传导到普通民众,土耳其人越来越关注中国。

### (3) 对中国优势和弱点的看法: 人口多、经济技术有优势、产品质量待提高

当问到“您认为中国的优势是什么”时,占据前三位的回答分别是“技术电子设备”(2016, 14.7%; 2019, 22.2%)、“经济”(2016, 18.1%; 2019, 22.1%)、“人口劳动力/人口”(2016, 21.6%; 2019, 21.3%)。当问到“您认为中国的弱点是什么”时,占据前三位的回答分别是“人口多”(2016, 21.2%; 2019, 20.7%)、“不遵守人类价值观/不遵守人权”(2016, 12.7%; 2019, 8.3%)、“劣质产品”(2016, 4.3%; 2019, 6.3%)。对比发现,无论评价正面还是负面,土耳其民众对于技术、经济、产品等中国符号的关注持续上升,而对人权等意识形态符号的关注不断下降。土耳其民众对于中国人口的看法比较矛盾,一方面认为人口劳动力是资源优势,但另一方面又将人口多视为弱点。土耳其是伊斯兰国家,鼓励生育人口,但人口过快增长给就业、住房、教育等行业都带来了冲击,因此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土耳其就开始向西欧国家输出劳动力(何景熙 46)。土耳其本身国情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众对中国人口的双重态度。

### (4) 对中国人格化特征的看法: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中年人

通过拟人化类比来考察品牌的特征，在品牌形象研究领域是比较常见的做法。美国学者艾克（Aaker Jennifer）将品牌人格总结为品牌所具有的人格特征，既包括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也包括其他性格特征（Aaker and Fournier 391-95）。本次调研借用品牌人格理论，来测量土耳其受众对中国人格化特征的看法，具体做法是进行“假如中国是一个人，您认为他……”系列提问，回答结果如下（图3）：



▲图3 土耳其民众对中国的人格化特征认知

综合来看，如果把中国看作一个人，更多土耳其民众的印象是大学毕业、中等收入、中年人、城市人、很努力、靠谱的、创新的、对环境有益的、和平的、共产主义的，认知较为正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土耳其人对中国现代化的想象。

19世纪中期以来，奥斯曼土耳其直接面临西方列强的压迫，迫切需要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曾经一度将目光投向更遥远的东方，但并未在同样面临困境的中国觅得良方（笞涛，《历史与想象》71-73）。20世纪初，在凯末尔党人的推动下，土耳其进行世俗化改革，在土耳其的社会植入西方式的现代性，努力向现代国家转型。民主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化多样性在土耳其社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原本被压制的伊斯兰势力再度兴起，给植入的西方式现代性带来挑战（笞涛，《被管理的“现代性”》65）。虽然如此，但经过百年历史变迁，世俗化势力在土耳其社会已经奠定深厚基础，土耳其视自身为世俗化的现代国家，也倾向于以现代化标准衡量他国。

现代化是科学革命以来，知识增长使得人类能够控制环境，传统社会制度也随之发生功能性转换的过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民主化、法制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罗荣渠 14）。现代化肇始于西欧，全世界大范围的现代化进程迄今为止已经进行过三次，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正是在二战后至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三次浪潮中被深度卷入现代化进程，创下奇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国际学术界重新评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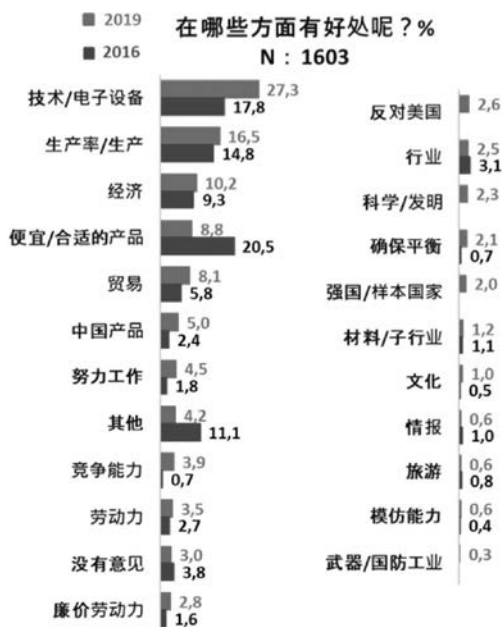


发掘中国传统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认为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勤奋、敬业、和睦等因素有利于现代国家和现代组织的发展(220-22)。中国崛起引起世界关注,土耳其也不例外,而同样作为被动卷入西方主导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土耳其对中国奇迹的注目,或许比西方更多几分探究、借鉴的心态。土耳其民众对中国的评价标准融合了普遍意义的现代化和东亚现代化的双重特质,或许折射出土耳其对中国现代性的多元想象。

## 2. 土耳其民众对中国与世界、土耳其、美国关系的看法

### (1) 中国与世界: 对世界有积极贡献也有负面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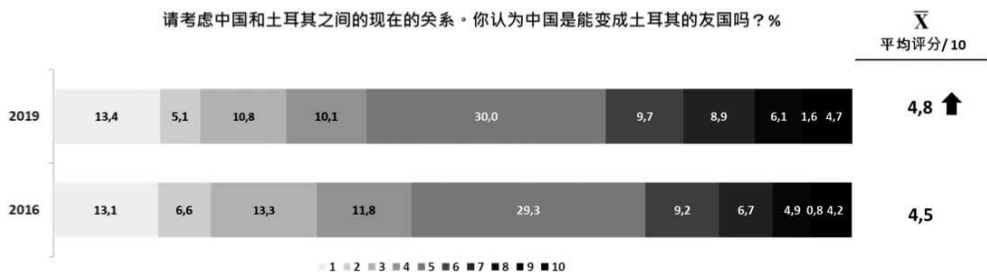
八成(80.2%)土耳其民众认为中国对世界有积极贡献,与此同时,近七成(68.4%)土耳其民众认为中国对世界有负面影响。可见,土耳其民众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态度比较矛盾,既认同中国的贡献,同时又对中国抱有成见。当问到中国对世界“在哪些方面有好处”时(图4),排列前几位的回答分别是:“技术/电子设备”“生产”“经济”“便宜/合适的产品”“贸易”。当问到“中国对世界有哪些负面影响”时,排前三位的回答分别是“不好的产品”(2016, 38.3%; 2019, 30%)、“环境污染”(2016, 4.8%; 2019, 9%)、“人口”(2016, 4.2%; 2019, 9%)。



▲图4 土耳其民众对中国对世界的积极贡献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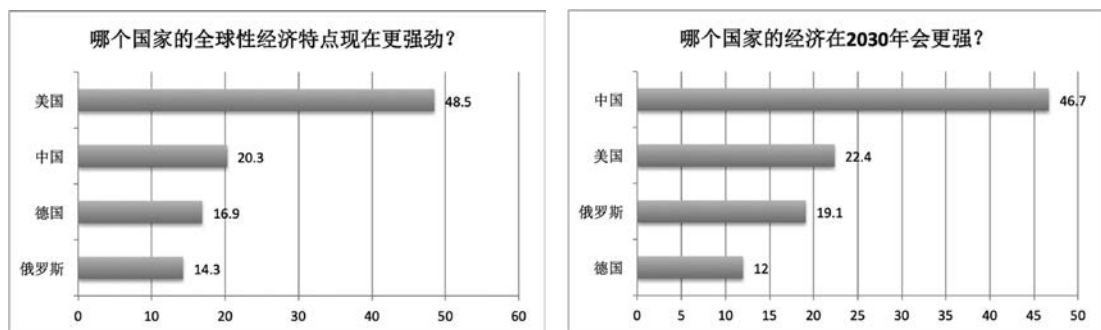
### (2) 中国与土耳其: 非敌非友的国家, 期待进行经济合作

当问到如何看待中国和土耳其的关系时,土耳其民众的平均得分4.5(2016)、4.8(2019),均未超过中间点(图5)。说明土耳其民众并未将中国视为友好国家,但也不带敌意,比较符合两国的关系现状。



▲图5 土耳其民众对中国与土耳其的关系认知

当问到“一带一路”时,51.4%的受访者表示听说过这个项目,近九成受访者(86.3%)认为“一带一路”有利于土耳其。近五成土耳其民众认为全球范围内目前美国经济最强,但到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图6)。和邻国俄罗斯、德国相比,土耳其民众更相信俄罗斯(40.6%),但更愿意和德国做生意(34.7%),中国在这两项中都位居第二(27.7%,27.9%),土耳其民众信任美国(4.6%),愿意和美国做生意的比例(11.1%)在四国中均为最低。



▲图6 土耳其民众对中国经济现状和未来的认知

由此而言,土耳其民众对于德国、俄罗斯这样的邻国认知度更高,接触意愿也更强,但他们对中国并不排斥,也比较看重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客观来看,普通土耳其民众虽然从日常生活里的中国产品已经感受到中国的存在日渐突出,但中国对他们来说依然是一个遥远的、相对陌生的国家,而土耳其民众对“一带一路”的高度评价表明,土耳其人对中国的接触意愿,更多取决于中国是否能给土耳其带来直接利益。

### (3) 中国与美国:美国打压中国不合理,但更倾向选择美国产品

2018年美国向中国发起贸易战,引起全世界关注。调查显示,近七成(66.8%)土耳其民众听说过贸易战,近九成(85.9%)民众认为贸易战是由美国发起,而74.3%的回答认为中国是贸易战中正确的一方。对于在贸易战中被美国排挤打压的华为,82%的受访者知道华为,表示喜欢华为的比例高达64.7%,八成受访者认为美国对华为的禁运决定不合理(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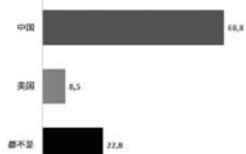
美国最近宣布了对华为的禁运决定。您觉得这个决定合理吗？%



▲图7 土耳其民众对美国禁运华为事件的认知

当问到中国和美国更支持谁时，选择支持中国的比例是支持美国比例的八倍（图8），而认为土耳其与中国经济关系更密切的得分也高于美国（图9），说明土耳其民众明确意识到了中国在经济上对土耳其的重要性。

如果您要支持一方，您会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美国？%



▲图8 土耳其民众对中国和美国的支持倾向

我国与哪些的经济关系如果弱为1，强为10，请写出来。%



▲图9 土耳其民众对土耳其和中美经济关系的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民众对美国商品质量的正面评价（55.3%），远远高出对中国商品质量的正面评价（10.6%）。也就是说，土耳其民众对中国的接受度、认可度都高于美国，但具体到日常经济生活，他们表现出更务实的选择倾向，会做出理性“经济人”的选择评价。

### 3. 媒体对土耳其民众中国认知的影响

数据显示，土耳其民众通过新闻来了解中国的比例仍在上升（图10）。在诸多新闻话题中，土耳其民众了解最多的话题包括新疆、经济、贸易战等。

您最近三年听说过关于中国的新闻吗？%



▲图10 土耳其民众通过新闻了解中国的现状分布

当问到“听过的新闻话题是什么”时，排前三的回答分别是“新疆”（2016，17.4%；2019，16%）、“经济”（2016，16%；2019，14%）、“贸易战”（2019，13%）。值得注意的是，在土耳其民众的中国认知中，新疆话题并未占据高位，但媒体所营造的拟态环境，增加了土耳其民众接触新疆话题的机率。媒体提供了何种倾向的新疆新闻报道呢？回答显示，九成报道有负面倾向，而七成多（73.5%）土耳其民众认为这些报道是真实的。当问到美国在此类新闻报道中扮演的角色时，近半数民众（47.5%）认为中国在新疆地区具有压制性立场，但是，超过三成的人（31.8%）认为这些报道是美国的黑色宣传，还有大约两成（20.8%）的人表示“没有意见”。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曾经对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进行区分，后者通过国家机器行使直接统治，前者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占有来控制大众（7）。市民社会是私人组织的总和，包括教育界、新闻界等知识文化界。这意味着新闻媒体本身就是传达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通过传达有倾向和立场的信息来影响大众。土耳其目前的媒体格局是土耳其国家广电机构（TRT）和四大私营媒体集团多安、多乌什、几内尔、恰勒克等共同占有市场，四大媒体集团也是西方媒体在土耳其的重要合作伙伴。虽然土耳其媒体中不乏批评声音，但政府对媒体的管控力度仍然很强，事实上四大媒体集团背后的财团本身就与政界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因此，四大集团下属的多家媒体都有亲政府倾向，或对政府持温和态度。

现代土耳其建立在奥斯曼帝国瓦解的废墟之上，经过凯末尔改革后，土耳其迅速崛起，经过长年发展，成为跨欧亚大陆的区域强国。虽然国土面积已经远远不能和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相比，但恢复往日帝国荣光的梦想却成为土耳其社会从上到下挥之不去的念想，无论是坚定主张世俗化的一方还是坚持伊斯兰传统的一方，都倾向于支持“泛突厥化”，将土耳其的利益扩张到中亚乃至东亚。因此，将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视为同族并给予支持，已经成为土耳其社会的某种“政治正确”。土耳其媒体尤其关注新疆议题，部分西方媒体也有意迎合土耳其国内情绪而设置新疆议题的议程。如上所述，调查显示九成新疆报道有负面倾向，而七成多民众认为这些报道是真实的，可见土耳其媒体刻意营造了负面的拟态环境，而媒体传达的意识形态偏见也给土耳其民众的中国认知带来负面影响。

#### 四、讨论和启示

土耳其民众对中国的多项认知数据近年来都呈上升趋势，说明普通民众已经切实感受到中国的影响力，并越来越关注中国。但土耳其媒体在中国报道上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耳其民众的中国认知。土耳其地跨欧亚，周边环境复杂，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介入使得其媒体生态相当复杂。媒体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本身也是国家形象的构成部分，这意味着要改善当地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亟需主流媒体在对土传播中发挥更大作用。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例，它采取了系列措施多管齐下来传播多元中国国家形象：

### (一) 推进“本土化”策略, 打造外宣品牌

美国学者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本土化”概念,意即全球化和本土化犹如硬币两面,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本土化”启示试图打开国际市场的中国主流媒体,走本土化路线才能更好地将中国信息传播给本土受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对土传播工作启动很早,1957年10月21日就开始设立了土耳其语广播,面向包括土耳其共和国在内的全球土语民众。2003年国际在线土耳其文网开通,实现了“广播+网站”两条腿走路。2012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土耳其成立工作室,开始立足于节目的本土化制作。2016年,全称为CRITURK的品牌推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土耳其的传播工作都纳入该品牌的管理经营范围。CRITURK全面实行土耳其本土化运营模式,除总监是国内中方派出外,其他记者、主持人等都是土籍员工;本地新闻由本地采编团队完成,中国新闻和国际新闻由国际台土语部完成,这种双管齐下中土联动的运营模式为土耳其受众认知中国提供更好的渠道和途径(李媛 82-83)。

近年来,随着“走出去”步伐加快,CRITURK已经拥有了覆盖音、视、图、文和移动端的多媒体平台。CRITURK在土耳其的调频广播覆盖人口7000万,覆盖了土耳其和周边地区的卫星电视24小时不间断播放中国电视节目,还在Youtube、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开通了帐号(汤剑昆 58),多渠道发声,通过矩阵传播构筑多元传播格局,全方位覆盖受众。

### (二) 贴近受众, 消解“他者”形象

“他者”概念,源于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西方世界以自身为主体,将非西方以外的其他世界视为“他者”,主体往往对“他者”持压制性立场,采取贬低、支配式的描述对其进行驯化。土耳其是世界各大媒体角逐较力的重要舆论战场,西方媒体在土耳其很有影响力,在西方媒体设置的议程框架中,中国被看作“他者”,直接影响了土耳其民众的中国认知。要消解这种信息传播不对等形成的“他者”形象,就要贴近、抵达受众,与受众交互,在传播过程中注意受众的反馈,并以此为据对传播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

基于土耳其民众的中国国家形象认知调研数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了解到土耳其民众对中国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等信息更关注,有意识地在对土传播中加强了对相关信息的推送。如2018年以来,CRITURK每月向土耳其媒体提供新闻近百条,反映中国经济成就、科技文化现状的信息约占六成,内容主要包括中国经济贸易增长、跨国企业合作、经济形势、经济政策战略、高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发展等,让土耳其民众能更便捷地了解中国现状成就。

考虑到土耳其民众比较关注新疆议题,CRITURK主动出击对新疆议题进行了议程设置。2018年以来,CRITURK不定期向土耳其媒体推送与新疆有关的新闻,主题覆盖到新疆的扶贫就业动员、商贸经济发展、基建交通建设、土耳其与新疆文化传播、新疆的白皮书等。这些新闻被土耳其媒体转发传播,在土耳其民众中起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 （三）平衡报道，以信息对冲抵消“文化折扣”

有学者曾经指出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存在“文化折扣”弱势，可采取文化对冲方式进行弥补（颜纯钧 90）。“文化折扣”也称“文化贴现”，意思是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信息在跨国流动中难以得到他国受众的理解，从而导致信息价值的削弱。这种跨国传播带来的不足，可以通过多种信息尤其是正反信息的提供进行弥补。主流媒体的跨国传播也可采用这种方式，即通过平衡报道，以信息对冲来抵消文化折扣。

平衡报道首先要做到新闻数量的平衡。土耳其媒体格局比较多元，本地媒体和西方媒体都有很强的新闻生产能力，CRITURK要在土耳其舆论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首先就要做好新闻的即时生产工作，在重大舆论事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近年来，围绕南海事件、香港事件、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新闻事件，CRITURK反应迅速，形成常规报道流程，发出一定数量的报道，及时传播中国声音，在土耳其新闻舆论领域保持了相当的主动性。

平衡报道还包括提供有多方立场的客观报道。土耳其地处欧亚，信息来源四通八达，CRITURK与土耳其本土媒体和西方媒体同台竞争，就必须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提供有深度的新闻精品，才能在竞争激烈的新闻市场中赢得受众。如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中国作为最早爆出疫情的国家之一，抗疫战斗备受瞩目。CRITURK及时跟进，全面报道中国抗疫工作，包括武汉抗疫进展、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繁忙工作、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紧密合作、全球科学家对病毒研究的最新进展等，还特别介绍了新疆的抗疫情况、中国和土耳其病毒专家的交流等，以丰富的信源、翔实的细节、缜密的数据打造了有说服力的新闻产品，在土耳其国内引起高度关注，获得受众认可。

总的来看，当下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空前复杂，崛起的中国必然会在国际舆论场上与西方国家展开更激烈的竞争角逐。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的海外传播，在建构、传播多元文明中国国家形象过程中必须发挥更多引领作用，为全球信息市场的均衡发展作出更多贡献，并为未来中国媒体的海外信息空间拓展提供更多宝贵经验和智慧。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Aaker, Jennifer, and Susan Fournier. "Brand as a Character, a Partner and a Person: Three Perspectives on the Question of Brand Personality." *Advance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 22, no. 1, 1995, pp. 391-95.
- Gramsci, Antonio. *The Prison Notebooks*. Translated by Lei-yu Cao, et al. China Social Sciences, 2000. [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He, Jingxi. "Turkish Population Status and Demographic Economic Issues." *Population Research*, no. 6, 1982, pp. 44-47. [何景熙:《土耳其的人口状况和人口经济问题》，载《人口研究》1982年第6期，第44-47页。]
- Hu, Bangsheng. "Turkish Media Ecology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no. 12, 2016, pp.70-72. [胡邦胜:《土耳其传媒生态及其特征》，载《对外传播》2016年第12期，第70-72页。]
- Karakas, R. K. "A Cognitive Analysis between Turkey and China." *Arab World Studies*, no. 2, 2014, pp. 101-10. [卡拉卡:《土耳其与中国间的认知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2期，第101-10页。]
- Li, Hao. "The Roots of Turkey's Military Coup and Its Impact on Sino-Turkish Relations." *Report on China'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 (2016-2017)*, edited by Xiaofeng Yu and Zhongshu Luo,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2017, pp. 155-70. [李

- 昊:《土耳其军事政变的根源及其对中土关系的影响》,载余潇枫、罗中枢编《中国非传统安全报告(2016—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155-70页。]
- Li, Yua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trategies of Precision 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no. 12, 2018, pp. 82-83. [李媛:《国际传播中的精准传播影响因素及策略初探》,载《新闻传播》2018年第12期,第82-83页。]
- Liang, Qin. *The Image of Turkey in the Eyes of Europeans in the 16th Century*. Thesis.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2018. [梁钦:《16世纪欧洲人眼中的土耳其形象》.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8年。]
- Luo, Rongqu. *A New Theory of Modern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World and China*. Peking UP, 1993.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Sheng, Rui, and Shilei Zhai. “The Turkish Public’s Impression of China.” *Reality Only*, no. 3, 2016, pp. 87-89. [盛睿、翟石磊:《土耳其公众的中国印象》,载《唯实》2016年第3期,第87-89页。]
- Tang, Jiankun.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CRITURK Brand Communication in Turkey.” *Global Communication*, no. 1, 2018, pp. 55-62. [汤剑昆:《CRITURK品牌在土耳其传播效果分析》,载《国际传播》2018年第1期,第55-62页。]
- Tang, Qingye, and Dandan Yi. “The Imag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China and Turke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Newspapers and Media.” *Arab World Studies*, no. 5, 2016, pp. 104-17, 120. [唐青叶、伊丹丹:《中国和土耳其的形象互构:基于报刊媒体的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5期,第104-17, 120页。]
- Wei, Min. “Turkey’s Perception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no. 5, 2016, pp. 18-22. [魏敏:《土耳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及对策建议》,载《国际经济合作》2016年第5期,第18-22页。]
- Xu, Qinqin. “The Identity Dilemma of the ‘Other’: An Interpretation of Yadé Kara’s ‘Selam Berlin.’” *Industrial and Science Tribune*, no. 22, 2019, pp. 163-64. [徐琴琴:《“他者”的身份认同困境:解读亚蒂·卡拉的〈平安,柏林〉》,载《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年第22期,第163-64页。]
- Yan, Chunjun. “From Cultural Discount to Cultural Hedge: New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Films.” *Modern Communication*, no. 10, 2019, pp. 85-90, 97. [颜纯钧:《从文化折扣到文化对冲:新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载《现代传播》2019年第10期,第85-90, 97页。]
- Yang, Rong. “The Media Communication of ‘The Image of China’ and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ther.’” *Media*, no. 4, 2015, pp. 79-80. [杨蓉:《“中国形象”的媒体传播与“他者”视域考察》,载《传媒》2015年第4期,第79-80页。]
- Yang, Yu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Turke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no. 3, 2014, pp. 31-32. [杨月:《对土耳其传播策略初探》,载《对外传播》2014年第3期,第31-32页。]
- Zan, Tao. “Managed ‘Modernity’ and Its Challengers.” *Historiography Quarterly*, no. 1, 2009, pp. 64-73, 159. [咎涛:《被管理的“现代性”及其挑战者》,载《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第64-73, 159页。]
- . “Sino-Turkish Relations and Turkey’s Views on China’s Rise.” *Arab World Studies*, no. 4, 2010, pp. 59-66. [咎涛:《中土关系及土耳其对中国崛起的看法》,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4期,第59-66页。]
- . “History and Imagination: The Ideo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urkey.” *Beijing Cultural Review*, no. 1, 2018, pp. 68-79. [咎涛:《历史与想象: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思想联系》,载《文化纵横》2018年第1期,第68-79页。]

◇责任编辑:马纳克

## 翻译与对外传播关系小议<sup>[1]</sup>

◎ 李伟荣 郭紫云

**内容提要:** 翻译与对外传播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一种共生关系, 翻译的终极目标就是对外传播。而对外传播是否有效, 翻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让二者达到理想的效果, 我们既要从事外传播的视角来审视翻译并由此提升翻译水平, 更要尊重传播规律, 让翻译与对外传播协同发展, 使世界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和中国人。

**关键词:** 翻译 对外传播 共生关系 类同性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4-0116-09

**作者单位:**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 湖南 长沙 410006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4.011

**Title:** A Small Talk on the Relationship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similar to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translation i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eople outside of China. Translatio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deciding whether communication is effective or not. In order to make both of them achieve the desired effect, we should not only take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nto serious consideration, but also integrate their development by way of respecting the laws of communication so that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can better understand China and Chinese people.

**Keywords:** Transl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ymbiotic Relationship, Similarity

**Author:** Weirong Li, Professor,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Ziyun Guo, The Bi-Lingual Experimental School Attached to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翻译何以发生？翻译之所以发生主要源于语言间有差距，从而影响沟通。沟通不畅不利于传播。就此而言，翻译的终极目的是对外传播，是文化交流最终得以实现的重要中间环节。对外传播的目的是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而语言不通是妨碍文化交流的主要因素，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自喻。西方的“巴别塔”和中国的“通人”之说，都是因为语言不同而导致交流不畅时产生的一种理想愿望。但是，愿望与现实之间总是有着很大的差距。即便是具有一定国际通用语言特征的英语，想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精通，也不啻一种无法实现的愿望。何况，即便能够通过英语进行沟通，都还有理解上的不对称导致的信息损耗。因此，为了通畅的交流而产生的翻译和传播，肯定将长期存在。为此而对翻译和传播进行的研究，也将长期存在。

迄今，翻译和传播中一些似真实假、以假乱真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些现象会直接导致我们对翻译和传播的误解，例如“翻译好了，就能传播好”；“翻译好，才能传播好”；“传播效果不好，主要原因就是翻译得不好”等。本文拟就翻译与对外传播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希望能够澄清一部分误解。

## 一、关于翻译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 （一）什么是翻译？

社会上的一些现象表明大家对翻译存在一定误解，例如现在依然有人认为只要学过外语就能够从事翻译；加上词典和机器翻译的帮助，肯定可以胜任翻译。事实上，翻译本身非常复杂，要做好翻译绝非易事。

首先，我们要明确翻译的本质是什么。翻译究其实质是将甲语言的内容用乙语言表达出来。这看似简单，但是问题也由此而生。这里所说的“内容”包括文字、文化、表述形式等等，不只是字对字、句对句地将两种语言进行转换。有时会转换不了，因为在甲语言中存在的东西，在乙语言中缺项；也不能只是转述，即所谓paraphrase，因为转述可能只是大意，而其中蕴含的文化等却无法完整地得以呈现。

从严复至今，我国翻译界不仅在不断地从事翻译实践，同时也在不断地从事翻译理论的建构。但目前的现状是，我国翻译理论的建构和完善，事实上还没有真正形成，更多是借鉴西方译论。我国翻译目前还是译入的多，如2021年5月2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四十周年座谈会暨第二十辑专家论证会上宣布已规划出版了19辑近850余种；译出的少，尽管近些年因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强国战略的推进而有一些进步，但是质和量两方面都还未形成良好态势。截止到目前，我国翻译理论界当然有一些大家如钱锺书提出“化境说”，等等，但钱锺书“化境说”并未进行更深一步的理论建构。更有学者曾说，几十年来，只要一提到翻译原则，大家总会想起严复在他所翻译的《天演论》中的《译例言》里所说的信、达、雅（刘重德114）。也有学者认为严复的“信达雅”并非独创，而是源自泰特勒提出的“翻译三原则”<sup>[2]</sup>。就笔者所见，只看到潘文国认为严复的“信达雅”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不同，国内译界对严复的“信

达雅”大都有误解，并且将其内涵窄化了（612-22）。这样一来，哪怕是译入这一块，理论构建和实践实际上跟国际水平还有一定差距。

## （二）为什么翻译？

首先，翻译的主要目的是沟通或者共言。而共言则是翻译的最理想境界。从理论上讲，外文和译入语之间可以完全划等号，也完全是共言的。从历史上讲，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翻译事实上发生得很早。国内文献中早就有“象胥”“舌人”的说法；秦朝时在广西百越，就已有入充当翻译者角色，他们居住在边境，因为生活往来而通晓两地语言，间接起到翻译的作用。西方最典型的的就是巴别塔。但是，巴别塔最终也没建成功。

第二个目的是弥补缺项。我们大量引进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等国外畅销教材，就是因为这些方面的教材不强。随着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强，我们如果要与外国人进行深入交流，那么就地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教学内容。在此基础上，再把我国的特色融入进去，构建我们的话语体系。这样的话语体系既有我们自身的特色，又让我们能够与他们进行有效交流、沟通。外国人不理解的东西，我们主动翻译过去，让他们一方面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另一方面能了解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

第三个原因是破除隔膜。我国每一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都会引起国外的高度关注。他们会主动了解大会的报告内容，但是因为国情和文化差异，最好的办法还是将其译入自己的语言。这里所说的“国情和文化差异”，就是我们所说的“隔”。我国也在主动将报告全文翻译成各个语种，以便能够更迅捷地让外国政要和民众理解我们国家的政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就是好例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目前已出三卷，中国外文局组织对其进行翻译，而且是多语种翻译，出版后销量很好。外国政府或者政要想从习总书记的这三部著作里看看中国是怎么治理的、是怎么去进行政府治理和政府运行，等等。

另外，翻译什么？谁来翻译？为谁翻译？做好翻译需要什么修养？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限于篇幅，此处不赘述。陆游曾说“汝果欲写诗，功夫在诗外”（《示子遹》）。要做好翻译，专攻翻译一科不够，还须有其他修养，如中外语言能力修养、理论修养、杂学和多学科修养等。

## 二、传播与对外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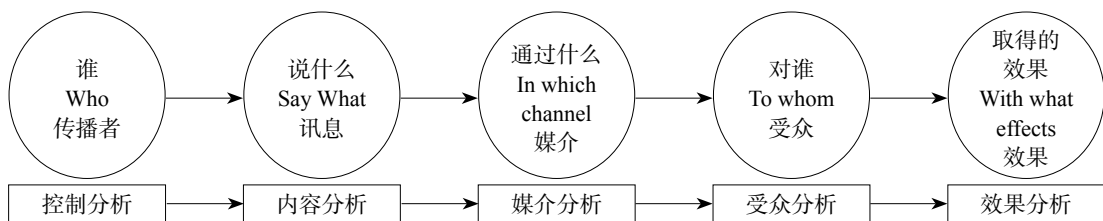
### （一）什么是传播/对外传播？

什么是传播？其实传播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比如，别人要你传话就是传播。传播存在是否失真的问题。失真就会导致传播失败。人际间存在传播，人与物如电视、广播和电影之间也存在传播。现在，我们说传播媒介其实主要是说第四媒体，也就是网络。

什么是对外传播呢？“外”指外国，对外传播就是把本国的东西传播到外国去。要对外传播的话，有一些基本问题要注意，例如为什么要传播？传播什么？谁传播？传播给谁？传

播的媒介和途径是什么？传播的效果怎么样？最后又怎样确定传播已经完成了？这些问题都确定好之后，对外传播才可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其中，最关键的是传播模式的问题。传播模式有多种，其中有三种在对外传播中有着较多的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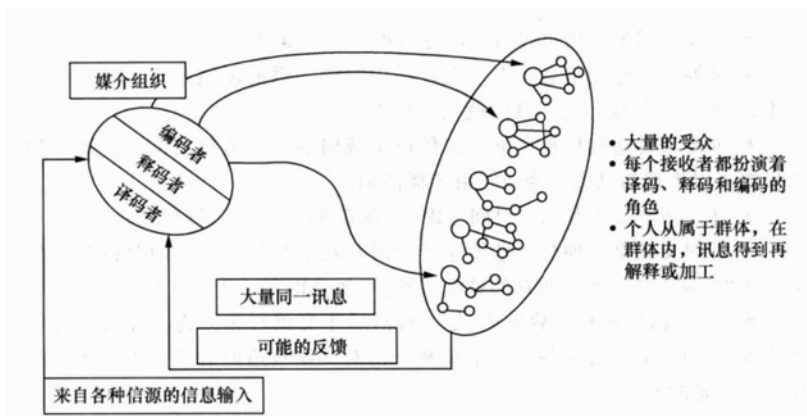
## （二）传播模式



▲图1 拉斯韦尔 5W传播模式（董璐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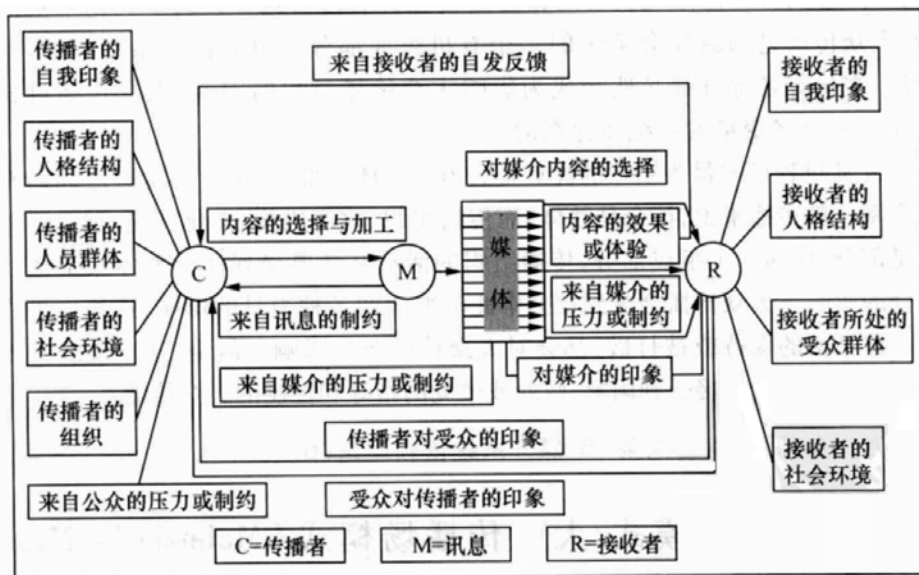
第一种是“5W模式”。“5W模式”1948年由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5W”就是英语中的wh-问题，也就是谁？（Who）→说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这些wh-问题对应的是经典传播学的五要素，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拉斯韦尔 35-36）。

拉斯韦尔“5W模式”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一是忽略了社会制度对传播的影响，过高估计了传播效果。二是忽视了反馈因素，未能很好揭示传播双向或多向互动的性质。三是将传播过程视为孤立过程，并未与社会过程进行联系（董璐 23）。拉斯韦尔一开始认为传播是线性的、单向的，但是这与真实传播过程并不相符，他后来逐渐认识到传播是双向的。其实，传播不仅是双向的，而且还是多向的、立体的。另外，他也忽视了传播动机对传播过程的影响<sup>[3]</sup>。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否认拉斯韦尔的创始价值，无法否认它对世界传播学的启示。



▲图2 施拉姆的大众传播模式（董璐 32）

拉斯韦尔之后，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大众传播模式影响很大。施拉姆于1954年提出大众传播模式，认为构成传播过程的双方分别是大众传媒与受众，二者存在传达与反馈关系。他创立的大众传播模式，是一般的传播模式向大众的传播模式进行过渡的标志，也是把大众传播视为社会有机组成部分这个趋势的标志。这个模式的缺陷是没有重视对干扰（噪音）要素的研究（董璐 31-32）。



▲图3 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模式（董璐 36）

最后就是马莱茨克（Gergard Maletzke）模式，即大众传播场模式。与前两种传播模式相比，马莱茨克模式复杂得多。大众传播场是大众传播过程中诸种社会关系的群集和总和，这些因素既可以是制约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个人性格、心理因素、社会环境等因素，也可以是制约媒介与信息的内容加工、受众选择等因素；既可以是各种社会影响力的显性因素，也可以是各种社会心理的隐形因素。这些因素，不管是显性还是隐形，只要相互交织、集积，就自然能构成复杂而多样的社会传播系统。在这个意义上说，传播就是一种社会行为、一个社会互动过程，既复杂又变量众多（董璐 35-37）。

### （三）传播学的新趋势

传播学发展到现在，又有了新的发展趋势。首先，它从大众传播发展到了分众传播，也就是从“广播”变成了“窄播”。“广播”对象并不精准，但“窄播”对象却相当精准。其主要原因是大数据的运算，如今日头条、抖音等应用，通过算法了解用户偏好，就能精准传播。

第二，碎片化趋势。受众人群细分和新媒体崛起都与碎片化有关。现在微信、抖音、头条、西瓜视频、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媒体对于每一条信息都有字数限制，这就要求用户将详细的内容简单化、纲要化，碎片化也就自然产生了。

第三,去中心化趋势。以前的媒体如报纸、广播和电视等,都由国家统一管理,如我国的《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等,都是一个个传播中心。但是,现在谁都可以成为媒体的一个节点,谁都能够通过微信、微博和脸书等各种平台发布信息,这样也就没有中心了。再如微信群,每个人理论上可参加无限个微信群,整个社会就有亿万个微信群,这些微信群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已经被社会媒体分成了许多小社会,亿万个细分社会。这种开放式的、扁平化的、平等性的系统或者结构,就是去中心化的。

### 三、翻译与对外传播

翻译和对外传播,尽管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行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探究的话,就会发现:一方面,翻译和对外传播有其类同性;另一方面,翻译和对外传播的最终效果都同样受制于文化的影响。

#### (一) 翻译与对外传播的类同性

不管是拉斯韦尔的“5W模式”,还是施拉姆的大众传播模式,甚至是马莱茨克的大众传播场模式,如果仔细分析它们与翻译的关系,便会发现二者之间有着很强的类同性。比如说拉斯韦尔的“5W模式”似乎也可用来分析翻译这一社会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翻译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借用这种模式来进行分析:谁?(Who)→翻译什么?(Translates what)→为谁翻译?(For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从这个角度来看,拉斯韦尔的这个“5W传播模式”中的5个W,在分析翻译时至少可以探究其中的4个W。

类似地,从施拉姆的大众传播模式可以注意到来自各种信源的信息输入,在翻译中这可能就是整个翻译的内容,整个过程中还有组织者、编码者、释码者、译码者。最后有大量的受众,而且每一个受众都同样扮演着译码、释码和编码的角色。个人又是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从属关系。个人在群体内得到信息之后,再对其进行解释或再加工。因此,翻译与施拉姆的大众传播模式有着类似的功能。

仔细观察马莱茨克模式,同样可以看到翻译与对外传播的类同性。其中,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模式中的传播者,放在翻译上就是翻译者;其中的信息和接受人,跟前面讲的“说谁译?”“译什么?”“译给谁?”等事实上也有类同性。

#### (二) 文化是翻译和对外传播的隐形障碍

翻译其中的一个隐形障碍是文化。当我方教师在孔子学院与外国人讨论《哪吒闹海》时,外国人觉得最不可理解的是里面的故事非常残忍。故事大致如下:东海龙王三太子敖丙欺侮百姓和残害儿童,被哪吒遇见;哪吒路见不平,挺身而出,打死敖丙又抽了它的龙筋;东海龙王为此降罪于哪吒的父亲,并且兴风作浪,水淹陈塘关;小哪吒不愿连累父母,自己剖腹、

剜肠、剔骨，还筋肉于双亲，太乙真人借荷叶莲花之力，重塑一新哪吒。这个故事主要是讴歌哪吒不畏强权，保护弱小，并发泄对龙王这一“真龙天子”肆意制造水害的不满和怨恨。但是，外国人更多看到的是他“剖腹、剜肠、剔骨，还筋肉于双亲”这些残暴而血腥的场面。尽管哪吒故事在国内喜闻乐见，深受读者喜爱，但是如果将这样的故事翻译出来，并且传播出去，势必引起外国人对我们的误解，以为我们国民的本性残暴而嗜血，等等。当然，哪吒故事值得翻译并传播出去，如果真要传播的话，就应该对其进行改编，将这些残暴而血腥的场面删除或尽量不予以呈现，而注重对其可爱、正义、勇敢等形象的积极建构，而且这些品质本身也是普世价值观的一部分，势必也会赢得外国人的喜爱。

“龙”和dragon如果对译的话，也因文化差异而导致误解，因为它们二者不同。dragon一词在西方语境中为邪恶之化身，代表的是反面形象；而作为神话吉祥物，龙之形象弥漫和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有学者认为我们将“龙”错误地翻译为dragon是一种对中华民族悠久文化极大的不敬，更是自甘矮化（师存勋 236-38）。

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有一些东西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如果直接译过去予以呈现，肯定会达不到预期效果，甚至还会导致相反的效果。这是我们在进行翻译然后再对外传播时不得不深思的问题。

### （三）国际新闻翻译是翻译与对外传播的一个结合点

有论者指出，信息只有通过翻译方能越过语言的疆界，然后才能传播；一国对另一国的声明进行回应，事实上就是对翻译的回应，是对翻译所提供信息的回应（Schäffner 120; Beilsa and Bassnett 11）。国际新闻翻译是翻译与对外传播的一个完美结合点。国际新闻具有全球性的特点，这种特点直接决定着国际新闻的跨文化传播及其特征。有学者因此指出，每条国际新闻的背后，所支撑的都是事件发生国的强大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而这些背景又往往跟目标国受众的背景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只在跨文化传播中才会发生，而且直接妨碍传播。因此，传播的最佳方式是国际新闻的本土化。国际新闻的本土化根据传播目标国受众的政治经济等背景，以及他们对于信息的需求，他们的价值观念、接受心理以及文化习俗等种种因素，采取有针对性、更有亲和力的适应性传播（钱曦 161）。

甚至还有论者认为翻译也是新闻创作的一个环节。因为从事新闻翻译这一行，就自然会接触外语新闻，阅读外语新闻。这是一个自我积累的过程，积累得久了，就会自动吸纳国外新闻的措辞和句法，向国外新闻的表述靠拢。国际新闻的本土化无疑是一个更高的层面。好的新闻就是好在它让国外受众（读者/观众）不觉得语言奇怪，也不觉得陌生（曾剑平、司显柱 87）。

对于国际新闻报道，乃至对外传播事业而言，翻译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新闻翻译从两个方面来说都是特殊的，它在新闻生产中属于一种特殊的环节，而同时在翻译工作中又属于一种特殊的题材。因此，新闻翻译可以说是一种新闻信息的特殊传播方式。它有这样几种特点，

一是它跟翻译行为紧密联系，是一种语言文本的特殊转换方式；二是它跟新闻活动息息相关，所以并非时时刻刻要逐一进行硬译。翻译工作者要把翻译做好，语感非常重要，而语感的培养必须经过不断地接触和阅读目标语的地道语言材料。但是，要真正做好，光有语感还不够，还必须能够用目标语直接进行思维。如此，我们翻译出来的文本才会真正地地道，外国读者才不会在阅读时感到奇怪，甚至陌生。

综上所述，翻译与对外传播之间有着类似于共生的关系：翻译的终极目的就在于对外传播，而对外传播是否有效，翻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让二者达到理想的效果，我们既要对外传播的视角来审视翻译并由此提升翻译水平，更要尊重传播规律，让翻译与对外传播协同发展，从而使世界人们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

当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对外传播中翻译固然很重要，但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例如影视作品等。莫言为什么能获诺奖？除了葛浩文的翻译，还有一点就是他的作品拍成电影比较早，尤其是张艺谋拍摄的，影响比较大。但是2020年的迪斯尼电影《花木兰》，很多人认为根本没有理解中国文化。再如，李子柒作为国内自媒体视频顶级IP在YouTube上的播放量都是几百万次、几千万次，而且里面有很多非常正面的评论。

清楚认识翻译要素和非翻译要素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是为了更好地使它们在对外传播中发挥积极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伟大的复兴阶段，将外国优秀文化引进来（即“拿来”）和我国优秀文化“走出去”（即“送去”）的过程中，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习近平1），无疑任重道远，翻译和对外传播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注重内容策划与生产、开发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专项教材并注重人才培养，优化并创新传播方式等，应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李伟荣41-43）。

#### 注释 [Notes]

- [1] 本文最初是受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南方教授之邀而于2020年11月做的一个线上讲座，乔建珍教授为协调此事做了很多工作，谨此致谢！撰写本文时，又进行了一些思考和调整，因此才有了现在这个面貌。
- [2] 翻译理论界很多学者均认为严复的“信达雅”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有直接关联，甚至有学者认为严复是抄袭了泰特勒。详见赵巍、石春让：《比较译学的个案研究引发的思考——从严复的“信达雅”与泰特勒的三原则说起》，载《外语学刊》2005年第5期，第98-102，114页。
- [3] 刘海龙总结说人们四点对“5W模式”进行批评，除第一点外，其他三点都曲解了拉斯韦尔的本意。因此，拉斯韦尔的传播观念跟被简单化了的“拉斯韦尔模式”之间有巨大鸿沟。详见刘海龙：《一篇存在争议的传播学奠基文献》，载拉斯韦尔著、何道宽译《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第18-19页。

####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eilsa, Esperança, and Susan Bassnett. *Translation in Global News*. Routledge, 2011.
- Dong, Lu, editor. *Key Theories and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Peking UP, 2008. [董璐编著：《传播学核心理念与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Lasswell, Harold.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Translated by Daokuan He. Communication U of

- China P, 2015. [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
- Li, Weirong. "Enhanc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in the New Era: The Origin, Current Situations and Future Path Selection."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no. 3, 2021, pp. 35-43. [李伟荣:《新时代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溯源、现状与路径选择》,载《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第3期,第35-43页。]
- Liu, Zhongde.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Journal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 1979, pp. 115-20. [刘重德:《试论翻译的原则》,载《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第115-20页。]
- Pan, Wenguo. "Yan Fu and His Theory of Transl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ed by China Association of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2002, pp. 610-24. [潘文国:《严复及其翻译理论》,载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汉英对比与翻译国际研讨会暨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五次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第610-24页。]
- Qian, Xi. "The Locality Strategie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Locality Management and Function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News Report in the Financing Channel of CCTV." *Mod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no. 4, 2011, pp. 161-62. [钱曦:《跨文化传播的本土化策略——兼谈央视财经频道国际报道的本土化运作》,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161-62页。]
- Schäffner, Christina.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ranslation Studie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vol. 3, no. 1, 2004, pp. 117-50.
- Shi, Cunxun. "The Strategies of Translating "龙" into Western Languages and Translating "Dragon" into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in Ningxia*, no. 1, 2017, pp. 236-41. [师存勋:《论“龙”之西译与“dragon”之汉译策略》,载《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236-41页。]
- Xi, Jinping. "Enhancing and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howcasing A True, Three-Dimensional and Comprehensive China." *People's Daily*, June 2, 2021, p. 1. [习近平:《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第1版。]
- Zeng, Jianping, and Xianzhu Si. "On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News Discourse about China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 *Journal of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no. 4, 2019, pp. 85-91. [曾剑平、司显柱:《论我国对外新闻话语生产与翻译:现状与反思》,载《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85-91页。]

◇责任编辑:马纳克



FLC

体认语言学研究

## 第二次启蒙和体认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

◎ 王寅

**内容提要:** 西哲第四转向的后现代哲学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 人本性和批判性、解构性和破坏性、建设性和体认性。王治河等人将第三时期称为“第二次启蒙”。我们认为, 后现代思潮不仅出现在文学、文化、哲学这三界, 也出现在语言学界。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虽脱离了现代性机械语言理论的束缚, 具有若干有机语言学的特征, 但未能有意识地从哲学发展史角度来建构理论, 探索语言与哲学之间的有机联系。基于第二次启蒙和体认哲学的体认语言学则弥补了这一缺陷, 融入了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人本观以及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若干最新观点, 彻底摆脱了机械语言学之窠臼, 当属有机语言学, 为语言研究和教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方向。

**关键词:** 第四转向 第二次启蒙 体认哲学 有机语言学 体认语言学 王治河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4-0125-09

**基金项目:** 2021年四川外国语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招标项目 (sisuzd202101)

**作者单位:** 四川外国语大学语言哲学研究中心, 重庆 400031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4.012

**Title:**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cond Enlightenment and Embodied-Cognitive Philosophy

**Abstract:** Postmodernist philosophy, has undergone three major periods: humanism and criticism, 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ism and embodied-cognitivity. Dr. Wang Zhihe regards the third period as the second Enlightenment, which offers a new way for the research of philosophical history. To our mind, postmodernism has appeared not only in literature, culture and philosophy, but also in linguistics. Systemic Functional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has broken away from the bondage of modernist mechanical theory, and has many features of organic linguistics, but lacks the conscious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theory for the probe of the organic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In contrast,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ECL for short), based on the second Enlightenment and Embodied-Cognitive Philosophy, has probed this organic relationship. Integrated with Marx-Leninist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umanism, and many new ideas from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t Philosophy, ECL thus completely rids itself of mechanical linguistics. ECL obviously belongs to organic linguistics, which will provide a new direction for linguist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all over the world.

**Keywords:** the fourth turn of west philosophy, the Second Enlightenment, Embodied-Cognitive Philosophy, organic linguistics,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Wang Zhihe

**Author:** Yin Wang, Professor,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学科发展与研究生教育当循与时俱进、继承创新之路，必然要涉及叩问前沿的问题。当前人文社科研究的前沿究竟在哪里？语言学界的前沿在哪里？

我们都承认，哲学是人文学科甚至一切学科的基础，常被尊为“一切科学的女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44；黄颂杰 213），而语言学界不少学者在这一点上需要进一步突破（钱冠连 2）。笔者尝试从哲学入手，认为基于西方当下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包括第二次启蒙）的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简称ECL），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可视为 21 世纪语言学前沿阵地之一（《西哲第四转向》25）。

西方哲学在经历了三个转向（毕因论、认识论、语言论）后出现了第四转向：后现代哲学。它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用语”（Lash 1），代表着哲学理论的最前沿。基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先理清当前哲学发展的最新动态，迅速进入前沿阵地，在此基础上审视当下语言学研究，即可保证我们行走在理论高原，继续攀登，不断创新。

学界常将后现代哲学的最早代表追溯到尼采，其实还可溯源到更早的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叔本华提出了“唯意志论”，尼采继承并将其发展为“权力意志论”，认为人类意志的本质不仅是求生存，而在于求得权力，据此，整个世界的本质就在于权力意志。克尔凯郭尔与叔本华一样，都公开反对理性主义，否定传统哲学（魏金声 54-60）。因此我们认为，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可被共同视为后现代哲学的先驱，但 19 世纪是以现代性为主要特征的时代。欧陆的人本性和批判性哲学沿着这三位哲学家的观点继续前行，因此后现代哲学可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算起（王寅，《西哲第四转向》25），但学界常将其定位于 20 世纪的 60 年代，多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正式出场为标志。笔者曾指出，哲学的第四转向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进入高潮（13）。“高潮”这两个字可较好地描写后现代的历史，在后现代哲学进入高潮之前有一百多年的孕育和发展历程。到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维特根斯坦、奎因和法国军团的推动下，后现代哲学迎来了大发展，一大批学者进一步深入批判传统哲学和语言哲学之不足，提出了一系列颠覆旧传统、反对哲学王、批判陈旧观念、否定中心论、抛弃绝对真理、倡导非理性等惊世骇俗的观点。

由于后现代哲学来自多个国家的若干学者，他们的学术背景不尽相同，因此该思潮内部的情况也十分复杂，到目前为止尚未成为一个统一的学科，公婆之争不断。为便于理解和论述，可暂且分为三个时期：人本性/批判性；结构性/破坏性；建设性/体认性。王治河、樊美筠称第三期为“第二次启蒙”。顺此思路，后现代哲学中的建设性后现代又是前沿中的前沿。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文科学者必须阅读有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吸取其最新营养，将其与本专业结合起来，不断创新，建我话语体系，才能有效贯彻“穿越西方，回到当下，解决中国问题”的治国理念，为我中华立世界民族之林尽职尽责。

## 一、两次启蒙运动

### (一) 第一次启蒙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使得西方摆脱了宗教哲学和封建制度的统治，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其主要特性可归结如下：

1. 反抗中世纪（5—15世纪）的神本位，严厉批判宗教哲学（其代表为经院哲学），意欲挣脱传统形而上哲学和封建主义的枷锁，否认传统思想和文化。

2. 随着神本主义的退场，人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西方开始进入资本主义阶段，高喊“民主、平等、博爱”的口号，“人”逐步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3. 崇拜理性和科学，追逐知识和资本。人们通过理性思辨发现了客观规律，建立现代科技，“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等应运而生，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

因第一特征出现了“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第二特征引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在征服心态的统摄下，过分开发、掠夺乃至毁坏自然资源。因第三特征出现了“理性至上”和“科学主义”，推崇“机械哲学”，生活条件的改善不惜以破坏生态为代价。

此时学界深受牛顿机械思维的影响，相信自然界就是一台设计精巧的机器，因此物理世界被视为在机械规律和还原论支配下的若干无生命物质的集合。这一机械哲学渗透到几乎每个学科领域。

康德率先将牛顿的机械力学引入哲学，认为世间只存在一种时空形式和一种因果模式，很多哲学家据此提出了“机械唯物论”“镜像观”“客观主义”等，认为人们可像照镜子一样机械地、照实地认识世界。逻辑学界提出了现代形式逻辑；社会学认为，人类社会当依据契约构成一个机械性系统。

经济学界基于理性分析提出了经济活动的机械论，认为社会是个体劳动者的集合体，其间存在“万有引力”，市场是那看不见的手。达尔文根据自然法则和自由发展论提出了物种进化论，各物种依据“物竞天择”的机械原则自由演变。现代生物学、医学主张“以人为器”，将人的身体视为一台生物机器，受控于简单的因果原理。现代医学更是据此实施手术治疗方法，哪个部位的零件出了毛病，就可用机械刀加以修复，切除或更换有病变的器官。教育界也存在“以人为器”的机械教育观，用整齐划一的大纲将学生作为工具来培养。

### (二) 第二次启蒙

王治河、樊美筠认为，“第二次启蒙”不仅批判了现代性和后现代第二期的解构论，而且还大力倡导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和柯布（John B. Cobb, Jr）的过程哲学，将“有机性”“生态论”等引入哲学家的视野，以纠正第一次启蒙中的严重错误，这竟然与中国传统哲学流行了两千多年的“天人合一”观念接上了轨（24-38）。学界还发现，第一次启蒙纯粹是西方人在唱独角戏，而在第二次启蒙中我国学者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如王治河、樊美筠在“第

二次启蒙”的理论框架中提出了如下应对之策：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高扬生态意识；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推崇文化互补意识；  
挑战“划一意识”，欣赏多元之美；  
拒绝“抽象自由”观，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  
扬弃均值民主，走向道义民主；  
挑战霸道科学，走向厚道科学；  
超越纯粹理性，呼唤审美智慧。

他们还指出，上述的应对策略可望为当今世界找到新出路。

第二次启蒙始终坚守“我们不仅要砸烂一个旧世界，还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的理念，决定了这场运动不仅要批判传统观和现代性，也要吸收它们的合理观点，意在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坚持破旧立新的原则，才能不落犬儒主义和愤青做派的俗套，牢骚满腹、愤世嫉俗于事无补，而当出谋划策，身体力行，共建人类文明。

## 二、体验哲学与后现代哲学

雷柯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于20世纪末建构的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意在批判西方传统，挑战现代哲学，且提出了若干修补方案，赋予其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一些特征，这从体验哲学三原则中可以窥斑见豹，即心智具有体验性，思维具有无意识性，概念具有隐喻性。

首先，他们继承了后现代哲学第二期的“解构”和第三期的“建设”精神，在批判索、乔二氏基于唯心论所建立的语言理论时鲜明地亮出了唯物论立场，以扭转结构主义和转换生成理论在语言学界流行一个世纪的局面，但还有两点不足：其一，雷柯夫和约翰逊虽论述了心智的体验性这一唯物观，但未能述及马列主义，这对于一直受到唯物论教育的中国学者来说，可谓是极大的缺憾；其二，国内外的许多认知语言学家因缺乏哲学基础，更不知后现代哲学，故而看不清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 简称CL）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甚至有人指责CL。

其次，从第二条原则可见，体验哲学深受弗洛伊德（属于后现代）的影响，摆脱了传统哲学和心理学聚焦研究“有意识”的束缚，开始关注“无意识”。但雷柯夫和约翰逊认为“无意识性思维占95%”（13），这一比例尚缺少证据。我们认为在论述此命题时应“分主题、分人群、分阶段”（王寅，《认知语言学》598），如在科研创新、设计图纸、演算公式、创作作品时，

主要应是有意识思维，在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才可能有漫不经心的现象。

第三条原则为CL的最新成果，雷柯夫和约翰逊认为，我们的思维和表达本质上具有隐喻性。所谓隐喻即为违反事实或逻辑的修辞方法，这显然是对传统形而上哲学追求绝对真理的致命一击，使得被传统哲学家拒之门外的隐喻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学术舞台，成为众多领域学者所关注的热门话题。

将这三个原则归结为一个理论，冠之以“体验哲学”，这也是雷柯夫和约翰逊的重大贡献，把原在学界都单独论证过的三条原则整合成一个理论“体验哲学”，再一次践行了漂亮的结合。

人们常说，我们不仅要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此完全相符。从所处的年代来说，雷柯夫和约翰逊于20世纪末建构体验哲学时，西方后现代哲学亦已进入高潮，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解构主义的影响，因此发动了一场针对索绪尔和乔姆斯基革命的革命。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修补方案：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这就使他们的理论带上了建设性特征。但遗憾的是，雷柯夫本人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2017年笔者专程访问他并谈及后现代哲学时，他很坦然地表示对此一无所知。他虽提出了“心智的体验性”，却从未读过马列主义的著作；他既批判又建构，但也未能了解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前沿，这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发展空间。

### 三、体认哲学与体认语言学

哈桑认为，后现代哲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向：文学艺术、社会文化、哲学研究，我们认为还应包括语言学，王治河等的研究也有力地论证了这一观点（16-28）。

索绪尔被尊为现代语言学之父，这已给他定性；乔姆斯基既接受了索绪尔的关门策略，认为不仅语言是自治的，句法也是自治的，又将现代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融合进来，尝试用科学主义的方法来解释句法成因，这就决定了他的现代性立场。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学发动了一场针对索绪尔和乔姆斯基革命的革命，使其具有了后现代哲学的特征，但从未有意识地而后现代哲学高度来建构他们的语言学理论，甚为遗憾。而基于第二次启蒙和体认哲学的ECL，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批判了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吸收后现代哲学的最前沿观点来建构新理论，深入探析了语言研究的走向，为21世纪的语言学理论指出了一个新方向，可当之无愧地划归第二次启蒙（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一个分支学科。

#### （一）从体验到体认

笔者较早将雷柯夫和约翰逊的体验哲学和CL引介到国内，且将embodied一词译为体验（《Lakoff & Johnson笔下的认知语言学》15-21；《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82-89）。但该词多含有经验之义，故而在2008年便开始启用“体认”<sup>[2]</sup>一词，它包含“体”和“认”两层意义，

前一个字主要指互动体验,属于感性阶段;第二个字主要指认知加工,属于理性阶段。“体认”这个词同时概括了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用它可表示人类一切知识的基本来源。川外体认研究团队据此将雷柯夫和约翰逊的“体验哲学”本土化为“体认哲学”,一方面突显了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物质决定精神)和人本观(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后现代哲学的若干前沿观点(非理性<sup>[3]</sup>、去中心、多元化<sup>[4]</sup>、体验人本观等),可算作是对雷柯夫和约翰逊体验哲学的本土化发展。

## (二) 从机械语言学到有机语言学

以怀特海、柯布和王治河为代表的有机哲学(又叫过程哲学、关系哲学、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第二次启蒙)认为一切事物必须嵌入其整体环境中才能存在,这就是怀特海所说的:它们只有在本身所在的环境中安置自己的方方面面,才能成其为自身(94)。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格尔(York Rieger)指出,怀特海创立的有机哲学所取得的最伟大成就之一是倡导一种有机论的世界观(249-54)。

这里所说的一切事物不仅包括世间所有事物,也包括所有的人、思想观念等,当然语言也在其中。因此基于有机哲学的有机语言学就与基于机械哲学的机械语言学针锋相对,强调只有将语言置于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之中,它才具有现实性,才能生存、运用和发展,用波姆(David Bohm)的话来说,在本质上,语言的存在是受到他者和环境的影响。这也完全符合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原理,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173)。

如此说来,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坚守机械世界观,将语言和句法从有机整体中分离出来的“关门”研究思路是一种典型的机械语言学,将语言理论建构在机械思维、解析加组合的还原论基础上,把自己牢牢地绑在“形而上学”上。有人说,在他们的理论中也讲到了“关系”,特别是索绪尔,通过分析语言系统内部的词语关系抽象出了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且据此来分析所有的语言和语言的各个层面,这被视为普通语言学的拿手好戏。但这种将语言从整个人类社会和文化系统中分离出来的做法,必然会患上胎里疾。另外,他所说的“关系”仅承认词语间外在的机械联系,视其为一种偶然的存在,否认词语间的内在性有机联系,更未能将语言置于整个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宏观生态中加以审视,必然要跌入机械分解论和组合还原论的泥潭之中。

王治河等人认为,以索绪尔和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大师所创立的理论属于机械语言学,其哲学基础为现代性的机械思维与机械唯物论,武断地将语言视为一个独立的、自治的、封闭的理性体系,无视其社会性、实践性、体认性和有机性,盲目采用分解法与组合法的碎片化方法,过度迷信去场景化和去社会性的原则,从而导致了语言与现实,语言与人的断裂,对目前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6-28)。

人们发现,百余年来主流语言学派的流行期大约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20世纪主要出现了三场哥白尼式的语言学革命: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雷柯夫和约翰逊

的认知语言学（在时间上多有交叉）。诞生于四五十年前的CL似乎也快要走下神坛，达布鲁斯卡（Ewa Dabrowska）的论文就是一个重要信号（479-91）。国内外很多学者坚持辩证立场，认为CL有功也有过，早有学者指出其不足且提出了修补方案，此乃正常现象（王寅，《认知语言学》17）。四川外国语大学近年来组建了体认研究团队，主张将国外的CL本土化为ECL，这已得到国内很多知名学者的支持和响应。

雷柯夫和约翰逊等在建构体验哲学和CL时，并未认识到后现代或建设性后现代，但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论述的观点来看，已具有第二次启蒙的部分特征。我们所建构的ECL是对CL的继承和发展，当属这个范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有意识地用建设性后现代哲学来建构体认哲学和ECL，它们当可视为一种有机哲学和有机语言学，强调语言与现实社会的有机联系，语言是体认方法的成果。

我们将ECL的核心原则归结为“现实—认知—语言”，认为语言是人们在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语言在本质上具有体认性，这为学界研究语言的起源问题又提供了一个唯物论解释方案。近十几年来我们团队基于这一核心原则已发表了五十多篇文章，用“体”和“认”两大要素来解释几十种英语现象之成因，这不仅为21世纪的语言理论研究指明了一个崭新的方向，也为语言教学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它以现实世界（体）为基础，探寻基于此所形成的认知方式（认），再在此基础上来分析语言中的诸多现象，揭示语言的体认性。但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往往是从右向左的，通过语言现象来分析其后的认知机制，然后再追寻经验基础。这两种研究方向互相依存，相得益彰：从左向右是基础关系<sup>[5]</sup>，现实是认知的基础，这两者又是形成语言的基础，这一分析完全符合马列主义的唯物论原理；从右向左是影响关系，语言影响认知，这两者又可影响现实，因为人们一旦掌握了正确的理论就能改变世界。

语言是其他各门学科的晴雨表，后现代文学艺术、社会文化、哲学研究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它们的后现代思潮必然要波及语言学界，其所用的解构、批判、多元、混搭、荒诞、反传统、无主题等方法在语言学研究中也多有体现。我们认为在语言学研究方向上也出现了后现代思潮。因此，后现代思潮不仅发生在上述三界，也现身于语言学界。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顺应21世纪语言研究的大潮，使自己立身于前沿阵地。

功能语言学和CL明显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但它们从未认真地基于哲学理论有意识地分析语言研究的发展走向。而基于第二次启蒙和体认哲学的ECL则弥补了这一缺陷，强调从哲学发展史的视角来分析语言学理论的最新进展，批判了索乔二氏的现代性机械语言学，结束了扎根于机械哲学的结构主义、转换生成理论的时代，摆脱了索绪尔的先验主义和乔姆斯基的天赋说的束缚，迎来了基于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人本观及第二次启蒙的ECL新时代，强调语言与社会、人之间的有机联系，且据此提出了语言的又一全新性质：体认性。

## 注释 [ Notes ]

- [1] 英国学者达布鲁斯卡曾以“Cognitive Linguistics’ Seven Deadly Sins”为题指责其罪大恶极，实在是言过其词，见 Ewa Dabrowska,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ven Deadly Sins.” pp. 479-91.
- [2] 2005年《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在开印之前两天才收录了“体认”一词（另一个词为“愿景”）。当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大陆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一行，此后在所发表的新闻公报中用到“体认”和“愿景”。有学者考证了“体认”，发现它不是新词，从宋代到民国就一直在被使用。而英语没有这个词，只能说成 embodied cognition。
- [3] 按照语言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语言表达主要分为两种：按照事实如实表述；采用隐喻或修辞格描写。[4] 我们根据后现代的多元化理论提出了“象豹观”，主张为汉语中两个成语“盲人摸象”和“窥斑见豹”的贬义用法平反，因为人类永远以“部分代整体”的方法来认识世界，不可能认识绝对真理，只能是越来越接近它。
- [5] 该核心原则原来表述为“现实决定认知，认知决定语言”，现在我们认为“决定”二字太绝对和武断，根据心智哲学中近来提出的“随附性”（supervenience）理论，不再用“决定”，而改用“基础”。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Bohm, David. *Wholenes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0.
- Dąbrowska, Ewa.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ven Deadly Sins.” *Cognitive Linguistics*, vol. 27, no. 4, 2016, pp. 479-91.
- Huang, Songjie. *The Summary of the Famous Works on Western Philosophy*.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2002. [黄颂杰：《西方哲学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 Kant, Immanuel.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 Translated by Jingren Pa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2.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Translated by Xiaomang Deng. People’s Publishing, 2004.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Basic Books, 1999.
- Lash, Scott. *The Sociology of Postmodernism*. Routledge, 1990.
- Qian, Guanlian. Preface 1. *Enlightenment from Professor Wang Yin’s Research o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eking UP, 2014. [钱冠连：《王寅教授〈语言哲学研究〉的启示——序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Rieger, York. “From Mechanical Thinking to Organic Thinking and Beyond.” Translated by Yuan Zhang, *Marxist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no. 1, 2015, pp. 249-54. [李格尔：《从机械思维到有机思维及其超越》，张媛译，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249-54页。]
- Wang, Y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Lakoff & Johnson’s Writings.”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1, 2001, pp. 15-21. [王寅：《Lakoff & Johnson笔下的认知语言学》，载《外国语》2001年第1期，第15-21页。]
- .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Cognitive Linguistics: Embodied Philosoph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2, 2002, pp. 82-89. [王寅：《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2期，第82-89页。]
- . *Cognitive Linguistic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7. [王寅：《认知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 .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Value of Embodied-Cognitive Modernism: A New Thought on Philosophy of Mind.”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no. 2, 2015, pp. 24-31. [王寅：《体认一元观：理论探索与应用价值》，载《中国外语》2015年第2期，第24-31页。]
- . *Postmodernist Trend, the 4th Turn in Western Philosophy: Exploring the Frontier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World*.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19. [王寅:《西哲第四转向的后现代思潮——探索世界人文社科之前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

——“The Second Enlightenment and the Philosophy of Recognition.” *Essays of Wang Zhihe*, 2021. [王寅:《第二次启蒙与体认哲学》,《王治河论文集》2021。]

Wang, Zhihe, and Meijun Fan. *Second Enlightenment*. Peking UP, 2011. [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Wang, Zhihe, et al. “From Mechanistic Linguistics to Organic Linguistics.”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no. 3, 2019, pp. 16-28. [王治河等:《从机械语言学到有机语言学》,载《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第16-28页。]

Wei, Jinshe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Western Humanism.”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no. 1, 1994, pp. 54-60. [魏金声:《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由来与发展》,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第54-60页。]

Whitehead, Alfred North. *Science and Modern World*. The Free, 1967.

◇责任编辑:易佳

### 《外国语言与文化》征稿启事

由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语言与文化》是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新广出审(2016)5011号]的外语类学术期刊。本刊热切期盼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热忱欢迎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踊跃来稿。现就投稿事宜说明如下:

1. 本刊欢迎以下领域具有独到见解的理论性、实证性和综述性论文:语言与语言学研究、文学理论与批评、区域与国别文化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与测评等,也欢迎介绍相关学科最新动态的新书评介、名家访谈等。
2. 研究性论文篇幅一般在8,000~12,000字左右,综述性文章8,000字以内,特别优秀的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限制。
3. 为便于匿名审稿,请另页注明作者姓名、性别、出生年份、最后学位、职称、工作单位、通讯地址、电话号码、E-mail地址等。投稿后3个月内若未接到稿件修改意见或录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4.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优稿优酬。
5. 投稿网址:中国知网“腾云”期刊协同采编系统<http://wywh.cbpt.cnki.net>
6. 联系方式:电话 0731-88873041, 邮箱 [jflc@hunnu.edu.cn](mailto:jflc@hunnu.edu.cn), 公众号“外国语言与文化杂志”

## 基于体认和类型的汉语局域外反身回指研究

◎ 张智义 张书贤

**内容提要:** 汉语局域外回指是复杂句法现象。既往相关生成及语用研究在解释力上存在不足。本研究以体认语言思想为指导,在对16种印欧、汉藏语言进行类型学归纳的基础上分析了反身回指的语义句法属性。从体认看,汉语局域外反身回指现象是语言的经济性和规则性及认知的明晰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汉语单一反身局域外回指的阻隔效应由认知的人称显著原则和认知语言互动的最优原则得到解释;所有格型回指在本质上是局域外回指,遵循语言的中心语效应和认知的有生命效应;复合反身回指一般允准局域内回指,这是认知消歧的结果,要义是专一回指,体现了体认的认知决定性。

**关键词:** 局域外反身回指 体认语言学 类型学 阻隔效应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4-0134-11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4.013

**Title:** A Study of Chinese Long-Distance Reflexives Based on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ypological Studies

**Abstract:** The long-distance reflexives in Chinese pose 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GT and pragmatic explanation in the light of explanatory adequacy. Under the guidance of ECL, the typological linguistic analysis of 16 Indo-European and Sino-Tibetan languages given by the present study generalizes the semantic and syntactic features of reflexives. From the ECL perspective, the long-distance bound reflexives are the results of interactions among the economy and principles of language and the clarity of cognition. The barrier effect of the long-distance bound simple reflexive *ziji* can be best explained by cognitive person prominence and optimization principle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The possessive reflexive is essentially long-distance bound reflexive and the concerning phenomenon can be best explained by the headedness principle and cognitive animacy effects. The complex reflexive *taziji* tends to be locally bound for the cognitive purpose of disambiguation, and its essence is exclusive anaphora. This reflects the decisive role of cognition advocated by ECL.

**Keywords:** long-distance reflexives, Embodi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typological study, barrier effect

**Author:** Zhiyi Zhang,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China; Shuxian Z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China.

汉语反身回指现象复杂,徐烈炯先生曾言,“乔姆斯基的约束理论在汉语反身回指的暗礁里翻了船”(Pan 4),此话足证理论阐释的难度。这其中尤其棘手的是汉语局域外反身回指。既往相关研究多从句法语用角度展开,句法分析以形式句法分析为主流,结合修正的约束理论、一致理论、移位理论等进行;语用分析多结合语用原则和语篇视角进行<sup>[1]</sup>。相关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汉语局域外反身回指的句法现象,但仍然存在解释力不足的情形。本研究拟以体认语言学的语言认知互动思想为指引,结合语言类型学视角进行汉语局域外反身回指的句法现象阐释,先厘清反身回指的相关语言属性,再结合体认性反观汉语局域外反身回指的相关句法现象,以期增强理论阐释力。

## 一、汉语局域外反身现象及研究综述

在众多涉及汉语局域外反身回指的句法现象中,有如下基本句法事实。汉语存在单一反身代词“自己”和复合反身代词“我自己”“你自己”“他自己”等,一般而言,单一反身代词允准局域外回指,复合反身代词不允准局域外回指<sup>[2]</sup>。对于单一反身代词“自己”的局域外回指及其阻隔效应,既往句法和语用研究都较多。乔姆斯基管约论时期的约束原则A是对反身回指的较早句法约定(126)。徐烈炯很早即提出汉语局域外反身回指对A原则的违反(115-37)。针对汉语的局域外反身回指,基于管约原则的代词分析法(Huang,“A Note on the Binding Theory” 554-61)、基于约束修正理论的局域参数法(Wang and Stillings 100-109)、基于一致理论的特征核查法(Battistella and Xu 205-40),以及基于逻辑语义的移位法(Tang 93-121;张智义、李锐 23-32)均尝试给与解释,但正如语用分析所指,这些理论和方法皆缺乏解释充分性。与形式句法着重句法操作和句法线性距离的分析思路不同,语用分析以语用原则对汉语的局域外反身回指进行分析。如黄(Yan Huang)结合莱文森的信息原则和方式原则指出,在汉语局域外反身回指中,本可使用代词回指,用反身回指是以方式隐含回指语篇中心视角(*The Syntax* 234);又如王莹莹、潘海华结合语篇中心视角和人称等级分析第一、二人称对第三人称形成局域外反身回指的阻隔效应(37-48)。这些研究突破了传统形式句法局域的设置,对某些汉语局域外反身回指现象的解释相当成功,但在是否存在所谓语用的人称不对等效应上存在分歧<sup>[3]</sup>。

有基于此,本研究尝试结合反身回指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以近期的体认语言研究思想为指导,明确反身回指属性,并在此基础上反观汉语局域外反身回指句法现象。

## 二、反身回指的类型学研究

对于反身回指的句法实现手段,莱昂纳德(Leonard Faltz)结合全世界60多种语言的研究明确指出,总体上看,反身回指有两大实现手段,即动词词缀成分或名词/代词成分实现(57)。

前者通过给述谓结构的动词添加反身词缀实现主宾同指。后者则细化为四类，第一类是通过重复施事、历事名词构成反身回指（类1）；第二类是以身体部位名词构成反身回指（类2）；第三类是由一个独立构造的单一反身代词构成反身回指（类3，如汉语“自己”）；第四类是由代词作为反身回指的核心语，由反身代词作为反身回指附加语，两者合并构成复合反身回指（类4，如汉语“他自己”或英语 himself）。

结合代词/名词形式的后2类反身回指手段（类1、2使用很少，不予讨论），本研究依据前期若干印欧语和汉藏语代表性语言反身回指研究的相关文献<sup>[4]</sup>，归纳相关局域外反身回指特征，以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规律性。

表1 16种主要印欧、汉藏语言的第三人称反身示例及局域内、外回指允准情形

语言	类型	第三人称反身示例	局域内回指	局域外回指
冰岛语	类3	sig	√	√
	类4	sjálfur sig	√	
挪威语	类3	seg	√	√
	类4	seg selv	√	
丹麦语	类3	zich	√	√
	类5	zichzelf	√	
弗里西亚西德语	类3	'msels	√	
英语	类4	himself	√	
波兰语	类3	siebiefl	√	√
捷克语	类3	se	√	√
拉丁语	类3	se	√	√
意大利语	类3	si	√	√
	类4	se stesso	√	
芬兰语	类3	itse	√	√
	类4	hän itse	√	
匈牙利语	类4	maga	√	
汉语	类3	自己	√	√
	类4	他自己	√	
日语	类3	自分	√	√
韩语	类3	자기를	√	√
	类4	자신을	√	
泰语	类3	tua <sup>33</sup> ʔeɛɯ <sup>33</sup>	√	√
	类4	tua <sup>33</sup> khau <sup>33</sup> ʔeɛɯ <sup>33</sup>	√	
越南语	类3	minh	√	√
	类4	tự mình	√	

结合表1，可以得出关于反身回指的一般特征：1）类4反身一般不允准局域外反身回指。

2) 类3反身一般允准局域外反身回指。3) 在同时存在类3、类4反身的前提下,若类3允准局域外回指,类4不允准。下面将结合体认语言思想对反身回指的属性进行进一步深入分析。

### 三、体认语言的反身回指属性研究

王寅先生是体认语言研究的开拓者,他在体认语言研究的诸多领域都有卓越贡献。体认语言研究是对形式语言研究的反动,同时也是对认知语言研究的继承和发展。体认语言学构建了语言研究“现实—认知—语言”的三维互动,明确了三者的右向决定关系和左向反映、影响关系。现实决定了认知,认知决定了语言;反过来,语言反映并影响认知,认知反映并影响现实<sup>[5]</sup>。在体认句法研究方面,王寅先生也做了开拓性贡献,其体认句法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专著《体认语言学》中的相关章节。研究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生成语法“句法具有天赋性和自治性”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句法是不能独立于语义和语用作为一个独立层面进行研究的。在分析了认知语法领域雷柯夫的“形式空间化假设”、特纳的“故事结构”以及朗盖克的“弹子球模型”“舞台模型”之后,王寅先生以行为(action)和事体(being)两大核心要素构建了基于体认的“事件域认知模型”,该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句法结构的线性推进是体认的产物,是现实、认知、语言互动的结果,句法的线性结构真实反映了说话者对事件的体验和认知,句法和事件体认具有像似性(《体认语言学》314)。因此,基于体认观的像似性认知机制可以用于解释句法的体认成因。具体看,句法的体认性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动词的实际时序和概念空间的距离决定词序;二是较少语符表达简单事件,较多语符表达复杂事件。

王寅先生的体认句法研究集中体现了“句法是认知和语言互动结果”的思想。在此基础上,相关研究进一步提出(廖光蓉、刘嵩 33-39),部分句法现象不仅反应句法是言者认知和语言互动的结果,也有可能深刻反应了听者认知和语言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反身回指现象。涉及指称的汉语长距离反身回指构式,体现了言不尽意的情形,这可能是体认句法研究今后应该着力的研究方向。众所周知,汉语存在反身代词长距离回指构式及相关构式阻隔效应(王莹莹、潘海华 37-48),如(1)、(2):

(1) 小明认为小李在表扬自己。

(2) 小明认为我在表扬自己。

(1)中“自己”可指“小李”或“小明”,(2)中“自己”只指“我”。结合“事件域认知模型”分析可知,(1)现实域中的事件,按照认知时序是事体“小明”认为事体“小李”在表扬“小李”,在认知域中通过弹子球模型得到基线,舞台模型观察者通过加工,认知到事体“小李”表扬事体“小李”,两个“小李”有同指性,因此在语言表征上使用“自己”,但是用了“自己”会产生远距离回指,导致歧义性,对听者造成认知困难。这个例子非常有力地表明,在“现实—认知—语言”的三维架构中,对于说者而言,认知决定语言表征,语言表征反映语言,但是在听者而言则可能会产生语言表征和认知的错位,形成言不尽意的情形。(2)不存在类似问题,

因为听者能够依据人称认知的心智空间判断出“自己”的准确所指。这一句法实例也启发我们，体认句法所致力构建的“现实—认知—语言”三维互动关系不能仅限于言说者，一定要将听话者的认知视域吸纳进来，才能形成全方位的体认。

实际上，在语言研究中，听者认知的明晰性和语言表达的经济性、规则性之间始终存在张力。做到听者认知明晰则需语言表达详尽（洪堡特 132）。反身回指现象的出现即是语言经济性和规则性的体现。早期反身回指以在宾语位置重复主语名词实现。1类反身迄今在非洲一些部族语言中仍然使用，实际代表了反身回指的早期形态（Leonard 221）。而后出现的2类反身也有遗存，汉语存在使用“自身”进行反身回指的情形（Pan 67）。但无论是重复还是部分回指，虽具备明晰性，但不符合经济性要求。因此，在反身回指句法发展的进程中，使用表达更经济的人称代词进行回指势所必然。以汉语不同人称为例：

(3) 我喜欢我。

(4) 你喜欢你。

(5) 小明喜欢他。

对第一、二人称，由于其具备自指性<sup>[6]</sup>，使用人称代词“我”“你”进行反身回指不会有听者明晰性问题，并符合语言经济性要求。对第三人称，由于其具备他指性，单用人称代词虽然经济，但不明晰，因为“他”还可指涉语境外的他者。可以有不同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一是构造单独的反身代词明示同指；二是构造复合反身代词明示同指，分别对应语言类型学上的3、4类反身回指。

需要明确的是，这些明示同指的手段本应只使用于第三人称，只有第三人称的他指性会产生听者认知上的歧义。但语言演进的结果是，上述手段也被用在不会引起歧义的自指性一、二人称上。这反映了语言规则性的力量，反身回指这种句法构造手段被作为语言规则普及并固化。这可以在类型学上解释这16种有代表性的语言在局域内均不使用人称代词回指，而都采用反身回指。有了上述反身回指手段，局域层面的回指得到有效解决，相关语言经济性、听者认知明晰性得到保证，认知和语言间的张力以语言规则的胜出而终结。

下面将结合体认语言思想和类型学分析，讨论比局域内复杂的汉语局域外回指问题。

## 四、结合汉语局域外反身回指的研究

### （一）局域外反身回指阻隔效应分析

在汉语反身回指中，局域外回指较为复杂。汉语单一反身代词允准局域外回指，但既往研究认为其受阻隔效应、人称不对等效应制约（Pan 68）。

首先，汉语单一反身代词允准局域外回指，复合反身代词不允准。这一现象可由上述反身回指类型和基于体认的属性分析求解。汉语反身回指局域内遵循语言规则，出于听者认知的明晰和语言表达的经济要求，用反身代词“自己”回指局域内先行成分，并且推及所有人

称。局域外回指时，可以使用人称代词。但利用第三人称代词难以避免指称歧义。用“自己”进行局域外回指则有违语言规则。作为缺乏理想手段的不得已措施，汉语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进行局域外回指，并逐渐将局域内回指任务指派给复合反身代词“他自己”。从类型学角度看，这是语言回指的共性现象。因为结合上文16种代表性印欧、汉藏语言的第三人称反身可知，类似汉语“自己”的类3反身，均允准局域外回指，同时存在类3和类4反身的语言，则局域内回指一般都由类4反身承担。从体认角度看，汉语局域外反身回指也反映了在语言表达和听者认知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时，往往会采用一种变通手段，在最大程度上同时满足语言经济和认知明晰的要求。

再来看汉语局域外反身回指的阻隔效应和人称不对等效应。

(6) 他认为我喜欢自己。

既往句法研究认为，(6)中“自己”回指“我”，不能回指“他”，因而构成局域外回指的阻隔效应(Pan 71)。又有研究针对(7)提出了不同看法。

(7) 我认为他喜欢自己。

(7)中，由于“我”的自我指涉，在认知层面形成显著性，因此“他”不能形成阻隔，“自己”局域外回指第一人称先行词。这构成汉语局域外反身回指在人称上的不对等性(王莹莹、潘海华 37-48; 李汝亚 446-59; Liu 141-95; Rudnev 154-77)。

但实际语感调查显示(Rudnev 154-77)，对于(7)，“自己”只能局域内回指“他”，而不能回指“我”。如果回指“我”，汉语母语者均认为“我认为他喜欢我”更符合表达习惯。这实际表明所谓汉语局域外回指的人称不对等效应实际并不存在。在局域内、外先行成分人称不对等的情况下，单一反身代词的回指严格遵循阻隔效应。

阻隔效应可由上述基于体认的属性分析求解。对于(6)，“自己”依据局域回指的语言规则，应该回指“我”。设若局域外回指，则首先利用“自己”局域外回指本身就是退而求其次的、违背语言规则的举措；其次，这违背了反身回指使用时必须遵循的认知规则，即人称显著规则(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Huang Yan 21)。所以，从结合体认的语言和认知互动来看，我们有语言规则、认知规则、听者明晰三个因素发挥作用。(6)中“自己”回指“我”遵循语言规则与认知规则；而“自己”回指“他”不仅违背句法原则，还违背认知规则。如果非要回指“他”，更可接受的语言形式是“他认为我喜欢他”，这个句子中虽然听者明晰不足，但不违背语言规则和人称显著的认知规则，也算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语言 and 认知的要求。这样，(6)的局域外回指阻隔效应得到有效解释。

对于(7)，“自己”局域内回指“他”遵循域内回指的语言规则，局域外回指“我”遵循人称显著的认知规则。这就存在语言规则和认知规则的冲突。怎么解决这一冲突，需要做进一步分析。试比较：

(8) 小明认为小李喜欢他。

(9) 小明认为小李喜欢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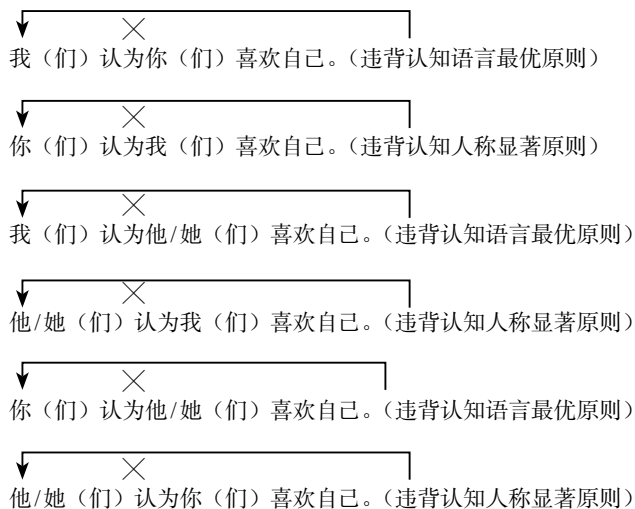
(10) 我认为小李喜欢我。

(11) 我认为小李喜欢自己。

上述(8)、(9)中,无论“他”或“自己”局域外回指“小明”均为不得已之举,“他”有歧义,违背听者明晰的认知规则,“自己”则违背域内回指的语言规则。两相比较,没有哪一个更有优势,因此在不得已情况下,两句均可接受局域外回指。但从体认的认知和语言互动关系看,(10)较(11)有明显优势,用“我”局域外回指不会造成听者认知歧义,不违背任何语言规则和认知规则,而且也完全符合表达经济的要求;用“自己”存在听者歧义且违背域内回指的语言规则。

这样,刚才提到的(7)所存在的语言规则和认知规则的冲突可以有解。在存在语言和认知最优手段(陶红印 3-13)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使用“我认为他喜欢我”实现局域外回指,这是最优手段。因此(7)中“自己”不能局域外回指“我”。相应的,(7)的阻隔效应得到解释。

综上,汉语局域外反身回指并不存在人称不对等效应,在人称不一致情况下,均存在局域内先行成分对局域外先行成分的阻隔效应。在体认语言思想的基础上,阻隔效应由语言的经济性要求、语言规则要求、听者认知明晰要求、人称显著认知规则以及认知、语言最优规则共同求解。不同显著度人称在主从句主语位置同现时,均存在“自己”局域外回指的阻隔效应。若显著度高的人称在局域外,则直接使用相关人称代词局域外回指,因为使用显著度高的人称代词是最优手段,“自己”的使用不被允准;若显著度低的人称在局域外,则使用“自己”局域外回指既违背语言规则,又违背认知规则,因而也不被允准(如图1所示)。



▲图1 不同显著度人称局域外回指阻隔效应示意图



## (二) 含所有格型反身局域外回指分析

这里含所有格型反身局域外回指既包括先行成分含所有格，也包括回指成分含所有格的局域外回指。来看如下句例：

(12) 小明的爸爸批评了自己。

(13) 小明的态度害了自己。

(12) 中“自己”回指所有格中心语“爸爸”，不能回指限定语“小明”；(13) 中“自己”回指所有格限定语“小明”，不能回指中心语“态度”，这一现象在既往研究中并未深入讨论。本研究认为两句的差异也可在基于体认的属性分析基础上求解。上述两句虽然都是简单句，但是结合句法结构和句法认知分析、所有格中心语和限定语分属短语的不同层级，相比而言，中心语层级低因而离反身回指的层级距离更近，限定语层级高因而离反身回指的层级距离更远 (Friederici 21)，因此包含所有格反身回指仍然存在局域内和局域外的差异。中心语在局域内，限定语在局域外。(12) 的回指可结合局域外回指，从认知角度解释。照理，“小明”和“爸爸”均为第三人称，“自己”可以局域内回指“爸爸”，也可局域外回指“小明”，但“自己”的局域外回指遵循语言规则。这里发挥作用的是语言规则层面的中心语优势 (Huang Yan 76)，即在两个先行成分同为有生命名词的前提下，中心语较限定语具备回指优先性。因此“自己”只能回指“爸爸”。对于(13)，“自己”本既可指“态度”，也可指“小明”，但此处认知规则上存在有生命名词优势 (陶红印 3-13)，且优于语言规则的中心语优势发挥作用。因此，(13) 中的“自己”只能局域外回指“小明”。这个实例也进一步体现了体认语言的三维“现实—认知—语言”架构中，由认知决定语言所折射的认知的优先性。

英语中的类似情况也值得关注：

(14) John's father criticizes himself.

(15) John's attitudes hurt himself\*/him.

和汉语相同，(14) 中句法和语义不存在冲突，反身代词回指所有格中心语 father；与汉语不同，(15) 中反身代词在人称、数上的形式特征与中心语 attitudes 不相容，且英语不允准局域外回指，因此反身代词无法回指限定语 John。选用人称代词进行回指，不能避免歧义但又不得已而为之。

对于主从复合句中先行成分含所有格结构的局域外反身回指，则如下例所示：

(16) 小李认为小明的爸爸批评了自己。

(17) 我认为小明的爸爸批评了自己。

对于(16)，按照中心语回指优势，“自己”能够回指所有格结构中心语“爸爸”，同时从句中“爸爸”和主句中“小李”均为第三人称，“爸爸”和“小李”之间不构成阻隔效应，因此此句“自己”既可指“小明的爸爸”，也可以指“小李”。对于(17)，“自己”能够回指所有格中心语“爸爸”，由于人称不一致，构成阻隔效应。

(18) 我认为小李改了自己的信。

(19) 小李认为我改了自己的信。

(18)和(19)则体现了回指成分含所有格的局域外回指情况,虽然“自己”在所有格的限定语位置上,但并不影响“自己”的回指状况,由于主从句人称不一致,形成阻隔效应,两句中“自己”分别回指“小李”和“我”。

还有一种情况涉及双宾语结构中含所有格回指成分的局域外回指,如(20):

(20) 小李送给小明一本自己的书。

此句中,“小李”和“小明”均为“自己”可能的先行成分,但是在认知机制上,由于主语的认知凸显度高,因此遵循主语优先原则(Friederici 74),“自己”只能回指小李。

### (三) 复合型反身局域外回指分析

前文结合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已经指出,复合型回指成分“他自己”在形成回指的进程中,为避免单一回指所产生的听者明晰不足问题,独立承担了局域内回指的语法功能,一如上文所述,在汉语中,这和复合反身代词的语义精细度有关。

(21) 小李认为小明只相信他自己。

(22) 小李认为小明只相信自己。

(21)中,“他自己”只能局域内回指。

(23) 小李的弟弟害了他自己。

(24) 小李的骄傲害了他自己。

但是对于(23)和(24)两句,虽然句中有两个先行成分,但由于前文述及的中心语优势和有生命名词优势发挥作用,两句中“他自己”只能回指“弟弟”或“小李”,相当于只回指一个先行成分。按照属性分析,复合反身独立承担局域内回指的语法功能。而局域内回指只是表象,其核心要义是专指一个先行成分。这也可以解释(25)中的现象。

(25) 小李认为他自己才是真正的赢家。

(25)中,虽然“他自己”局域外回指“小李”,但因为只有一个先行成分,所以“他自己”的使用并不背离专指一个先行成分的判断。

专一回指的分析也进一步彰显了体认语言认知决定语言的核心思想。过去,形式句法研究回指,侧重的是句法结构距离,而专一回指则体现的是认知层面上认知心智空间对回指的决定意义,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综上,对于汉语复合反身代词,既往研究认为其一般限于局域内回指。但是本研究认为,基于体认的属性分析,复合反身代词局域内回指的核心要义是专一回指,因此假设只有一个先行语,即便是局域外,复合反身回指的使用也可得到允准。

本研究结合印欧、汉藏语系若干重要语言反身回指句法现象的类型学分析,在体认语言研究指导下,认为反身回指是认知和语言交互作用的结果,受认知明晰、语言经济、语言规则、认知规则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总体看,局域内反身回指作为最优选择,形成语言规则被固定

下来, 因此具有普遍性; 局域外反身回指不能满足听者明晰的要求, 只是一种求其次的举措, 因此受制于诸多认知和语言要素。就汉语而言, 单一反身回指“自己”允准局域外回指, 相关的阻隔效应由认知的人称显著原则和认知、语言的最优原则得到解释; 所有格型回指在本质上是局域外回指, 遵循语言层面的中心语效应和认知层面的有生命名词效应; 复合反身回指一般允准局域内回指, 这是消除听者歧义的结果, 核心要义是专一回指。上述汉语反身回指现象无不体现体认语言学三维架构中认知对语言的决定作用, 但也深刻反映了认知和语言互动的复杂性。

### 注释 [Notes]

- [1] 句法分析参见C.-T. James Huang, “A Note on the Binding Theory.” pp. 554-61; Wang and Stilling, “Chinese Reflexives.” pp. 100-109; Battistella and Xu, “Remarks on the Reflexive in Chinese.” pp. 205-240; C.-C. Jane Tang, “Chinese Reflexives.” pp. 93-121; 胡建华、石定栩:《约束B原则与代词的句内指称》, 载《中国语文》2006年第1期, 第3-9页; 胡建华、潘海华:《NP显著性的计算与汉语反身代词“自己”的指称》, 载《当代语言学》2002年第1期, 第46-60页; 程工:《汉语“自己”一词的性质》, 载《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2期, 第33-43页; 语用分析参见Huang Yan, *The Syntax and Pragmatics of Anaphora*; 许余龙:《篇章回指的功能语用探索》。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2] 参看 Haihua Pan, *Locality, Self-Ascription, Discourse Prominence, and Mandarin Reflexives*. Doctor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1995; 胡建华、石定栩:《约束B原则与代词的句内指称》, 载《中国语文》2006年第1期, 第3-9页。
- [3] 参看李汝亚:《反身代词约束阻断效应的儿童语言获得研究》, 第446-59页; Liu, “Logophoricity, Attitudes, and ziji at the Interface.” pp. 141-95.; Pavel Rudnev, “Minimal Pronouns, Logophoricity and Long-Distance.” *Studia Linguistica*, vol. 71, no. 2, 2017, pp. 154-77.
- [4] 参看 S. Anderson, “Types of Dependencies in Anaphors: Icelandic (and Other) Reflexives.” *Journal of Linguistic Research*, vol. 2, no. 1, 1983, pp. 1-23; M. Everaert, *The Syntax of Reflexivization*. Dordrecht, 1986; J. Toman, *Wortsyntax*. Niemeyer, Tübingen, 1983; J. Koster, “On Binding and Control.” *Linguistic Inquiry*, vol. 15, no. 1, 1984, pp. 417-59; E. Benedicto, *Sentence Structure in Latin*. Doctor Dissertation, Universita Autònoma de Barcelona, Bellaterra, 1992; 程寿凤:《韩国语反身代词与汉语“自己”的对比研究》。延边大学, 硕士论文, 2004; 裴金兰:《现代汉语和越南语人称代词对比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 2018; 何冬梅:《泰语反身代词tua<sup>33</sup>?eej<sup>33</sup> (自己)的用法探析》, 载《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7期, 第67-70页。
- [5] 参见王寅:《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构式语法研究——兼论体认语言学》, 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第132-39页; 王寅:《体认语言学发凡》, 载《中国外语》2019年第6期, 第18-25页; 王寅, 《体认语言学》。
- [6] 关于自指和他指参见 Pan, *Locality, Self-Ascription, Discourse Prominence, and Mandarin Reflexives*.

###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ttistella, E., and Y. H. Xu. “Remarks on the Reflexive in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28, no. 1, 1990, pp. 205-40.
- Chomsky, Noam.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e Gruyter Mouton, 1983.
- Friederici, Angela D. “Processing Local Transitions versus Long-Distance Syntactic Hierarchie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vol. 8, no. 6, 2004, pp. 245-247.
- Huang, C.-T. James. “A Note on the Binding Theory.” *Linguistic Inquiry*, vol. 14, no. 1, 1983, pp. 554-61.
- Huang, Yan. *The Syntax and Pragmatics of Anaphora*. Cambridge UP, 1994.
- Faltz, Leonard M. *Reflexivization: A Study in Universal Syntax*. Garland Publishing, 1985.

- Li, Ruya. "Children's Acquisition of the Blocking Effect on Reflexive Binding." *Chinese Language*, no. 4, 2018, pp. 446-59. [李汝亚:《反身代词约束阻断效应的儿童语言获得研究》,载《中国语文》2018年第4期,第446-59页。]
- Liao, Guangrong, and Song Liu.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eaning Reconstruction of *Luo* in "Luo 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2, 2021, pp. 33-39. [廖光蓉、刘嵩:《“裸×”中“裸”意义重构的体认语言学探讨》,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第33-39页]
- Liu, C. S. Luther. "Logophoricity, Attitudes, and *ziji* at the Interface."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3, no. 1, 2000, pp. 141-95.
- Pan, Haihua. *Constraints on Reflexiviz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Rutledge, 2003.
- Pan, Haihua, and Jianhua Hu. "Prominence and Local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Compound Reflexive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4, 2002, pp. 241-47. [潘海华、胡建华:《汉语复合反身代词与英语反身代词比较研究》,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4期,第241-47页。]
- Rudnev, Pavel. "Minimal Pronouns, Logophoricity and Long-distance." *Studia Linguistica*, vol. 71, no. 2, 2017, pp. 154-77.
- Tang, C.-C. Jane. "Chinese Reflexives."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vol. 11, no. 1, 1989, pp. 93-121.
- Tao, Hongyin. "The Discourse Pragmatics of Argument Structure in Chinese Procedural Discourse." *Chinese Language*, no. 1, 2007, pp. 3-13. [陶红印:《操作语体中动词论元结构的实现及语用原则》,载《中国语文》2007年第1期,第3-13页。]
- von Humboldt, Wilhelm. *Language and Human Spirit*. Translated by Minru Qian. Beijing Normal UP, 1997. [洪堡特:《语言与人类精神》,钱敏汝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Wang, J. L., and J. T. Stillings. "Chinese Reflexive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Harbin Conference on Generative Grammar*. Heilongjiang UP, 1984, pp. 100-109.
- Wang, Yin.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the Viewpoint of Postmodernism."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 6, 2014, pp. 61-67. [王寅:《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载《外国语文》2014年第6期,第61-67页。]
- . "Explorations on Cognitive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5, 2015, pp. 44-52. [王寅:《对比研究需要前沿理论,理论创新促发对比研究——认知对比语言学初探》,载《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第44-52页。]
- .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0. [王寅:《体认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 Wang, Yingying, and Haihua Pan. "The Semantico-Pragmatic Analysis of Long-Distance Reflexive *ziji*."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no. 1, 2012, pp. 37-48. [王莹莹、潘海华:《长距离“自己”的语义——语用解释理论及其问题》,载《当代语言学》2012年第1期,第37-48页。]
- Xu, Liejiong. "The Antecedent of *Ziji*."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22, no. 2, 1994, pp. 115-37.
- Zhang, Zhiyi, and Rui Li. "A Minimalist Approach to Dual Anaphora."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no. 1, 2018, pp. 23-32. [张智义、李锐:《基于最简框架的双系统回指研究》,载《现代外语》2018年第1期,第23-32页。]

◇责任编辑:陈忠平

## 汉英“足/脚”隐喻词群的体认-文化双维度考辨

◎ 孙毅 崔慈行

**内容提要:** 王寅教授的“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可概括为“体认原则”。在体认性人本精神的观照下,立足隐喻的概念性本质,依托已搭建起的当代隐喻学理论框架,本文尝试对汉英语中“足/脚”类隐喻词群展开跨语言的系统对比。通过分析汉英人体词“足/脚”相关的具体表达,归纳和盘点其隐喻映射范畴和意象种类,倚仗体认语言学的体验认知原则和当代隐喻学的文化意蕴维度,从跨语言对比视角窥视汉英“足/脚”隐喻词群的异同表征。该类词群隐喻机制的同与异可分别借助体验认知和文化意蕴两大维度得到颇具说服力的诠释。

**关键词:** 隐喻 体认语言学 “足/脚”隐喻 体验认知 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1) 04-0145-10

**基金项目:** 广东省2019年度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汉语隐喻的形式表征与认知计算研究”(2019WZDXM021)

**作者单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420; 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陕西 西安 710128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4.014

**Title:**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Foot Metaphor Clusters: A Double 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and Cultural Entailments

**Abstract:** Wang Yin's proposition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a localization architecture on the basis of embodied philosoph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its kernel principle being "embodied cognition." With the profile of embodied-cognitive humanism in this field,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at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concerning foot metaphors based upon the conceptual nature of metaphor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metaphorology. A large abundance of mapping types as well as image categories of foot metaphors have been concluded and organised.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foot metaphor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re also analyzed in depth through with a dual-dimensional theoretical paradigm: embodied cognition from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conjunction with cultural entailments within the scope of contemporary metaphorology. Taken together,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s can provide a compelling account of evidence for the metaphorical mechanism of this specific language usage.

**Keywords:** metaphor,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foot metaphors, embodied cognition, cultural entailment

**Author:** Yi Sun, Center for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Cihang Cui, Graduate School,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Shanxi, China.

隐喻最早是不为人所重视的修辞手段。20世纪末,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凸显了语言的中心地位,隐喻的认知功能也随之开掘。随着相关学科领域对隐喻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发现,隐喻不单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知现象;隐喻绝非浪漫诗人的独特创造,而是普通人惯有的思维方式。隐喻认知学派的代表人物如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所倡导的概念隐喻学说(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传统隐喻观和认知隐喻论一切二分<sup>[1]</sup>。传统隐喻路径关注语言结构和辞格运用,即人们所熟知的隐喻修辞格。而认知隐喻理论大力提升隐喻在人类大脑运作和心智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单将其视为语言修辞工具,更是人们普遍拥有的思维方式。人们巧妙地运用隐喻思维来描述事物、传递意义,了解并掌握以熟稔事物或概念来通晓不甚熟悉的事物或概念的这一隐喻认知路径和推演逻辑,即在不同概念域之间搭建彼此沟通的桥梁。可见,隐喻的跨域映射机制在人们日常思维与认知操作中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意义。

国内认知语言学专家王寅教授在后现代哲学视野下,将源自国外的认知语言学本土化为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充分挖掘语言的“唯物论”与“人本观”之本质,运用其核心原则,即“现实—认知—语言”来解释语言的各个层面<sup>[2]</sup>。该语言研究的理论自信与大胆创新对汉语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魏在江 32)。体认语言学新学科的创立标志着中国语言哲学界打破了传统的习惯性跟跑、陪跑和并跑的旧格局,开创出备受国际学界同行瞩目的一骑绝尘式领跑新局面。据此,结合上文我们认为,概念隐喻和语言隐喻同样是在人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过程中造就的,亦体现着体验认知原则和体认性人本精神。普遍存在于汉英语中的“足/脚”隐喻词群,如“高足”“下脚料”, cold feet, a foot of snow等类似表述均源于人类自身身体体验,同样彰显着语言的“体认性”和“体验观”。正如王寅教授所言,语言源自日常生活经验,但并非与世界发生直接的关联(Wang, “Essential Thoughts” 21-22)。据此,本文借助体认语言学的体认核心原则,并结合当代隐喻学理论框架,对汉英语中“足/脚”类词群的隐喻用法进行较系统地梳理,以揭示汉英语相关表述背后的认知机制,解释语言形成的认知理据。

## 一、汉英“足/脚”类词汇的隐喻拓展路径举隅

“足/脚”类词汇通常指代人和某些动物的身体下端接触地面的部位,为不可或缺的运动和负重器官。“足/脚”类词汇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映射到众多抽象的语义域中,进而衍生出一系列各具特色的隐喻表述和与之相对应的隐喻涵义。总体论之,“足/脚”的详细释义如下:1)二者均指代人类、禽兽、昆虫等动物的行动器官,特指脚踝以下的部分。2)对物体起到支撑作用的部分,如物体的基部等。如:床足/脚;柜足/脚。3)物体的最下端或最低部位。如:山足/脚;鼎足。鲁迅《辛亥游录》云:“老藓缘墙,败槁布地,二三农人坐阶石上。折而右,为会稽山足。”4)“脚”指剩下的碎料、废料、渣滓等。如:下脚料;茶脚;酒脚。萨克雷《名

利场》云：“邓达斯干了杯，连酒脚都没剩下一点儿。”5)“脚”作人称代词，有“脚夫”“脚家”等；6)“足”做形容词，表充实、完备、足够等义。《诗·小雅·信南山》：“既优既渥，既沾既足。”7)“足”做动词，表值得、够格等义，如“不足为外人道也”（《桃花源记》）；表完成、使用等，如“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传》）；表尽、完等穷尽义，如“万里相逢贪握手，高才却望足离筵”（杜甫《惠义寺园送辛员外》），不再列举。英语 foot (feet) 的基本指称意义涵盖了名词和动词两大词性。名词用法有：1) 基本义，即人或动物的腿部脚踝以下的部分，如 aching feet；2) 直立物体的根基处或最低处，如 the foot of stairs；3) 英尺，线性测量单位，1 英尺等于 12 英寸（约合 30.48 厘米），如 shallow water no more than a foot deep；4) 韵脚，构成韵律单元的一组音节，如 a foot in poetry。动词用法为：1) 为某事/物付款（尤指账单金额大或不合理时），如 foot the bill；2) 行走一段距离，尤指步行很长的距离，如 The rider was left to foot it ten or twelve miles back to camp。统言之，“足/脚”类词汇在汉英隐喻表述中彰显出同异合体的本质。

基于以上综论，我们拟分门别类，以事物相关类和人物相关类两大用例范畴切入，将其细分出空间意象、度量意象、实体意象、称呼意象、动作意象、情绪意象、和性格意象七小类，以下逐项展开论述。

### （一）“事物相关类”词汇用例范畴

汉英“足/脚”类词汇中事物相关类范畴大体涉及空间、度量和实体三类意象。首先，空间意象次类：汉语中由“足/脚”组构的词汇也可以表示空间位置。不言而喻，“足部”或“脚部”等类似用法本义表示接近地面的最低部位。如上所述，“山足/脚”指山的底座，契合了“足/脚”本义对应的位置关系，雷同表述如“墙脚”“桌脚”等，又如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中有“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挖墙脚”原指挖掉墙体下半部使其崩塌，现引申意义指以非正当手段抢走竞争对手的相关人员。“脚注”或“注脚”是运用其“最下面”“最底端”含义所形成的抽象的空间意象用法。鉴于“足/脚”位于人和动物身体的最低部位，延伸而来的隐喻义多具有“下端”“底端”“低处”等位置特征。汉语中的常见表达有“裤脚、韵脚、脚灯”等；英语中的类似用法，如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keep one's feet on the ground, the foot of a page, footlights, the foot of a bed, footnote 等，实难穷尽。通过例句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stands an old temple. 我们可对 foot 的空间特征有更直观的印象。

第二，度量意象次类的用法如下：中国自古就有采用脚步作为度量单位来测量距离或长度，只是通常用“步”而非“足/脚”，如“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阿房宫赋》杜牧）和成语“五十步笑百步”；英语 foot 的名词释义之一为“英尺”，为长度计量单位，如 He is 5 feet tall.（他五英尺高），Please measure those lengths of wood and round down the figures to the nearest foot.（量一下那段木头的长度，精确到尺数即可）。可见，这是汉英“足/脚”类词汇用法的一大差异。第三，实体意象次类，如：“足/脚”映射到实物语义域可理解为“剩下的废料、残渣”，如“下脚料”（在加工过程中残余、分离的碎料或废料）；“茶脚”（杯子中的残茶）；“酒脚”（酒

器中的残酒),如《官场现形记》第十三回所述,“赵不了再三讨饶,只吃得一杯,兰仙抢过去吃了一大半,只剩的一点点酒脚,才递给赵师爷吃过”。英语表“剩余物、下脚料”的单词为leftovers或offcuts等。总之,就英语中代物的实体意象来看,上文列举的诸如the foot of the mountain、the foot of a page和footlights等亦属foot/feet的写实用法。这一方面说明了汉语“足/脚”实物意象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也印证了隐喻的跨民族语言表达个性。

除了上述事物相关类范畴列举出的空间意象、度量意象、实体意象外,“足/脚”类词汇在英汉语中的人物相关类用法可涵盖称呼,动作,情绪和性格四类基本意象。具体见下文。

## (二) “人物相关类”词汇用例范畴

首先,就称呼意象言之,“足/脚”类词汇在汉语中可代指旧时从事体力搬运工作的人,如“脚夫”“脚户”“脚家”等;“脚钱”或“脚步钱”指付给搬运工的报酬,如唐代文学家元稹在《为河南府百姓诉车状》一文中描述到,“河南府,应供行营般粮草等车,戾粮料司,牒共顾四千三十五乘,每乘每里脚钱三十五文”;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论纲稍欠折利害状》对“脚钱”的描述:“盖祖宗以来,通许纲运揽载物货,既免征税,而脚钱又轻,故物货通流”;“拉脚”指用大车载客或为人运货。如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第二十四章中“因为乘客拥挤,可怜的改霞跑到黄堡镇,没搭上拉脚的胶轮车”。另外,“手足”还可用以指代兄弟姐妹间的感情;当“脚”读作jue发阳平声时,同“角”,如“小脚色”用来指某个领域不重要的人物;“光脚”代指没有身世背景之人;“国足/脚”指为国家队效力的足球运动员;又如“足下”(对对方的尊称)、“高足”(对对方优秀弟子的称呼)等用法。英语中少有foot/feet的称呼表达,仅见big foot之类的绰号。第二,由“足/脚”发出的动作自然生成一系列动作意象。“足/脚”作为人体重要的器官,具有走、跑、跳、站等功能,可带动全身做上下前后等方位移动,这是“足/脚”器官的独特功能。同样,在以“足/脚”类动作为源域向其他语义域延伸与映射时也产生了一系列表示动作意象的词汇。例如,“远足”表示长途跋涉;“拳足/脚相加”表示踢、打等动作;“驻足”表示停下;“足/脚下生风”表示急速行走。英语中也有类似情形,如fleet-footed表示飞奔的动作或快速发展的情形;put one's best foot forward表示极速前进;have itchy feet表示四处游荡、闲不住;get one's feet wet表示开始参与或尝试某领域;get a foot in the door表示事情不断地向前发展;rush sb off one's feet表示疲于奔命;set foot in表示涉足或进入某领域等,不一而足。

第三个次类为情绪意象。人类的某些动作具有传递情绪的作用,由“足/脚”类词汇所表示的人体动作便能表达一定的情绪特征。可见,人类的情感变化可借助“足/脚”器官体现出不同的生理反应。譬如成语“捶胸顿足”表示愤怒不已、难以自持;“手足无措”表示无能为力、慌慌张张;“手舞足蹈”表示激动与开心;“畏手畏足/脚”表示害怕;“重足而立”表示内心惶恐。相比之下,英语中类似的短句结构较多,如with one's wrong foot foremost表示心情忧郁;with both feet表示内心坚定;feel one's feet表示把握十足;run somebody off his feet表示内心疲惫不堪;ten feet tall表示心情愉悦;have cold feet借“双脚冰凉”表达内心忧惧之情;生气之时人



会情不自禁地跺足/脚,所以生成stamp one's foot/feet in anger。其他“足/脚”类短语结构有sweep sb off one's feet(令某人心动)、knock sb off one's feet(使某人无所适从)等。最后,考虑到情绪的表达能够透露人物特定的性格,与情绪意象直接相关的便是性格意象。英语foot用以指代人物性格特征的突出表现之一为其变形体-footed的复合形容词用法,如cloven-footed(暴力嗜血的、凶神恶煞的),又或show one's cloven feet(露出马脚、阴谋败露)等。另外,由“足/脚”和foot体现的脚部动作可窥探人物内心思想,进而洞察其性格特征,如have one's foot on the ground(脚踏实地、稳扎稳打),stand on one's own feet(自力更生、独立自主),have a foot in both camps(脚踩两只船、三心二意),drag one's feet(行动缓慢、刻意拖延),under sb's feet(碍手碍脚、行动受阻),have two left feet(笨手笨脚、做事拖沓),put one's foot down(坚定不移、遇事决断)等。英语表达如I drag my feet for another two weeks, I think we should put our foot down and tell her to stop doing that等,不胜枚举。然而,与英语不同,汉语中同类用法相对较少,如“一步一个脚印”可表示当事人做事妥帖,性情稳重。可见,隐喻脱胎于语境,中西文化不同,隐喻映射的靶域自然也存在分野。

以上具体的论述内容可一并汇入表1:

表1 汉英“足/脚”隐喻意象拓展路径示意图

范畴总类	事物相关类			人物相关类			
意象次类	空间意象	度量意象	实体意象	称呼意象	动作意象	情绪意象	性格意象
汉例用法	脚注、注脚	∅	下脚料	足下	足下生风	手舞足蹈	脚踏实地
英例用法	footnote	5 feet tall	footlights	big foot	itchy feet	sweep sb off his feet	cloven-footed

综上所述,汉英语中“足/脚”词群可划归为事物相关类和人物相关类两大范畴,并进一步将前者细分为空间、度量和实体三类;后者可按照称呼、动作、情绪和性格共四种意象来扩展、延伸相关的隐喻用法。以上拓展路径未论及的“足/脚”词群隐喻表述概莫能外。在立足微观并开展具体范例分析之基础上,下文将从宏观视角,聚焦于跨语言隐喻表述的同异之辨。许余龙曾表示,比较是认识并研究事物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1)。语言学研究亦可采用系统的对比来揭示其中的异同。具体言之,以下采用跨语言对比研究方法,分别从体验认知和文化意蕴的双向维度,探究汉英“足/脚”词群隐喻表述的跨语言异同理据。

## 二、体认语言学视界中汉英“足/脚”隐喻词群的体验认知共性

莱考夫和约翰逊系统论述了体验性和体验心智的概念要旨,摒弃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两个极端倾向,开辟出第三条路径——体验哲学。莱考夫和约翰逊指出,心智的涉身性体现了人类概念系统多利用肉体与外部环境间的复杂联系(*Philosophy* 6)。人类的思维活动和语言表达,究其实质,均植根于身体体验(Lakoff and Johnson, “Why Cognitive” 245-63)。人类的

思维普遍具有体认的特征，习惯将自己的身体经验作为衡量周围世界的标准，并在动态实践中不断完善（孙毅，《涌现隐喻理论》18；孙毅、周锦锦 14）。李恒威、盛晓明曾明确给出体验认知中 *embodied* 的内涵之义：心智、认知与人类身体之间具有割舍不断的内在关联，且身体构造为心智和认知的起点（184-90）。叶浩生认为，与身心二元论相左，身心一体的认知观凸显了身体和心智的紧密联系（999-1005）。王寅教授谈到，概念和意义是人体在客观世界中通过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而获得的（《体验性概念化》211）。互动体验是指概念和意义受到客观世界和主观身体构造的约束；认知加工，即人类各异的认知思维加工模式，可以解释具体语言表征的差异。可见，概念和意义既源自于人类对客观外物的体验，又受制于自身的主观性识解。由此可见，语言绝非独立、自觉的系统，而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感知体验、互动作用和认知加工等综合因素下而逐步形成的。语言以言说者的身体体验为基础，遵循认知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的基本原则，同样符合语言的体认观（廖光蓉 34）。就体认语言学的发展愿景来看，王寅教授进一步指出：体认语言学今后的目标之一就是运用有限的认知方式来统一解释众多语言现象（《体认语言学发凡》24）。

言语归根到底，是身体的构造物。人类身体是各个民族语言产生和意义萌发的源头，是所有精神活动的起源。就语言创生而言，早期人类同样是先了解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在明白身体器官功用的前提下，通过身体部位的体验感知而最先创作出直接感知类词汇，进而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获得基于具身体验的更为丰富多样的认知思维和语言系统。“足/脚”类隐喻词群亦如是。汉英民族的个人经验可通过“足/脚”类动作及与之相伴的心理状态而感知，相关的主观性经验依靠神经系统执行“足/脚”意义的运作与理解，从而使汉英表达的意义不免烙有识解者的主体性印记。由此观之，汉英民族群体的主观经验不可避免地参与“足/脚”类词群的意义加工活动，对应的语义理解也因此具有主体意义。可见，包括“足/脚”的人体构造和物理器官实乃人类一切认知活动的生物基础。人类来自“足/脚”的感官体验为最直接的认知参照之一。

承接上文，不仅人们最初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感悟源于自身体验，隐喻概念同样植根于身体体验。人们对自己的身体最为熟悉，因此以身体构造为基础，向其他抽象语义域进行映射，就为学习和认识新事物创作了条件。这便与从熟稔的源域向陌生的靶域发生隐喻映射不谋而合。不仅仅是汉英民族，地球上任何民族及其文化创造都沿用从源域至靶域的一系列相关属性的映射，源域中的推理模式由此投射至靶域。同理得知，汉英民族以自身身体为参照，把“足/脚”源域概念投射到靶域对象上，使对象拥有类似于“足/脚”的参照性，在此前提下使人们更直观地观察和区分相关事物。“足/脚”类词汇的基本范畴基于上述体验性，在汉英语中所指事物均涉及基本的身体运动系统和感知觉体验，如上文所列“捶胸顿足”“手足无措”“手舞足蹈”，*with one's wrong foot foremost, ten feet tall, have cold feet, stamp one's foot / feet in anger* 等，举不胜举。在对此类范畴进行具身感知的过程中，汉英民族人群最终在内心获取关于类推事物的愈加真实、可感的形象，最终固化为新的认知模式。不仅如此，汉英民

族依靠身体经验的不断丰富、深化和扩容，关于“足/脚”的具身体验和抽象感知会不断地固化与增强。总之，抽象概念是隐喻性的，心智活动是具身性的，以“足/脚”身体器官为源域，其他抽象的认识对象为靶域，契合了《易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取喻法则，为汉英民众以嵌入物理环境并作用于客观世界的“足/脚”为起点，来概念化外部世界而获得凭证。由此来看，植基于“足/脚”类词汇而获取的具身性思维习惯是跨民族性的，在全人类共通互融。

概言之，“足/脚”隐喻词群是汉英语中共现的语言结构，其实质均为体认性的，反映了不同的语言种类和文化背景下言语者互通的认知操作和心智活动。“足/脚”隐喻词群不可能直接源于客观世界，而是汉英民众基于对客观外界的了解和体会，借助个体主观加工，孕育于来自外部经验和内在心理相互作用的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组织过程中。可见，“足/脚”隐喻词群与“足/脚”客观属性依靠主观感知相勾连。我们要摒弃的错误思想是：概念植根于抽象思维，与看似不可靠的感觉、知觉和行为动作无直接联系，由此得出概念的祛身性（disembodied）观点。与此相对，人类基于身体经验的隐喻投射是一切概念系统的来源，人类身体经验本身是直接的表义结构。汉英民族拥有相同的身体结构和感知器官，故“足/脚”隐喻词群同属其类似的感知活动。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的汉英民族均须依附“足/脚”类涉身体验来表达抽象、无形的概念（孙毅，《当代隐喻学》132）。相通的语言表达系统和相仿的身体物理结构及大脑神经网络才能助力跨民族的语言交流与文化沟通。

### 三、当代隐喻学框架下汉英“足/脚”隐喻词群的文化意蕴个性

孙毅详细描述了当代隐喻学学理用于开展跨语言研究的双支撑象限：体验哲学和文化意蕴（《当代隐喻学》126-34）。体验哲学强调人体的具身经验和主观能动性，并倡导主客体之间的互动作用。鉴于该分析维度与王寅教授的体认语言学“体验认知”原则不谋而合，在此恕不赘言，而是着眼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隐喻异性阐释，即当代隐喻学视阈中“足/脚”隐喻词群的文化意蕴个性。

当代隐喻学框架下，传统的隐喻修辞格已被奉为一种利用已知领域知识来有效地概念化未知世界知识的法宝（孙毅，《思政语篇》68）。当代隐喻学明确指出，隐喻是一种来自源域特征且满足恒定对应关系的“心理映合”，是用一事物来晓谕和体验另一事物的常规推理模式，对人类思维、认知和想象等都具有深刻的影响（Lakoff 202-51；孙毅，《当代隐喻学》126-34）。语言使用者将这种隐喻映合关系储存于心理词库中，在心智运作时随时调用与之对应的语义记忆。可见，人们将隐喻视为思维内部的一种特有机理，反映着人类及其语言的本质。符号化的过程是隐喻式的。语言是思维的介质，人的思维活动就在隐喻的语言世界中铺展开来。隐喻负责意识活动中意义的生成、传递及处理，故在人类的认知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如若脱离了隐喻的认识机制，抽象的概念化和范畴化将永远无法企及。在隐喻意义的建构中，两种看似毫无联系的事物被并置一处，人类凭借在自身认知领域中所产生的相似性联想，利用

对两事物感知的交融来知晓、通达新事物，继而表达真实感受和具体情感。

承上可知，“足/脚”类隐喻表述不是随机、任意的，而是建立于人类普遍感知的经验基础之上。但即便不同民族相通的身体经验是此类隐喻作为人类认知的经验基础，但塑造于东、西方文化环境中的差异化文化经验也体现着概念隐喻和人类认知的特质性。由此，在人际交往中产生的关于“足/脚”类的语言经验自然带有五彩斑斓的民族倾向与特色（孙毅，《当代隐喻学》133）。在语言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关于“足/脚”类隐喻表述的语言经验一方面强化了内在的概念隐喻，但同时亦随着不同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变化而改变。换言之，身体经验是人类作为一个实体在物质世界中运作的基本生活体验和操作活动。身体经验是多种多样的，但其只有一部分能够通过“文化过滤”而显现出来并参与隐喻映射（Yu, “Metaphor” 252）。然而，物质世界永远不可能脱离文化；物质环境往往受到其内部和外部不断变化的文化的掣肘。因此，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的东、西方人群会因地域疆域、历史变迁、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大众审美等文化因素的差异，而形成独特的思维模式和语言风格（孙毅，《当代隐喻学》133）。由于“足/脚”类语言经验是汉英语使用者作为其文化和认知遗产所继承的一套完整体系，因此在每一代人的头脑中产生并延续着相关的概念性隐喻。而隐喻受制于不同的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故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足/脚”类语言隐喻亦反作用于汉英民族认知思维的本质属性和基本方式。纷繁多样的“足/脚”类语言隐喻制约着人类的实践行为、精神行为和文化行为，且一切由独特的民族文化所创造的语言成果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带有隐喻标记。各民族语言都是自身鲜明文化的载体。“足/脚”类词汇的概念隐喻在汉英语言中的表现形式与语言所处的独特文化具有很大关系，这是汉英民族语言与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足/脚”类概念隐喻的语言实例在汉英民族语言中异同共存、异大于同。

一般而言，语境因素源于文化、身体和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sup>[3]</sup>。因此，汉英“足/脚”类词汇相同的意义可以并存于同一原型范畴结构中，不同意义同样可以整合在文化范畴内。文化范畴是另一种概念化形式，其展现并包容着不同民族的认知活动。文化图式是一种文化构建的图式或认知结构的子类，建立了由对身体的知识和社会交往经验扩展而来的理解和推理模式（Sharifian, “*Cultural Linguistics*” 474）。东、西方文化图式能捕获源自汉英“足/脚”类词汇中的不同蕴涵、信念、规则和行为期望，以及与此语言经验的各个方面相关的价值取向。同理，鉴于文化范畴主要反映在人类语言词汇中的文化建构的概念范畴中，文化隐喻是跨领域的概念化，其概念基础包蕴于文化传统中（Sharifian, *Cultural Linguistics* 11）。汉英“足/脚”类词汇隐喻是不同民族文化活动的基本构成要素。该类隐喻源于不同的文化，同时对文化发挥一定的反拨作用。东、西方特定的文化价值与文化中的“足/脚”类隐喻表达协同一致。“足/脚”类词汇隐喻在汉英民族人群认识其本质的同时，也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模型内涵。据此，“足/脚”类词汇隐喻自然带有汉英民族各自的民族文化气息与底蕴，由此体现了隐喻的民族差异性。由是观之，结合文化背景的“足/脚”类词汇隐喻的差别性理解与阐释更能得其要义，切中要害。“足/脚”词群作为一种带有文化身份的隐喻表述，属汉英不同文化传统中的跨认

知域的概念化，故在汉英语“足/脚”词群的隐喻路径扩展分析中，借助“足/脚”词群意象对比，可进一步阐明文化概念与语种差异的文化模型特异性。其中的称呼意象、情绪意象和性格意象等成为这种跨语言、跨文化差异的最佳注解。具体言之，“高足”“足下”等汉语敬词称谓在英语文化中难觅踪迹，而 *cloven-footed*, *put one's foot down* 等表性格意象的词语在汉语文化中寥寥无几。这不仅从理论层面，更是从实际运用中解释了“足/脚”文化隐喻的深层次涵义，同时也说明了意象是不同的社会文化效应与各感官通过体验相互作用的产物。

总之，隐喻的普遍性早已证明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俯拾即是。隐喻认知源自人类经验，不同语言与文化背景的人群对“足/脚”的认知大抵相同，由此体现了认知隐喻的相通性。与此同时，“足/脚”类词汇在不同的文化概念化中生根发芽，其具体意义向抽象意义的拓展体现了由人体器官部位向其他语义域的隐喻映射。汉英民族根据自己对具体身体部位的理解和体验，在各自的文化范畴中拓展和延伸，最终派生出各具特色的个性化意象，彰显了跨民族认知隐喻的异质性。一言概之，借助上文勾勒出的体认之“同”和文化之“异”双翼，可对汉英“足/脚”隐喻词群进行双维度考辨。

当代隐喻学不仅有助于认知思路的拓宽，也有利于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对比分析。本文立足当代隐喻学学理，基于体认语言学的“体认”核心原则，系统对比了汉英“足/脚”这一典型人体隐喻的具体表征，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作为生成汉英人体隐喻多义系统背后的深层次动因，即体认-文化的双维度理据。人类基于身体体验对人体部位加以概念化，以身体器官为源域，映射至不甚熟悉的抽象靶域。所以汉英“足/脚”词汇的语义拓展路径表现出两民族之间类似的身体体验，由此佐证了人类认知的共性；另一方面，汉语和英语均为文化载体，不同的文化结构塑就不同的语言表征。可见，我们可以藉体认语言学体验认知之“同”和当代隐喻学文化意蕴之“异”对汉英“足/脚”隐喻词群展开颇具说服力的归一化阐释。今后学界可以此为契机，沿袭该探索思路，进行身体隐喻类型的跨语言系统对比研究，盘点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身体部位的隐喻用法，考察内外部器官的隐喻分布格局，得出深层次和广覆盖的结论发现，从而高屋建瓴，搭建起基于身体器官的系统隐喻架构。

#### 注释 [Notes]

- [1] 参见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U of Chicago P, 1980; “Why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quires Embodied Realism.” *Cognitive Linguistics*, no. 3, 2002, pp. 245-63.
- [2] 参见王寅:《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载《外国语文》2014年第6期,第61-67页;《体认语言学发凡》,载《中国外语》2019年第6期,第18-25页;《体认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 [3] 参见 Farzad Sharifian, “Distributed, Emergent Cultural Cognition, Conceptualization and Language.” *Body, Language and Mind, Vol 2: Sociocultural situatedness*, edited by Roslyn Frank, et al., Mouton de Gruyter, 2008, pp. 109-36; Ning Yu, *The Chinese HEART in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Culture, Body and Language*. Mouton de Gruyter, 2009; Zouheir Maalej, and Ning Yu, *Embodiment via Body Parts: Studies from Variou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John Benjamins, 2011.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Lakoff, George.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Metaphor and Thought (Second Edition)*, edited by Andrew Ortony, Cambridge UP, 1993, pp. 202-51.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Basic Books, 1999.
- Li, Hengwei, and Xiaoming Sheng. "Embodiment of Cognition."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no. 2, 2006, pp. 184-90. [李恒威、盛晓明:《认知的具身化》,载《科学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184-90页。]
- Liao, Guangrong. "A Study on Supernormal Semantic Composition in Chinese and Its Typic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no. 6, 2019, pp. 34-43. [廖光蓉:《体认语言学观照下的汉语语义结构超常及其典型性探讨》,载《中国外语》2019年第6期,第34-43页。]
- Sharifian, Farzad. "Cultural Linguistic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edited by Farzad Sharifian, Routledge, 2015, pp. 473-92.
- . *Cultural Linguistics*. John Benjamins, 2017.
- Sun, Yi. "Constructing Theoretical Paradigms of Contemporary Metaphorolog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no. 6, 2019, pp. 126-34. [孙毅:《当代隐喻学的理论范式构念》,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26-34页。]
-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etaphor and Metaphorical Ideology and Politics-Reform Narrative in *The Great 40 Years*." *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4, 2020, pp. 68-77. [孙毅:《思政语篇的隐喻书写与传播——〈了不起的40年〉中的改革叙事》,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68-77页。]
- . "The Academic Direction of Emergent Metaphor Theory: A New Usage-Based Paradigm of Cognitive Research."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no. 1, 2021, pp. 15-23. [孙毅:《涌现隐喻理论学术路向:基于使用的认知研究新范式》,载《外语研究》2021年第1期,第15-23页。]
- Sun, Yi, and Jinjin Zhou. "Reconstruction of Metaphorical Meaning of Self-Concept in Chinese and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Metaphorology."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no. 4, 2020, pp. 13-20. [孙毅、周锦锦:《认知隐喻学吟域中汉英自我概念隐喻意涵重塑》,载《外语研究》2020年第4期,第13-20页。]
- Wang, Y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ubjectivity-Objectivity in Translation by Means of 'Embodied Conceptualization': An Analysis of 40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Night Mooring by Maple Bridge'."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no. 3, 2008, pp. 211-17. [王寅:《认知语言学的“体验性概念化”对翻译主客观性的解释力——一项基于古诗〈枫桥夜泊〉40篇英语译文的研究》,载《外语研究》2008年第3期,第211-17页。]
- . "Essential Thoughts on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no. 6, 2019, pp. 18-25. [王寅:《体认语言学发凡》,载《中国外语》2019年第6期,第18-25页。]
- Wei, Zaijiang. "A Metonymic Study of Chinese Idioms: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Perspective."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no. 6, 2019, pp. 26-33. [魏在江:《体认语言学视域下汉语成语的转喻机制研究》,载《中国外语》2019年第6期,第26-33页。]
- Xu, Yulong.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2002. [许余龙:《对比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 Ye, Haosheng. "The Dilemma of Dualism and the Rising of Embodied Cognition Programme."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no. 4, 2011, pp. 999-1005. [叶浩生:《身心二元论的困境与具身认知研究的兴起》,载《心理科学》2011年第4期,第999-1005页。]
- Yu, Ning. "Metaphor from Body and Culture."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Metaphor and Thought*, edited by Raymond Weldon Gibbs, Cambridge UP, 2008, pp. 247-61.

◇责任编辑:易佳

## 2021年卷总目录

### 2021年第1期目录

引言	伊尔哈姆·埃特马迪 奥米德·阿扎迪布加尔
伊斯兰时期的伊朗视觉艺术	希拉·S·布莱尔 乔纳森·M·布鲁姆
12世纪与13世纪初期伊朗西部的金属制造工艺	塔赫·拉扎扎德
19世纪波斯书籍插图——描绘《一千零一夜》中的情人	埃勒姆·埃特马迪
伊朗的摄影史	阿里·柏大德
文学是什么?一种全球性文学话语的兴起	阿里亚·范尼
断裂的琴弦:迈赫迪·阿卡万·赛奥斯《列王纪终篇》中的史诗、表演和历史	玛丽·胡贝尔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儿童文学	莱堤西亚·南奎特
钱锺书“化境说”研究40年(1979—2019):回顾与展望	余承法 庄义辉
政产学研一体化翻译专业研究生教育模式探索——以西安外国语大学为例	李 琴 贺 莺
奚如谷和伊维德英译《西厢记》深度翻译研究	周 洁 朱健平
“天人合一”思想在《论语》漫画中的再现——基于新视觉语法	陈晓瑾 陈冬纯
知识论视域下婚姻矛盾热线中建议引发的会话分析	彭 卓
塔吉克斯坦语言规划研究	王 洁 郭建荣
汉语意象路径的体认语言学探讨	廖光蓉 易 妹
韩语新闻语篇的及物性分析	王冠桥 李潜波

### 2021年第2期目录

现代诗歌的创新精神——人类智性与感性能力的深度拓展	黎志敏
后现代语境下西方母性研究述评	毛艳华
“工作才是至关重要的”——《诺桑觉寺》中的菠萝经济叙事与职业道德观	张 鑫
安德烈·布林克《血染的季节》对真相的虚构性纪实	李美芹 郑然丹
菲利普·罗斯的死亡观	谢文玉 李 柔
《阁楼上的佛》的叙事艺术	张 莉 张 妍
广濂淡窗汉诗中的隐逸情怀	李 曼
寄 语	肖维青
英语专业翻译类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董 琇 丁爱华
MTI特色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实践探索——以山西大学“地域文化翻译”课程为例	张艳丰
“四史”教育融入翻译课程思政路径研究	夏党华 黄群辉
家国情怀走进“翻转课堂”——基于POA理论的公安院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	刘作为 阮 倩
“中国翻译话语典籍”英译研究之训诂与考据——兼评《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下册)》的部分译例	冉诗洋 尹露露
“自我形象”的强化与弱化——《黑玫瑰》李尧汉译本解读	贺 荣 梁林歆
“一带一路”背景下阿富汗语言政策演变及启示研究	郭建荣
中国本土译学理论的古典美学特质探究	陈可欣 辛红娟
翻译研究的生命认识论探析	罗迪江

## 2021年第3期目录

引言 亚历山大·冯·洪堡——美洲、中国、中亚和世界	奥特玛·埃特
自然画卷的彼岸——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双半球植物地理学方案	乌尔里希·溥斯勒
曲径通幽——浅谈亚历山大·冯·洪堡《新西班牙王国政治随笔》中的统计图表	维拉·M·库津斯基
国家之间与国界之外——亚历山大·冯·洪堡与法国文学	马尔库斯·亚历山大·伦茨
第二次半球之旅——亚历山大·冯·洪堡作品中的亚洲之旅	托拜厄斯·克拉夫特 弗洛里安·斯诺
洪堡、奴隶制与革命——全球性反殖民主义、废奴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视角	米夏埃尔·措伊斯克
莱布尼茨与亚历山大·冯·洪堡	埃伯哈德·克诺布洛赫
解构“我们”的神话——《屈服》对后“9·11”美国国家特性的再思考	聂祝琳
华语地区《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文译介对比研究	李雪伊
论成长小说翻译中的文学性再造	黄佳佳 徐德荣
兼容策略,辩证眼光——汪榕培的汉诗英译思想	张智中
学思并举、知行并重、本外共参——张柏然教授翻译人才培养观	郭薇
美军军事行动命名的概念隐喻研究——以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为例	梁晓波 李雪莹
基于语料库的社会网络效度分析——以美国涉中军事科技报道为例	马晓雷 李平
国防语言能力视域下边防语言能力建设SWOT分析	庞超伟 杨咏运

## 2021年第4期目录

灵感的忽至与永逝——《离开科罗诺斯的路》主题新探	梅申友
论早期美国老处女侦探形象的文化意义	李琼
《科利奥兰纳斯》中的国家权力与瘟疫隐喻	袁方
艾伦·金斯伯格的诗歌朗诵表演——艺术特征与对美国诗坛及社会的影响	杨静 郑燕虹
《幽灵路》中他者对英帝国空间政治的抵抗	霍甜甜 陈世丹
弥尔顿的“批评式引喻”——论《失乐园》中的撒旦与西方古典史诗中的英雄	马一宁 苏欲晓
如何“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 论新发现1793年马夏尔尼使团礼品清单中译本	王宏志
“以诗译诗”方法考析:基于查良铮诗歌翻译	殷海红
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述评	汪宝荣 周恩奇
土耳其民众的“中国想象”和中国主流媒体的国家形象传播——基于土耳其民众的中国国家形象认知调查(2016—2019)	李汇群 夏勇敏
翻译与对外传播关系小议	李伟荣 郭紫云
第二次启蒙和体认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	王寅
基于体认和类型的汉语局域外反身回指研究	张智义 张书贤
汉英“足/脚”隐喻词群的体认-文化双维度考辨	孙毅 崔慈行